

梅林終曲

名家・名著 32
Best of best

瑪麗・史都華 著
張 琰 譯

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32

「名家名著」是我們新近爲您推出的一個系列，本本都是來頭極大、可讀性極高的名家鉅作，而且都有極完整而動人的情節。

「名家名著」以歐美當代知名度極高的作家之作品爲主，我們爲您選書和找書，並且精譯出來，務使每本「名家名著」都能爲您喜愛。

「名家名著」將不定期推出新書，希望能在我們的努力和您的愛心下，日漸茁壯。



Mary Stewart
The Last Enchantment

梅林終曲 這本書

本書承接前二書之情節，續述亞瑟登基之後的事蹟。先知梅林以其睿智及洞燭機先的異稟去訪查亞瑟私生子，眼見一場大屠殺，卻不知劫後餘生的結果，竟帶給亞瑟莫大的威脅，以及與其姐妹的反目成仇。梅林一方面繼續輔佐大王，一方面也終於找到了傳人，使先知法力永遠長存。

梅林終曲 的作者

瑪麗・史都華爲英國文壇上與維多莉亞・荷特齊名的浪漫派作家，其著作多以歷史傳奇爲主，在遣詞用句方面，比荷特更見典雅。其代表作爲梅林三部曲：「水晶洞窟」、「空山幽谷」、「梅林終曲」之系列小說，及其他浪漫懸疑小說。



名家名著 32

梅林終曲

瑪麗·史都華 著

張 琰 譯

好時年出版社 發行

關於「名家名著」

自從「名家名著」推出以來，許多讀者紛紛來信反應，其中有批評、有鼓勵、也有建議。讀者的意見是相當寶貴的，因此，我們綜合了這三方面的意見，在每次出書時，部依其作適當的調整。我們本身亦無時不思更進一步以服務讀者：將書皮加上塑膠套便是有形的一例，如此可免封面破損、污穢。此外，自選書的態度、譯筆之精進，以至封面之設計、書藉之包裝，也是我們力求更上一層樓的。

當然，我們仍有不少缺點，最要向預約讀者抱歉的是，每回劃撥購書，常得一等再等，而在心急的情況下向我們查詢。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劃撥讀者很多，我們無法在書一出來的當天全部處理完畢而寄出，有時要躭擱四、五天，這一點，我們必須鄭重請您體諒。不過，書一定會寄出，請讀者信任我們。此外，校訂上偶有訛誤，這也是我們的疏忽，我們會盡力改正。

我們從一開始，便強調書不論中西，作者亦不論中外，只要作者盡心，作品內容精彩、情節緊湊，就合乎「名家名著」的要求。但是本國知名作家的作品，已有

許多出版社不遺餘力的爭取出版，目前我們雖然不以全力放在創作小說上，但我們有此計劃，因此極歡迎各作家有好作品時，能主動與我們聯絡，以便決定可否有創作作品出現於「名家名著」中。

出書之難，主要是在選書，「名家名著」的書，都經我們編輯人員事先詳讀，認為的確精彩，有介紹的必要，才敢決定出版。時常有熱心讀者來信建議出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作為我們出書的參考。我們也希望「名家名著」的書，範圍能夠擴大，因此除了將來打算出版本國作家的作品以外，西洋的作品，我們也擴大了選擇的範圍，已往美國的書佔了大多數，此後則希望更能搜羅歐洲方面的作品，俾更能符合「名家名著」的名稱。

「名家名著」仍將不定期推出精彩的新書，它在我們出版社全體人員的切盼下誕生，因着讀者的愛護而滋長，希望它更能不斷地壯大！

譯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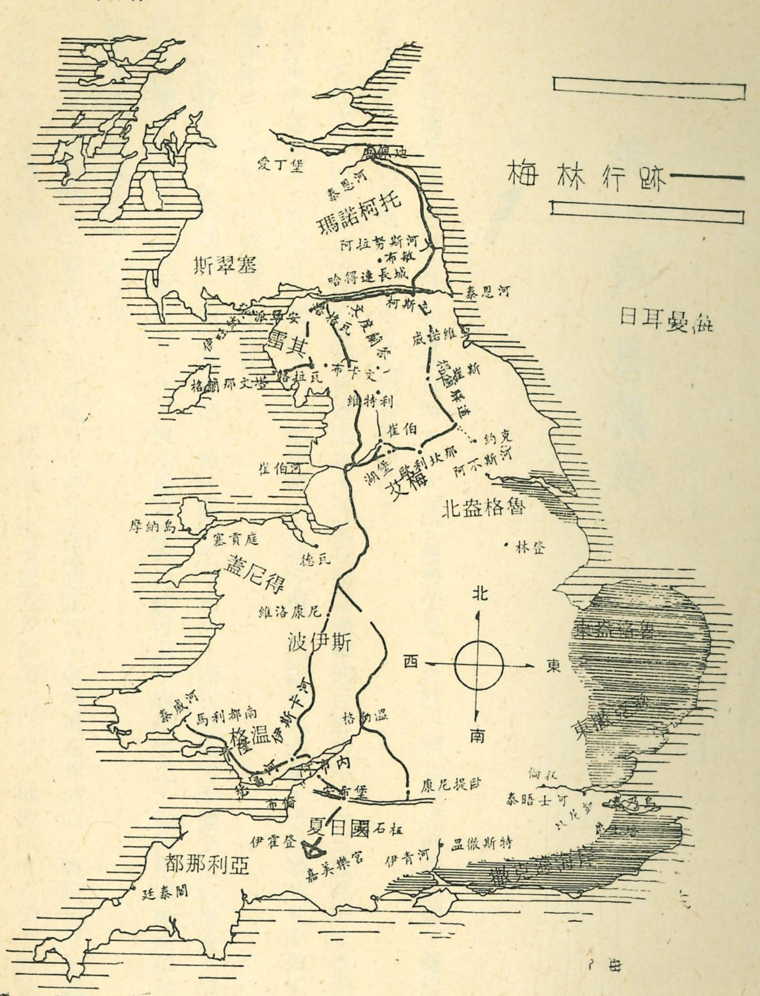
「梅林終曲」是「梅林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承前二書的情節，繼續敘述梅林本身的遭遇。

書一開始，便講述傳說中「亞瑟殺嬰」的真相，一方面澄清流言，一方面更暗示了日後情節的發展。在亞瑟這位英明領袖東征西逐之際，梅林則法力漸漸消逝，甚至在無意中遭人活埋，為本書穿插了輕鬆的畫面。史都華女士始終不以怪力亂神標榜，在她的筆下，除了梅林的異稟和法力是不可避免的以外，其他奇異的現象或巧合，皆有合理而自然的解釋，而她最成功之處，便在於梅林的描述。

梅林身世曲折，因為是安布勞布的私生子，受過不少困苦，但他樂天知命，對人對事從無怨尤，他有法力並不為奪權或貪財，只像是上天派遣他專為輔佐亞瑟而生的。他的法力也會消失，而在此時，即使能有預感，却也改變不了任何事，足以使人扼腕長嘆，他却安之若素，除了心中的悲戚外，並不憤慨或消極。在作者的筆下，傳奇人物竟如同我們日常所見的小人物一樣，平易近人，親切和藹，甚至有時

會令人同情。他也有七情六慾，但或許是命吧，愛情卻在他暮年時才降臨，而他的對象是個綺年玉貌的女郎，他對她一往情深，甚至將一切都傳授給她，使他的法術得以流傳後世，而他也了無遺憾。這一段文字在書中佔不少篇幅，寫來深情感人，益見真摯。

瑪麗・史都華以其一貫淺顯通順的語調，將梅林的後半生娓娓道來，相信看過「水晶洞窟」、「空山幽谷」的讀者，對本書會更愛不釋手。



第一部 唐佩廸

有些國王並不在意在其初掌政權時，就大規模屠殺嬰兒。百姓一開始便這麽說亞瑟，雖然在其他方面，他們視他爲各種地位人物的保護者。

私底下的議論要比公開的誹謗更難遏止，何況在頭腦簡單的百姓心中，大王既然統治他們，決定他們的命運，那麽在其統治下的一切事情，不管好壞，都該由他負責，自戰事勝利到暴風雨襲擊或牛羊不育，他都脫不了干係。

因此，雖然屠殺是由一個女巫策劃，另一個國王下的令，而我也極力承擔交相的指責，謠言仍然持續，謂亞瑟大王上臺後頭一年，便派遣軍隊殺死成百上千的新生兒，爲的是滅掉他和異母姐姐瑪佳絲亂倫後生下的雜種。

我說這是誹謗，一點不錯，而且應該公開斥責這個謊言，但事實却非如此。要說亞瑟王親諭屠殺嬰兒，當然不對，但他犯錯在先，雖說他不會眞想濫殺無辜的嬰兒，他倒確實希望這個私生

子死掉，所以當然有人會怨責他。而我也難逃罪名，因爲我——梅林，人說有法力且能見異象之人——竟然在此嬰兒孕育之際毫無行動，致使此娃兒破壞了亞瑟爲人民帶來的和平與自由。我不在乎別人的評判，但亞瑟年事尚輕，這些謠言對他簡直如同芒刺在背，尤其他尚沈醉在勝利的光彩中，陶陶然於百姓的熱愛，軍士的欽羨，和抽出石中劍時那光華四射的耀眼光芒。

事情是這樣的：尤賽將其軍隊佈署於北邊雷其王國的路格瓦，準備與韓吉斯之子柯勒寧和貝得福兩兄弟的撒克遜軍隊一決雌雄。年輕的亞瑟被其養父格拉瓦伯爵艾克特帶到此戰場，並引見給國王。亞瑟始終不知道自己的出身，更不曉得係出貴族。尤賽雖知道其子的成長過程，却從他一生下來就沒瞧過他，因爲在他和伊格蓮私通之夜，伊格蓮的丈夫（康瓦耳公爵葛樂斯，也是尤賽最忠實的夥伴）却死在戰場上，雖然不是他害死的，他却耿耿於懷，因此發誓絕不去認這個私生子。於是要我去安排把他送人領養，離國王和王后遠遠的。可是國王和王后此後再也沒有任何子嗣，尤賽患沈疴，又知路格瓦所面對的撒克遜威脅有多危險，迫不得已，才公開承認他是繼承者，並將各貴族與小國國王引見給他。

但他尚未來得及完成，撒克遜人已經進擊，尤賽雖然病重得無法領兵作戰，却依然坐着轎子到戰場，而讓康瓦耳公爵康特指揮右軍，雷其王國的國王柯爾指揮左軍，同時還有斯翠塞的寇爾和其他北方諸侯襄助，唯有洛郡的洛特在一旁觀望，他軍力雖然強大，却立場不定，當戰爭進行之時，他不敎兵卒攻打，只在必要時才下令。據說他故意隔岸觀火，是存心要尤賽大軍打敗，他

好當上國王。若眞是如此，他的希望便已告幻滅。戰事在尤賽四周激烈進行之際，亞瑟的劍斷折了，尤賽登時將御劍拋給他，這便代表他將江山也移交給亞瑟了。而後他躺回轎中，興奮之情有如彗星般閃耀，邊看亞瑟這青年把撒克遜人逐退。

後來，在慶功宴上，洛特領頭叫唆一些反對國王所選之嗣的諸侯搗亂，正在最激烈、混亂之時，尤賽死了，留下亞瑟和身邊的我共同面對不服的諸侯，並且終於打敗了他們。

當時所發生的事現已被編成歌謠和故事。可以這麽說：因爲他王室的血統，和上天所顯示的異象，亞瑟已證明了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國王。

無奈罪惡的種子已撒下，亞瑟在前一天尚不知自己眞正的身份，却碰巧遇見了瑪佳絲，後者是尤賽的私生女，也是亞瑟的異母姐姐。她嬌美可人，他少年英勇，又才打贏生平頭一場戰役，所以她當晚要侍女去找他來時，他便急切前往，除了知道將失去童身以外，也不多想。

你應當可以相信，她的童身早已失去了，而她在別方面也不是好東西。她明知亞瑟身份，却故意同他做出那不可告人之事，爲的是要奪權，婚姻她已無望，但是生個私生子，在老王（她父親）逝世，新王即位之時，倒是個強有力的武器。

亞瑟發現自已闖下什麽禍之後，本可以殺了她，但因我介入而作罷。我將她遂出宮廷，令她騎馬去約克，尤賽的婚生女瑪姬絲與僕佣早已在該處住下，正準備和洛郡國王成婚。瑪佳絲同當時一般人一樣，對我十分畏懼，便乖乖走了。

但這是後話，暫且不表。還是回頭來看這嶄新一天的黎明時分情景，此時瑪佳絲已往約克前去，亞瑟端坐雷其王國的路格瓦宮中，接受衆人朝拜，並迎接東升之旭日。

當時我不在場。我在亞瑟從石祭壇上抽出邁西穆斯寶劍，因而成爲英國國王之際，已向他朝拜過了，當時是月兒西沈、日頭東升之間。後來他和其他諸侯便在勝利的歡樂中離去，我則獨自留在敎堂中，我尚欠此地神祇一些債。

現在這裏人稱敎堂，亞瑟以前叫它佩勒斯敎堂，但此處在建祭壇以前，便是個神聖的地方，先是因此處的土地神，還有盤据山丘溪流以及森林的精靈，更有大空氣神，祂的力量能穿越雲霧和風霜。沒有人知道最初這敎堂爲那位神而建。後來羅馬人來了，帶來了戰神米勒斯，他們便在敎堂內建一座祭壇拜祂，但敎堂內仍然有許多古代神祇，因此古老的神方得以接納祭品，九盞燈也依然常明。

亞瑟躲藏在艾克特伯爵家的那些年中，我一直在他附近，山裏人僅知我是敎堂的隱士，管理祭壇。而後我將邁西穆斯那把偉大的劍也藏在這裏，只待他日亞瑟能抽出來，並且驅逐敵人。在一百多年前，邁西穆斯大帝便如此做過，因此一般人心目中，皆認爲他的劍是個護身符，是天賜之魔劍，只有適當的人，才可揮劍出擊，去爭取勝利。我，梅林·安布勞希，也是邁西穆斯的後裔，把它從掩藏許久的地下發掘出來，等待比我偉大的人來臨。我先將它藏在湖中的洞穴裏，然後藏在敎堂祭壇上，避開一般人的眼光，並施以法術，以冷火覆於其上。

亞瑟便是自這超凡的光華中抽出那寶劍，將所有在場的人驚詫得目瞪口呆。後來這位新王和諸侯離開敎堂，看得出來，新神的烈火將此地原有的神祇都除盡了，祭壇只供奉祂一個神。

我知道這位神不能容下任何伴侶。祂既不是我的神，也不會是亞瑟的神，但祂却雲遊不列顛各處，驅走古廟其他神祇，改變百姓崇拜的對象。我曾滿懷哀痛和敬畏地眼看祂的火逐走另一位比較年長的神祇神位，但是祂將佩勒斯敎堂——或許連寶劍在內——視爲祂自己的，這確是無可否認的。

因此這一整天，我都在清理神龕，迎接新神到來。清理費時許久，我因爲最近新受的傷，四肢還很僵硬，加上徹夜未眠的守夜，動作並不靈光，此外，有些儀式一定得恭謹有序以爲之。好不容易終於弄完了，在日落之前，神龕的人員由鎭上回來了，我便騎上他帶回的馬，在寂靜的森林中騎下山去。

走到城門時，天色已晚，但城門是開着的，我進去時，沒有人盤問我。城內依然人聲鼎沸，天空爲熊熊火焰照得明亮異常，空氣因人的歌聲而震顫着，在烟氣中，你可以聞到烤肉和烈酒的味道。連駕崩國王躺在修院敎堂的屍體也無法使百姓住口。在短短時間內發生這麽多事，鎭又太小了，所以只有老人和嬰兒才睡得着。

我自然也無法入睡。午夜過後，我的僕人走了進來，身後則是拉夫。

他爲避開橫木，低頭走進來——因爲他身材高大——等門已關上，他小小心心地看着我，一如作我侍從時的害怕神情。

「您還沒睡？」

「是呀。」我坐在窗邊的高背椅之上。僕人送過來一個炭盆，在九月天夜晚的寒意下閃耀生光。我洗過浴，也再查看了傷口，叫僕人替我穿上寬鬆的睡袍，然後才要他退下。經過了亞瑟當上國王的榮耀後，我——我此生唯一目的便是要他當王——卻覺得需要獨自一人靜一靜。雖然仍睡不着，但我却滿足地坐着看炭盆中懶洋洋的火光。

拉夫仍然穿着早晨教堂中那一身的珠光寶氣，依然全付武裝，但神情疲倦，眼神空洞，不過他尚年輕，這夜晚的高潮對他正是個新的開始，而非終結。他突然說：「您該休息休息，我聽人講昨晚您要上教堂的時候遭人攻擊了，傷勢嚴重到什麼程度？」

「身體上沒什麼，只是心裏頭很難受！不，不用擔心，沒有刀傷，只是些擦傷，我已經上藥了。只是你的馬跛了，我感到十分抱歉。」

「我去看過了，沒有什麼大礙，至多不超過一星期就會好的。但是您——您看來好疲憊，梅林。您實在該好好休息一陣子。」

「難道有誰不准我休息嗎？」他正猶疑着，我朝他揚一揚眉。「算了吧，你說吧，你吞下去的話是什麼？」

那小心翼翼的表情此刻變成一付似笑非笑的面容，他的聲音突然間變得很正式，但却毫無情感，就像一個不知君王想要幹什麼的朝臣。「梅林王子，國王陛下令您到他房中，希望您盡快前去。」他說這話之時，眼光在窗對面的門上徘徊。在昨晚以前，亞瑟還睡在我房裏，來去都得聽我。拉夫注視我的眼睛，那笑容變得更眞。

「換句話說，立刻就去，」他說：「抱歉，梅林，但是國王侍從這麼吩咐我。其實他們應該等明天早晨再說，我猜想您已經睡了。」

「抱歉？抱那門子歉？國王總是得開始當的。他休息了沒有？」

「不可能休息的，不過他終於離開了人羣，我們上到神龕之時，他們就清理房間了。他現在就在房裏。」

「有人照顧嗎？」

「只有畢威。」

我知道這表示除了亞瑟的朋友畢威外，還有一小羣侍從、僕人，甚至幾位客人，尚在前廳鵠候。

「那麼你去請他暫等一會，待我更衣後立刻便去。請你替我叫魯爾來好嗎？」

但他不肯，只交待僕人去找，而後，拉夫就很自然地做起小時替我做的事，親自爲我脫下睡袍，再輕輕地爲我換上白天的袍子，再跪着替我穿上涼鞋，繫緊帶子。

「這一天還順利嗎?」我問他。

「十分順利，沒有不快之事。」

「洛郡的洛特呢?」

他抬眼看我，彷彿感到很有趣。「還乖乖的，沒敢輕舉妄動，教堂的事使他警惕……也使我們如此。」最後這一句是輕輕吐出的，彷彿在自言自語。此時他低頭去扣第二隻鞋的鞋扣。

「對我也一樣，拉夫。」我說：「我對神的火焰並非具有免疫力。亞瑟怎麼樣了?」

「仍然像騰雲駕霧一樣，飄飄然不知如何是好。」這次他話中帶感情，而後他站起身。「不過我想他已經在期待暴風雨的出現了。好，繫腰帶吧，是這條嗎?」

「可以。謝謝你。暴風雨?有這麼快嗎?我想是吧。」我接過腰帶繫起，並打了個結。「拉夫，你願陪伴他共同面對暴風雨，或是你覺得你的責任已了?」過去九年裏，拉夫都待在偏遠的格拉瓦，擔任艾克特伯爵的家丁，而亞瑟便是住這裏。他娶了一位北方姑娘。

「說實話，我根本還沒有想到哩。」他說：「發生了這麼多事，又是這麼一會兒之中。」他笑了笑。「還有，如果我留下來，我想像得出我會無限懷念的回顧昔日照顧畢威和國王的日子!您呢?您也不可能以教堂的隱士身份留在這兒吧?您願意走出您的堡壘。輔佐他嗎?」

「非如此不可，我已經答應他了，何況這便是我可長久住下的地方，而不是你的，除非你希望。這話只有你我知道：我們使他成王，第一階段已告一段落。你可以選擇，而且有很充裕的峕

間。」他打開門，退到一旁，讓我過去，我停了一下。「拉夫，你我掀起一陣狂風，現在我們就等着看這股風會把我們吹向何方。」

「你願意受它擺佈?」

我笑道：「我心中告訴我，我不這樣也不行。走吧，我們就先來遵從王命吧!」

國王前廳中仍有些人，不過大部份是僕人，正在收拾國王才用畢的晚餐。通往內室的門口，警衛挺直腰桿站着。窗邊一張矮板凳上，躺着個熟睡的小廝，我記得三天前同尤賽說話時曾見過他。國王的近侍亞帆也不在，我猜得出他在那裏，他將來侍奉新王會同對尤賽一般忠誠，但是今晚他會到修院陪伴舊主。亞瑟門前等着的人我很陌生，大半僕人我也沒看過，他們平日是侍奉雷其國王的，今日恰有新王在，更有許多額外工作，便來此幫忙。

不過他們全部都認識我，我一走進前廳，立時一片寂靜，動作也都靜止了，彷彿有人施了魔咒。一個端着大盤的僕人突然靜止不動，像見了蛇髮女妖的頭，那張轉向我的臉似曾相識，面容慘白，張口結舌，驚懼不已。我看到拉夫眼光望着我，有些嘲諷，也有些帶着感情，他揚着眉。「看吧?」那雙眉似乎這麼說，這時我才更瞭解他傳國王的話來到我房裏之時為什麼那麼吞吞吐吐了。過去他是我的僕人兼友伴，曾多次眼見我施展法術，但昨晚施於佩勒斯教堂中的法術却是另一種。我只能猜想別人謠傳的話，謠言迅速蔓延，一如野火燎原，傳徧了路格瓦，顯然老百姓

成天都談我的事。

因此他們全都呆瞪着我。至於那凝在空氣中的敬畏，就像鬼魂出現之前的慘慘陰風一樣，不過我反正早已習慣了，於是信步穿過一羣沒有動靜的羣衆，來到國王內室門口，守衞的士兵退到一旁，未嘗盤問我就任我過去。國王侍從尚未打開門，門已開了，畢威走出來。

畢威膚色黝黑，十分安靜，只比亞瑟小一、兩個月。他父親是班諾克王賓恩，賓恩是不列塔尼王的表親。畢威和亞瑟自小就很要好，當時畢威被送到格拉瓦，從艾克特的糾察長學習戰術，同時也學些我當時在「蠻荒森林」敎亞瑟的東西。現在已看得出他是個相當矛盾的人：天性愛戰鬪，却也是個詩人；喜歡動作，却愛好幻想和音樂。你會說他是道道地地的塞爾特人，而亞瑟却同我父王安布勞希大王一樣，是道道地地的羅馬人。我本想畢威的表情也會和方才那些人一樣，爲那奇蹟般夜晚的一連串事件驚詫得目瞪口呆，但只見他滿面春風，露出十分單純的幸福感以及對未來充份的信心。

他讓到一旁，對我笑道：「他現在身旁沒有別人。」

「你要睡在那裏？」

「家父宿於西塔。」

「那麽，晚安了，畢威。」

我正要邁步往前，他却彎身拿起我的手湊到嘴邊親吻。「我早該知道你會使一切都有圓滿的

結果。在大廳中有一會兒我眞的好恐懼，就是洛特與其黨羽惡意破壞，引起騷動之時——」

「噓！」我說。他的話聲很輕，但還是有人會聽到。「目前無甚大礙，且不管它，你快去西塔你父親那兒罷。懂嗎？」

那雙黑眼不住閃亮。「他們說洛特住在東塔？」

「一點不錯。」

「別擔心，亞瑟也警告過我了。晚安，梅林。」

「晚安，希望這一夜平靜無事，能好好睡一覺，我們都需要。」

他咧嘴笑了笑，微微作要敬禮的姿態才走開。我朝等待着的僕人點點頭，門在我身後關上。內室已除去醫療的設備，大床那深紅床罩已褪下，換上新的床單，還有一張狼皮毯，地磚才剛洗過、磨亮。那張有紅椅墊背後是金色大龍的椅子靜靜佇立，旁邊是脚凳和三脚架燈。窗戶開向清冷的九月夜間，微風吹得燈火偏向一旁，給牆上投下奇異的影子。

亞瑟獨自在窗前，一膝擱在凳子上，手肘則放在窗臺上。窗子俯瞰一個河邊的花園。他雙眼凝視漆黑的夜空，我彷彿看到他正猛吸着清涼的空氣。他的頭髮很濕，好像才洗過，但身上仍穿着白天的銀白禮服，腰繫一條威爾斯金質腰帶，帶上尚有綠寶石，飾以瓷釉的扣。他已解開繫劍皮帶，那把偉大的「凱力奔」寶劍連鞘一起掛在床那頭的牆上。劍柄上的翡翠、黃玉、青玉，將燈火模糊映出。他手上的戒指也反映着燈火，那只尤賽的龍形戒。

他聽到我的聲音，便轉過身子，看來純潔且輕巧，彷彿白日的風暴使得他失去了重量。他的皮膚呈現疲憊不堪的蒼白，但目光機靈，生動活潑。他身邊已經出現了那層籠罩於一國之君的神秘氛圍，在他高傲的臉上，在他回頭的姿態中，都有這股味道。這個「恩利斯」再也別想藏身於陰暗處了。我再度懷疑這些年來究竟是怎樣把他藏在平民之中。

「你有事找我？」我問。

「我一天都在找你，你答應在我身旁，替我照料當國王的這些繁瑣禮節。你到那兒去了？」

「在一個傳令可以到的地方，我到敎堂神龕去了，直到幾乎日落時分才回來。本來我以爲你很忙。」

他笑了幾聲。「你說那叫『忙』？那簡直是被人生呑活剝，也像被人生下來——而且還是難產。突然間發現自己的身份是王子，已經敎人够難適應了，但這和初登王位更截然不同，就像才一天大的鷄就下了蛋一樣。」

「別這麽說，你最起碼是隻小鷹。」

「過段時間也許是吧。問題就出在這裏：時間，時間毫不充裕。一會兒是個無名小卒——別人的私生子，以能接近戰場，說不定還能被王上看到而暗自高興。過一會兒，才剛剛發現自己是王子，而且是王位繼承人，却當上了國王，我覺得自己像個跪在地上被人一脚踢上王位的人。」

我笑了。「我或多或少能明瞭你的感受，我跪得比你還要低，却沒有被踢到你的一半高。好啦，你可否鎭定一下，去歇會兒？明天眼看就要到了。你要不要服些安眠藥？」

「不用，我幾時需要過？等你走了之後，我就會睡了。梅林，很抱歉這麽深更半夜還要你來這裏，可是我非同你說話不可，而一直到現在我才有空，明天也不可能有機會。」

他說話時，由窗邊走過來，走到堆放文件、紙簿的桌旁，無意識地拿樣東西抹平蠟燭的蠟，他低着頭，因此黑髮覆到前面，燭光照射在他的頰上，觸到下眼皮的黑睫毛。我的眼睛模糊了，時間倒流，站在那兒的好像是我的父王安布勞希，他對我說：「若一個國王有你輔佐，他將能統領天下……」

他老人家的夢已成眞，就是現在。我眨眨眼，將過去逐出腦海，等着這位登基一天的國王開口。

「我在想，」他突然說：「撒克遜軍隊沒有完全殲滅，目前我也沒有柯勒寧和貝得福的肯定消息，我猜他們都躲到安全地方了。不到明天就會知道他們搭船逃回國，或者到南方撒克遜的領域，或者到哈得連長城以北暫避風險，期望有朝一日休養生息後能再集結人馬。」他抬起頭來。「梅林，我不必瞞你，我不是沙場老將，所以無從猜測對方的傷亡情形，或他們重振旗鼓的可能性。不過我倒接納了一些意見，在日落之時我召開內閣會議，打算商討許多事情。我派人找——本來我想要你來，但是你還在山上敎堂裏，柯爾也不能來……你知道他受傷了吧？當然的，說不定你已看過他了？他的生存機會如何？」

「很渺茫。他年紀那麽大，又受傷那麽重，醫護人員到達以前失血過多。」

「我就怕這樣。我去探望他，他們說他已人事不知，而且他們怕他肺部發炎……厄金王子，他的繼承人，便代替他來，同時還有康特和斯翠塞的寇爾。艾克特和班諾克的賓恩也在。我同他們討論過，他們意見都一致：一定要有人追趕柯勒寧。寇爾要盡快到北方，去保護他的前哨地。而厄金得留在這兒為他父親送終。所以顯然是要在洛特和康特之間選擇其一，而又不能選洛特，我想你同意吧？他雖然在教堂宣誓効忠擁護，我却仍不敢信任他，尤其距柯勒寧那麽近。」

「我同意。那麽你要叫康特囉？你對他就不會懷疑了？」

康瓦耳公爵康特顯然確是唯一選擇。他英姿勃發，是個經驗老到的戰士，同時也忠心耿耿。我曾經有一次誤認他是亞瑟的敵人，他也有理由與他為敵，但康特很有理智，明理且深謀遠慮，他能夠不計對尤賽的前恨，只求不列顛人在撒克遜人威脅下能團結一致。為此他才支持亞瑟，而亞瑟在佩勒斯教堂中也當衆宣佈，康特及其子孫將是這個王國的繼承者。

所以亞瑟只說：「我怎會懷疑他？」又蹙了好一會兒的眉，才伸直了身子。「主要的是，我才初掌國政——」此時他抬起頭，看到我笑，於是那蹙眉消失，代之以一付我所熟悉的表情：小男孩般的急切、衝動，而內心是一股不顧任何反對都要一意孤行的決心。他的眼光閃動。「對，你又說對了，我要自己去。」

「要康特陪你一塊去囉？」

「不，我想我該不要他陪，在出了這些事之後；父王駕崩，還有，」他遲疑的說：「教堂發生的事……若還有戰爭，我必須親到戰場指揮，並且完成我們已開始的工作。」

他停下來，彷彿準備面對問題或抗議，但我一句話也不說。

「我想你會阻止我。」

「我不會。為什麽要阻止你？我同意你的看法，你必須證明你不必仰賴運氣。」

「就是這個意思！」他想了一會兒。「這種感覺難以言喻，但是自從你帶我到路格瓦，並且見了國王以後，就好像——倒不像夢境，而是好像有樣東西在利用我，利用我們所有的人……」

「是的，像一陣強風吹颳，將我們隨着它吹向各處。」

「現在風勢已經減弱了，」他冷靜地說：「我們便得靠自己的力量去生存，彷彿先前全是魔法和奇蹟，而現在它們全都消失了。你有沒有注意到已經沒有人提起教堂那邊發生之事？好像它已經是過去的事，是人家在歌謠和傳說中的題材？」

「這是可以瞭解的，魔法確有，但強烈得使親眼看到的人無法受得了，於是只能留在他們的記憶中，或者進入歌謠、傳說的創作者心中。反正這些都是日後的事，我們活在現在，而且還有工作要做，並且唯你能做。所以你必須照自己方法去做。」

那張年輕的臉孔鬆弛下來，他身子靠着桌沿，雙手拍擊着桌面。這是頭一次看到他已十分疲倦，因此看到睏倦襲向他，倒是令人安慰。

「我該知道你能瞭解的。所以你知道我何以不要康特陪我去。我承認他並不高興，但他明白我的用意，而且說老實話，我也願意他陪我一道……但此事我非得獨自去完成。你可以說這半是爲了使我安心，半爲了使百姓安心。」

「你還需要安心的保證嗎？」

他微微露出一笑。「倒並不需要。明天早晨我會相信任何戰場上之事，並且知道那是眞的，但現在我還是有在夢中的感覺。梅林，告訴我，我能要康特護送家母伊格蓮王后從康瓦耳到南部去嗎？」

「沒什麼不可的。他是康瓦耳公爵，尤賽死後，伊格蓮的廷泰閣自然要歸他保護。如果康特能將對尤賽的私怨置於百姓福祉之下，他必定早就原諒後母的不忠。何況你也明令將他的兒子作爲本國的繼承人，這筆賬便算扯平了。對的，派康特去吧！」

他看起來鬆了一口氣。「那麼一切都沒事了。我已經派信差通報她了，康特應該會在路上遇到她。父王遺體抵達之前，他們便會到達安希堡了。」

「那麼你的意思是要我護靈至安希堡？」

「隨你的意思罷。我無法前去，而護靈者都要是王室方可。你去或許要好得多，你比我還熟識他，而我是新近才加入王室的。況且他若將長眠於巨石柱中的安布勞希之側，你應該親自監督工人搬移王石，建造王塚。你願意監督嗎？」

「當然。這樣的話，約需九天。」

「到那時，我也會到了。」他突然臉紅了起來。「我是說，假使運氣好的話。我很快就可以得到柯勒寧的消息，差不多再過四小時，一俟天亮我就去追他。畢威同我一起去。」最後這句話似乎是項安慰及保證。

「洛特王怎麼辦？據我所知他並沒有要同你一塊。」

他的反應是付和悅的面容，音調平滑一如政客。「他頭一晚便離開了，不是同他的國家……我是說在我找出柯勒寧往何處去以前。不，我勸洛特王直接去約克，我相信伊格蓮王后在葬禮後也會去那裏，洛特便可以招呼她。一旦他和我妹妹瑪姬絲完婚之後，他便算是我的盟友了。而從現在起一直到聖誕節之間的任何戰爭，我倒可以不要他援助。」

「那麼我將會在安希堡再見你了，那以後呢？」

「卡隆。」他毫不遲疑地說。「戰況允許的話，我會去那兒。我從沒看過那裏，但是聽康特說，我相信那裏可以作我的總指揮部。」

「除非撒克遜人破壞條約，從南攻上來。」

「他們一定會的。反正在他們攻來之前，可以先讓我們喘口氣。」

「並且建造另一座要塞。」

他飛快抬起頭來。「是的，我也正想到。你會在那兒爲我建造嗎？」而後他突然急切地問：

「梅林，你願發誓永遠在一旁襄助我嗎？」

「只要你需要我。不過我覺得你這隻小鷹羽毛已經長豐了。」我輕鬆地說，而後，因爲我知道以後會有何種情況，便說：「我會在安希堡等你，並且將你帶到你母親那兒。」



安希堡是個只比小村莊大一點的地方，自從安布勞希時代以來，已變得頗具規模，以配合他的出生地，又以其距沙崙平原上的懸石很近，自然得稍稍修飾。這一帶巨石相連成一圓圈，巨石柱是人類記憶之前建造的，我後來重建了巨石柱，使之成爲不列顛光榮的紀念碑，並可作王塚。尤賽即將在此長眠於其兄安布勞希之側。

我們迅速移靈至安希堡，將尤賽的遺體浸以香料，放在紫色的橡木棺中，置於祭壇前。國王的守衛一路護靈來此，並負責守靈，安希堡的修士修女則在靈柩旁祈禱。伊格蓮王后是基督徒，所以先王要按基督徒儀式埋葬，雖然他生前連禱個告也十分不願。此刻他安祥地躺着，眼皮上覆着兩枚亮閃閃的金幣，金幣是要付給天堂的守門人。教堂顯然是建在羅馬遺址上，是個長方形夾灰牆建築，由木頭柱支撐着茅草屋頂，但地板却是十分細緻的鑲瓷工，清洗得十分乾淨，幾乎沒有什麼破損，中央有一塊織毯，或許是用來掩蓋地上鑲瓷畫那些異教神祇光裸的身子。

修院反映出安希堡的繁榮景象。修院包括圍繞着一塊圓石舖成的院子的許多建築物，這些建築物修整得完好如新，院長的住處是石造的，現已騰出給王后及其扈從住，房中有木樓梯，一頭有一處大壁爐及煙囪。

村長的房子也很好，他匆匆忙忙整理出來給我住，並且向我解釋說國王隨後就將來到，我讓他繼續整理，便和我的僕人去到酒店。酒店很小，却很乾淨，爐火熊熊燃燒，逐走秋日的寒氣。酒店老板還記得我，上回重建巨石柱時，我便住宿於此，但他依然對我又敬又怕，忙不迭爲我找了一間最好的房間，還答應我晚餐有新鮮禽類和羊肉餡餅。當我告訴他我隨身有兩個僕人可以在房內侍候我時，他顯出如釋重負的樣子，並且把兩個呆瞪的僕役趕回厨房。

我隨身的兩名僕人是亞瑟的。我在蠻荒森林的那段日子，都是自己照顧自己，所以並沒有僕人。這兩人一是個活潑的小個子，從蓋尼得來的；另一是亞帆，原來是尤賽的僕人，尤賽將他從苦役升上來，對他十分仁慈，他也以忠心回報。他這份忠心，現在會移轉到亞瑟身上，但是若不給他爲先王護靈的機會，未免太殘忍，所以我要他去，他也就護送靈柩到教堂了。我懷疑在葬禮結束前他會不會回來。同時另一個僕人，威爾斯人魯爾，則爲我收拾了行李，向酒店要了熱水，並派店東比較聰明的兒子到修院，替我帶信過去，等王后抵達便交給她。在信中，我除了表示歡迎之忱外，並說待她休息夠了以後，隨時召我前去服侍她。路格瓦發生之事她必已知道，所以我只說亞瑟尚未到安希堡，但會趕得及參加葬禮。

皇后一行人抵達時，我並不在安希堡。我先到巨石柱去看準備事宜進行如何，回來時才聽說皇后及其扈從午後不久便抵達，並已住進修院院長的家。傍晚時分，她召見我的命令便傳來了。夕陽沉下烏雲密遮的西天。我拒絕僕人的陪伴，走向距離不遠的修院之後，天已黑了。夜幕沉沉，有如棺槨，哀思重重，沒有一顆星星。我還記得安布勞希駕崩時，那顆國王的星宿異常明亮，於是思潮又回到躺在教堂中那個國王，修士爲他哀悼，警衞如石像般守候靈柩。亞帆也爲他哭泣。

一名內侍在修院門口迎接我，此人不是修院看門人，而是王后的僕人，我在康瓦耳見過他。他認識我，朝我深深一鞠躬，但我看得出他不記得我們上次見面之事。對，是同一個人，只是頭髮灰白，背更駝了。他便是在亞瑟出生前三個月讓我進宮見王后的人，那時王后已答應將腹中嬰兒交與我照顧，我怕引起尤賽的敵意，才改裝前去，顯然他沒有認出那應召而來蓄着鬍鬚的「遊方大夫」是何許人。

他領着我穿過長滿野草的庭院，走向王后下榻的大茅草頂的建築。號燈在門外沿牆燃着，這兒的貧困顯露無遺。經過一季潮濕的夏，野草在鵝卵石間恣意生長，院角則是及腰的蕁麻，犂和鶴嘴鋤用麻袋布包着，放在院角蕁麻中。門廊附近放了鐵砧，釘上掛了一排馬蹄鐵。一窩瘦小的猪仔嘶叫、翻滾，一扇半開的破木板後傳來一隻母豬焦急的嚎叫。安希堡的男男女女都是簡樸的鄉下人，不知王后能受到何種招待？

其實用不着我操心。伊格蓮向來不是糊塗人，自從她下嫁尤賽後，她就更有了王后的威儀，或許她這次婚姻之特異也促使她如此。我記得院長的住處原本十分寒酸，雖然乾燥清潔，却絕不舒適。但在短短數小時中，她的子民已使得這裏變得十分豪華。那原本光裸的石頭牆壁，現已被紅、綠、孔雀藍色的幔帳遮住，還有張我從拜占庭帶回送王后的地毯。地板刷洗得雪白，牆邊的長椅堆滿了毛皮和椅墊，壁爐中燃着熊熊火焰。壁爐一邊是一把鍍金邊的椅子，椅墊是刺繡的毛織品，還有一把鑲着金邊的脚櫈。脚櫈過去是一張高背椅，扶手雕着龍頭。燈則是銅製的五頭龍形。院長那簡樸的臥室，門是開的。裏頭有張藍色幔帳的床。三四個女人——其中有兩個才不過像女孩子那般大——忙碌地在裏面來去，佈置爐火另一端的餐桌。穿藍色衣服的僮僕端着盤碟和細頸壺忙着。三頭獵犬在爐火旁趴着養神。

我一走進，話聲、忙亂聲全都暫停，所有人的眼光都轉向門廊。一名僮僕捧着酒瓶突然停下來，轉過身呆瞪着我，我只見他的眼白。桌旁有人失手摔落木盤，獵犬忙撲上前去吃蛋糕，屋中除了滋滋作響的爐火外，只聞獵犬脚爪扒食的聲音。

「諸位晚安！」我很愉快地同衆人打招呼。一位婦人向我深深鞠躬，我回了禮，又看着一個小男孩拾起掉落的木盤，把獵犬踢開，而後才讓內侍將我引進壁爐前。

「王后陛下——」他正說着，突然眼光從我身上移到內門，而獵犬則一躍上向，搖着尾巴迎向從內門出來的女人。

若非這些獵犬和鞠躬的宮女，陌生人會認爲她是院長夫人，前來迎接我。她和這個華麗房間之強烈對比，正如同這間房子和外面那汚穢庭院之對比。她由頭到脚，全身黑衣，只有頭上罩着白紗，紗垂到肩頭，柔輭的皺褶罩在她臉龐四周，像頭巾一樣。長袍的袖子上有灰色絲線綴着。胸前掛了一串青玉十字架，除了那黑白的哀悼裝扮外，別無他種哀愁。

上次見到伊格蓮，到現在已有許久，我已料想到她會有所改變，但我仍然爲所見到的嚇了一跳。她貌美依舊，那細緻的線條、漆黑的大眼、王后的不慌不忙姿態，在在都有美感，但優雅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却是無上的威嚴。她的雙手和腰部有一股細瘦的感覺，我並不喜歡。她眼睛附近的陰影藍得如同那雙眼睛，令我吃驚的便是這，而非歲月的摧殘。她全身都有醫生一望即知的病癥。

但我來此的身份是王子和特使，而非醫生。於是我還報她的微笑，並握手鞠躬，引她到有座墊的椅子。她作了個手勢，僮僕立刻跑過來，將獵犬套上頸圈，拉到一邊。而後她才坐了下來，撫平裙褶。一名女孩搬過來一把脚凳，然後低垂着眼瞼，交握着手，靜靜守候在女主人身側。

王后命我坐下，我便從命。有人拿酒來，我們便飲酒，談着最平常的寒喧語句。我以十分正式恭謹的語氣問她近況如何，深信她一定看不出我知道她身體不適。

「國王呢？」最後她問道，問得十分勉強，彷彿問話之後痛苦不堪。

「亞瑟答應要來，明天就會到了。北邊一直沒有消息傳來，所以我們無法得知是否仍會有戰

爭。不過沒有消息您也不必驚惶，這只表示他會盡快趕到。」

她點點頭，毫無焦慮之色，可能她也想不到喪夫之痛以外之事，再不就是她認爲我平靜的語氣是先知的信心。「他還要作戰嗎？」

「他留下只爲預防，別無他種目的。柯勒寧的人馬失敗是已確定的，但是柯勒寧逃走了，我在信上也稟告你了。我們不知他到那裏去了。亞瑟認爲最好確定撒克遜人無法重整旗鼓，至少在他南下參加他父王葬禮之時不要侵犯。」

「他太年輕了，」她說：「怎承受得了如此重任？」

我笑道：「但他早有準備，且能勝任愉快。他就像獵鷹飛上天空，或天鵝游向水面。當我離開他時，他已有兩個晚上沒有睡眠，但士氣十分高昂，身體也十分健康。」

「我很高興他這樣。」

她不動感情地說，但我想最好還是解釋一下。「他父親的死訊對他是項很重的打擊，但是相信你能了解，他不會因此一蹶不振，而且總要找些事來做，以排遣悲傷。」

「我就沒有這麽幸運。」她低低說着，垂首注視着雙手。

我不作聲，因爲我瞭解她。那驅使尤賽和這個女人長相廝守的激情，並沒有因爲時間而稍減退。尤賽性好女色，就像大多數男人需要食物和睡眠一樣，當他因國務不得不離開王后的床時，他的床可並不常空，不過他倆在一起時，他從不瞧其他女人，也總使她快快活活。這對國王與王

后彼此深深相愛，始終不渝。我現在相信小時沒有享受王族日子的亞瑟，在格拉瓦的養父母家的日子或許要比在宮中過得舒服，因爲若在宮中，和他父母比起來，永遠屈居次位。

她終於抬起頭來，面容再度變得安詳。「我收到你和亞瑟的信，但是我還想知道更多。把路格瓦發生的事情告訴我罷，當他欲北上抵擋柯勒寧時，我已知道他不適合，但他發誓非得親臨戰場，即使要用轎子抬去。據我所知，他正是如此吧？」

伊格蓮話裏的「他」，自然絕不是她的兒子。她要聽的是尤賽最後幾日的情形，而不是亞瑟那奇蹟似襲取這個國家的經過。於是我便告訴她。

「是的，那是一場偉大的戰役，而他戰得更英勇。他們將他放在轎子上抬到戰場去，在整個戰役中，他的侍從始終沒讓他到別處。我奉了大王之命，將亞瑟帶去，要讓他被公開承認，但是柯勒寧突襲而來，大王還沒有時間公開宣佈，便匆匆趕到戰場壓陣，而且要亞瑟在他身邊，當他看到亞瑟的劍被砍斷之時，便將自己的劍丟過去給他。我懷疑正在激戰的亞瑟懂不懂這是什麽意思，但其他人都懂，這是一個偉大的表示。」

她沒有說話，但那眼光已够了，伊格蓮知道我和尤賽彼此互不喜歡，因此自我口中發出的讚美，可不同於一般宮中的諂媚。

「然後大王坐同轎中，望着兒子繼續把仗打完，並且把撒克遜人擊退。因此，當大王後來將亞瑟介紹給貴族、酋長之時，事已成了大半。衆人已看到代表王權的劍移交給亞瑟，也看到亞瑟

如何不負衆望，不過事實上仍有些人反對……」

我遲疑了一會，尤賽正是因這些人反對而死的，雖說早去了幾小時，但這個打擊確實有如斧頭斫傷一般，而持主要反對意見的洛特王却要同伊格蓮之女瑪姬絲成婚。

伊格蓮平靜地說：「噢，對，洛郡的國王，我聽說了些，你再說。」

我該知道她的。於是我把整件事一五一十地說出來：那叫囂反對意見的人、陰謀叛變、大王猝然駕崩。我還告訴她亞瑟終於獲得衆人擁戴的情形，但對我參與其中却僅僅輕描淡寫帶過去，也沒有提教堂中之事，只說洛特宣誓臣服，和亞瑟宣佈任葛樂斯之子康特爲繼承人。

說到這兒，那雙美麗的眼睛才頭一次閃亮了起來，她笑了。我看得出來這是她頭一次得知此消息，因此得找種方法減輕她對葛樂斯之死的罪疚感。顯然康特並沒有告訴她，不知是因此話難以啓齒，或是他和伊格蓮仍然不睦。她伸手拿酒，當我說完之時，她仍然飲啜着，笑容也依然掛在嘴邊。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對她而言也一定是新聞，但我却不說。而我雖不說，但在心中却佔着相當大的份量，所以當伊格蓮重新開口時，我一定是像隻被鞭擊的狗一樣的跳了起來。「那，瑪佳絲呢？」

「什麽，夫人？」

「你還沒有說到她，她一定爲父王之死傷心欲絕。幸而她一直就近照料他。我和他該爲她純

熟的技術感激上蒼。」

我心平氣和地說：「她確是盡心盡力地醫護他。我相信她會懷念他的。」

「她和亞瑟一塊兒南下了嗎？」

「沒有。她到約克去找瑪姬絲了。」

幸而她沒有再追問下去，令我鬆了口氣。她改變話題，問我住在那裏。

「住酒店。」我告訴她：「以前我在這兒工作的時候就知道這家酒店了。地方雖然簡陋，不過他們招待慇懃。我不會住很久。」我四下打量這爐火輝耀的房間。「你打算住多久？夫人？」

「只住幾天。」即使她注意到我望着四周豪華陳設的眼光，她也沒有表示。一向對女人不太靈光的我，此時突然意識到此處的富麗並非爲伊格蓮而設，而是特意設計了好讓她和她兒子首次會面之用。這深紅色、金色、氣味、燭光，正是這位上了年紀女人的盾牌和寶劍。

「告訴我——」她突然開口，從失神狀態中囘復過來。「他怪我嗎？」

我出於對伊格蓮的尊敬，立刻老實囘答，並不故作此問題在我心中不佔什麼份量。「我認爲你不必害怕此次會面。當他初知自己身世時，他只奇怪你和國王爲什麼不要他有這種權利。如果一開始他便覺得自己受了委屈，那也不能怪他。他已經開始懷疑自己是王族，但他却猜想他和我一樣，並非正統出身。當他得知眞相後，除了狂喜以外，接着而來的便是納悶。但是——我可以發誓這是眞的——他毫不怨天尤人，他只是急着想知道爲什麼。待我告訴他出生、送人領養之事

後，他說——我一字一句照他的話說——『我同她一樣懂得這個道理，身爲王子就必須受制於情況，她不會毫無理由的把我拋棄。』」

接下來是一陣短暫的靜默。但我却彷彿聽到一陣囘音，那是存留在我心中他接着說的話：「我在『蠻荒森林』裏猜想自己是你的私生子，也比在我父王宮中年年等我母親再生個孩子來代替我要好。」

她的嘴唇略略鬆弛了些，而輕嘆了一口氣。那柔輭的下眼瞼微微顫了一下，而後又平靜了下來，彷彿一隻手指撫平了震顫的琴弦。她的臉上囘復了血色，再度以多年前求我帶走那嬰兒的表情望着我。「你告訴我……他長得什麼樣？」

我微微一笑。「他們告訴你戰爭的消息時，難道沒有同你說嗎？」

「他們說了。說他同一棵橡樹那麼高，強壯得非比尋常，而且能夠隻手屠殺九百個人。他是安布勞希再世，或是邁西穆斯重現，手持電光石火的寶劍，戰爭時重重魔光繞着他，像是特洛伊城陷落時衆神出現一般。他們說他是梅林的影子和精氣，說有頭大獵犬總是尾隨他，他同牠說話就像同熟人一樣。」她的眼光跳動着。「從這番話裏頭，你可以猜得到傳話的人一定是康特部隊中那些康瓦耳人，他們寧願把事情吟唱出來，也不肯平舖直敍。我要知道事實。」

她一向如此，而亞瑟也同她一樣，始終實事求是，而把誇張的吟唱給畢威去負責。於是我便告訴她了：「最後的那句話對了一半，只是講反了，梅林才是亞瑟的影子和精氣，就像那頭大獵

犬一樣眞實，那頭獵犬叫凱伯，是他朋友畢威送他的。至於其餘的，我該怎麽說呢？明天你就可以看到了……他很高，比較像尤賽，不太像你，不過膚色倒很像我父親，他的眼睛和頭髮同我一樣黑。他很強壯，勇氣十足，毅力驚人——你那些康瓦耳人說的沒錯，只是沒有那麽神奇。他具有年輕人血氣方剛的特性，雖然也自負、莽撞，但很明理，也愈來愈能駕御人和事，和同年紀的年輕人一樣。而且他還具有一項我認爲十分偉大的美德，那就是他很聽我的話。」

這話使她再度笑了起來，而且是誠心誠意的。「你是在說笑，不過我贊同你的話，這確實是項美德！他有你的輔佐實在很幸運。我是基督徒，不能夠相信你的魔法——不能夠像一般百姓那樣相信。但不論那是什麽，起因何處，我確實看過你施法術，而且我知道那是好的，並且你很聰明。我相信你所受到的指引，正是我所謂的上帝。請你輔佐我的兒子吧！」

「他需要我多久，我就會輔助他多久。」

這時又是一陣沉寂，我們兩人皆注視着爐火。伊格蓮眼皮下的雙眼迷濛，一如夢中，而她的臉龐也再一次呈現出安寧的神態——該說像森林深處靜候的安寧：樹幹在頭頂上的狂風中怒吼，而樹枝則在風雨中低垂到樹根。

一個男孩躡手躡脚走進來，而後跪在壁爐前添柴。火焰翻動，發出噼啪的聲音，而逐漸光亮起來。我凝視着火焰，對我而言，這陣停頓也僅是等待。火焰不過是火焰罷了。

小男孩柳悄悄地離開了。女侍從皇后手中接過酒杯，而後羞怯地伸出手要拿我的杯子。她是

個俏麗的女郎，纖細有若柳枝，灰色的眼睛，淺棕色的頭髮，看起來有些怕我，我把杯子遞給她時，她小小心心地不敢碰到我的手，而後很快退下去。我輕聲說：「伊格蓮，你的御醫有沒有隨你同行？」

她眼皮動了動，沒有看我，也輕輕回道：「有，他總同我在一起。」

「是那一位？」

「他名叫梅其爾，他說他認識你。」

「梅其爾？是不是我在皮根姆習醫時遇到的那個年輕人？」

「正是，只是現在已不年輕囉。瑪姬絲出生時他就在一旁。」

「他是個好人。」我這才心滿意足地說。

她瞟了我一眼。那名女僕和別的女人在房子另一頭，聽不到我們的話。「我早該知道什麽事都瞞不住你。你不會告訴我的兒子吧？」

我立刻答應她。我一看到她，就知道她生着病，但是亞瑟並不知道，也沒有醫藥的常識，很可能看不出來。以後有的是時間可以處理，現在是一切事情的大好開端，可不能作收尾。

女僕走過來，低低同王后說了些話，王后點點頭，站了起來，我也一塊兒站了起來。內侍以一種正式的禮節走上來，使這間暫借來的廂房更添了些王室氣味。王后半面向着我，手作勢邀我到餐桌去，突然這情景被打斷了。外面某處傳來喇叭聲，而後愈來愈近，突然修院牆外起了一陣

嘈雜的騎士話聲。

伊格蓮抬頭，姿勢仍是那麽年輕、勇敢。她挺直地站着。「國王嗎?」她的聲音輕快，整間屋子傳來一陣回音似的女人低語。王后身邊的女僕身體緊繃得有如弓弦，興奮得從頭部到前額都漲得通紅。

「他來得很早。」我說，我的聲音很平穩，但我已極力壓抑了隨着雜沓的蹄聲急速跳動的脈搏。傻子，我告訴自己，傻子。他要來處理自己的事了，你放鬆了他，結果就失去了他，他可是個不願重受束縛的老鷹。你再退回陰影中吧，國王的先知，去看你的異象，做你的怪夢吧！讓他過自己的生活，等待他召喚才前去！

門上有人敲着，傳來一個僕人急速的話聲。內侍匆忙上前，但他尚未到達，一個男孩却已急急忙忙衝過來，將宣告說出來，因爲太急，也顧不得咬文嚼字了。

「王后業已離去……國王已經到了，要見梅林王子，現在，他說的。」

我離開時，聽到身後那片寂靜復化作嘈雜，僮僕整理餐桌，並端上燭火、香水和美酒，女人們則像一羣家禽般嘰咕不停，跟着王后進入了寢宮。

「他們說她在這兒?」一名僕人替他脫下泥濘的靴子，亞瑟好意要幫忙，但笨手笨脚却是在幫倒忙。亞帆從教堂回來了，我聽到他在鄰室指揮僕人收起亞瑟的衣物。屋子外的城鎮似乎被火把、吵雜聲、馬蹄聲、命令聲給掀開了。偶而在沸騰的聲音中還可聽到女孩子尖銳的吃吃笑聲，安希堡並不是每個人都在哀悼尤賽。

國王就沒有什麽哀戚的神態。他終於把靴子踢開，把厚重的外衣由肩上抖落。那雙眼睛同伊格蓮一模一樣地睨着我。「你同她說話了沒有?」

「說過了。我才剛離開她，她本要邀我共餐，但現在我想她大概只想請你吃了。她是今天才到的，你會發現她很疲倦，不過她已經休息過了，見過你之後，她會再去休息。我們以爲你在明天早上才會到。」

「『凱撒的速度。』」他咧嘴笑了笑，引用我父親一句話，顯然我在作他教師時，一定時常說這句話。「只有我和一小批人，我們先趕來，其他人隨後才會到。我相信他們趕得及葬禮。」

「有誰來?」

「蓋尼得的梅貢，和他的兒子。雷其王國厄金王子的弟弟——老柯爾的三公子，是叫莫瑞

的吧？寇爾也無法來，就派了雷德區——幸而不是休爾，我眞受不了那個自大狂！還有，我想看看，伊尼和葛威林，波史……我還聽說艾梅的塞若提也從樂帝斯來了。」

他還說了幾個人名，看來北方各國國王大都派了兒子或別人代替，自然這是因爲撒克遜殘羽仍然威脅北方，他們勢得看牢自己的國家。亞瑟的聲音透過僕人爲他倒洗澡水的嘩嘩聲傳來。「畢威的父親也回家了。他說是有緊急事故，不過就咱們私底下說，我猜他是想替我監視洛特的動向。」

「洛特呢？」

「去約克了。我已採取預防措施，派人監視他。他早該上路了，瑪姬絲還在那兒嗎？或是她到南方去見王后了？」

「她還在約克。還有一個國王你沒有提到。」

僕人拿給他一條毛巾，他便埋首其中，努力擦拭濕淋淋的頭髮，一邊發出模糊不清的聲音。

「誰？」

「柯勒寧。」我溫和地說。

他突然從毛巾中抬臉，皮膚光耀，雙眼明亮，看起來像是個十歲大的小男孩。「用得着你問嗎？」但聲音却不是孩童的，而是成年男人的，並且帶着嘲弄的自負。諸位神祇啊，是您們要他成爲這樣的，您們可不能說這是傲慢自負吧！但我却不自覺嘆了口氣。

「用不着，不過我是問你。」

他立刻嚴肅了起來。

「這事情比我們想像的要困難得多。可以這麽說，我們還有第二場仗要打。雖然在路格瓦打敗他們，貝得福也傷重而死，但柯勒寧安然無恙，又在東部重新結集殘兵。我們現在可不只是追捕逃犯，他們的力量十分驚人，而且兇狠、不要命。若我們軍力不足去追擊，很可能反被他們打敗。我懷疑他們會不會再度攻擊我們——因爲他們往東部海岸，他們的老巢去了，但是半路上却被我們截住，他們在格崙河上停頓下來。你知道那一帶嗎？」

「不太清楚。」

「那裏山巒衆多，十分荒涼，四周是密密的森林，河谷自高地間蜿蜒向南。地形並不適合作戰；不過對我們不利，對他們也不利。但這次柯勒寧又逃掉了，而他現在不可能再在北方重整旗鼓，所以他才往東去，賓恩守在後頭就是這個原因，他很好，讓畢威同我一塊兒南下。」他站得直直的，乖乖地讓僕人給他披上一件新的外套。「我很高興。」他簡短地說。

「高興畢威來到這裏嗎？我也——」

「不，我高興柯勒寧又逃掉了。」

「呃？」

「他是個勇敢的人。」

「但是你仍然勢必得殺掉他。」

「我知道。呃……」僕人往後退開，國王已着好裝了。他們讓他穿上深黑色的衣服，外套領子和衣邊上都鑲着毛邊。亞帆由寢宮走過來，拿着一個飾有刺繡的木刻珠寶盒，盒中放着尤賽的王冠。王冠上的紅寶石映着亞瑟胸前肩上寶石的閃光，光亮耀眼。但亞帆把盒子呈上去時，他卻搖搖頭。「現在還不要。」

「是的。」

亞帆闔上盒蓋，帶着另一個人一塊兒離開，並把門一併閂上。亞瑟望着我，流露出同伊格蓮一模一樣的猶疑神色。「她現在是不是等着見我?」

他玩弄着肩上的胸針，口中咒罵了一句。而後半帶着笑容對我說：「這類事情先例不多吧?一個人該如何去見一個一出生就把他送給別人的母親?」

「你怎麽見你父親的?」

「那不一樣，你也知道。」

「是的，那麽你要不要我替你引介一番?」

「我想正請你哩……我們還是快點吧。老是拖延也不能改善什麽……晚餐的事你眞的確定嗎?我從一大早就什麽都沒有吃。」

「確定。我走的時候他們正要端新鮮肉肴。」

他深深吸了口氣，像一個準備潛水的泳者一般。「那麽我們走吧?」

她正站在火光下，守候在椅旁。紅暈染上她雙頰，火光在她皮膚上跳躍，使她白色的頭巾也變得玫瑰般粉紅。她看起來十分美麗，暗影被滌除了，青春被火光和閃亮的雙眼召喚同來。

亞瑟在門檻停了下來。我看到伊格蓮那青玉十字架在她胸前起伏。她的嘴唇微張，彷彿欲言又止，而終究沉默着。亞瑟緩緩移步上前，過份僵直，過份故作尊嚴狀，反使得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小。我隨着他走上前，心中還在練習該說的話，但是實際上根本用不着說話。伊格蓮王后大小場面經歷了無數，自然而然就瞭解這整個情況。她凝視他好一會，彷彿要看穿他的靈魂，而後她屈膝行了個禮，說道：「王上。」

他很快伸出手，雙手扶起她，正式而迅速地親吻她，過好一會才放下手。他說：「母親!」以前他都這麽稱呼艾克特伯爵之妻杜辛娜。他又鬆了一口氣似地說：「夫人?抱歉我不能在安希堡親迎您前來，北方仍然危機重重，相信梅林也告訴您了?不過我盡快趕來了。」

「你已經快得超出我們的期望了。一切都好吧?柯勒寧的威脅除去了嗎?」

「暫時。不過至少我們目前可以有喘息的機會……辦該辦的事。我很難過您的哀慟，夫人，我——」他遲疑了一下，隨即率直的說了番話，這番話既安慰她，也穩定他。「我不能假說我有多麽哀傷，我可以說根本不知道他是我父親，但是我從小就知道他是我們的國王，而且是個英明

偉大的國王。百姓會哀悼他，我也會同他們一樣哀悼。」

「你現在也同他一樣，負有保護百姓的任務了。」她停了下來，兩人再度注視着彼此。她比他要高一點，或許她也想到這一點，忙要他到我先前坐的地方，她則沉入椅墊中。一位僮僕端着酒跑來，房中也響起窸窸窣窣的動作聲。王后開始說起明天的葬禮之事，他也輕鬆了心情回答，兩人很快便無拘無束地談起來。但在這些話之後，仍能感覺到二人間未曾說到的事情的騷亂，空氣中充滿了此種氣氛，而他們又彼此專注於對方身上，根本忘了我的存在，彷彿我也是守候在餐桌的僕人。我往餐桌方向望去，又看看侍候王后的婦人和女孩。室內所有的眼睛都注視着亞瑟，男人以好奇兼具敬畏的神色望着（那傳說已迅速傳到他們的耳朵），女人們則除了好奇外，還有些其他的神情，兩個女孩子更是興奮得彷彿失了神。

內侍正在走廊上徘徊，看到我正在望着他，便露出詢問的表情。我點點頭，他便先到王后身旁，低語了一陣，她以一種解脫的神情答應了，然後站起來，國王也同她一起站起來。我注意到桌上備了三人份晚餐，但內侍走到我身旁時，我却搖搖頭。晚飯後他們談起話來比較容易，也可以摒退僕人。讓他們獨自相處比較好。因此我不顧亞瑟懇求的目光，便告退了，回到酒店去看看有沒有留些晚餐給我。

第二天，陽光普照，雲層堆疊於近地平線的天際，某處有隻雲雀婉囀高歌，彷彿春天已至。

通常九月杪的晴天總會有霧和刺骨的寒風——沒有一個地方的寒風會較大平原的風更刺骨的。但尤賽葬禮這天却像是向春天借來的一樣，和風煦煦天清氣朗，巨石柱上方的太陽金光四射。

葬禮十分漫長，巨石柱龐大的陰影隨着太陽移動也逐漸移動，直到日正當中。看着地面、看着墓塚、看着遠處如士兵行進的堆疊的雲朵，都要比看着穿長袍站在巨石羣中央的祭司要容易得多。貴族們身着白色喪服。佩戴的珠寶閃耀刺眼。王后站在特爲她搭的帳篷陰影中，顯得十分蒼白，但很平靜，沒有倦容，也沒有病態。亞瑟站在我身旁，立於墓塚旁。

葬禮終於完畢。祭司離去，國王和王族隨於其後。我們跨過草坪，走向座騎和轎輿時，身後已傳來泥土灑落棺木上的聲音，而後天空中另一陣聲音掩過了此聲，我抬頭望去，在九月的天空中有一隊雁，烏黑瘦小的身子，迅速嘈雜地往南飛去，這是最後一羣雁，將夏日一併帶走了。

「希望。」亞瑟輕聲在我身邊說：「撒克遜人能了解這個寓意。在戰事再度爆發前，我方軍隊可以救過漫漫長冬，何況還有卡隆。我希望今天就能走了。」

但是他自然非得留下來，而且他母后待多久，他就得待多久。葬禮過後，她直接回到修院，再沒有公開露面，其餘的時間不是休養，就是同她兒子一塊兒。他也盡可能陪伴她，同時她的僕傭也都在爲她下一段到約克的行程準備。

亞瑟忍住了不耐，忙着訓練軍隊，或是和朋友、隊長們長談。每天他都更加專心於自己的工作和他面對的各種事務。我也很少見到他或伊格蓮，因爲我大部份時間都在巨石柱指揮工人把王

石安放於陵寢之上。尤賽葬禮後第八天，王后一行準備北上。

亞瑟肅穆地望着他們消失在往康尼提歐的路上，才呼出一大口解脫的氣，而迅速俐落地將軍隊調出安希堡。這天是十月五日，大雨滂沱，我們的目的地是瑟富灣，然後過渡口到羅馬軍團的城市——卡隆。

4

瑟富河行渡船之處十分寬，潮水急速夾帶紅色泥沙排過來。馬匹由僮僕日夜看守，因爲一個不小心，泥濘的浪打上來，整批馬匹都會沉入水中。當滿潮時分，潮水與河水會合之時，浪濤會高得同我有一次在地震後的皮根姆見過的一樣。渡口南岸皆是峭壁阻隔，北岸則多沼澤，但距潮水標一箭之遙的岸上，有一塊十分乾燥的碎石路面，斜上去之處則是橡樹和栗樹的森林區。

我們便在這片林地前的斜坡上紮營，紮營之時，亞瑟和格温王伊尼、戴菲王葛威林便去探測周遭環境。晚飯後他坐在帳篷中接見附近部落的首領。許多當地居民爭相一睹新王的風采，連漁人們也擁來，他們連住家也沒有，都是住在峭壁的洞穴裏，有的僅是外覆防水布的簡陋小船。他一視同仁的接見所有的人，接受他們的景仰，也聆聽抱怨。過了一、兩個小時，我以眼神請求退下，走到帳篷外，我已有許久未曾嗅過山丘氣味了，況且這附近有個地方，我早就想來拜訪。

那就是一度曾享盛名的諾頓神殿，諾頓在我國叫作魯得，或畢利，是冥王，而通往冥世的便是空山幽谷。我在塞貢庭的米勒斯神廟祭臺下發現寶劍之後，便一直由祂庇佑，我先將寶劍放在紀念祂的湖邊洞中，然後再放到教堂中。我尚欠魯得一筆債。

冥王在瑟富河的神殿比米勒斯神殿還要古老，起初是什麼情形，歌謠或傳說都不復提起，但是最先這兒是處堡壘，其中有塊石頭或一道泉水是奉獻給照顧死者幽靈的神祇。而後被人發現地下有鐵礦，在整個羅馬統治時代，這兒鐵礦產量極爲豐富。最先叫這裏「侏儒山」的，或許就是羅馬人，稱侏儒，也是紀念曾在西方工作的矮黑人而取的。鐵礦早已關閉，但是名稱依然在，而山地民族的傳說也仍然被人津津樂道。這些傳說謂山地人藏在橡木林子裏，或在暴風雨有星星的夜晚，他們會穿出地面，去與那一羣由鬼魅護送的黑暗之王會合。

我走過了帳篷，登上山頂，又穿過零星分佈的橡樹走向谷底的溪流。一輪滿盈的秋月照亮我前進的路。栗樹葉子早已鬆散，紛紛悄無聲息地飄落草地，但橡樹仍然掛在枝上，空氣中因樹幹搖擺而充滿了沙沙的葉聲。雨後的大地有股豐潤的氣息，這是開墾的季節、是採集堅果的季節、松鼠爲準備過冬而忙碌的季節。

在我下方陰暗的坡地上，有東西在移動，傳來青草的磨擦聲，急速的啪啪聲，而後像一陣冰雹掃過般，一羣鹿迅速躍過，快得如燕子飛掠天空。鹿羣離我很近，月光照在牠們斑點的鹿皮，和象牙色的鹿角上，近得我甚至都看到牠們水汪汪的大眼。這羣鹿有些斑點鹿，也有雪白的鹿，

輕悄地奔竄，有如牠們的影子；迅速的跳躍，有如一陣風。牠們經過我身邊，朝山谷奔去，先是奔在圓丘之間，繞過一片橡樹，隨後便消失無踪。

據說白鹿是神獸，我相信是眞的。在我這生中，我曾見過兩次白鹿，而每一次見過後都有奇蹟出現。這羣在月光下有如雲朵般竄入林中深處的，似乎也是神獸。或許牠們同那些山地人一起出沒在一個仍有通往冥府大門的地方。

我渡過溪流，爬上另一座山，朝山頂圍繞着的斷垣走去。接着我在一個看似古堡遺跡的地方走着，走上最後一段陡坡。一面爬滿蔓草的高牆中有扇門，門開着，我便走進去。

我正置身在一片廣場中，廣場寬如平坦的山頂。月光愈來愈強，一條破舊的人行道上蔓草雜生。廣場兩面圍着高牆，牆頂破舊；另外兩面原有高大的建築，現在仍然有部份尚留有屋頂。月光下這地方仍然使人印象深刻，屋頂、柱子清晰可見。只有一隻猫頭鷹從上面的窗戶靜悄悄地飛出來，使人知道這兒早已荒廢許久。猫頭鷹隨後便飛回山上。

庭院幾乎中間的地方，矗立着另一幢建築，高過屋頂的山形牆掩着明月，但月光却透過空蕩蕩的窗戶射進去。我知道，這兒一定就是神殿了。至於挨着庭院的建築，則是昔日朝拜的善男信女的住處，還有沒有窗子的小室，就像我在皮根姆看過的那樣，是讓人能得異夢或預兆。

我輕輕走過破舊的人行道，我知道我會發現什麽：一個滿佈灰塵的冷清神殿，就像塞貢庭那被人遺棄的米勒斯神殿。我踏上階梯，穿過內院中央的巨大石柱林，這時我想，這兒舊有的神祇

和此地的橡樹、綠草、河流一樣，是故國芳香的泥土、空氣、清水醞釀而成，因此或許要比羅馬來此的遊神更難逐出。我一直相信這種神才是我的神，祂或許仍然停留此處，空蕩蕩的神殿中充滿夜風，空氣中淨是樹木搖曳發出的聲音。

月光穿透上層窗戶和破了的屋頂，將此神殿鋪上一層純淨且陰森的光亮。磚造花壇裏幾株樹苗在微風中搖晃，因此陰冷的光線和幽黑的陰影便交相更換。此時感覺就像置身井底，空氣、陰影和光線不斷流動，像水一般覆着皮膚，也純淨、冰涼得同水一樣。腳下的瓷磚隨地勢起伏之不平，映着月光就像海面一樣，而其上圖樣中的海怪則在漾動的月光下游動。斷垣殘壁的那一頭傳來樹枝沙沙聲，像浪花擊碎。

我靜靜佇立良久，猫頭鷹業已飛回寢室上頭棲息之處，微風也再度停止，水面影子也息止，月亮也在這段時間躲到山形牆後，我腳下的海怪消失在黑暗中。

此時萬物靜止，一片闃寂，沒有異物出現。我羞慚地告訴自己，這並不表示什麽。我一度是個威力強大的法師和先知，曾乘巨浪狂潮到達神祇的國度門口，現在却被退潮的海水拋棄在空無一物的岸上。即使這兒有秘音，我也不會聽見，我已和凡物一樣。

我轉身正欲離開，却聞到煙味。

這不是祭祀的煙火，而是燒柴味，並且還隱隱約約傳來炊煮的味道。煙味是從北方破舊的客房那兒傳來，於是我穿過庭院，走過殘留的巨大拱廊，然後循着煙味，並沿着火光走到一間小房

間。一隻狗正醒着，看到我便吠起來，睡在火旁的兩人立刻站了起來。是個男人和小男孩，外表看來是一對父子，從襤褸的外衣看來是窮人家，但是神情看起來又不像別人的奴僕。結果我却猜錯了。

他們的動作十分害怕。那隻狗又老又僵，口鼻是灰色的，眼睛則是白色，但却沒有撲過來，只是一個勁兒狂吠。但那個男人比狗還快地站起來，手裏拿着一把長刀，磨得亮閃閃明晃晃的，看來像是祭祀用具。男孩子鼓足了勇氣逕自走過來，手裏握着一根粗木柴。

「和平降臨於您。」我說，而後再以他們的語言覆述了一遍。「我來這兒祈禱，可是沒有人在，我聞到煙味就來看看神的僕人是否還在。」

刀尖垂下，但握着的手依然十分緊張，老狗又在咆哮。「你是誰？」那男人問道。

「我是外地人，剛巧經過這裏，以前就聽說諾頓這座有名的神殿，所以現在趁機會來朝拜一番。你是看守神殿的嗎，先生？」

「是的。你想找個打尖的地方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怎麽？你們這裏仍然給別人住嗎？」

「有時候。」他說話很謹慎。小男孩比較信任人，或者他是看到我沒有帶武器，因此他便轉身將木柴放到火上。那隻狗已經不再吠叫，反而走上前用灰色的口鼻碰我的手，尾巴也不停地搖擺着。

「這是隻好狗，也很兇，」那男人說：「只是又老又聾。」他的態度已沒有敵意，狗對我友善之時，刀子也收起來了。

「而且也很聰明。」我撫着狗抬起的頭。「看得見風吹。」

男孩睜大雙眼轉過身。「看得見風吹？」男人也瞪眼問道。

「你沒聽說白眼狗能看到風吹嗎？而且牠雖然老了，動作遲緩，也看得出我來此沒有傷你們之意。我叫梅汀・恩利斯，住在這裏再西邊的地方，靠近黛芬河的馬利都南。我一直四處旅遊，現在正要回家。」我告訴他我的威爾斯名字，他一定和別人一樣，早已聽過魔法師梅林之名，而敬畏是最糟的閒談情緒。「我可以進來同你們一起烤個火，並且聽你說些神殿的事？」

他們讓出路來，男孩從角落裏拖出一張凳子。在我的問話下，他終於放鬆了警戒心，開始說話。他名叫莫格，其實這也不算是名字，這個詞的意思是「僕人」，但從前有個國王却不嫌棄這個名字，自稱是莫格・努阿沙。這人的兒子更神氣，名字是根據一位大帝命的。「康士坦丁要繼我之後擔任僕人的工作。」莫格說着，而後繼續驕傲急切地談起神殿昔日的偉大時光，那時是羅馬軍團離開不列顛以前半世紀，當時異教皇帝才重新建這座神殿，並且重新裝潢。在這以前，莫格・努阿沙就和他家人看守這座神殿許久，現在這兒只剩他和他兒子，他妻子早晨到市場，晚上要和她生病的姐姐住在村裏。

「若是那些房間還在，連着現在有的，」那人喃喃訴苦道：「你便可以從那邊的牆看到河，

所以我們看到有船經過的時候，我就要我的孩子去看看，他說軍隊隨着年輕的國王一道——」他停住話，隔着火光望着我樸素的袍子和外衣。「你不是軍人吧？你和他們一塊兒嗎？」

「第二個問題，是；第一個問題，不是。你也看得出我不是軍人，但我是和國王一起的。」

「那麽你是幹什麽的？文書嗎？」

「差不多。」

他點點頭。小男孩坐在我脚邊的狗旁，交疊雙腿專心聽着，他父親問：「他長什麽樣？那個人家說尤賽王把寶劍交給他的年輕人？」

「他很年輕，但是即將成爲男子漢，也是個勇敢的戰士。他能够率領百姓，也明理識大體，肯聽長者的話。」

他又點點頭。這些百姓可不喜歡聽權力、光榮之類的傳說。他們一輩子住在這與世隔絕的山頂上，生活中只有一個目標，橡樹那一頭發生的事與他們毫無關係，從開始以來，這神殿就沒有被人蹂躪過。他只問了二人唯一關心的問題：「這個年輕人亞瑟是不是基督徒？他會不會因爲那個新神就把神殿拆了？他會尊重我們以前的信仰嗎？」

我平靜且盡量誠懇地說：「他將會接受基督教主教的加冕，並向他父母親信奉的神屈膝，但是他是這塊土地所生，他知道這兒的神祇，也熟知在山頂泉邊渡口附近祭祀神祇的百姓。」我看到火堆對面寬櫥上擺了許多物件，都經仔細安置了的。我曾在皮根姆和其他「信仰療法」的處所

看過類似的物品，是奉獻給神的貢品，不是人體器官的模型，就是雕刻的動物或魚，表示善男信女的感激和懇求之意。我告訴莫格：「你將發現他的軍隊將不會傷害任何事物，若他來到此地，他也會來朝拜此地的神並且奉獻錢鈔，同我一樣。」

「這話很好。」小男孩突然開口，咧嘴一笑，露出兩排白牙齒。

我朝他笑笑，丟了兩枚銅板給伸出來的手。「這就獻給神殿，和它的僕人吧！」

莫格咕嚕了些話，小男孩便立刻站起來，走向角落一個食櫥，拿出一個皮酒囊和一只破杯子給我。莫格把自己的酒杯從地上拿起來，小男孩便注酒進去。「祝你健康。」莫格舉杯說道，我也回了一句，而後飲酒。這酒是蜜、麥芽、酵素、香料及水釀成的，味道芳香，酒性極烈。

莫格又喝了口酒，然後用衣袖揩揩嘴。「你一直問些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我們也都盡可能的告訴你了。現在你告訴我們北方淨發生了什麽事吧！我們這裏只聽說戰爭、有國王死、有新國王繼位。人家說撒克遜人走了，是眞的嗎？尤賽王把這個王子偷偷藏了這麽多年，然後突然在戰場上把他帶出來，而且他用一把會唱歌、喝人血的寶劍單手就殺了四百個撒克遜蠻子，這些都是眞的嗎？」

於是我再把事情說了一遍，小男孩安安靜靜地添着柴火，火光劈拍作響，閃耀跳動，照在櫥上仔細擦亮的貢品上。那隻狗再度睡下，頭靠在我的脚上，火光烘得牠的毛暖和和的。我一邊說着，酒瓶傳來傳去，酒也漸漸少了，終於火光微弱，柴火已燒成灰燼，我也說到最後尤賽的葬禮

和亞瑟要爲春季戰爭好好整頓卡隆的計劃。

我的主人舉起酒瓶搖了搖。「酒喝完了。這酒從沒有像今晚這麼管用過，先生，謝謝你告訴我們的消息。我們在山頂上過着不與人接觸的日子，忙着自己的事，但是您也知道，即使是在不列顛那邊發生的事——」他說起不列顛，彷彿是離此世外桃源幾百哩遠的陌生地方。「——也會傳到荒涼的小地方。希望你說我們新王之事是對的。如果你有機會同他說話，你可以告訴他，只要他忠於這塊土地，這裏就有兩個人願意作他的僕人。」

「我會轉告他的。」我站起身。「多謝你們的招待和酒，很抱歉打攪了你們的睡眠，我要走了，好讓你們休息。」

「現在要走?已經要天亮了，你住的地方一定早就關起來，或者你是住在帳篷裏?那麽哨兵一定不會讓你通過，除非你有國王的信物。所以最好還是留在這兒。不，」我正要抗辯，他搶先制止我。「我們還留了一間房，就像以前給老遠來求夢的善男信女住的一樣。那裏的床還不壞，房間也很乾燥。好多酒店都比不上它舒服。你就答應我們住在這兒吧!」

我猶疑不決。小男孩眼睛明亮地朝我點頭，那隻狗在我站起來時也醒來了，搖搖尾巴，嗚咽着像打呵欠一般，往前伸了伸僵痲了的前腿。

「好嘛，住在這裏嘛!」小男孩又求道。

我了解我答應了，對他們別具意義，因爲我住下來，可以恢復這兒昔日的神聖氣氛：一個住

在特意打掃清潔的客房中的香客。

「我將十分樂意。」我說。

康士坦丁笑着把一隻火炬伸到灰燼中，把它點着。「往這裏走吧。」

我便跟他走，他父親再度鑽到火邊的毯子裏，說着由來已久的話。

「朋友，好好睡吧，希望神能帶給你一個夢。」

不管是誰帶來的夢，夢果眞出現了，而且是個千眞萬確的夢。我夢到瑪佳絲。我已將她自路格瓦尤賽的宮廷中逐出，並派一隊侍從護送她越過平寧山，然後朝東南前往約克，與她的異母妹妹瑪姬絲會合。

這個夢作得斷斷續續，像是陰天裏站在山頂上隔着陣陣飄動的雲往下看，夢中正是陰天的情景。夢中頭一次看到他們是在一個颳風的下雨天傍晚，當時細雨霏霏，石子路變得泥濘不堪。他們停在雨水淹漫的河岸上，地方我並不認識。石子路通往河邊本來是淺渡口的地方，但現已成爲一片白浪翻騰之中的小島，浪濤像擊破船般沖激在島上。四下見不到一棟屋，連個洞穴也沒有。渡口再過去，路往東蜿蜒而去，穿過起伏的小丘，上到更高的山上。

夜幕迅速沈下，看來這隊人馬勢必得在此過夜，並等河水退去。帶隊的士官似乎正把這情況解釋給瑪佳絲聽，我聽不到他說什麽，但他面有怒容，而且他的座騎雖十分疲憊，卻仍然煩躁不

安。我猜想他選擇路徑並非由得了他自己的喜歡：從路格瓦來的路通常是沿着西方大道走，走到勃卡文再沿荒地，經由瓦特瑞翻登山。瓦特瑞有駐軍，而且設備也時常修整，自然可以讓這夥人歇息一晚，而作軍人的也一定會選這條路。但是他們必定已走了魯恩河營區附近五條路叉口中往東南去的那條舊山路了。我從沒有走過那條路，那路也從沒有整理過。路沿道柏拉山谷上去，經過荒涼高地，經過崔伯河和伊沙拉河兩河相夾的窄路翻山越嶺。百姓稱這小路為「平寧道」，昔日羅馬軍以此為堡壘，建築防禦工事，開通道路，派兵巡邏。那裏十分荒涼——而且在遙遠的高處和懸崖的洞穴中，仍然有許多神祇住着。如果瑪佳絲眞的是選擇這條路，我也只能納悶了。

接着出現了雲霧、灰濛濛的大雨，上漲的河浪推動着漂流木和河島上低垂的楊柳。而後是一片黑暗，這樣又過了許久。

下一次再看到他們，他們已經停下來了，位於高高的小徑之上，路右是長着樹的懸崖，左邊則是一片斜下坡的森林，谷底有條河蜿蜒流過，再過去則是山丘。他們停在小徑頂附近的一塊路碑前，這裏有一條叉路，通到谷底模糊有燈光閃爍之處。瑪佳絲指着那片光亮處，似乎在往何方前進的事上有些爭執。

我依然聽不到什麽，但是這場爭執的原因顯而易見。那名士官衝到瑪佳絲身邊，從馬鞍上俯下身厲聲爭執，先指指路碑，再指向前路。西方一道晚霞映照出碑上被暗影顯得像鏤刻一般的地名：歐利坎那。里程看不清楚，但士官說的顯然是，放棄歐利坎那舒適的招待，而去碰運氣，不

知那些房子（假使有的話）能不能讓這隊人馬住宿，這未免太傻。他的部下紛紛擠到他身邊，全部支持他。瑪佳絲的女人則在一邊焦急地望着她，其中一個女人似乎還像在懇求地說着話。過了一會兒，瑪佳絲揮揮手，終於讓步了。於是護送隊伍重新排好隊形，女人們也聚集在瑪佳絲身邊笑着。但是隊伍前進約十步，就有一個女人尖叫了起來，瑪佳絲鬆了握着的韁繩，一隻手柔弱無力地伸向空中，彷彿想抓一樣支持的東西，而後整個人就在馬鞍上搖晃了起來，又有人高喊了一聲，女人們全擁過去扶她。那名士官一轉馬頭，用馬刺刺馬奔到她旁邊，並且伸出一隻手去扶她。她便癱在他身上，靜止不動了。

整隊人馬別無他計，只得接受這個挫敗。幾分鐘之後，這隊人馬便迅速走下通向村中燈光的谷底小路。瑪佳絲裹在寬大的外衣中，仍然動也不動地躺在士官的臂彎中。

但我熟知女巫，所以知道在厚毛布的包裹下，她實際上是醒着的，而且露出了勝利的笑容，任亞瑟的部下將她送到她計劃住下來的地方。

當一片濃霧再度散開之時，我看到一間設備良好的寢室，裏頭有一張鍍金邊的床，床罩是深紅色的，還有個燒得通紅的火盆，紅紅的火燄照在靠枕頭躺着的女人身上。瑪佳絲的女僕們也在房裏，這些人是在路格瓦伺候她的原班人馬，有讓亞瑟到女主人房裏的小女僕凌蝶，那被人下了藥，昏睡一晚的老女僕也在。凌蝶看起來又蒼白又疲倦，我想起瑪佳絲曾因對我的憤恨而遷怒於她，把她鞭打了一頓。她小小心心地伺候着女主人，嘴唇緊閉，雙眼下垂，而老婦人則因長途騎

馬跋涉，身子十分僵直，所以動作遲緩地做着活，口中喃喃抱怨，但不時偏頭瞥着女主人，希望她沒有注意到。至於瑪佳絲，則毫無病容，甚至不見倦容。反正本來我也沒想要見她有這兩種神情。她頭靠在深紅色枕頭上，細瞇着綠光閃閃的眼睛，正望着牆外遙遠地方某樣有趣的東西，也正微微笑着，笑容就同那晚亞瑟睡在她身旁時她唇邊的笑意一樣。

想必我在這兒就因憤怒和不悅而醒來了，但神的巨手仍撫着我，因爲我又睡着了，而且進入同一間房子，距上段夢已過了些時候，甚至過了好幾天也不一定，總之，洛郡王洛特等待尤賽喪禮舉行後，便召集軍隊南下復東行，經同一條路線，輾轉前往約克。無疑他的主力直馳約克，但他自己却帶了小隊快騎，快馬加鞭趕到與瑪佳絲會面之處。

現在已經很明白的看得出此事純係預謀了。瑪佳絲一定在離開王宮前就傳信給他，然後她故意要護送她的隊伍緩慢前進，好拖延時間，最後才設想出裝病的絕招，以躲到朋友家掩人耳目。我想我已經看透了她的打算。她誘亞瑟成姦，想由此奪權，未料失算，便說服洛特來此約會，現在她一定會用魔法來贏取他的好感，好在她準妹夫的宮中獲得某種地位。

下一刻，夢境一轉，我便看到她所用的是什麼方法了，也算是種魔法，不過是每個女人都會用的魔法。我又回到寢室，火盆燃着熊熊溫暖的火光，火盆旁邊有個矮桌，上頭擺着銀器裝的酒菜。瑪佳絲站在火盆旁，紅紅的火光映到白色長袍和乳色的皮膚上，也映着那長可及腰如銀河傾瀉的頭髮。連我這麼憎惡她的人，都不得不承認她確實很可愛。那雙長長的金綠色眼睛則望着門

口，覆着金色的濃睫。室中只有她一人。

門開了，洛特走進來，他是個高大粗黑的人，寬厚的肩膀，目光咄咄逼人。他喜愛珠寶，所以混身被手鐲和戒指以及胸前黃水晶、紫水晶鑲的鍊子點綴得閃閃發亮。長長的黑髮垂到他的外衣上，肩膀上別着一支柘榴石和金質的撒克遜式別針。柯勒寧送他的這份禮物倒是不錯。他的頭髮和外衣上還有雨水。

瑪佳絲開口說話，但我一句也聽不到，這幕夢境只有動作和色彩。她沒有露出歡迎的神色，他似乎也並不期待，也沒有露出驚奇的樣子。他簡短地說了些話，然後彎身到桌上拿起銀壺倒酒到酒杯中，動作急切地使深紅色的酒液濺到地上。瑪佳絲笑了起來，洛特却沒有笑。他把酒一仰而盡，然後把杯子往地上一扔，龐大的身軀大步跨過火盆，用那雙騎馬弄得泥濘不堪的手把她的長袍由頸部一撕爲二，扯到腹部，露出光裸的上身。而後他抱着她，嘴唇壓在她的嘴唇上，貪婪地吻着她。他連門也不關，此刻我看到門又開了些，那名女僕淩蝶蒼白着臉走了進來，顯然是被酒杯砸到地上的聲音引進來的。她和洛特一樣，對所見的毫不感訝異，但是或許被洛特的粗暴震懾了，便遲疑着，彷彿要去救女主人。那半裸的女人軟綿綿地靠在男人身上，雙手伸到他的黑髮裏頭，白袍溜到地上癱成一堆，瑪佳絲說了些話，然後笑着，洛特的手在她身上游移，淩蝶見此情景便縮回去了，門也隨之關上。洛特將瑪佳絲扛起來，跨了四個大步就到了床邊。

這眞是魔法。即使是誘姦，速度也太過迅速，空前絕後了。你可以說我天眞、也可以說我愚

蠢，隨你怎麽說，但是起初我在夢中只能猜想一定是某種符咒開始生效了。我彷彿模糊中想到下了藥的酒，賽絲（譯註：奥德賽中給人喝酒，而後將之變成猪的女妖）的酒杯。直到後來，洛特從被單中伸出手把燈扭開，瑪佳絲靠着枕頭笑着用毛皮遮着身子，這時我才猜測個中實情。他走過地上的衣服，另倒了一杯酒喝盡，然後又倒了一杯遞給瑪佳絲，自己才重同床上，靠着床頭，坐在她旁邊，開始說話。她則半坐半躺靠着他，嚴肅地點頭回答。兩人說話時，他用手去撫玩她的胸部，態度是心不在焉的，這是很自然的，像洛特這種時常玩女人的定是如此，但瑪佳絲這個披散頭髮，說話一本正經的處女呢？她却不比洛特更在意他的撫弄。直到這時，我才一陣驚顫，如夢初醒：他們以前來過這裏，他們早已熟識，早在她和亞瑟睡覺以前，洛特就擁有她了，而且還不只一次！他們彼此太熟了，所以可以裸裎躺在床上，仍然熱切地談着話，但談些什麽？

謀反！這自然是我頭一個念頭。他們因着各人的理由憎恨大王，而想叛變。瑪佳絲嫉妬她那個異母的嫡生妹妹，所以把洛特引誘上床。當然，她很可能還有其他的情夫，接着是洛特在路格瓦意圖不遜的那幕，失敗了之後，瑪佳絲沒料到亞瑟有那麽仁慈寬大，肯要他重返盟友陣容，所以才向亞瑟投懷送抱，爲了奪取大權。

現在呢？她有某些法術，很可能她同我一樣，知道與亞瑟私通的那晚，她已懷了亞瑟的種，所以必須要有個丈夫，而有誰比洛特更適合？只要他能相信這孩子是他的，她說不定能使她所妬恨的妹妹結不了婚，更能奪取她的王國，並給那個小孽種一個安全的生長環境。

就此情形看來，她是會成功的。待我再透過夢中煙幕看去時，他們正一塊笑着，她已除去被單，高坐在毛皮上，倚着床頭深紅色的帷幕，金粉色的長髮垂在肩後，有如絲質的斗篷。身無寸縷，頭上却戴着洛特那頂白金王冠，王冠上黃水晶和北方河流中採得的淡藍色珍珠閃閃發光。她瞇着亮閃閃的雙眼，像隻咪嗚叫的猫，他同她一起笑着，並且舉杯作出敬她酒的樣子，將酒一仰而盡。他舉起杯子時搖擺了一下，酒灑出杯沿，濺到她胸上，汩汩地同鮮血一樣。她兀自笑着，動也不動，洛特湊上前，邊笑邊把酒舔乾。

煙幕更濃了，我彷彿身在那兒，靠着火盆，聞都聞得到。幸而我及時醒來，夜晚清冷安靜，只是惡夢仍像皮膚上的汗水般黏着不去。

對於沒有我認識他們認得那麽清楚的別人而言，這幕景象不會使人動怒。女郎年輕可愛，男人雄偉英武，如果他們彼此相戀，那麽她當然有權利希冀他的王冠。這一幕應該不會敎人害怕，這和夏日夜晚灌木樹叢邊或夜晚的房中情侶纒綿的景象並無不同。但是一個王冠，即使是洛特的王冠，其本身也有些神聖意味，因爲這是神與國王、國王與百姓間神秘的聯繫的象徵。所以眼見王冠戴在那淫蕩的女人頭上，而國王沒有了王權象徵，却低下頭去玩弄，像動物吃草一樣，這是大不敬的行爲，無異在祭壇上吐口水。

因此我站起來，把頭伸到水裏，洗掉方才的夢境。

5

第二天正午抵達卡隆時，十月的太陽正威猛地烤炙大地，背風面的牆和房舍，則有霜鋪在地面，呈現靛藍色。河岸上種植株株赤楊，漆黑的樹幹垂下錢幣大小的黃色葉子，顯得十分明亮，却又紋風不動，彷彿是一幅縫綉畫。地上枯葉邊緣仍沾着霜，馬蹄踏過去，便發出劈劈拍拍的聲音。營區炊事房傳出新鮮麵包和烤肉的香味，在空氣中縈繞不去，使我想起同爲安布勞希重建營區的總工程師崔莫南，我曾同他一塊來這兒視察，他的建營計劃中便包括建造全國最完善的炊事房。

我把這些同我的同伴說，他是卡尤斯．瓦勒瑞，我的老友——而他也頗爲讚羨地說着。

「希望國王按時吃了早餐再去巡視。」

「這一點我們當可放心。」

「噢，是的，他還是正在成長的孩子。」他說這話有些溺愛的味道，但却毫無絲毫托大的意思。自瓦勒瑞口中說出，十分得體。他是個百戰沙場的老將，曾在卡康南追隨安布勞希作戰，爾後繼續追隨尤賽，而亞瑟格侖河一役裏，他也參與其中。如果這一類的人都能尊敬年輕的國王，並且信賴他的領導，那末我的工作就確實完成了。這個念頭並沒有摻雜悵然或衰弱的感覺，反而

產生一種平靜的解脫感，這是我未嘗有過的，我想：我已經老了。

我這才意識到瓦勒瑞正問我話。「對不起，我正在想別的事，你說什麼？」

「我問你要不要留下來參加加冕典禮？」

「我想不要。如果他要重整旗鼓，大肆整修的話，或許會需要我一段時間，我希望在聖誕節後離開，但是我會趕回來參加加冕典禮。」

「只要撒克遜人給我們時間。」

「正是如此。到五旬節再離開未免冒險了些，但這是主教的意思，國王最好不要反對。」

瓦勒瑞嘟噥着說：「也許他們專心去祈禱，神會爲他們延緩春季攻勢，五旬節呢？你想他們會不會希望天火再降……這次爲他們？」他斜睨了我一眼。「你怎麼說？」

我知道他指的是何種傳說。自從佩勒斯那把白火降臨之後，基督徒也紛紛傳說在五旬節時，有一把天火降到他們上帝所選擇的僕人身上。我沒有理由去解釋在佩勒斯教堂發生的事，基督徒人數漸漸增多，勢力日漸增長，所以也需要他們認爲亞瑟是眞命天子。何況他們並沒有錯。

瓦勒瑞仍在等我回答。我笑了笑。「只要他們知道這火是出自誰手，他們比我還知道。」

「噢，是呀，很可能。」他的口氣略微有些嘲弄。亞瑟從佩勒斯教堂的火中舉起劍的那晚，瓦勒瑞恰在路格瓦服衛戍隊的勤務，但是他同別人一樣，也聽說了那個傳說。「那麼你要過了聖誕節以後才走囉？我們可不可以知道你要到那兒？」

「我要回梅汀山，我已經有五年——不，六年沒回去了。太久了，我想回去看看一切是否依然無恙。」

「那你可一定要趕回來參加加冕典禮噢，五旬節這兒一定會很熱鬧，錯過了很可惜。」

到那時，她的目標也更接近了。於是我大聲說：「喔，是的，不管有沒有撒克遜人搗亂，五旬節都會很熱鬧。」

然後我們又談到其他的事，終於走到了軍營，同國王和軍官一同吃飯。

卡隆是古代羅馬軍團的重鎮，安布勞希重建之後，便派遣部隊戍守，經常整修。如今亞瑟想要擴大範圍至原先的規模，除了築堡壘外，更要把它作爲根據地，建立王宮。舊京溫徹斯特現在看來太靠近撒克遜族聯疆域，而且位在伊青河上，極易受敵。倫敦雖然仍安全地在不列顛手中，但在尤賽之時，大船就已能溯河直上到華尼凱，而下游的魯土培和泰乃島早已在撒克遜人手中，敵人的威脅始終存在，而且年復一年地增長，還有一點，自從尤賽登基以後，倫敦已漸露衰落之狀，最初尚不十分明顯，而後日益嚴重。如今的倫敦愈見邪惡，房舍因年湮日遠或被人遺忘，坍的坍，塌的塌，放眼四處皆見貧窮，市集也移到他處，能搬得了的人都搬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別人說這裏再也不可能成爲京城了。

所以除非亞瑟找到新的堡壘以抗撒克遜人的進攻，否則他打算把卡隆作爲他的總指揮部，這

是極其明顯的選擇。距卡隆不到八哩便是伊尼的格温王國的都城，卡隆的堡壘位於河曲上，卻沒有洪水的威脅，而且後有高山爲屏障，東邊還有伊斯卡河、阿風河會口處的沼澤區爲阻隔，自然卡隆本身條件也有限，它只能爲亞瑟保護一小部份的疆土，但目前作他機動防禦總部，卻已綽綽有餘。

這頭一季冬天，我一直都和亞瑟在一起，他有一次笑着揚眉問我要不要回到山中洞穴，我只說：「以後。」便不再說什麼。

那晚在諾頓神殿作夢之事，我沒有告訴他，他要思考之事已够多了。他似乎忘掉那晚與瑪佳絲一夕風流的後果，這倒使我感激不盡，當約克傳來婚禮消息後再告訴他還有的是時間。

果然如此，這消息正巧打斷了宮中爲北上慶祝聖誕進行的準備工作。先是伊格蓮王后寄來一封長信給國王，而同一個信差在我到河邊散步時交給我另一封信。這一個上午我都在觀看工人安裝導管，但此時工作暫停，工人全去吃午餐了。舊競技場附近操演的部隊也已散去，冬日靜謐而明亮，起了一陣薄薄的霧。

我謝過信差，手拿着信，直等到他走了，才拆開封印。

夢果然成眞。洛特和瑪佳絲結婚了。伊格蓮王后一行尚未抵約克，兩人結婚的消息就已傳到他們耳中。瑪佳絲——我在信中猜出來的意思——和洛特一同騎馬到約克城，臉色爲勝利感染得通紅，穿戴着大批首飾，約克城本在準備王室婚禮，現在雖然新娘換了，倒也極力掩住不快，照

舊準備婚筵。伊格蓮信上說，洛郡王對她還相當恭順，也送了禮物給城中有頭有臉的人物，所以他的歡迎還算熱烈。而瑪姬絲——我可以在字裏行間看出伊格蓮鬆了一口氣的心情——瑪姬絲既不生氣也不覺得羞辱，她知道這消息後大笑出聲，然後似乎解脫了的哭了起來，而穿着大紅衣服去參加喜筵，席中沒有一個人比她還快活，雖然瑪佳絲從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覺都一直戴着那頂新的王冠。（伊格蓮寫到最後，口氣有點酸溜溜）……

王后的反應呢，我想她大概也鬆了一口氣。瑪佳絲和她並不親近，而瑪姬絲却是她唯一親手帶大的孩子。所以明顯看得出，她雖然聽從尤賽王的命令嫁女兒，但她和瑪姬絲都不喜歡與那頭北方黑狼的婚事。我倒不曉得瑪姬絲是不是知道得比告訴她母后的多，以瑪佳絲的爲人，她很可能早就吹噓自己和洛特睡過覺的事了。

伊格蓮並沒有懷疑到這一點，也沒有猜到如此匆促的婚事很可能是新娘業已懷孕了。只希望在她給亞瑟的信上也不要提到這些。他現在心事已够多了，脾氣可以留到以後再發，洩氣也可以等段時間才發作。他必須先加冕，好放手去從事艱鉅的戰事，可不能被女人的事情——很快也會成爲我的事情——所束縛了。

亞瑟拋下信，神情憤怒，明擺臉上。

「哈，我想你知道了?」

「是的。」

「你知道多久了?」

「你母后寫信給我，我才剛看完，我想她給你的信上寫的也同我一樣。」

「我問的不是這個。」

我平心靜氣地說：「如果你問我我知道這事會發生嗎，我的同答是『是的』。」

那雙憤怒的眼睛閃動着。「眞的嗎?你怎麼不告訴我?」

「有兩個原因，一是你心裏有更重要的事要思考，二是我並不十分肯定。」

「你?不肯定?得了吧，梅林!你敢說出這種話?」

「亞瑟，我所謂『知道』的是得自夢中，但它却像惡夢一樣，或許是當晚我酒喝多了，或許是把那女巫想太久了的緣故。我心裏頭一直想着洛特王，也想着她。結果我夢到他們在一起，而她正試戴他的王冠。你想我就憑這就可以向你報告，好讓全宮中都知道，而你或許還會追趕到約克去和他理論嗎?」

「以前這樣就足够了。」他的嘴唇顯出很頑固而且依然憤怒的線條。他由焦慮變爲憤怒，而在這不適宜的時候發作出來。

「那時我還是國王的先知。不，」最後這句是針對他快速的動作說的。「我不屬於別人，我是你的僕人，永遠如此。但我已不再是先知了，亞瑟。我想你是瞭解的。」

「我怎麽會瞭解？你說的是什麽？」

「我說的是在路格瓦那晚，當你自火中抽出我爲你藏起來的寶劍後，那便是我最後的一點法術了。當那把火消失，教堂又空了的時候，你並沒有看到那個情景：放寶劍的石塊已經破裂，神殿也毀了，我雖然沒有被毀滅，但是法術似乎自我身上逸出，或許永久不會復返了。殘火變作灰燼，亞瑟。我想你一定會猜得到的。」

「我怎能猜得到？」他又說了一句，不過語氣已經變了，不再怒氣沖沖，而緩慢下來，像是邊想邊說。路格瓦事件之後，我感到自己已日漸老邁，然而亞瑟像也離開了童年期。「你似乎同以往一樣，頭腦清晰，萬事都有把握，向你求教就像聆聽神諭一般。」

我笑道：「我的腦筋可不是一直都清晰的啊！我就像老婦人或者蠢鈍的女孩子一樣，在煙幕中喃喃自語。若我在過去幾星期裏萬事有把握，那是因爲人家向我求取的忠告關係到我的專業技術罷了，僅此而已。」

「『僅此而已？』這些就够任何國王使喚了……但是，是的，我想我瞭解你的意思。這對你我是相同的，異夢、異象都已消失，現在我們要過凡人的日子了。我是該瞭解的。當我去追趕柯勒寧的時候，你就知道了。」他走到放伊格蓮信的桌旁，把一雙拳頭放在大理石桌面上。下顎抵着它，蹙眉出神地垂眼望着，而後抬起頭來。「那麽未來這些年呢？戰事將會更加艱苦，今年或明年都不見得會結束。你是說此後我再也無法得到你的任何幫助了嗎？我不是說要你製造武器，或

者仰賴你的藥學知識，我只問我能不能有士兵傳說的你的『魔法』，和你爲安布勞希及我父親盡的那份心力？」

我笑道：「這個啊，絕無問題。」我知道他正想到我的預言和出現對戰士的影響。「部隊想我是什麽樣，他們會繼續想下去。而你現在所從事的戰爭，你難道還需要什麽預言嗎？你和部隊在戰爭轉機時也都用不着人提醒。他們知道我說過的話。在戰場上，在大不列顛的各個角落，處處有你的榮耀，也有他們的榮耀。你會成功再成功，到最後——我不知要有多久——終會得到勝利。這是我對你說過的話，現在仍然不假。這是你自小訓練要去擔任的工作，去做吧，我會用我的方法做我的工作。」

「這麽說，你已讓小鷹自由飛翔，自己却要重返俗世囉？然後再等待戰事底定，助我重建邦國？」

「會的。」我指了指揉縐的信。「但是還有更急迫的事：五旬節過後，只要你准許，我想北上洛郡。」

這時我和他皆靜默了一會兒，我看到一抹解脫的紅暈浮上他的臉。他並沒有問我去那兒做什麽，只說：「我很高興，你知道的。我想我們不用討論爲什麽吧？」

「是的。」

「你以前就說對了，你一向就沒有錯過。她只要權力，根本不在乎如何得到手，也不管去取

那裏的權力。我現在已經知道了。我只高興她沒有把什麼罪名怪到我頭上。」他的手輕輕一揮，把瑪佳絲及其陰謀似乎掃到一旁。「但仍有兩件情況保持住了，最重要的是我仍然需要洛特與我同盟，你做對了——又一次——沒有把你的夢告訴我，否則我一定會去同他爭論，而——」

他停口，聳聳肩，我點了點頭。

「而你正可以同意洛特與你異母姐姐結婚，以姻親的關係，就可要他與你結盟。看來伊格蓮王后和瑪姬絲表現得十分明智。畢竟，最初這項婚事是尤賽王提起的，現在我們可以不必擔心他會不與我們結盟了。」

「這事解決得倒順利，」他說：「因為瑪姬絲似乎並無不豫之色，王后在信裏有沒有說瑪姬絲一片解脫了的神情？」

「說了。我還問了信差，他說雷其王國的厄金也去參加婚禮，而瑪姬絲儘看着他，根本沒去注意洛特。」

厄金現為雷其國王，老王柯爾在路格瓦戰役後不久便去世，新王近五十歲，驍勇英武，仍然不失英俊，並且喪妻二、三年了。

亞瑟神情迅速變換，含有極大興趣，「厄金？這倒是樁好婚事！我一直就比較喜歡這樣，但是決定與洛特聯姻之時，厄金的妻子尚在世。厄金，對……他和蓋尼得的梅貢，他是北方最善戰的人，而且他的忠誠絕無問題。有這兩人在，北方將能安樂……」

我替他說完：「而讓洛特和他王后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一點也不錯。你想厄金願不願娶她？」

「能娶到她是他的運氣。而且我相信她嫁他要比嫁洛特好過。你可以相信這：很快你又會接見另一位信差，這是我的推測，可不是預言噢。」

「你會難過，梅林？」

一個同我年歲相當，才智同我相同的國王才會如此問我。他能夠越過自己紛雜的問題，而猜測我，走在一度充滿神靈的死氣沉沉空氣中會有何感想。

我想了一會，才回答他：「我也說不上來。以前也曾有過這種消極、情緒低落的時刻，可是却不是在重大事情發生之際。我不習慣感到無助，但得承認我無法喜歡這種感覺。但是若我在神陪伴我的這許多年中學到一件事，那便是要相信神。我年紀够大，可以平靜前去，當我看到你之時，我知道我的任務已達成。我為何要哀傷？我將坐在山嶺，看着你替我工作，這就是老年的報酬。」

「老年？聽你的口氣，彷彿你已白髮皤皤！你有多老？」

「够老了，我快四十歲了。」

「老天，你別——！」

於是我倆在笑聲中走過屋角，他將我拉到靠窗的桌旁，桌上是卡隆堡的模型，然後他便和我

討論起來。他沒有再提起瑪佳絲，我想，我提到信任，這是一種什麽信任？如果我使他失望，我就眞的成爲一個名字，一個影子，我握着不列顚寶劍的手也僅是個嘲諷罷了。

當我在聖誕節過後第十二天要求同返馬利都南時，亞瑟漫不經心地答應，他的心已經放在第二天早上的工作了。

我從加勒帕斯接掌過來的山洞，位於馬利都南以東六哩。馬利都南城守護着泰威河河口。外祖父南威爾斯王就住在那兒，我自小在宮中只是個不受重視的私生子，而懶惰的家庭教師也任我四處遊蕩。後來我同住在梅汀山的隱士作了好朋友，梅汀山是供奉山神梅汀之處。加勒帕斯多年前就去世了，但我接收他的山洞，住了下來，百姓仍然到梅汀療病的泉水邊來找我給他們治病。我醫療的名聲甚至大過了先前的他，而且所謂的「魔法」也隨之不脛而走，所以現在人們反而習稱此山爲「梅汀山」。我相信純樸的百姓心中，一定認爲我就是梅汀，是泉水的守護神。

泰威河上有座磨坊，正在通往梅汀山的小徑離開大路之處。我走到那兒時，正瞧見一艘平底貨船溯流而上，停泊於彼處。磨坊的紅棕色馬正吃着冬天的草，一條年輕漢子把一袋袋的東西卸到碼頭上，沒有人幫忙，船夫定是到房裏解渴去了，不過搬這十袋穀子也只需一個人就做得了，想必這些穀子是那個人家爲過冬而先磨了貯藏的。一個五歲左右的小男孩來來囘囘走動，妨礙人的工作，而且口中說着威爾斯語和另一種很熟悉但被說得很奇怪的語言，而且還口齒不清，所以

我聽不清楚。而後年輕人也以同樣的話囘答他，這時我聽出是什麽話，也認出此人了。我拉了拉馬韁。

「史德利！」我叫了一聲。他放下布袋，轉過身來，我又用他的話說道：「我應該先通知你的，但是時間太匆促，我也沒想到這麽快就來了。你還好嗎？」

「老爺！」他驚異地站了好一會兒，再跑過雜草遍地的院子來到路邊，把雙手在屁股上揩了揩，然後吻我的手。我看他淚眼盈眶，心中也很感動。他是西西里人，我在國外遊歷時，他是我的奴隸，我在君士坦丁堡恢復了他的自由，但他却要留在我身邊，並且隨我囘不列顚，我在梅汀山時他就作我的僕人。我到北方的時候，他同磨坊女兒梅伊結婚了，然後搬到谷底住在磨坊裏。

他一個勁兒致歡迎的話，同那個小孩一樣興奮，話都說不清。他以前學的威爾斯語此時似乎離他而去。小男孩走過來，手指放在嘴裏呆瞪着我們。

「這是你的孩子嗎？」我問他。「他好乖呢。」

「我的老大，」他驕傲地說：「全是男孩子。」

「全是？」我揚眉向他。

「只有三個。」他的神情仍然是我記憶中那種坦白無邪的模樣。「馬上還有一個。」

我笑了，並且恭喜他，祝他再生個壯小子。西西里人繁殖起來就跟老鼠一樣，不過至少他不會同他父親一樣，迫得賣孩子作奴隸，好買食物給其餘的孩子吃。梅伊是磨坊主人的獨生女，遺

產一定不少。

事實上已經有遺產了，我後來發現老主人兩年前就過世了，他患的是結石，又堅不肯接受治療。現在史德利是磨坊主人了。

「老爺，您的家還是照顧得好好的，每天我或是小孩子都會騎馬上山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好，不必擔心有誰敢進到裏面。您的物品會和您離開時候完全一樣，裏頭也乾淨得很，通風……不過當然沒有食物。如果您想現在上山……」他遲疑着。我看得出他害怕推測。「老爺，您何不今兒個晚上就住這裏，也給我們一點兒光榮呢？山上那兒又冷又潮濕，雖然這一個冬天，我們每個星期都會照您的話去點個火盆，使書能夠乾燥。老爺，您就住在這，我叫小孩子現在就去山上把火盆點着，明天早上我和梅伊就可上山——」

「你太好了，」我說：「不過我不會怕冷，或許我還可以自己生個火……甚至比你小孩生得還快喲，」我對他笑着，他尚未忘記服侍我這魔法師之時所見的事。「所以謝謝你了，但是不用麻煩梅伊，只除了準備些食物好嗎？這樣好了，我在這裏暫時待一會兒，同你聊聊，見見你的家人，天黑以前再上山吧？我帶得動必需品。」

「那當然，當然……我去告訴梅伊，她會感到很光榮，也很快活……」我已經看到窗邊一張蒼白的臉孔和圓睜的雙眼。當我這個嚇人的梅林王子離開了以後，她才會快活，我知道。但是長途跋涉使我異常疲憊，況且我也聞到了香濃的燉肉味。而史德利還一派天眞地解釋道：「鍋裏頭

正在燉隻肥鷄，進來吧，把身子暖一暖，吃飯前休息一會兒。布蘭會去照顧你的馬匹，我去把剩下的布袋卸完，再運到鎮上。進來吧，老爺，歡迎您回到梅汀山。」

在我多次騎馬回梅汀山上的家中，我不太明瞭爲什麼我會特別記得這次，其實這次並沒有什麼特別，只不過是返家而已。

但直到此刻我寫這些之時，這段路程的每一細節仍十分清晰：馬蹄聲擊在冬日堅硬的路面，發出空洞的聲音；脚下樹葉的嘎扎聲，還有脆枝的斷裂聲；山鷸的飛舞，一隻受驚的鴿子拍動翅膀。還有那低低垂落天際的夕陽，照亮了躲在陰影中的落葉，葉緣皆鑲着白霜，煞似灑了粒粒鑽石。鳥兒在樹上啄食，被我驚擾後把樹幹弄得撲撲作響。騎馬前進時，也可聞到潮濕的杜松味。一束金雀花枝因陽光照耀，呈現金黃色，夜間降的霜使地面凍結得十分脆，更使空氣清純得一如水晶。

我將馬繫在山崖下的一個小棚中，再走小徑爬上山洞前的草坡，山洞便在眼前，仍是那麼寂靜，氣味也依然熟悉，只有蝙蝠微微移動一下所引起的風。蝙蝠棲在石穴的天窗旁，牠們聽到了耳熟的脚步聲，只騷動了一下，便繼續待在原處，靜候天黑。

史德利的話是眞的，這裏照顧得很好，既乾爽又通風，雖然它比洞外冷冽的空氣還要更冷一些，但是很快可以補救。火盆隨時可點燃，新砍的乾木柴擺在洞口附近的爐牀上。櫥子裏還有火

種和燧石，已往我根本用不着，但是現在我却拿過來，不要好久就生起火了。想到上次同來悲慘的情形。我有點害怕使用法術，但是我相信這個選擇是出自謹慎，而非害怕。如果我仍然有些法術，我要留待比生火取暖更重大的事時再施用。呼風喚雨要比控制人心容易得多，而很快——如果我的骨頭沒有欺騙我的話——我就要使盡全身法力來和一個女人鬬法，而對人的一切事都要困難得多，就像你很容易就看到一座山，但是空氣你却看不見。

我將火盆放在寢室，並點燃地上的柴火，再解開鞍袋，提個水罐到泉邊去裝水。泉水琮琮流下洞口旁長滿羊齒植物的岩石上，流進一個圓形的池子裏。泉水上青苔中立着梅汀山神之像，頭上結着亮閃閃的霜。我灑酒到地上祭祀，接着走進洞中看看我的書籍和藥草。

沒有絲毫損害。即使那些裝在瓶子裏的藥草，看起來也依然新鮮。我打開洞後放着的豎琴，然後搬到火旁去調音。調好音，也鋪好床後，我温了些酒，並且坐在跳躍的火焰旁飲着。我又打開了隨身携帶的小豎琴，它隨我走遍旅程，最後終被帶回到水晶洞窟。這間洞穴比較小，開口在外頭大洞穴的後壁高處，更因爲一塊石塊突出在前面，所以平常時候陰影會把石頭也給遮住了。我小的時候，這便是我能見異象之入口。在這一片寂靜中，洞穴深埋在孤獨和黑暗裏，此處，除了心靈的敏銳外任何感官都無法產生作用。而且也沒有任何聲音傳進來。

除了放下小豎琴時琴聲的低語外。這琴是我小時候做的，弦上得十分緊，稍微一點空氣流動就會使它發出聲音，聲音很怪，但十分好聽，可是這種好聽像不屬於音樂的，就像海岩上海豹的

聲雖然好聽，但好聽的主要在風聲、浪濤聲，而非海豹聲。我放下小豎琴時，它像唱給自己聽一歌樣，又像是隻貓妙妙地想同火爐邊自己的位置。

「你且休息吧！」我對它說，但我的聲音在水晶牆上廻繞之時，它却又響了起來。

我走同熊熊的火燄旁，外頭星星將黑夜點綴得有如珠寶一樣。我把豎琴拿近身邊來——先還有點遲疑，後來就比較自在了——彈起來。

你且休息吧，魔法師，趁光線黯淡，
眼界縮小，
天邊也隨着太陽消失時。
且安於
煤的火光，
食物的芳香，
和門外關着的霜雪味。
家在這兒，熟悉的東西也在這兒，
一只杯，一個木碗，一張毯子，
祈禱，神賜的禮物，和睡眠。

6

春天到了，問題也繼之而起。柯勒寧小心翼翼地沿着東邊海岸退回到舊撒克遜族聯的疆域以內，志在新編武力，以代替在路格瓦和格崙平原吃敗仗的隊伍。

這時我已回到卡隆，正忙着亞瑟建立機動騎兵隊的計劃。

建立機動騎兵隊，這個念頭雖然驚人，倒並不全是新的。撒克遜族聯根據條約定居於不列顛島的東南部，這麽一來，整個東部海岸便時時都在險境中，自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固定防禦線。自然，現有幾個防禦的堡壘，安布勞希長城是其中最大的一處。（這裏我沒有提哈得連長城，因爲它不是純防禦性的建築，且即使在邁西穆斯皇帝的時代也守不住。現在已有十幾二十處裂痕，況且如今我們的敵人不再是北方蠻荒的塞爾特人，而是海上的。或是我已說過的，就在不列顛東南方境內。）亞瑟想把其他的堡壘擴建、整修，最主要的一處是諾桑比亞的「黑堤」，保護雷其王國和斯翠塞王國，還有一處是羅馬人從前築的長城，横跨沙崙平原南部的白堊高地。亞瑟王打算將這條長城往北方延長，通過長城的路是開着的，但敵人一有蠢動，欲通過夏日國往西方，路便可隨時關閉。同時我們也計劃了其他的防禦工事，即將進行。這時亞瑟王能做的便是加強某些重要位置的防衛設施，增派人員，並在其間建立驛站，使驛道通暢無阻。不列顛各大小王國的首領

和國王各自固守着自己的疆土，而亞瑟大王的首要工作則是維持一支隨時可應召前去幫助或抵禦外侮的戰鬥隊伍。羅馬軍團撤走之前，便是用這個方法保護它的行省頗長一段時間，撒克遜海岸伯爵便有這麽一支機動隊伍，不久以前的安布勞希也做過同樣的事。

但是亞瑟的計劃更進一步。他說的「凱撒的速度」，是如果將整支軍隊改爲騎兵，速度將十倍於此。現在的人每天都能看到騎兵，視爲十分理所當然，但在當時，他最初想到，並且告訴我的時候，我所受到的驚訝簡直不下於此奇襲所造成的效果。這計劃需費時耗日，剛開始時必然是小規模的，在騎馬作戰的人訓練足够之前，這支隊伍將只是從軍官及其密友處挑選的精英所組成的。待訓練够了以後，這個計劃才可行。可是沒有好馬，這個計劃也是無法實現。我們的小馬雖然強勁，都是既跑不快，也不够壯得可以載武裝軍人作戰。

我們日日夜夜地討論了好些天，並深入研究細節，好讓亞瑟向他的將領們宣佈這個計劃。有些將領反對這種改變，而各種反對意見均須消弭，否則那些拿不定主意的人也會被拉到反對派那一邊去。亞瑟和康特，還有戴菲的葛威林和格温的朗尼，幾人在地圖桌上細細研商，我對戰爭的事無法提供意見，不過我却解決了馬匹的問題。

有一種馬，據說是世界上最好的品種，我曾在東方沙漠裏看到，沙漠的居民比黃金或女人還要珍視牠。不過這種馬在比較近的地方也可以找到。羅馬人從北非把這種馬帶到了伊比利半島，然後和歐洲的大馬混種，生下的馬種既善跑又猛烈，強壯却很馴良，像戰馬一樣好駕馭。如果亞

瑟願意派人去看看行情，那麽只要天氣允許，將馬匹安全運到，不到明年夏天，亞瑟就可以擁有一支騎兵了。

因此當我春天回卡隆時，新的馬廐已經開始營建，畢威也已奉派到海外購買馬匹。

卡隆景觀已大變。堡壘的防護工作已完成，其他各種建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就一個暫時的京城而言，已够華麗，够使人寬心了。雖然亞瑟將以城內指揮官住處作爲戰爭總指揮部，但另一幢房子（當地百姓管它叫「王宮」）却建在城外，恰在朗斯卡河河西，羅馬橋旁。這幢屋建好之後，面積會很大，還有幾處中庭，可供賓客及其僮僕住宿。房子建得很牢，有磚有石頭，門口有彩漆的木板和雕花的門柱，屋頂則鍍金邊，同建在米勒斯教堂舊址的新建基督教教堂一樣。在這兩座建築物和西邊一點的遊行廣場之間，屋舍、商店紛紛林立，把一個小村莊變成繁華無比的城區。居民因爲亞瑟選擇卡隆爲京都，異常驕傲，所以都努力地使此城配得上新朝，配得上一個帶來和平的新王。

五旬節之前，他確帶來了和平。柯勒寧率領新軍，衝破東部地區的邊界，亞瑟和他交戰過兩次，一次距漢勃河南方不遠，第二次比較靠近撒克遜邊界，就在林內斯長滿燕草的原野上。在第二次戰事中，柯勒寧戰死，於是撒克遜海岸便再度噤若寒蟬，亞瑟班師回來，恰好趕上畢威押送第一批戰馬下岸。

瓦勒瑞去協助將馬送上岸，他的態度熱烈興奮。

「同你胸部一樣高，又強壯又聽話，跟大姑娘一樣。他們說這種馬快得勝過灰狗，不過牠們這一趟搭船弄得全身都還是僵硬的，腿勁要恢復正常，還得要過一段時候。可眞漂亮啊！爲了這些馬又黑又大的眼睛，絲緞一樣細的皮膚，多少個大姑娘寧可拿生命去換呢……」

「他帶回來多少馬？有母馬嗎？我以前在東方的時候，他們只肯賣種馬。」

「也有母馬。這回頭一批有一百匹種馬，三十四母馬。這比起戰場上的軍隊好多了，可是競爭仍然很激烈喲，不是嗎？」

「你仗打得太久了。」我對他說。

他咧嘴笑了笑，走開去了，我喚來助手，走到新組的騎兵隊伍，檢查他們是否準備好接收馬匹，再去檢查馬具舖打造出的新韁繩。

我去時，鐘樓傳來陣陣鐘聲，大王已回城，加冕典禮的準備工作可以開始了。

自從看過尤賽的加冕典禮以後，我便雲遊海外，在羅馬、安提阿、拜占庭等處見過場面華麗、輝煌燦爛的場合，在那時，不列顛與人比起來，不過像個在一旁艷羨的俗麗雜技演員，但在卡隆舉行的加冕典禮，却有著一股東方富足也無法獲致的朝氣煥發的榮耀。主教、教士們穿着紅色、紫色、白色的衣服，受到服侍他們的男女前後簇擁，顯得益發神氣。各國國王身後跟着各自的貴族和戰士，自己身上也都披金戴玉，佩着鍍金的兵器。城牆上擠滿了動來動去，且不時引頭

張望的人羣，隨着艷麗的彩布條幌動，口中也不停歡呼。宮人快活得同翠鳥一樣，連伊格蓮王后也在又喜又驕的氣氛下脫下了喪服，同別人一樣光華艷麗。在她旁邊的瑪姬絲則更無一絲被遺棄的新娘的頹喪狀，只比她母親穿得略爲樸實，但露出的笑容和王族的安詳，則一如其母。這兩位女士和別的宮人在一起，並不到亞瑟旁邊。我聽到女人中間此起彼落的低語，甚至老婦人之間也傳着話，而她們的眼光全注視着王座旁空蕩蕩的座位，不過我倒覺得沒有女人與他共享這光彩，倒是應該的。他站在教堂中央，長窗外射進來的光線照得紅寶石明亮耀眼，將他的白袍映出一塊塊金色與藍色的框框，也照在紅斗篷鑲着的毛邊上。

先前我還猜測洛特會不會來。在我們尚不確定時，閒言閒語已經盛傳了，不過他終於還是來了。或許他覺得不來會比冒個險來見國王、太后和他拋棄的公主損失更大，因爲在加冕典禮前幾天，就有人看到他和高爾的尤恩、布敏的安奎以及爲他看守唐佩廸的太華朝東北方前進。這一支北方諸國首領的隊伍在城外紮營，但是他們却擠擠嚷嚷地參加典禮，好像在路格瓦或約克時，沒有發生什麼不順遂之事。洛特信心十足，一望即知是狐假虎威，或許他仗着自己是亞瑟的姐夫，這是亞瑟私底下告訴我的，表面上他倒漠然地接受了洛特的問安。我感到一陣恐懼，不知洛特可曾懷疑他正操着大王的嬰孩生死大權？

不過至少瑪佳絲沒有來就是了。以我認識她之透徹，我以爲她會來炫耀王冠給伊格蓮看，並且挺着那個便便大腹來向我和亞瑟示威。結果不知是她怕我，還是洛特不敢要她來，以懷孕爲藉

口，遠遠地躲開了。當洛特說出這個理由時，我正在亞瑟身邊，洛特的聲音和面容中沒有任何他曉得此事的暗示，而且即使他看到亞瑟朝我突然瞥了一眼，或是他臉孔轉白，他也沒有露出任何表示。接着亞瑟握着他的手，這個緊張的一刻便過去了。

這一天興高采烈地過了。主教們進行着神聖的儀式，街上除了十字架以外，還有別種宗教標記，街角有人用骨頭、骰子給人算命，小販也叫賣各種各樣的幸運符。天剛破曉時許多人殺了小公鷄，在渡口或叉路祭祀行路神。城外的山區或谷地、樹林裏，個兒矮小，皮膚暗黑的山地人會看着自己的預兆，向自己的神祈求，但在城裏頭的教堂、王宮、城堡等處上端，迎着陽光的却是十字架。亞瑟呢，他一直保持平靜、尊嚴的態度，身子被披戴的珠寶和繡物壓得僵直。人也因爲被敎士擺佈而呆板。如果他的王權必須如此才能在百姓面前公開認可的話，他定會乖乖做去。但我認識他够清楚了，何況在這漫長的一天中也一直守候在旁，因此可以感覺到，在他那泰然自若的安靜中，他毫無奉獻精神，也沒有在祈禱。他可能正在計劃下一場往西方征逐之戰。對他，以及對看到的人而言，當他舉起邁西穆斯之劍時，王國已經在他手中了，卡隆這場加冕禮，只不過是他這時所擁有的，以及將來仍舊擁有的王權的公開儀式罷了。

典禮之後，是登基筵。筵席差不多大同小異，然而此宴之特殊，在於一向愛吃的亞瑟吃得很少，而不時打量四周，彷彿恨不得筵席早早結束，去辦正經事。

他原先告訴我說晚上有話要同我說，但是一直到夜已深了他四周都有人，無法分身，我便先

去見伊格蓮，她倒是很早就離筵了，她的僮僕低低對我說了幾句話後，我看到亞瑟點點頭，便跟着他走了。

太后的房間就在大王的隔壁。這兒喧鬧聲只能模模糊糊的聽到，更遠處還有城裏頭慶祝的聲音。爲我開門的正是同王后在安希堡的人，她身材纖細，一身的綠。淺棕色的頭髮中別有珍珠飾物，眼睛裏閃耀着綠光，綠得同她的衣裙一樣，但却不是瑪佳絲那種女巫的亮綠，而是清純的翠綠，使人想到陽光照在林中小溪，將春天的樹影倒映水中。她的皮膚因興奮和這頓筵席而漲得通紅，正對我笑着，露出兩排貝齒和一個小酒渦，朝我和王后方向行了個禮。

伊格蓮伸出一隻手。她神情很倦，那一身綴着亮閃閃珍珠和銀飾的紫袍，益發顯出她的臉色蒼白，以及眼角與嘴角的暗影。但她的態度依然平靜自若，也沒有疲倦的痕跡。

她開門見山地說：「這麽說來，他使她懷孕了。」

即使這話使我通身驚懼之下，我也看得出她毫不懷疑實情，她的「他」指的是洛特，她以爲是這個原因，才使得他棄瑪姬絲娶瑪佳絲的。

「似乎如此。」我也同樣貿然的說：「不過至少這樣子倒挽回了瑪姬絲的面子，而我們關心的也就是這一點。」

「這樣的結果最令人滿意。」伊格蓮坦然而道。看到我的目光，她笑了笑，說：「我一向就不贊成這樁婚事。我喜歡尤賽最初的打算，幾年以前，他想把瑪佳絲許配給洛特，本來如此對他也就够了，而她也會感到够光榮。可是洛特野心勃勃，除非把瑪姬絲嫁給他，他根本不會高興，所以尤賽才同意的。當時他爲了能聯合北方王國抵擋撒克遜人攻擊，什麽事都可以答應，爲了政策之故，也非得如此才行，可是我心疼女兒，怎忍心要她被個剛愎自用、貪得無厭的叛徒所束縛住?」

我揚眉說道：「夫人，您的話說太重了。」

「你難道否認這是事實嗎?」

「不是這樣的，當時我也在路格瓦。」

「那麽你就知道洛特與瑪姬絲的婚姻會束縛洛特對亞瑟的忠誠，而萬一利益是在另一方時，這樁婚事又會如何束縛他了。」

「這一點我同意。我很高興你如此看，本來我還怕他遺棄瑪姬絲會使您憤怒，讓她傷心。」

「起初她很憤怒，倒不怎麽傷心。洛特是諸小國中最大的一個王，不管她喜不喜歡他，嫁他都是一片不小地方的王后，她的孩子也可以繼承很好的位置。她自然不願意被個私生女，而且對她惡毒的人頂替。」

「而且當人議論紛紛這件婚事時，雷其王國的厄金妻子尚在。」

她抬了抬眼皮，詳審了我平靜的臉孔。「就這樣了。」她只說了這句話，毫不驚訝，彷彿這句話是一場討論的終結，而非開始。

伊格蓮所盤算的和我及亞瑟想的一樣，這是毫不爲奇的。厄金同他父親柯爾一樣，對大王一向忠心耿耿。雷其王國在過去及前不久在路格瓦的表現，都可以和安布勞希及亞瑟的戰事連在一起，就像天空同時容納夕陽和朝陽的光線一樣。

伊格蓮想着心事說：「這倒可能是個好辦法。自然我們不必再去保證厄金的忠心，不過對瑪姬絲而言，這可以使她有權，她的兒子也可有權……」她話聲一頓。「厄金已經有兩個兒子，都很大了，也都像其父祖一樣是戰士。誰能說他們可以繼承他的王位？而像雷其那般大小的國家，國王可不能生太多兒子。」

「他早已過了盛年，而她還很年輕。」我這麽說，但是她卻平靜地說：「是嗎？康瓦耳的葛樂斯公爵娶我的時候，我也不比瑪姬絲大多少。」

我相信她說這話之時已忘了她那個婚姻是什麽滋味了：活潑的少婦被關在籠裏，不堪寂寞，只想展翅高飛；尤賽王對葛樂斯美麗的夫人一往情深；老公爵死亡，她才重得新生，嚐到了愛情和苦痛。

「她會做她該做的，」伊格蓮又說道，現在我知道她已想起了自己的婚姻，但是她的眼中沒有露出什麽表示。「如果她連她害怕的洛特都能甘心的嫁，她定會願意嫁給厄金，只要亞瑟提出來。只可惜康特和她血緣太近，不能娶她，我希望她住在康瓦耳，離我近些。」

「他們又不是血親，」康特是葛樂斯前妻生的兒子。

「太近了。」伊格蓮說：「人總是健忘的，屆時又會有人閒言閒語，說是亂倫。不行的，即使是暗示這種罪過都不行。」

「是的，我了解。」我的聲音平靜自然。

「況且康特明年夏天同到康瓦耳以後就要結婚了，國王已經准許了。」她把放在膝上的一隻手轉過來，顯然欣賞戒指的光輝。「所以還是把厄金的事同國王提一下吧，一等他想得到妹妹的時候。」

「他已經想到她了，他同我商量過。我相信他很快就會把厄金找來。」

「啊，那然後——」她的聲音中頭一次因女性的滿意變得溫暖，其中還有某些極不尋常的東西——恨意。「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瑪姬絲享受她該得的財富，勝過那個紅髮女巫，活該洛特掉進她爲他設的陷阱！」

「您認爲是她故意設的陷阱？」

「不然還會是什麽？你知道她的，她施了咒語才做這件事。」

「極其尋常的咒語。」我意有所指地說。

「是呀。可是洛特從來不缺女人，誰也不能否認瑪姬絲又溫柔又漂亮。瑪佳絲自吹自擂手藝有多麽巧，但瑪姬絲才能勝任王后，她生下來便被教養成王后，而那個小雜種卻不是。」

我好奇地望着她。那個棕髮女僕坐在她旁邊的凳上，已經半睡了。伊格蓮似乎不在乎她會聽

到。「伊格蓮，瑪佳絲害過你什麼，使你這麼恨她？」

紅暈飛上她的臉頰，有一會兒我以爲她會羞辱我一番，但我倆誰也不是年輕人，也不必要爲自己爭辯。她只說：「如果你認爲我討厭一個漂亮女孩在身邊，又接近尤賽，以其超出我控制的身份來要求權力，這並不假。但並不只於此。當她還小——十二、十三歲而已——的時候，我就認爲她很腐敗。所以我反而高興她嫁給洛特，我要她遠離宮廷。」

這個同答比我想像的還要直截了當。「腐敗？」我問。

王后的目光迅速溜到身旁凳子上的女僕。棕色的頭正不住點着，眼皮也闔上了。伊格蓮壓低聲音，一字一句仔仔細細說着：「我並不是暗示她和國王之間有什麼邪惡的關係，不過她對他一點也不像個女兒，她也不像個女兒一樣敬愛父親，總之，她哄騙他，好得到他的寵愛，也僅只於此。我說她腐敗，是說她施魔法。她老喜歡這些，而且經常去找女算命師和巫醫，任何提到魔法的話，都會使她大睜眼睛，活像隻半夜的貓頭鷹。當瑪姬絲還小的時候，她就千方百計想敎她法術，這是我不能原諒她的。我沒有時間應付這些事，而在瑪佳絲這種人手中……」

她停了口。激怒使得她抬高音調，我看到那女僕也睜大眼睛醒來了。伊格蓮恢復了一貫的態度，低下頭來，紅暈再度染紅她的臉孔。

「梅林王子，請你務必原諒我。我不是有意失態的。」

我笑了笑。令我覺得有趣的是，女僕一定也聽到了，她也在笑，但是沒有出聲，那笑意盎然

的酒渦，自她主人肩後朝着我。我說：「涉獵法術的女孩子居然和我同一行，我可眞是受寵若驚呢！對瑪姬絲的事，我感到很遺憾。瑪佳絲小有法術，這是眞的，而法術也時常會很危險，這也是眞的。任何法術都很難擁有，而錯用法術的話，會使用者身受其害。」

「或許那一天，等你有機會的時候，你可以告訴瑪姬絲。」她笑了笑，盡力以一個比較輕鬆的語氣說下去。「她會聽你的，而我要對她說的話，她只會聳聳肩，理都不理我。」

「我會十分樂意。」我盡力說得像是很願意一樣，就像一個被請來向年輕人訓話的老祖父。

「或許她發現自己已成爲擁有實權的王后，就不會再渴望別的。」她旋即改了話題。「旣然洛特娶了尤賽的女兒——雖然她是私生的——他應該臣服於亞瑟囉？」

「這就難說了。但是除非撤克遜人誘以重利，使洛特敢再次叛變，否則我想他會保存自己的權利，即使不爲大王而戰，也會爲了自己的土地而戰。我看這是不會有問題的。」我沒有說：「至少不是這種問題。」而只說：「夫人，你同康瓦耳之後，我會捎信給你。」

「我十分感激。當我兒子在格拉瓦的時候，你的信就曾帶給我很大的慰藉。」

於是我們繼續談了好一會兒，主要是談着當天的事情。當我正要問她身體如何之時，她却將問題置之一旁，微微一笑，使我知道她同我知道得一樣多，所以我也不再追究，反問起康特公爵的婚事。「亞瑟沒有說起，準新娘是誰？」

「戴納斯的女兒，叫做瑪麗娜。這樁婚事呀，唉，他們小的時候就訂了的。現在瑪麗娜已到

了結婚年齡，所以只待公爵回到家，他們就要成婚了。」

「她父親我認識，可是你爲什麼要說『唉』呢？」

伊格蓮以一個鍾愛的笑容望着椅邊的女孩。「因爲若不是這樣，給我的小葛葳芙找個婆家就一點問題都沒有了。」

「我相信這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可是像這樣好的一個婆家呢！」王后說着，女孩嘴因笑而咧開，而後垂下她的睫毛。

「若我膽敢當你的面占卜的話，」我笑道：「我預言她很快就會有一個同樣好的人出現，很快。」

我很嚴肅地說這話，但令我驚異的是，我竟在其中聽到預言所具有的韻律發出的回音，雖然十分微弱，也很快就消失，但她倆誰也沒聽到。王后伸出一隻手，朝我道晚安，那名叫葛葳芙的女僕則拉開門，在我經過時朝我謙恭而美妙地笑着行禮。

7

「孩子是我的！」亞瑟粗暴地說：「你只要算算就知道！我聽到守衛室的人在說，他們不知道我近得聽得到他們。他們說她在聖誕後第十二日肚子就大了，所以及早抓到洛特眞是夠幸運，他

們到時候可以矇騙大家，說小孩子只有七個月。梅林，你同我一樣清楚，他在路格瓦根本沒有接近她！他一直到打仗的那一晚才到，而那晚——就是那晚——」他話說不下去了，猛地一轉身，袍子飛起，他又在室內踱來踱去。

此時已過了午夜。城內的喧鬧聲漸微弱下來，爲凌晨的清冷遮掩。行宮內的蠟燭火焰已低，蠟的氣味與一盞蕊需要修剪的燈所冒出來的煙混在一起。

亞瑟猛然轉身，走到我面前。他已摘下王冠和珠鍊，並把寶劍放在一旁，不過仍穿着那件光華燦爛的加冕袍。長毛外衣放在桌上，在燈光下看來像一道血河。從寢宮開着的門中，可以看到大床上被單已翻過來，但時間雖晚，亞瑟却毫無倦容。他的每個動作都注入一種緊張的憤怒。

他極力克制住，而平靜地說：「梅林，當我們說到那晚發生的事——」他吸了口氣，而後以兇暴的直截了當的口氣換了個方法說：「當我與瑪佳絲犯下亂倫之罪後，我問你如果她懷孕了會怎麼樣。我還記得你說的話，記得很清楚。你呢？」

「我記得。」我不太甘願地說。

「你對我說：『神是善妬的，祂們不要人享有太多榮耀。每個人都有使自己致命的種子，而每個生命都有挫折，今晚發生的一切，只不過是你自己設下了的挫折。』」

我一言不發，他以毫不退讓的目光逼視我。

「你說這話是眞的嗎？你的預言是眞的，還是你只在安慰我，好讓我能面對第二天的事？」

「是眞的。」

「你是說如果她生下了我的孩子，你能預見他——她——就是我的致命傷？」

「亞瑟，」我說：「預言不是這樣的。我既不知道瑪佳絲會懷孕，也不知道這個小孩會是你的致命危險。我只知道你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我肩頭有兇鳥在壓迫，還聞到腐屍的臭味。我的心憂懼得沉甸甸的，還能看到你們和死亡連在一起。死亡和叛逆。但是如何連在一起，我就不知道了。待我了解之時，大錯已鑄成。我們所能做的，便是靜候天意。」

他又踱開，朝寢宮門走去，而後靜靜地倚着門，肩膀抵着門柱，臉轉向別處。又突地轉過身來，走到大桌的椅上坐下，拳抵着下顎，注視着我。他的動作均經克制，但以我認識之淸，我幾乎能聽到他壓抑肌肉的聲音。然而他仍舊平靜地說：「現在我們知道那凶鳥是對的，她果眞懷了孕。那晚我承認過錯後，你還告訴我一些事，你說我是不自覺犯了罪，其實是無辜的，那麽無辜也得受懲罰囉？」

「這並不稀奇。」

「你是說『父兄所犯之罪』？」

我知道這是基督徒說的一句話。「尤賽的罪惡，」我說：「也加諸你身上了。」

「而現在我的罪也要加諸這個嬰兒身上？」

我沒有作聲。我不喜歡這番對話。這是頭一次我和亞瑟談話却無法掌握全局。我告訴自己，

說我疲倦了，我的法術正處於低潮，仍會恢復的，但事實上，我感覺自己像東方童話中的那名漁夫，他打開了個瓶蓋，放出一個比他強數百倍的精靈。

「很好，」大王說：「我和她的罪惡定會加諸嬰兒身上，他絕不能活下去。你到北方去告訴瑪佳絲，再不然我寫封信告訴她，由你帶去。」

我深吸了一口氣，但他不給我開口的時間，繼續說下去。

「除開你的預言——天知道我若不尊重它就是個傻子——以外，你難道看不出洛特若發現這件事以後，會有多麽危險嗎？事情已够明白了，她怕自己懷孕，爲了顏面，她得去騙個丈夫來，而有誰比洛特更適合？以前她曾要嫁給他，而且我們也知道她要他，何況這是個擊倒她妹妹，使自己既有身份也有名位的大好機會！若不這樣，她父親一死，她就什麽名位也沒有了。」他的嘴抿緊了。「有誰會比我淸楚只要她存心去迷一個男人，那人就一定會乖乖就逮？」

「亞瑟，你說她爲了『顏面』，你總不致於認爲你是第一個同她上床的吧？」

他馬上說：「我從沒有這樣想過。」

「那麽你怎麽知道在你之前她沒有和洛特上過床？怎麽知道她不是早有了他的孩子，而一心爲了奪權才引誘你？她知道尤賽危在旦夕，怕洛特在路格瓦的表現使他失了大王的寵愛，而若是能在你的名下養活洛特的孩子……」

「這僅是猜想，那晚你可不是這麽說的。」

「確實不是這麼說，但是往回想想，這和我的預言同樣吻合。」

「但卻和其影響相差太大，」他厲聲說道：「若這孩子帶來的危險是確有其事，那麼誰作他父親又有什麼關係？光是猜測也幫不了我們。」

「我說你上了她的床以前她和洛特就是情人，這並非猜測。我告訴過你我在諾頓神廟的那晚上作了個夢，夢裏我看到他們在一條荒僻道路旁的一幢房子裏幽會，他們的態度像是多年情侶，這個孩子很可能眞是洛特的，而不是你的。」

「那麼我們整個弄錯囉？我才是她誘騙來挽救顏面的人了？」

「有此可能。你毫無來歷，卻先凌駕於洛特之上，又很快地接替了尤賽，因此她要你去作洛特孩子的父親，但是因爲怕我不得不放棄此一企圖。」

他靜默不語，顯然在思索。「噯，」終於他說：「過段時間自會見分曉，可是我們就這麼呆等嗎？不管他是誰的孩子，都是個危險，用不着先知來告訴……或者某位神來幫助。如果洛特知道——或以爲——我是他長子的父親，你想他的忠心還能夠維持多久？洛郡是關鍵所在，你也知道。所以我需要他的忠誠，非要不可。即使他娶了我妹妹瑪姬絲，我都沒法信任他，現在……」他伸出一隻手。「梅林，這種事每個村子都會發生，爲什麼不能在王室裡發生？去替我到北方走一趟，把事情同瑪佳絲說罷！」

「你想她肯聽話嗎？若她不想要這個孩子，她早就想盡一切法子拿掉了。她同你睡覺可不是

爲了愛，亞瑟，而她被逐出宮廷，想必對你也不會有好感。對我嘛，」我淒苦地笑道：「她的惡意更強，她會當面嘲笑我，更甚的是，她會邊聽我說邊爲她由此而得的權力得意，並且會做出最傷害我們的事。」

「但是——」

「你認爲她勸說洛特娶她，純是爲了她自己，或是要勝過她妹妹？不是，她嫁給他的原因是我破壞了她想毀掉你、想掌握你的計劃；並且也因爲洛特始終在心中是你我的大敵，而她可經由他來打擊你。」

經過一陣令人驚顫的沉寂後。「你相信嗎？」

「相信。」

他抖動了一下。「那麼我仍然是對的，她絕不可以生那孩子。」

「你準備怎麼辦？」

「你會找到法子的，你去——」

「這種事我不幹。」

他站起身子，像是弦斷時弓身倏地撐直一般。在燭光下，他的雙眼閃閃發光。「你說過你是我的僕人，你使我登上王位，你說是天意，現在我是國王了，你就要服從我才行。」

我比他高約兩個手指，以前我也見過許多國王發怒。但他十分年輕，所以我等過段時間後才

輕輕說：「亞瑟，我是你的僕人，但我要先服侍神，請別讓我在你和神之間選擇，我必須讓祂的意旨得逞。」

他盯着我的眼睛好一會兒，然後才深深吸了一口氣，如釋重負地吁了出來。「神的意旨是這樣？是摧毀你說他要我建立起來的這個國家？」

「若神遣你建立它，它就能建立。亞瑟，我不會假作不知此事。我只能要你同我一樣安心等待。現在你暫且把它放在一旁，把事情交給我。」

「你要怎麼辦？」

「北上。」

又過了一段沉寂無聲的時刻，他說：「到洛郡？可是你說你不願去呀。」

「不是的，我只說我不會去做殺嬰之事，但是我可以監視瑪佳絲，或許也可以判斷一下我們該做些什麼。我會捎信讓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隨後又是一陣沉默。他的緊張已消失，於是轉身把腰扣鬆開。「很好。」他本要問問題，却又嚥了回去，只對我笑了笑。疾言厲色之後，他似乎急着想回到昔日信任、親切的態度。「筵席的最後這段時間，你會留下來吧？如果戰事允許，我還得在這兒待八天，才能再度上馬出征。」

「不用了，我想我是得走了。洛特仍然在這裏我走最好，我才可以趁他回到家以前先溜到郊外，等待、觀察，看我能做什麼。你同意的話，我明兒個一早就走。」

「誰同你一起？」

「沒有人，我可以自己去。」

「你必須帶個人，這可不是騎馬回馬利都南。何況你說不定會需要個信差。」

「我可以借用你的信差。」

「還不是一樣……」他已除下腰帶，把它往一張椅上丟過去。「亞帆！」

隔壁房間傳來一個應聲，而後是小小心心的脚步聲。亞帆一隻手臂上吊着一件睡袍，一邊抑止呵欠地走了進來。「王上有事？」

「你一直都在那裏嗎？」我厲聲問道。

亞帆面無表情地伸手打開亞瑟肩上的衣扣，然後舉着外袍，讓亞瑟脫下外衣。「我睡着了，大人。」

亞瑟坐了下來，伸出一隻脚，亞帆蹲下去替他脫鞋。「亞帆，我堂兄梅林明天要到北部，這一番行程會很漫長，並且十分艱苦。我並不喜歡你不在，可是我還是希望你同他一起去。」

亞帆手上仍然拎着鞋子，抬臉朝我笑道：「十分樂意。」

「你難道不服侍王上？」我抗議道：「這麼個特殊的星期——」

「王上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亞帆却只簡單說了這句話，旋又彎身去脫另一隻鞋。

同你一樣。亞瑟雖沒說出這話，但他朝我迅速的一瞥中正是這個意思，此時他又站了起來，

讓亞帆替他繫睡袍的帶子。

於是我也不再堅持。「很好，我很高興你要來。我們明天動身，我得先警告你，我們可能會離開很長一段時間。」我吩咐了一些指示，再轉身對亞瑟說：「我還是走吧。我不知道臨走前能不能再見你。不過我會盡快捎信給你，我可以知道你的行踪嗎？」

「沒有問題。」他突然再度變得嚴肅，好個將領的模樣。「我能否暫借你一會兒？謝謝，亞帆，你走吧，你也得準備準備，打點行李……梅林，來看看我的新玩具。」

「又有啦？」

「又有？噢，你想的是騎兵。你有沒有看過畢威買同來的馬？」

「還沒有，。聽瓦勒瑞說過。」

他的雙眼明亮。「這些馬太漂亮啦！又快又猛，却又很溫馴。我聽人說很少糧食牠們也可以活下去，而且牠們的心臟很強，可以整天奔馳，同你一直作戰到死。畢威連馬夫也一起帶來了，如果這些所言都不虛，我們很快就有一支可以征服全世界的騎兵隊伍了！此外還有兩匹訓練過的種馬，都是白色的，這才眞叫漂亮哩！比我的馬還好。畢威特別爲我選的。在這邊……」他邊說着，一邊領路朝一處用布幕遮的柱廊走去。「我還沒有時間試騎，不過明天我總該可以自由個一兩小時罷？」

他說話像個任性的小孩，我笑了起來。「希望如此。我比大王運氣好，我馬上就要走了。」

「騎你那匹黑色老閹馬，沒錯吧？」

「錯了。騎騾。」

「騾？啊，對，你化裝的。」

「非化裝不可。我以梅林王子的身份，休想進得了洛郡的鐵壁銅牆。」

「好自爲之了。你眞的不要人護送，至少頭一段路？」

「眞的不要。我會很安全的，你要我看的是什麼？」

「是幅地圖，在這。」

他將布幕拉開，幕後是接待室模樣，通往私人的小中庭。火把的光亮照在値勤的守衛矛上，但除此以外，這兒空無一物，連家具也沒有，只有一張巨大的粗粗砍成的橡木桌。這張桌是地圖桌，上頭有一幅黏土塑的模型，有山有谷，有岸有河，極巧妙地塑出，望眼即知鳥瞰不列顚時即是此形狀。

亞瑟顯然對我的讚嘆感到開心。「我就知道你會感興趣！他們昨天才弄完的，很棒吧？你記不記得在沙上敎我畫地圖？這可比用沙堆起山谷要強吧？用沙的話，吹口大氣就整個改變了。自然，我們對地形瞭解得更多之後，這個還可以再造。斯翠塞北方誰也不曉得……可是，那裏才干不了我什麼事哩。至少目前還不是。」他用手指撥着一個雕着像紅色龍的釘子，釘子就在「卡隆」旁。「好，明天你打算走那條路？」

「我想走西邊這條經過戴瓦和不列梅的路。我要到文度蘭答去拜訪一個人。」

他的手指便沿着這條路北移，直接到了不列梅，才停下來，問道：「你可否爲我做件事？」

「十分樂意。」

「走東邊的路，並不會很遠，而且路況通常還算不錯。這裏，看見沒有？如果你在不列梅轉彎，就可以走山徑。」他的手指順着路徑畫着：自不列梅東邊循崔伯河旁的舊路走，然後穿過山路，走下歐利坎那，一直走到約克山谷。再順着得爾驛道經過柯斯屯和哈得連長城繼續北行，進入瑪諾柯托，洛特的京城唐佩廸便在這裏。

「你要往同走去文度蘭答，」亞瑟說：「不過並不遠，而且也不會浪費許多時間。我希望你走平寧斯山峽那條路，我沒有走過，但曾看過報告，謂那條路很好走，你們只有兩個人，應該沒有問題，但是那兒路面破碎多處，騎兵走在其上就很困難了。我會派人修復，同時也要加強那兒的武力……你同意嗎？我們東岸一無屏障面對敵人，萬一他們要攻取我們的東部平原，這裏就正是他們西向進入不列顚心臟地區的途徑。這裏已有兩處堡壘，人家告訴我說這兩處堡壘可以修整得很好。我要你替我去探看一番，不必費時間仔細看，勘查員會給我詳盡的報告。如果你走這條路，我希望你能提供一點意見。」

「好的。」

他伸直了身子，外頭有隻公鷄喔喔啼叫。中庭已呈淺灰色了。他安靜地說：「至於我們提到

的另一件事，就全靠你了，我應該慶幸才是。」他笑道：「現在我們也該各自回房休息了，你還要長途跋涉，我則尚有歡樂的一天。我眞羨慕你！再見，願上帝與你同在。」

第二天，備足了兩天行程的食糧及三匹騾後，我和亞帆便開始北上的路。

我以前也曾在同此情況一樣危險的時候遠行過，在這種情況下，被人認出即會招致大禍，甚至殺身之禍，因此我便迫得精於喬裝，這使得關於「魔法師」的傳說又多了一樣：說我可以隨時消失於空氣中，以逃避敵人。融於大地的方法，我的確十分精通；但事實上我只是帶着某些行業的工具，來到別人想不到王子會到的地方。平常人注意的只是旅者是什麼樣的人，却不管是誰，他們只管他最明顯的技藝是什麼。比方說我想接近宮廷或小酒店，我就化裝成歌手，不過我最常化裝成走江湖的醫生或眼科醫生，我最喜歡化裝成這兩種，不但使我能以醫術救治貧苦人們，同時也可以接近貴族以外的任何人。

此時我便喬裝成醫生。我帶了小豎琴，不過這是我自己要用的，我可不敢裝成歌手，萬一被洛特召進宮中聽我吟唱，可就不妙了。因此我把小豎琴包裹起來，掛在騾子破爛的鞍上，至於膏藥盒和醫療器具，則放在很明顯的地方。

最先的一段路我很熟，但是到了不列梅，且轉向平寧斯山峽以後，四周的景色便很陌生了。

平寧斯山峽是由三條大河河谷造成。其中兩條——華富河和伊沙拉河——是自平寧斯山頂的石灰石流下，蜿蜒東流。另一條河則有無數支流，向西流去，叫作崔伯河。穿過山峽進入崔伯河河谷之後，商人很輕易就可直向西邊海岸及不列顚最後一處有設防的角落。

亞瑟說山峽中有兩處堡壘。我從不列梅的酒店裏頭當地人口中知道，從前在崔伯河河谷開濶通向低地和海岸之處，尚有第三個堡壘，守衛山徑西方的出口，此堡壘本是羅馬人所建的臨時軍營，那兒的泥炭和木造建築定已毀壞、消失了，但我想那兒的路倒值得一看，如果情況還可以，倒能使騎兵從雷其抄這條近路來保衛山峽。

從雷其到歐利坎那，再到約克郡，瑪佳絲定是走這一條路，去與洛特幽會。

就這麽辦！我也要走同一條路，就是在諾頓神殿中夢到的那一條。如果那場夢是眞的——我相信它絕對是眞的——那麽我得知道一些事情。

於是我們過了不列梅，便離開大路，沿着被人遺忘的羅馬石子路登上崔伯河谷，走了一天，便來到行軍營。

誠如我所料，此營中除了壕溝和河堤，以及大門附近腐爛的木頭外，幾乎不剩任何東西。不過它同其他行軍營一樣，地勢絕佳，在一片荒地的側面，而這片荒地可以遠眺原野。山脚下有條小支流，穿過平地流到西方出海。營區處在此種極西的位置，恐怕沒有防禦的功用，但却可以給

騎兵暫駐，或作爲通過山峽突擊的暫時營區。這樣的話，它倒是絕對理想。

我找不到知道這座堡壘名字的人。當晚我寫報告給亞瑟時，只稱它「崔伯」。

第二天我們便前往亞瑟提過的第一處堡壘。堡壘位於一條泥濘小溪的灣口，正靠近山徑的開頭處。小溪注入湖中，這地方便以此溪流得名。據我判斷，這兒雖然破舊不堪，倒可以很快地修復。山谷中有很豐富的林木，並且有許多石頭，泥炭也隨處可得。

到達時已近黃昏，空氣乾燥芳香，堡壘牆壁可供遮掩，於是我們便住宿一夜，第二天上午再開始登上山脊，朝歐利坎那前去。

不到中午，我們已近森林，上了石南地。天氣晴朗，薄霧在閃亮的菅茅間散逸，小溪的水嘩嘩流過石頭的罅隙，注入小河。天空中也有聲響，那是麻鷸朝着草中的巢斜飛下來。我們看到一頭母狼，正叨着一頭野兎，偷偷摸摸地穿過前頭的路面。牠朝我瞥了短暫而漠不關心的一眼，而後隱入霧中。

這條路十分荒凉，狼羣出没的路徑是山地民族喜歡的地方。我一直盯着石子地面上的岩石，却看不出他們居住的屋舍。但是我確信一路上都有人在看着我們。顯然「魔法師梅林」已悄悄上路的消息也一定隨風傳到北方。我並不困擾，因爲不讓這些山地民族知道事情是不可能的，山裏頭來來往往的，他們全都知道。我和他們也早已互相了解，他們也信任亞瑟。

到了這片荒地的頂端，我們便停下來，我四下裏看了看。霧已升高，隨着逐漸變強的陽光消

散了。四周荒地因着灰色岩石和木架，顯得破敗不堪，遠處高原和高山則仍在霧氣籠罩之下。路的左方，地面轉爲寬廣的伊沙拉河谷，河水在羣集的樹木中閃耀。

這並不像我在諾頓神殿夢境中所見的模糊景象，但是却有一塊里程碑，上寫「歐利坎那」，而左邊小徑陡然往下斜，面對着山谷中的樹木，樹葉後頭隱約見到一幢巨宅的牆壁。

亞帆把他的騾子騎到我旁邊，正用手指着。

「早知道我們就可以住得更好了。」

「我看不盡然。露宿還比較好哩。」

他投給我一個好奇的眼光。「你不是沒有來過這裏嗎？你知道這裏？」

「該說我有沒有聽說過這裏，而我想多知道一些。下次我們經過村落或看到牧羊人的時候，你去打聽那房子是誰的好嗎？」

他又瞥了我一眼，但沒有再作聲，於是我們繼續前進。

亞瑟所說的第二處堡壘歐利坎那，只在東邊十哩左右。路是陡斜往下，而後經過一大片沼澤的荒地，但令我吃驚的是，路況竟然絕佳。壕溝和堤防看來都是最近才修過的樣子。伊沙拉河上有一座十分好的木橋，下一條支流的渡口則修建得十分清爽。我們速度很快，因此才黃昏不久便到歐利坎那的一個小城鎮。在近堡壘牆邊一家給要塞人員光顧的酒店中歇下。

我已見過路面和鎮上街道、廣場的井然有序，堡壘牆垣的完好便不足爲奇了。城門和城牆都

堅固，鐵工看來也是新的。我在閒談和酒店晚餐時聽人說的話中，知道在尤賽當政之時，這裏曾建了一座要塞，一方面監視通往山峽的路，一方面注意東邊的訊號塔。這原是緊急措施，在撒克遜人威脅最嚴重的那幾年建的，當時的人至今仍在，這些人不堪回首，士氣渙散，但爲着要塞指揮官仍保留一點效率。這位指揮官，據一個人說，實在該比負責這個陰森、無事的前哨還要受到更好的待遇才是。

要獲得所需的消息，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使這位指揮官知道我，這樣我的報告就可以直接呈給國王。於是我把亞帆留在酒店，拿着亞瑟給的通行證逕自來到。

由守衞讓我通過的速度，看到我襤褸外表毫不驚訝的態度，以及不要我報出名姓和來見指揮官的手續，可以猜得出信差已經來過了，而且這信差還是秘使。若這兒眞是被人遺忘的前哨，那麼能夠勤於來往的信差也唯有密諜了。我開始更加想見這位指揮官。

我被領進去以前，先被搜了身，這是想得到的。而後有兩名守衞護送我穿過堡壘走向總指揮部。四周光線很亮，極目力所及，不論是路面、庭院、水井、操場、工舖、兵營皆是新修整的樣子。我們經過木匠舖、馬具舖，和鐵匠舖。從穀倉的重重掛鎖，我推想倉內一定堆滿了食糧。這地方並不大，但是人手依然不足。亞瑟的騎兵隊尚未組成，這兒就可供他們吃住了。

我被帶到指揮官室，守衞便俐落地退下，一望即知是什麼意思：密諜都是來到這裏的，而且通常都是在這麼晚的時分到達。

指揮官起立迎接我，但並非向我致意，而是衝着大王的徽章。頭一件教我吃驚的事，便是他十分年輕，絕不超過二十二歲。第二件事便是他很疲倦。壓力所造成的皺紋已經爬上他的臉；年紀輕輕便來到這孤寂的前哨，指揮一批厭倦、難駕馭的隊伍；還得隨東岸敵人進攻、退守的形勢隨時提高警覺戒備，如此冬去夏來，沒有人支援，沒有人幫助。似乎自從尤賽四年前派他來此地後，他已經早把自己的一切忘得一乾二淨。

「你有消息要告訴我？」他那平板的音調裝不出急切的樣子，因爲急切早已被挫敗磨光了。

「當我的任務完成之後，我才能告訴你消息，但是我是被派來從你這兒打探消息的，假使你能好心供給我的話。我有份報告要呈給大王，希望信差能在報告完成後盡快送給大王。」

「這可以安排。是現在就要嗎？半個小時信差就可以準備好。」

「不用，這並不急。我們先談談好嗎？」

於是他坐了下來，要我也坐到一張椅子上。他頭一次顯出一點有興趣的樣子。「你是說這份報告關係到歐利坎那？我可以知道爲什麼嗎？」

「當然我會告訴你。大王要我打聽這兒的一切，同時也要知道那個毀壞了的堡，就是人稱湖堡的。」

他點點頭，說道：「我知道。那已經廢棄了幾乎兩百年，是在布里甘新人叛變之時毀的，此後就任由它荒廢。這裏也曾遭到同樣的命運，但是安布勞希後來重新修建了，他也有計劃要修整

湖堡。我是這麼聽說的，若我早獲命令，我說不定還會——」這時他突然住口。「啊，反正……你是從不列梅來的？那麼你該知道那條路北邊有另一個堡壘——已經沒有裝備，只是個空蕩蕩的地方——但是我認爲對於和山峽有關的戰略，那裏也同等重要。安布勞希也看到這一點，他們說的。他知道山峽是他策略中的主要關鍵。」他並沒有特別強調這一個「他」字，但是言下之意很明顯：尤賽不只忘了歐利坎那及其要塞的存在，也忽略了穿過平寧斯山峽這條路的重要性。而這個孤立無援的年輕人卻沒有忽略。

我很快說：「如今新王也看得到它的重要性。他想加強山峽的武裝設備，不只是爲防東面的敵人滲入，同時也要使這條山路可以作爲迅速出擊的道路。他命我來察看有什麼該做的，所以我的報告給王上看過之後，你會看到勘查人員來。我知道國王尚不知這兒一切都已準備好。他會很高興。」

接着我告訴他亞瑟組織騎兵的計劃，他熱切地傾聽，厭煩疲憊早已忘掉，他所問的問題顯出他對東方海岸發生的事所知不少。此外，他對撒克遜人的動靜和謀略也知之甚詳，令人驚訝。

我暫時將這些置於一旁，開始問起歐利坎那的裝備和設施，約一分鐘以後，他站起身走到一個有掛鎖鎖住的箱子，打開盒子拿出筆記簿和文件，原來是我想知道的細節。

我看了幾分鐘，而後才意識到他在等什麼，他一邊看着我，手裏還有其他紙條。

「我想，」他才說卻又猶豫了。過一會兒，他才下決心說下去。「我想尤賽在最後幾年絲毫

沒有想到山峽的道路對未來戰爭中會有何種貢獻。當我被派來這裏——那時還很小——之時，我只認爲這是個前哨，一個練兵的場所而已。這裏比湖堡好，可是也……化了好些時間，才恢復到可以使用的程度……先生，你也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戰爭往北又往南，尤賽國王生病，國家四分五裂，於是我們這裏似乎被忘掉了。我一次次派信差傳送消息，却都沒有回音。所以我爲了命令和——我承認——消遣，便派百姓——大多數是鎭上的男孩，喜歡冒險——出去搜集消息。我這樣是不對的，我知道，但……」他說不下去了。

「你把消息自己保存？」我問道。

「我絕沒有不良的動機，」他急急忙忙地說：「我派了一位信差，帶着我覺得極有價值的情報，但是以後再沒他和文件的下落，所以自此以後我再也不派國王可能不會接見的信差出去。」

「我向你保證，我呈給王上的任何東西，只要能安全送到，定能立刻引起他的注意。」

我們說話的當兒，他一直在偷偷打量我，我猜是比較我襤褸的外表和我毫不隱瞞的態度。他瞥了一眼手中的紙條，緩緩說道：「你有王上的通行證和徽章，所以我可以信任你。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嗎？」

「只要你願意。我只讓你一個人知道，你可不可以答應我？」

「自然。」他說，稍有一絲不耐。

「好，我是梅林．恩利斯，人稱梅林的。我此次是私人旅遊，所以我對外稱是恩利斯，是個

走江湖的醫生。」

「先生——」

「不用，」我很快說：「請坐。我告訴你名字，只是要你放心，你的情報一定會傳到王上耳中的，並且十分迅速。我可以看看嗎？」

他把紙條放在我面前，我拿起來看了看，是城壘的武力分佈藍圖，軍隊和軍備的數目，軍隊調防的時間、配備、船艦……。

我驚訝地抬頭望着他。「這是撒克遜人軍備分佈計劃？」

他點點頭。「而且是最近的。去年夏天我運氣不壞，和一個第三代撒克遜族聯的人聯絡上，他和許多老族聯一樣，希望回復舊秩序。撒克遜人對於誓言是視爲相當神聖的，況且——」他那張年輕的嘴角閃現一絲笑意。「他們不信任新來的，有些後加入族聯的人巴不得富庶的族聯被打垮，就同他們想把不列顚人逐出一樣。」

「這些情報是他那兒來的，你能相信嗎？」

「大概可以。我能查對的，查的結果都是眞的。我不知道王上的情報如何，或新不新，但是我想你可以請他注意這一段——艾利沙和他的兒子——」

「艾利沙的兒子。對了，艾利沙就是我們的老友艾歐沙嗎？」

「是的。他是霍爾沙的兒子。他和族人渥克達從尤賽的獄中逃出去以後，渥克達就死在魯土

培，艾歐沙却逃到日耳曼，召集了渥克達兩個兒子柯勒寧和貝得福攻打北方……這些你可能都知道了，但你可能不知道渥克達在死以前，也在不列顛稱起王了，這個『王』比他從前還是韓吉斯之子時的酋長大不了多少，柯勒寧和貝得福似乎也並不怎麽重視，但現在他們已死……」

「艾歐沙也稱了王。怎麽樣，成功了沒？」

「似乎成功了。他自稱是西撒克遜王，還說他和其子都是遠古某個英雄或半神半人之物的後代。這種說法倒是稀鬆平常，但是老百姓却相信，你看得出，這樣一來，撒克遜人的侵犯要加上一種色彩了。」

「可以改變你剛才說的舊族聯。」

「確實不錯。艾歐沙和薩迪有了些勢力，常講到『王國』……他說屆時會給舊族聯穩定和公理，同時也會迅速逐出後來的加入者，而他說的是眞心話。他使得自己在百姓眼中不只是個聰明勇武的人，更建立了英雄般的傳奇，百姓視他爲法律之頒佈者，他更強到足以推行新風俗。連喪葬習俗都改了……我聽人家說現在他們死人都不用火葬，也不像以前一樣連死者的兵器和陪葬物一起埋着。薩迪說這樣太浪費了。」他又露出正經的笑容。「他們叫祭司用儀式來清理死者的兵器，然後繼續使用。如今他們相信勇猛的戰士用過的矛，會使下一個使用者也成爲善戰的鬬士，甚至更好……而打敗仗的戰士所使用的武器，再度使用時會更加鋒利、勇猛，因爲它可以有第二個機會表現。我告訴你，他可是個危險人物，或許是韓吉斯以降最危險的人。」

這番話使我怵然一驚，便說：「一俟我能够把消息傳給王上，王上就會知道這情況，我向你保證，他會十分注意這事，你也知道這個價値有多大。你多快能複寫一份？」

「我已經有複本了，這些可以拿走。」

「好。我想在你的報告上加些文字，並且把我的湖堡報告寫在一起。」

他拿來書寫用具，放在我面前，然後往門口走去。「我去派個信差。」

「謝謝你，但是請等一等——」

他停下來。我們一直是用拉丁文交談，但是他的用法使我覺得他是西部人。我說：「酒店的人告訴我你叫葛倫提，我冒昧猜想原本是葛倫吧？」

他笑了，這一笑使他年歲彷彿減輕許多。「現在仍是，先生。」

「這個名字，亞瑟一定很高興知道。」我說完便繼續寫報告。

他站立了好一會兒，然後打開門，同外面一個人說話，說完又走回來，走到角落桌邊倒酒，把一只酒杯放到我旁邊。我聽到他吸了一口氣，彷彿要開口，但却沒有說話。

我寫完報告後，他再走到門口，回來時身後跟着個瘦長的人，看來像是才睡醒，但是衣服却已穿妥，可以上路了。他背着一個皮製袋子，袋子上還有重鎖，他把葛倫交給他的包裹收起來，說他現在就可以去，等到上路了再吃東西。

葛倫吩咐他的簡潔命令，再次顯示出他的情報有多正確。「你最好走林登去。此時王上已經

離開了卡隆，正同返林內斯。你到了林登後，就會有王上的消息了。」

那人迅速點點頭便離去了。我才到歐利坎那幾小時，我的報告就已經要送回給王上了。現在我可以盡情把心思用在唐佩廸和那兒的事情上。

不過我得先報答葛倫的大忙。他斟完酒，露出定已許久未有的熱切態度，猛向我打聽亞瑟在路格瓦取得王位的經過和卡隆的事情。我便盡已所能告訴他。幾乎要到午夜巡守時，我才能開始發問。

「路格瓦之後，洛特有沒有從這兒經過？」

「有，不過沒有穿過歐利坎那。大路東邊叉開一條小路，路況很糟，沿着許多危險的沼澤地而行，所以雖然這是北上的捷徑，却很少人走。」

「可是洛特却走，即使他是要南行往約克。是不是想避免被歐利坎那的人看到，你想？」

「我倒沒想到，」葛倫說：「不是，我是說，我到後來才想到……他有幢房子就在小路旁，他大概寧願到那裏去住，也不要到鎮上。」

「他的房子？喔，對，我從山徑看到那屋子，很整潔，但是很孤單。」

「他很少去住。」

「但是你知道他去了？」

「這附近發生的大部份事情我都知道。」他朝上了鎖的箱子比了比。「我就像站在屋子門口的老太婆，除了觀察鄰居的事以外，根本無事好做。」

「那麼我倒該感到慶幸。你該知道洛特到山中這幢房子去見什麼人囉？」

他雙眼盯了我整整有十秒，而後笑道：「一位算得上是王室的夫人。他們各自來，然後分別離去，但是他們一起到約克。」他揚起眉。「你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我有我的刺探方法。」

他平靜地說：「我相信。好了，現在一切都清楚了。洛郡國王陪亞瑟從卡隆到林內斯，而他的新王后在唐佩廸等候臨盆。你知道吧？」

「知道。」

「他們以前也在這兒幽會過，」葛倫點點頭。「現在才看到那次幽會的結果。」

「他們幽會過嗎？經常嗎？幾時開始的？」

「從我來到這裏以後，差不多三、四次。」他的口氣並不像在酒店裏窮扯，純是實話實說。「有一次他們在這兒整整待了一個月，不過他們很機密，這只是我的報告上說的，我們沒有看出什麼。」

我想到那華麗的寢宮。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們早已是情人了。只要我能夠相信我告訴亞瑟的話——那孩子果眞是洛特的——那就成了。不過至少從葛倫話中平靜的語氣可以判斷出，到目前爲止，大多數人都是這麼猜想。

「如今，」他說：「愛情仍然戰勝了政治。我可否冒昧請問大王是不是很生氣？」

他該得到誠實的答覆，於是我便告訴他。

「他自然大發雷霆，不喜歡這樁婚事如此造成，但是他現在也看得出這樣對大家都好。瑪佳絲是他異母姐姐，所以他和洛特的聯盟必能穩固。而瑪姬絲也可以選擇其他婚事。」

「雷其王國的。」他立刻說。

「有可能。」

他笑了笑，任此話題就此終止。我們又談了一會兒，我便站起來要走。

「請告訴我，」我問他：「你的情報有沒有告訴你梅林的行蹤？」

「沒有。只提到兩名旅人來到，但沒有說他們是誰。」

「也沒有說往那裏去？」

「沒有。」

我這才感到滿意。「我想不用我堅持別讓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吧？你可不能在報告中提到我倆的會面。」

「我了解。先生——」

「什麼事？」

「你對崔伯和湖堡的報告，你說勘查員隨後就會來。我想我若先派工作隊去，倒可省掉他們

的時間，我們可以先清理、收集木材和泥炭、採石、挖壕溝……如果你能下令准許我們的話。」

「我？我又沒有權力。」

「沒有權力？」他呆呆地覆述著，而後笑道。「對，我知道了，我不能以梅林的命令吩咐下面，否則別人會猜想我怎麼得到這命令的，而他們或許會想起有個叫賣膏藥的旅者……唉呀，既然這個旅者帶給我大王的信，我的命令想必也夠了。」

「非這樣不可。」我同意，於是心滿意足地離去了。



於是我們往北行，走到了約克以北的大路——人稱得爾驛道的——後，行路就十分愉快，我們的速度也相當快。有時我們在酒店打尖，但是天氣一直晴朗炎熱，所以我們時常繼續騎到天色全沒有了才停，並且露宿在路邊長滿花草的矮叢中。晚飯後，我彈琴歌唱以自娛，亞帆則靜靜聽着，在火化爲灰燼，星星閃亮之際做着自己的夢。

他是個好同伴。我們還小的時候就認識了，當時我和安布勞希在不列塔尼，安布勞希招兵買馬打敗了佛提吉恩，以後又征服了不列顛，亞帆則是我家庭教師柏雷西的男僮。在一個古怪而殘暴的人手下工作，日子並不好過，柏雷西死後，尤賽便把亞帆納入麾下，而他也終於知道自己一

輩子都將孤寂度過，或是作別人的伴侶。多年作柏雷西的變童，給他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一天夜晚，我作了一首歌，便向着威諾維亞北方的一片低丘唱着。這兒許多小河在皆是森林的山谷中蜿蜒，大路則在較高的平地上，穿過金雀花和羊齒叢，經過石南荒地，上頭只有松、赤楊，和一叢叢的銀樺。

我們露宿於此矮樹叢上，地面十分乾燥，細瘦的樺樹幹在暖和的夜晚靜立不動，作我們的帳幕。

下面就是這首歌，我取名叫「放逐之歌」，此後我也聽過許多改編的曲子，是由一位著名的撒克遜歌手改編的，但是最初是我作的。

沒有伴侶的人，
總在尋覓
創造者——神——的慈悲
與榮耀。
悲哀啊，虔誠的人，
活得比他們的神祇還久長。
只使他們眼見這世界白白浪費，

如猛風吹塌了牆垣，
似空蕩蕩的城堡，
白雪飄進窗框，
飄上了床，
飄到了壁爐石頭上。
唉，亮閃閃的金杯！
唉，大張筵席的廳堂！
唉，保護
羊欄和蘋果園，
不使狼爪侵犯的寶劍！
殺狼者已死。
制法者已死，護法者已死，
僅剩那狼、還有鷹以及烏鴉，
如今稱起了王。

我在音樂中失了神，彈完最後一個音符，抬起頭，却爲兩件事吃了一驚：一是坐在火旁的亞帆全神貫注地聽，臉上還有淚水；另一件事是，我們來了幾個同伴。我和亞帆都凝神於樂曲中，全沒注意兩名旅者踩過柔軟的青苔走過來。

亞帆和我同時看到他們，他立刻抽出小刀，站了起來。不過顯然這二人沒有傷人之意，所以我尚未叫他收回刀子，來人尚未笑着伸出安撫的手之前，他便把刀放回鞘中。

「先生們，我們沒有惡意，絕無惡意。我喜歡音樂，你的天份不錯，確實不錯。」

我謝了他，他彷彿把我的話當成邀請，便走近火邊，坐了下來。同他一起的男孩感激不盡地卸下肩上的包包，也依樣坐下。他坐得離火較遠。在這漆黑的夜晚，一股凉風吹起，使得柴火的温暖十分宜人。

新來的人是一個個兒矮小的老者，蓄着一把乾淨的灰鬍子，在一雙棕色近視眼上頭，是一對桀傲不馴的眉毛。衣服因爲長途旅行顯得舊，但倒還乾淨，外衣質料很好，便鞋和衣帶都是皮製的。令人驚異的是，他的皮帶扣竟是金的——或是厚厚鍍上金的——式樣十分別緻。外衣用一枚圓盤形胸針別住，胸針也是金的，形狀十分美麗，飾有金銀絲細工。那男孩子——起先我以爲是他的孫子——也是類似的穿着，唯一的飾物是頸上細鍊上的護身符樣的珠寶。他彎身把毯子攤開好睡覺，當他的袖子滑回去時，我看到前臂上有一條起皺的舊疤痕。這麼看來，他從前必是個奴隸了。不過從他遠離營火、靜靜忙碌地收拾行李的樣子看來，他現在仍然是奴隸。老頭兒是個有

錢人。

「你不介意吧？」老頭兒問道。我們樸實的衣着和簡單的生活——床單鋪在樺樹下、簡單的盤碟和飲水的牛角、以及用來作枕頭的破舊鞍袋——已告訴他我們是頂多同他一樣的旅者。「我們在幾哩前迷了路，聽到你的歌聲，看到你的火光，眞使我們感激不盡。我們想你們大概離路不遠，剛剛男孩告訴我說路就在那一頭，多謝渥肯的火光引導！這片荒地在白天都還好，但天一黑不論人獸都很危險……」

他繼續說着，我朝亞帆點點頭，他便起身拿了個酒瓶，遞給來人，但後者却拒絕了，並帶點自滿的神氣說：

「不用，不用，不用。謝謝你，我們有糧食，不用打攪你們——只想與你們共享這火，並且作個同伴，可以嗎？我叫貝爾坦，我這位僕人叫尼尼安。」

「我們是恩利斯和亞帆，歡迎你們來。你們不要來點酒嗎？我們帶的夠多呢。」

「我也帶着有。事實上，如果你們二人不肯賞光同我一道喝的話，我可會不高興的。這酒眞好，我希望你們也會有同感……」而後他轉頭朝肩後喊：「帶食物來，快點，並且給兩位先生一些指揮官送的酒！」

「你們是不是從很遠的地方來？」我問他。行路的規矩是，不能直接問人從那裏來，或要到那裏去，但是對方也有個規矩，一定得告訴你，即使他的話是假的也可以。

貝爾坦邊啃着男孩給他的鷄腿，毫不猶疑地說：

「從約克來的，我在那兒過冬，經常在這時候以前就上路的，可是在那裏等了好一會……那裏人來人往，好不熱鬧……」他嚼了一大口鷄，嚥了下去，話就說得清楚多了。「這個時候非常景氣，生意好得很，我才待了下去。」

「你走卡崔斯那條路來的？」他一直說着不列顛語，於是我以舊名來問他，羅馬人稱那地方爲卡崔大。

「不是，是走平原東邊那條路。那條路我可眞不敢恭維，我們本來很高興走上這片荒地，直往威諾維亞的得爾驛道，誰料這個笨蛋——」他用肩膀朝那男孩聳聳。「沒看到里程碑。我非得仰仗他不可，我的視力很差，只能够看到鷄腿這麼近距離的東西。好啦，這傢伙又給我像平常一樣，只看天上的雲，根本不去看路，黃昏時我們就不知道自己在那裏，也不知道有沒有走過了城鎭。我們現在有沒有過了頭？恐怕我們一定過頭了。」

「是的。我們在下午較晚時已經經過了。很遺憾，你在那兒有生意嗎？」

「我的生意在每個城鎭都有。」

他的語氣一點也不焦慮。我很高興，爲那男孩慶幸。男孩正在我手邊聚精會神地倒酒，我判斷貝爾坦定是個愛嚕囌、小題大作的人，尼尼安倒看不出一絲懼容。我謝謝他爲我倒酒，他抬眼望着我笑了笑。這時我才發現我錯怪了貝爾坦，他的嚴責不是沒有道理，顯然這男孩工作似乎頗

認眞，心思却不曉得溜到那兒去了。他那迷濛的甜甜笑容是發自夢境中的。他的灰眼在月光和火光的暗影下，四周鑲上煙幕般的黑暗。這雙眼睛，以及他動作某些看不見的優雅，可眞熟悉……我感覺夜風襲上我的背，而頸背上的汗毛也像夜行猫的毛一樣豎了起來。

而後他不發一語地轉身，彎腰站在亞帆旁邊，手裏拿着酒瓶。

「嚐嚐看，先生。」貝爾坦催促我。「這是好酒喔！我從一個要塞軍官那兒得來的，那裏是愛伯……誰知道他是怎麼弄到那地方的，不過最好還是不要問噢？」他又啃起鷄腿，並迅速眨了眨眼。

酒眞是好酒，香濃、馥烈、深黑，跟我在高盧或意大利喝的任何酒比起來，都毫不遜色。於是我對貝爾坦稱讚了一番，說時心中猜測他做了什麼事，才能得到這麼好的報酬。

「啊哈！」他又是同樣自得地說：「你在猜我做了什麼，能從他手裏騙到這種好東西，是不是？」

「呃，是的。」我笑着承認。「你是魔術師嗎？所以你猜得到我想什麼？」

他咯咯笑道：「可不是那種。不過我知道你現在在想什麼。」

「是嗎？」

「你在想，我是不是國王的魔法師化裝出遊，我敢保證絕不是！你想要從維楚手裏騙酒喝，一定要他的那種魔法才能够……而且梅林走的路和我一樣，人家說你會以爲他只是個行商，頂多

帶個小僮罷了。我說的對不對？」

「對酒的事倒確實沒錯。那麽我想你還不只是個『行商』囉？」

「可以這麽說。」他又自認了不起的點點頭。「可是說到梅林，我聽說他離開卡隆了，沒有人知道他到那裏，去做什麽，不過他一向就是這樣。約克的人說大王在月底就要同林內斯，可是加冕典禮過後，梅林就失踪了。」他把眼光從我轉到亞帆。「你們有沒有什麽消息？」

他的好奇也只不過是旅行商人很自然的閒談，這種人是最會傳佈消息的人，他們每到一處，就喜歡四處探掘新聞，並視這些新聞爲珍貴的現貨。

亞帆搖搖頭，面色木然。男孩子尼尼安根本沒在聽，只轉頭到漆黑而芳香的荒野去。我聽到一隻鳥在巢裏發出斷斷續續的叫聲，男孩臉上的欣喜出現又消失了，像照在我們頭上掠動樹葉上的星光一樣逐漸消失。如此看來，尼尼安似乎有逃避喋喋不休的主人和一天苦工的方法。

「我們從西部來，是的，從德瓦來。」我把貝爾坦所要問出的消息告訴他。「但是我的消息比較舊，我們走得很慢。我是個醫生，爲了工作，根本不可能走得快。」

「這樣嗎？噢。」貝爾坦快活地啃着大麥餅。「反正當我們到柯橋時，一定會聽到些消息。你們也要往那兒去嗎？很好，很好。你不用怕和我同行！我不是魔法師，絕不是化了裝的，即使瑪佳絲皇王的人要遂我黃金，或要把我用火燒死，我也會想法子來證明！」

亞帆敏捷地抬頭看我，但我只說：「怎麽證明？」

「我的行業就證明得了。我也有我的魔法。雖然人家說梅林本領大，我的技術可是沒受過訓練的人不可能裝得像的。而這——」說時，他透出同樣滿足快活的神態。「要學上一輩子的。」

「我們可以知道那是什麽嗎？」問這問題只是禮貌，這個時刻正是他小小心心經營了許久才達到的。

「我表演給你們看！」他吞下最後一點餅，斯斯文文地揩了嘴，又喝了一口酒。「尼尼安！尼尼安！等會你有的是時間好做夢！快把東西拿出來，添點火，我們需要光亮。」

亞帆走到他身後，丢了束柴薪到火上，火苗跳動得老高。男孩拿來一大捲軟皮，到我身旁跪下，解開繩索，把皮革攤開在火旁地上。

這一攤開，就是一陣耀眼閃爍的光亮，金子映着舞動豐潤的光；黑紅二色的瓷釉；珍珠色的貝殼；柘榴石和藍玻璃。而羔羊皮上則釘着許多珠寶首飾，全都製得巧奪天工，我看到胸針、別針、項鍊、護身符、鞋扣、腰扣，還有一套眩目的銀色橡實，用作女人腰帶之用。他別着的胸針大多是圓形的，也有一兩個是老式的弓形式樣，還有些動物圖樣，其中有條非常細緻彎曲的龍形動物，是柘榴石的製品，而且還有格子形花紋，鑲有金屬細絲。

我抬頭只見貝爾坦急切地望着我，於是我便說出他想要聽的。「這個工眞細緻。好美麗哪，同我見過的一樣好。」

他就開心地笑了起來。既然我已知道他的身份，就可以安心了。他是個手藝匠，手藝匠賴讚

美爲生，正如蜜蜂要靠花蜜爲生。他們也不關心他們藝品以外之事，貝爾坦根本不在意我的職業是什麼。他的問題都是無害的，不過是個好打探的旅行商人罷了，而路格瓦事件旣然仍是每個火堆邊談話的資料，有什麼話題會比梅林的行蹤更適合呢？很顯然他根本不知道在同誰說話。我倒是出於眞誠的興趣問了些首飾的事，因爲我總盡可能去知道別人的技藝。他的回答使我不要多久就知道，這些首飾確實是出於他的手，所以這酒是他的酬勞便可以解釋了。

「你的眼力，」我問：「是不是因爲這個工作才壞了的？」

「不是，不是。我的視力雖然不好，但靠近了工作却很管用，對我的工作而言這還算是我的福氣哩！即使現在我已經不年輕了，我還是可以看到很細小的地方，但你的臉孔對我却是模糊不清，至於四周這些樹——我猜它是樹吧……」他笑笑，聳了聳肩。「所以我才用這個好作夢的懶孩子，他是我的眼睛，沒有他我簡直無法動，說起來，有他眼睛看着，我能到這裏還算是幸運的呢，這個小笨蛋！這兒可不是能離開大路，穿過沼澤的地方！」

他的尖酸已是家常便飯，所以尼尼安根本不理會，他利用我看首飾的機會，好好在火邊待了個够。

「現在呢，」我問這名金匠。「你這些成品已够得上朝廷的水準。質地太好，市場上根本用不上。你要把這些帶到那裏去？」

「用得着問嗎？到洛郡的唐佩廸。那兒的國王才剛結婚，王后同五月花一樣嬌，我自然會有

生意。」

我把雙手伸向溫暖的火光處。「啊，是的，」我說：「結果他娶了瑪佳絲。跟一個公主訂了婚，却跟另一個公主結婚。我聽說了些。你當時在嗎？」

「在。每個人都說該怪洛特，瑪姬絲公主已經够美麗了，又是嫡生，可是另一個——唉，你也知道人家怎麼說的。沒有一個男人能够離她很近而不想同她上床的，更何況洛郡的洛特！」

「你的眼力有這麼好，能知道這些嗎？」我問他，這時我看到亞帆在笑。

「我不需要眼力。」他粗獷地笑道。「我有耳朵，我聽到別人的話，有一次我接近她，聞到她的香水味，也看到陽光下她閃耀的頭髮的顏色，還聽到她嬌俏的聲音。我就問我男僕她長得怎麼樣，於是我就特別爲她打製了這條鍊子。你想她丈夫會向我買嗎？」

我輕觸這條可愛的鍊子，是金質的，每個金環都像絲線一樣纖細，上有珍珠和黃水晶製的花朶，嵌在金絲花邊上。「他不買才傻哩！如果瑪佳絲夫人先看到它，他更會買了。」

「我也認爲是這樣。」他笑道：「等我到了唐佩廸，她應該已經恢復健康，並且想要些好東西了。你知道吧？整整兩個星期前她已生產，早產。」

亞帆突然靜止下來，使得沉靜有如叫喊一般驚人。尼尼安抬起頭來，我只覺神經緊繃。金匠也感覺到對他的注目嚴肅多了，顯得十分快活。「你們沒聽說嗎？」

「是的。我們從過了伊蘇以後，就沒在城裏住過。兩星期前？這消息確實嗎？」

「確實。對安慰有些人來說，是太確實了。」他笑道。「我從沒看過這麼多人在數着他們的手指頭！他們雖是好心好意在算日子，却也算出來，這孩子是九月才受孕而成的。那，」他像在說閒話。「是在路格瓦，尤賽國王逝世之時。」

「我想是吧，」我故作漠不關心地問：「洛特國王呢？我最近聽說他到林內斯，去和亞瑟會合。」

「這是眞的，他去了。他到現在可能還不知道這消息。我們這消息是在東邊路上艾飛過夜時聽來的，她的信差就走那條路，他是說這樣子可以免得麻煩，不過我相信人家要他不必急。洛特王得知生產消息之時，也不會那麼快，畢竟他結婚也沒有多久。」

「孩子呢？」我呆呆地問：「是個男孩嗎？」

「是啊，據說身體多病，所以洛特雖然急，還是沒辦法有繼承人。」

「啊，」我說：「反正他有的是時間。」我把話題轉開。「你帶着這麼多貴重物品旅行，難道不害怕嗎？」

「我承認是有些害怕。」他坦白說：「是的，是的，確實是。你一定也了解，通常我把店關起來，開始夏季販賣旅行之時，我只帶些人家在市場上愛買的東西，充其量是些給商人妻子的俗麗首飾。誰知運氣不佳，來不及把這批珠寶趕在瑪佳絲王后北上以前呈給她，所以我必須在後頭追趕她。現在我和你這樣一個誠實人遇到一起——我不必是梅林那樣的魔法師，就看得出你是個誠實人，同我一樣是個正經人。請你告訴我，我明天還能有好運，能和你一道嗎？你可以陪我們到柯橋嗎？」

這一點我已經打定了主意。「你願意的話，可以陪你們到唐佩廸。我要往那裏去，如果你們在半路上要賣首飾，也很好，我最近才得到消息，我不必急忙趕去。」

他很高興，幸而沒有看到亞帆詫異的神色。我方才決定，此人對我很有用處，據我判斷，他若沒有一點瑪佳絲會看看這些首飾的保證，絕不會貿然久待約克打製這些他拿給我看的首飾。他又歡歡喜喜地說下去，幾乎不用任何鼓勵，我終於從他話裏發現我的猜測是對的。他想法子引起瑪佳絲女僕凌蝶的興趣，並以一兩樣漂亮的小飾物爲報酬，要她把他的成品向王后介紹一番。貝爾坦本人沒有去，而要凌蝶拿一、兩件首飾給女主人看，凌蝶也向這金匠保證女主人饒感興趣。金匠說了這些，我讓他再說些，再不經意地問他：「你說到瑪佳絲和梅林之間的事。她是不是派軍隊去找他了？爲什麼呢？」

「不是的，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是說玩笑話。我在約克聽人家說梅林和她在路格瓦曾有爭執，所以現在她提起他總是恨恨的，而以前她說到他的法術，總是十分羨慕。自然，近來百姓也都在猜測他的行踪。反正不管她是不是王后，她對那樣的奇人也造不成什麼傷害。」

我想：而你也幸而視力不佳，否則我就得小心謹愼了。我很高興能遇到他，我一直呆呆地想着，直到最後連他也覺得該去睡了，我們便把火轉小，各自在樹下捲入毯子裏了。有他在，我的

化裝更能使人相信，而且即使他不能作我的眼睛，也可以把瑪佳絲在宮中的消息告訴我。而作他眼睛的尼尼安呢？冷風又吹上我的頸背，將我的思考吹散，有如太陽驅走了陰影。這是什麽？預感？被人淡忘了的法力在蠢蠢欲動？不過連這個猜測也隨着夜風拂過樺樹樹幹，最後的柴薪化爲灰燼而消失了。跟着而來的是個無夢之夜。至於唐佩廸甫初生即孱弱多病的嬰兒，我連想也不願想，只希望他活不長，使我沒有任何麻煩。

但我知道這個希望終是落空的。

10

從威諾維亞到柯橋所在的城鎮才不過三十哩，我們却走了六天，因爲我們不走大路，專走些迂迴甚至難行的路，往各個村落、農莊造訪。

因爲沒有必要急促，這一段路走得非常愉快。貝爾坦顯然很喜歡我們作陪，尼尼安的工作也因爲我們的騾替他馱物而輕鬆多了。金匠還是嘮叨個不休，不過他心腸倒不壞，而且對工作小心翼翼，誠實不欺，這是很使人尊敬的。在窮困的地方，我們的行程常因他化在工作上的時間——修理——延後；至於在大的村莊或酒店裏，他自然更是成天都沒有空。

尼尼安也很忙，但在行程中和晚上火邊，我們兩人却建立起一種很奇異的友誼。他始終很安

靜，可是自從他發現我對鳥獸生活方式相當瞭解，加以我的醫術使得對植物也知之甚詳，更能看星星以辨方位後，他就盡可能接近我，甚至還會向我發問。他很喜愛音樂，聽覺也很敏銳，所以我開始教他替我的豎琴調音。他不會認字也不會寫字，但看得出只要他產生興趣，假以時日和適當的老師，他的知識和聰慧便會成長。到了柯橋時，我也已經自忖能否作他的老師，以及如他主人允許，他可否作我的僕人。心中既有主意，經過採石場或農莊時，便時常留意有沒有奴隸可以買來侍候貝爾坦，而勸他把尼尼安釋放了。

但那團濃雲却依然壓抑着我，那徬徨不定模糊而陰冷的預感，使我不安且驚惶，麻煩事就在附近，隨時伺機突擊。過了一段時間，我終於放棄去猜測災難會在何處降臨的念頭。我確信這和亞瑟不會有關，而如果這會關係到瑪佳絲，那麽我有的是時間讓它來使我操心。即使在唐佩廸，我想我也會安全，瑪佳絲心裏頭忙着想別的事——至少是她丈夫的歸來，因爲他可以同別人一樣算算嬰兒生出的日子。

這個麻煩可能並不是重要事，只是使人不快罷了，而很快就會忘了的。當神將預知的陰影閃過光亮之處時，不論這片暗雲是預報破壞一個王國，還是預報一個嬰兒將會在睡夢中被殺死，都很難說。

終於來到柯橋，柯橋位於哈得連長城南邊起伏的原野上，在羅馬人統治時代，這地方叫作柯斯屯，有一座固若金湯的堡壘，正在南方得爾驛道與東西向的阿利卡拉大道交叉處。過了一段時

間，這處得天獨厚的地方便有百姓屯墾定居，不久後便成爲一個繁忙的城鎮，接納不列顚四角而來的交通、百姓、軍人。現在這堡壘已破爛不堪，其中的許多石頭都被人強侵去建造新的房子，但在此之西，一片以波恩河爲邊的斜坡處，新城在成長、繁榮，有住家、酒館、商店，還有個羅馬時代以來最繁榮的市場。

這地方因之得名的這座羅馬橋仍然存在，位於波恩河北下注入泰恩河之會口處，會口處有座磨坊，橋上的木頭因常承擔穀物而不住呻吟。磨坊下頭是一座碼頭，可以泊船。波恩河實際没有多大，藉着險陡的水勢推動水車輪，泰恩河倒是又寬又急，此處流過亮閃閃的圓石，兩岸是美麗的樹堤，河谷寬濶肥美，在玉米樹中長滿水果樹。這片長滿花草的綠地斜上北方便是荒地，多風的大片天空下，藍色湖水在陽光下霎眼。到了冬天，這兒一片荒凉。高處搅盪的只有野狼和野蠻人，有時離房舍過近，但夏季這裏就非常美麗，林中充滿了鹿，天鵝則成羣結隊游過湖面。荒地上的空氣也因鳥鳴而閃閃發亮，燕子和閃亮的翠鳥更使山谷也鮮活了起來。沿着玄武岩的邊緣便是哈得連長城，只見它隨勢起伏延伸，又因它俯視這片原野，所以從任何角度看過去，都看得到綿延東西的遠處藍色褶子，直到它消失在模糊的天際。

這不是我以前知道的地方。我走這條路，是因爲我要拜訪別人，誠如我告訴亞瑟的。他是我父親的文書之一，我起先在不列塔尼認識他，後來則在温徹斯特和卡隆又見過，自從安布勞希死後，他便退休到諾桑比亞安養天年，用我父親給他的年金買了阿利卡拉路旁靠近文度蘭答的一個

地方，還買了些強壯的奴僮好工作。他便在此種些稀有植物，寫一部歷史書，他名叫布雷。

我們在舊城區一家酒店住下，這裏靠近原先堡壘的外緣。因爲貝爾坦突然間牛脾氣發作，怎麼都不肯付過橋費，我們只好渡過距橋半哩的下游處渡口，再沿河走過了鐵匠舖，經舊的東門走進城裏。

走到城裏，夜幕已經落下，我們便找到一家酒店住下，這酒店倒很高尚，也離主要市集廣場不遠。時辰雖然不早了，路上仍是熙來攘往。僕人在水槽盛水時，不住嘰喳交談，從他們的話聲笑語中，間也傳來一股噴泉的凉意，附近有戶人家裏有個女人在唱着紡織歌。貝爾坦對於明天的交易感到士氣高昂，事實上當晚餐用過後就開始在酒店作起生意來了。我没有在旁看他做生意，亞帆說靠近西牆有家澡堂仍然可用，我就到那兒去消磨一晚，待清爽後就上床了。

次晨，我和亞帆坐在酒店旁一株巨大篠懸木的樹蔭下用早餐。這天一定很熱。

即使我們起得這麽早，貝爾坦和他的僕人還是比我們早。貝爾坦已經給他的攤子找了個十分巧妙的地方，靠近水槽，他或是尼尼安已在地上舖了張燈心草蓆，蓆上擺了些能吸引平常百姓眼睛和錢包的俗麗飾品。至於那些精製的上品，則藏在袋子裏。

貝爾坦對每個經過的人都說個不休，即使那人只是停下來一會兒看看東西，並且還把珠寶的製造的各種細節都不厭其煩地敍述。男孩則一如往常般平靜，只是很耐心地把人家弄亂和看後隨便丢在蓆上的物品重新排好，並且收錢，有時候也收一些交換的食物衣服之類的東西。其他的時

問，他則交叉着雙腿，縫着鞋上磨損之處，在路上這曾使他吃了不少苦頭。

「還是這一件吧，夫人？」貝爾坦對着一位手上拿着一籃蛋糕的圓臉婦人說道。「這個我們管它叫格子工，或是圍花工，非常漂亮吧？這個技藝我是在拜占庭學來的，請相信我，即使在拜占庭，你也找不到比這更精緻的工……這也是同樣的式樣，我看過金子做成這種式樣，由全國最嬌美的夫人戴着的。這個嗎？夫人，這是銅的——價錢也就較便宜，但是同樣精細——裏面也是一樣，您看得出來……看看它的色彩，尼尼安，把它拿起來對着光，你看看它有多光亮，清晰！看看銅環有多亮！還可以把色彩各自分開……是的，銅線，非常細緻！你必須要先把它按形狀放好，再把顏料倒上去，銅線就會像牆一樣，把形狀固定好。噢，不，夫人，不能用這種價錢！這是玻璃的不錯，可是我保證你絕沒看過有比這更漂亮還有顏色的珠寶了。玻璃是我自己做的，技巧十分熟練——不過你早上沒有時間，我看得出來，夫人。尼尼安，把那隻小母鷄拿給這位夫人看，或者您比較喜歡馬……就是那個，尼尼安……看看，夫人，這色彩難道不美嗎？我懷疑在這麽大個地方裏頭你能不能找到可與它匹敵的東西，而價錢只要一個銅板。事實上，這個胸針裏的銅和你給我這個銅板差不多一樣多哩……」

這時亞帆牽騾出現了。我們已經要到文度蘭答去一趟，明天同來，而這段時間，貝爾坦就和他僕人在鎮上做生意。我付了早餐錢，起身去向他們告辭。

「你們現在就走？」貝爾坦問着，眼睛却沒離開正在手中翻轉看着的婦人。「那麽祝你旅途

愉快了，恩利斯，希望明晚就能見你同來……不用，不用，夫人，我們不要吃你的蛋糕，雖然看起來很可口。今天特價一個銅板，啊，多謝多謝。你不會後悔的。尼尼安，去替這位夫人把胸針別上……眞像王后那樣雍容華貴呢，夫人，我向你保證。眞的，伊格蓮王后本人——她可是全國最美麗的女人呢——都會羨慕你呢。尼尼安！」最後一句是婦人離開後說的，他的聲音又回到平常的嘮叨了。「別儘流口水站在那！把銅板拿去，買雙新鞋。我們往北去的路上，可不能再像來時那樣拖個開口的鞋噼哩啪啦一跛一跛地走了——」

「不要！」我沒有意識到自己開口，直到看到他們瞪着我，我不知道什麽使我又意猶未盡地說：「貝爾坦，讓他吃蛋糕吧！鞋子他還可以對付，你看看，他餓得那樣子，而現在太陽都好大了。」

金匠瞇起眼正視着陽光，終於他竟然出我意外地點點頭，粗嘎着嗓子對尼尼安說：「好吧，你去吧！」尼尼安綻開了笑容對我望了一眼，便衝進人羣去追那個市集婦人了。我以爲貝爾坦會質問我，但却沒有。他只是把貨品重新排好，說：「你是對的，我絕不懷疑。男孩子永遠是肚子餓的，他人很好，又很忠心。如果必要，他也可以光脚走，但是最起碼要讓他肚子塡飽。我們也不常吃到甜食，蛋糕聞起來確實美味。」

我們沿河西行時，亞帆口氣關切地問：「老爺，怎麽啦？有什麽事使你不快？」

我搖搖頭，他便不再說話，但他必定知道我騙他，因爲我自己都能感覺到頰上淚珠在夏日風

中冰冷異常。

布雷在一幢整潔的黃色小石屋中接見我們，這幢小屋附近有個小庭院，蘋果樹修剪得與牆齊高，玫瑰花更掩住了十分時新的方柱。

很久以前，這幢房子是一個磨坊主人的，附近有條溪流，河床很陡，但水勢被淺的水梯所控制，兩岸高堤上有羊齒和花朵。房屋下方幾百步處，溪流消失在山毛櫸和榛木造成的天棚之下。在這片林地之上，也就是屋後陡坡上方，一個有圍牆的花園裏便是這位老先生珍貴的植物，而完全展現在陽光下。

雖然我們已許久不見，他還是一眼就認出來了。他自己住，有兩名園丁，一個婦人帶着女兒爲他照顧房子和燒飯。她先被叫去整理床舖，而後又到厨房火盆去罵人。亞帆去把馬逕到馬廐，我和布雷便輕鬆自在地談着。

北方日落得晚，晚飯後，我們就來到俯視溪流的平地上，白日的温暖仍然能從石頭中感覺得到，夜晚的空氣中可以嗅到柏樹和迷迭香的味道。樹林深處的暗影中，間或可看到一座雕像在閃亮。不知何處有隻畫眉鳥在唱歌，聲音聽來像夜鶯，只是還要渾厚。身旁的老先生正談到往日事蹟，一口純正的羅馬拉丁語，聽不出一點口音。這是個像由意大利借來的夜晚；我倒像再回到年輕時，重作義大利之旅。

我就這麽說，他聽後快活地笑了。

「我也喜歡這樣想。誰都想把握住盛年時的價值。你知道在我有幸爲令尊服務以前，曾在那兒求學過？那幾年，啊，可眞是好，不過人一上了年紀，就老愛回想過去，老愛想。」

我很禮貌地說這是歷史學者的一大好處，並且問他可否讀些他的作品給我聽。我早已注意到柏樹旁的石桌上有盞點着的燈，手卷就放在燈旁。

「你眞願意聽嗎？」他立刻往那個方向走去。「我確信其中某些部份定能使你非常感興趣，而且這部份你還可以爲我添加不少內容，我相信。正好我這有，這一卷，是的，就是這一卷……我們坐下來好嗎？石頭很乾，這個晚上倒也還温暖，我們到玫瑰旁應該不會怎麽樣吧……」

他要唸的這一段是安布勞希返回大不列顛後所發生的事，當我在別處之時，他和我父親很親近。他唸完後便開始發問，我都詳細回答與韓吉斯在康尼堡決戰及其後攻陷約克並重建的情形。我也把尤賽在愛爾蘭與吉洛曼作戰的經過告訴他。安布勞希待在温徹斯特之時，我正和尤賽在一起，布雷和安布勞希在一起，因此父親死時情形，我必須向他探問。

他又告訴我：「我現在仍然看得到温徹斯特那張巨大的龍床，御醫和貴族紛立其側，令尊枕着枕頭，幾乎不行了，但是神智還很清明，在對你說話，好像你在那裏。我就站在他旁邊，預備隨時寫下需要的話，而且不止一次望着龍床床尾，想像你在那裏，而那段時間，你正從愛爾蘭帶巨石回來作他的墓石。」

他點點頭，像是要繼續述說許久以前的故事。我把他帶到現實來：「你的歷史寫到了什麼時候？」

「噢，我想把所發生的事全都記錄下來，但是我現在已不再居要津，只得靠鎮上的談話和來看我的人所說的來寫，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漏寫了多久。我也有訪員，但是他們有時候也很隨便，唉，現在的年輕人不像以前了……梅林，你來了，這眞是個大好機會，對我而言非常重要，你要留下來吧？隨你要住多久都可以，你可以看得出我們生活很簡單，但這種生活很好，而且我們還有好多可談的，太多了……你還一定要來看看我的葡萄籐，哇，這可是非常好的白葡萄，熟起來好甜呢。這裏的無花果和桃子都長得不錯，我從義大利帶來的石榴也長得很好。」

「這次我恐怕不能久留。」我倒是眞正感到遺憾地說：「明天早上我必須前往北方。但是只要可能，不久以後我還會回來，並且帶回更多可以告訴你的消息，我保證！現在正有許多大事發生，如果你能准我們休息，便太好了。還有一件事，你能允許我經常寫信給你嗎？我希望能在冬天以前回到亞瑟身邊，寫信可以使你經常知道新的消息。」

他的開心異常明顯。而後我們又談了一會，直到夜晚的小蟲都飛集到燈旁，我們才把燈拿進房裏，各自睡了。

我寢室的窗口望出去，正是先前我們坐着談話的平地。我將手肘倚着窗臺。望着窗外，嗅着隨着微風飄進來的夜晚氣味，畫眉已停止了歌唱，此際只有輕柔的水流聲充滿着這個夜晚。一彎

新月在天際，星星也都出來了。在這個遠離村鎮的光亮和聲音的地方，夜是深沈的，漆黑的夜空遙遙伸展到一個無法想像的世界，那個世界裏衆神來來去去，無數個太陽和月亮像花瓣落下一般灑落。那兒有某種力量，吸引人的眼睛往上看，吸引它們的是音樂、月光，和愛情，雖然除了在祭神以外，我並不懂得愛是什麼。

我的淚水再度湧上，我任由它落下。現在我終於知道在路上與金匠偶遇之後一直籠罩心頭的暗雲是什麼了。我不知道怎會有這種感覺，但尼尼安——如此年輕安靜，舉止容貌優雅無比，使得臂上那塊奴隸痕變得不眞的一個男孩——却有死亡將至的陰影。任誰見了這個陰影都會爲他掉淚，但我却也爲自己悲哀：魔法師梅林眼睜睜地看着，却束手無策，他孤單地走在高處，無人能夠接近他。鳥羣鳴叫的那晚，在男孩平靜的臉孔和傾聽的雙眼中，我已看到他的潛能。自從許久以前我坐在加勒帕斯脚下學習魔法以來，這是頭一次我發現了一個值得傳授給他的人。他不會像別人，爲了權力或刺激，或爲了報復或貪心而去學習法術，他可以學是因爲他以孩童的眼睛看到了微風同大海說話，睡在柔軟草上的神祇，更看到神就是這可愛大地所展現的一切之總和。魔法是常人進到另一個世界廳堂大門的臺階，若不是那註定的命運，我本可爲他打開這扇大門，而當我不再需要時，留下鑰匙給他。

而今他却死了。我在市場說話之後，我想我已知道他要死了。原來我想也不想便突地說出口的話是爲了我所知道的理由，但是事後我才知道。而每當我這樣說時，別人總是問也不問就照我

的話去做。那麼至少尼尼安吃了蛋糕，也享受了一天的陽光。

我把臉避開逐漸明亮的彎月，躺下身子了。

「至少他吃了蛋糕，也享受了一天的陽光。」第二天晚上，我和金匠貝爾坦在酒店一起吃晚餐時，他這麼說道。他倒是一反常態，沈默了起來，人也像很驚懼，原來他雖然說話尖酸，却十分依賴那男孩。

「可是——淹死？」亞帆用着不相信的語氣說，但我看到他向我示意的眼光，使我知道他已經把事情連到一塊兒，並且也了解了。「是怎麼發生的？」

「那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他帶我回來，也把貨品都整理好了。那天的生意很不錯，賺得不少，我們一定可以好好吃一頓的。他白天挺賣力，所以當他看到幾個男孩在河裏洗澡的時候，他就問他可不可以也去。他洗澡倒洗得很好；又熱了一天，市場裏顧客的脚踢起了一大堆灰沙，還有糞便。所以我就讓他去了。然後就是那些男孩子跑回來告訴我。他一定是踩到河裏一個洞裏，一不小心滑倒，水就淹過人。他們說這條河很險……可是我怎麼會知道？我怎麼可能知道？昨天來這裏的時候，渡口似乎還很淺，很安全……」

「屍體呢？」亞帆看到我不再說話，便問道。

「不見了。那些男孩說漂到下游去了，像洪水把木頭沖下去一樣。沖下去約半里格（譯註：

長度計量單位）的地方，有人曾看到他，可是沒有人能靠近他，然後他就不見了。這種死法好慘，年紀還那麼小，應該能找到他的屍體，好好的埋葬。」

亞帆也說了些安慰的話，過了一會兒，這個小老頭的哀思却已經盡了，飯菜也適時端來，於是他便開始吃喝起來。

次晨太陽再度照耀大地，我們三人一起北行，四天後就抵達不列顛人稱的瑪諾柯托。



約十天後，我們走走停停地終於抵達洛郡的唐佩廸。到達時已是下午，天正陰沉地下着雨，我們運氣不錯，在南門附近的酒店裏找到了宿處。

唐佩廸只不過是峭壁下一堆住家和商店羣聚處，而城堡就屹立在峭壁之上。從前峭壁上駐紮了所有要塞軍力，如今民衆在峭壁與河間地帶，以及峭壁斜坡上羣聚，已經住到城堡牆外了。另一條泰恩河繞峭壁底端，在平原蜿蜒一哩左右才流向沙岸的海灣出海。民房聚集在沿河兩岸，而船隻都繫在屋頂板上。河上有兩座橋，一是厚重的木橋，搭在石防波堤上，是通往城堡大門的；另一座橋則較窄，通向一條往城堡側門的陡徑。這裏沒有計劃，所以整個鎮旣無美感也不舒適，屋子都是泥磚造的，屋頂舖乾草，巷道十分陡，一遇暴風雨天，巷道就臭水泛濫。距此不遠的河

裏，則塞滿野草和瓦礫。在峭壁與東邊的河之間，便是市場，明天貝爾坦便要在這裏擺攤。

有件事我知道絕不宜遲。若我要貝爾坦在域堡中擔任我的內線，我和亞帆都不能被人看到同他在一起，所以像他這麼一個依賴僕人的人，非得找到人來替代淹死的僕人。我們北上的路中，貝爾坦根本不去找，現在聽說我自告奮勇要替他找，自是感激不盡。

城門外不遠處有座採石場，不怎麼大，但仍在開着。第二天早晨，我便小小心心披了件褪色破舊的棕色外套，前去找到了採石場工頭。他是個面容慇懃，塊頭高大的兇漢，正在那些半被遺忘的成品和工人之間來回巡視，神氣活現得有如在領域散步，呼吸夏日空氣的爵爺。

他把我上上下下瞄了一眼，好不輕視地說：「先生哪，強壯的工人可是很貴噢！」我看得出他一邊說話一邊在打量我，然後很不客氣地說：「我也沒有多餘的人。在這種地方，你只能找到下三濫的貨色……罪犯啦，惡棍啦！作不了正正當當的家僮，也不能到農莊去，或是作熟練的工人。何況勞力可是很貴哩，你最好還是等到市集時吧！到時候什麼樣的都有，你可以雇他們和他們家人，他們會出賣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換食物——不過你得等冬天和氣候不好的時候，才能買到便宜貨。」

「我不想等。我出得起價錢。我正四處旅行，需要一個男僕，不必有特別的技藝，只要乾乾淨淨，忠心主人，能在冬天路況差時旅行就行了。」

我說着，他的態度逐漸有禮，對我的評估也高了些。「旅行。請問你的職業是什麼？」

我看不必告訴他僕人不是我用的。「我是個大夫。」

這句話又造成十分之九會有的效果。他立刻開始向我述說自己各式各樣的疾病，說已年過四十，病痛十分多。

待他說完，我說：「我可以幫你，不過這最好是互惠的。若你有適當人選，或許我們可以彼此交換，而且那個人價錢也應該便宜，因爲你們這裏都是下三濫的貨色。還有，相信你也了解，我這行需要守點密，我不要饒舌的人，最好他話不多。」

這惡棍聽了這話，便瞪着眼，拍着臀部大笑了起來，彷彿這是世上最好笑的笑話。他轉頭吼了個名字：「卡梭！過來！你這個白癡！快點！運氣來啦，換了個新主人，還有個新生活呢！」

一個瘦瘦的青年從一羣正在危巖下敲石頭的工人中移動了，照我看來，這塊危巖隨時都要坍塌了的。他慢慢伸直了身體，往這裏看了一會，才丟下鑿斧，朝我們走來。

「大夫老爺，這個給你吧！」工頭慇懃地說。「符合你的每一個條件。」說完又放聲大笑。

青年走過來站定，垂着雙手，注視地面。我猜他十八、九歲，看來很強壯——能過這種日子半年多，他非強壯不可——但是笨得幾乎像白癡。

「卡梭？」我叫他，他抬起頭來，我才發現他已近精疲力竭。過着沒有希望、沒有快樂的生活，把精力用在思想上幾乎毫無道理。

他的工頭又笑了。「同他說話沒有用的。你要知道的任何事情，都得問我，再不然就自己去

找。」他抓住青年的手腕，把他舉起來。「看到沒有？壯得像頭騾，身體健康。即使對你而言，也够謹愼了。我們的卡梭謹愼得一塌糊塗，他是個啞巴！」

年輕人並不比頭騾子更注意這番舉動，但是在後一句話時，他迅速地望了我一眼。原來我錯了，他的眼神中有思想，也有期望，但我看到他的期望已經消逝了。

「不會也聾了吧，我想？」我說：「你知道他怎麽變成這樣的嗎？」

「可以說是禍從口出。」他又再度想笑，看到我的目光，便淸淸喉嚨說：「大夫，你救不好他的，他的舌頭被割掉了。事情我並不淸楚，他以前在布敏做事，據我聽來的說法，他是太多話了，他主人安奎是個不能忍受無禮的人……啊，反正他是得到敎訓了。城裏橋修好以後，我就給他一個出力的工作，他一直都沒惹過事，而據我所知，他以前就是當人家的家僕，所以他可是很合條件的。嘿，你們！」

我們在談話時，他的眼睛仍不時瞟向在石頭旁邊工作的那羣人。現在他就向他們走去，一邊對這些趁機放慢速度的「懶惰蟲」破口大罵。

我注視着卡梭，心中思量着，因爲當工頭提到「無禮」之時，他迅速而不自覺地搖着頭，表情特異。於是我問他：「你在安奎家做過事？」

他點點頭。

「那我懂了。」我確實懂了。安奎的惡名早已遠播，他和洛特，一爲胡狼，一爲狼。他佔據

南方布敏堡壘山巓的殘部。那兒發生的事，一般正直人只能猜測了，我聽人家謠傳說他愛用聾或瞎的奴隸。

「我想你是看到了不能說出來的事，對不對？」

他又點頭。這次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臉上，即使像這種有限的交談，他大概也許久未有過了。

「我猜也是如此。我聽說過安奎的事情，你能讀書能寫嗎？」

他搖搖頭。

「你該慶幸的，如果你識字，現在早沒命了。」

採石場工頭已使他的工人如他意地開始工作，正要走回來，我盡快想着。

這個青年對貝爾坦倒不致於不便，因爲這樣貝爾坦更能自說自話，但是我本把新的僕人當成我們在唐佩廸時的耳目。不過現在我想倒也用不着：不管洛特堡中有什麽變動，貝爾坦本人就可以向我打小報告了，他的視力雖然不佳，聽覺倒靈敏，可以把聽到的事告訴我們，至於那地方是什麽樣子，倒沒有多大關係。當我們離開唐佩廸時，如果他想換一個僕人，我們可以再找，但此刻時間緊迫，我也需要謹愼小心的人，何況忠心常是因感激而起。

「怎麽樣？」採石場主人問。

我說：「能在布敏做過事還可以保全得住性命的人，自然強壯得可以替我做任何事。很好，我要他了。」

「太好了！太好了！」這人便高聲稱讚我的判斷和卡梭的優點，態度之殷切，令我懷疑他是不是正想把卡梭弄走，或者向他雇主報告卡梭已死，而暗中飽了私囊。要開始討價還價之時，我要卡梭去收拾衣物，並要他在路上等我。我不明白爲什麽只因爲一個人是你的俘虜或你的東西，他就應該被剝奪最基本的自尊心。即使一匹馬，或者一隻狗，也會爲爭取自尊而努力。

卡梭走後，我轉身對工頭說：「如果你還記得的話，剛剛我們同意錢從藥錢裏抵一部份。你可以在南門的酒店找到我。如果你今天晚上來，或派個人來找恩利斯大夫，我的藥就會給你，而且都準備好。至於其餘的錢……」

最後終於談攏，雙方滿意，於是我身後跟着新買的僕人便回酒店了。

當卡梭聽說他不是我的僕人，而要服侍的是貝爾坦之時，他的臉都沉下來了，但是當夜晚將盡，有美食、溫暖和擁到酒店的人陪伴，他看來像是一株原本在黑暗中枯死的植物被突然投到陽光照射的水中一樣，生氣煥發。貝爾坦對我則感激不盡，幾乎立刻就開始爲卡梭展現他手藝的成品。而後者也幾乎不可能找到一個他的殘病比這裏更不會有關係的地方。夜愈深，我愈覺得貝爾坦認爲有個啞巴僕人好處很多，尼尼安平日也很少言語，但是他也不聽，卡梭則全神貫注地聽，並用長着老繭的雙手觸摸那些首飾，腦子由無望的疲倦呆滯擴張到快活的程度。

酒店很小，我們又太窮，住不起房間，不過大廳後面距火爐很遠的地方有個凹室，裏頭有張桌和兩只有背長櫈，我們坐在這裏倒可以不受打擾。沒有人注意我們，我們就整晚坐在這個角落

裏，傾聽酒店裏的談話，沒有人談事實，謠言倒是不少，最主要的是亞瑟又打贏了兩場戰爭，而撒克遜人也接受了條件。大王還要在林內斯多待一段時間，但洛特隨時都會回來。

事實上又過了四天，他才回來。

白天時間我都足不出戶，只寫信給伊格蓮和亞瑟，晚上則到城鎮去走走，認識環境。這個鎮很小，沒有多少外地人，我既不想引人注意，便都在百姓吃晚餐的黃昏出去。爲了同樣理由，我也不宣揚我的行業。任何接近我們的人，注意力都會被貝爾坦吸走，並且再也不想接近了。照我想像，他們把我當成書記。亞帆則到城門去走動，儘量搜集消息，並等候洛特回朝的消息。毫不懷疑，也毫不知情的貝爾坦，則做他的生意。他在酒店附近的廣場上弄了個爐子，便開始教卡梭修金飾的技術，如此一來，吸引許多人的興趣，不久後生意便興隆了。

第三天，我們期望的效果便出現了。瑪佳絲的女僕凌蝶走過市場時看到貝爾坦，便走上前去相認，貝爾坦要她帶信給王后，又送給她一粒新的扣子。第二天，他被叫到堡裏，他歡歡喜喜地去了，卡梭背着沉重的包袱跟在後頭。

即使卡梭不是啞巴，他也報告不出什麽。他們兩人走進城堡後門以後，人家就要卡梭待在門房的小屋裏，金匠則由一位僕人領到王后的宮中。

薄暮時分他才回到酒店，嘰哩呱啦地報告新聞。他雖然老愛講些名人是他的顧客，但這可是他頭一次進入王宮，瑪佳絲也是頭一個戴他首飾的王后。他在約克見她時的艷羨，如今已沸騰到

崇拜的地步，當她距離他很近之時，她那粉紅的膚色、金色燦耀的美麗都像迷藥一樣使他如痴如迷。整個晚餐之時，他滔滔不絕地述說，顯然一刻也沒想到他的話我一句也沒聽進去。我和卡梭（亞帆還在外頭沒有回來）就聽他一字一句地說起在王宮中說的話、王后的優雅、對他手藝的稱讚，她一次購買三件，又加了一件的大方，甚至連她抹的香水，他也不厭其詳地形容出來。他也盡極全力形容她的美麗、室內的華麗，只是他說的都只是個別的印象：他描繪的情景只是一團芳香的色彩與光亮的集合；從窗戶射進來冷冷的光線，沿着琥珀色長袍照下，照亮了金粉紅色的秀髮；絲質衣服的摩擦聲和陰天中火爐裏燃燒木柴的火光和劈啪聲；還有音樂聲，有個女孩子哼着搖籃曲。

「那個嬰兒在嗎？」

「是的。在火爐旁邊一個高的搖籃裏睡覺。我看得見，很清楚，在火爐前搖籃的輪廓，還有那個女孩推搖籃、唱歌。搖籃上有絲和薄紗罩住，還有個鈴鐺，搖籃一推，就會叮呤叮呤響，映着爐光亮閃閃的。那是個王室搖籃。可眞漂亮！為了這，我就希望我的老眼能看得清楚一點！」

「你有沒有看到嬰孩？」

看來他沒有看到。嬰兒醒來一次，哭了一會兒，看護沒有把他抱起來，就哄他睡了。那時候王后正在試戴一個小首飾，頭也沒回就從女孩手裏頭拿過鏡子，要她唱歌給嬰兒聽。「她的嗓子很好，」貝爾坦說：「但是歌聲很淒涼。而且若不是她昨天同我說過話，我根本認不出她來，那麼瘦，又輕輕走着，簡直像隻老鼠，她的聲音也變得很尖，像是很憔悴的樣子。凌蝶，她叫作凌蝶，我有沒有告訴過你？這名字很奇怪吧？」

「你有沒有聽見這孩子的名字？」

「她們叫他莫瑞。」

貝爾坦此時似乎還想繼續形容搖籃和凌蝶推搖籃唱歌的情景，但是我把他帶到正題上。

「有沒有人說到洛特王回來之事？」

貝爾坦這個不管他事的工匠，甚至聽不出這話的含意。他高高興興地說，洛特王隨時都會回來，而王后興奮得像個小女孩一樣，談來談去都不談別的。王上會喜歡這個飾物嗎？這付耳環有沒有使她的眼睛顯得亮了些？貝爾坦說賣掉的一半都是為了王上要回來而買的。

「她難道一點也不害怕？」

「怕？」他呆呆地說：「沒有哇，為什麼要害怕？她很快活又興奮。『等着看吧，』她對那些女侍說，神情就像年輕母親等着戰場歸來的丈夫一樣。『等王上看到我給他生的這個壯兒子，看他有多像他父親，就像小狼像大狼一樣。』說完她一直在笑。她這話是玩笑，恩利斯大夫。這一帶的人說洛特是狼，並且感到很驕傲，這在野蠻民族中是很自然的情形，開玩笑罷了。她有什麼好怕的？」

「我想到你以前說的那個謠傳。你告訴我約克發生的事，還說市場的百姓議論紛紛。」

「喔，是的……不過那也只是傳言。我知道你對流傳的惡意傳說很在意，每當小孩子不足月生下來，總會這有種流言，而在王室，流言則更多，因爲更多人喜歡……」

「那麽他確實是早生了？」

「是呀，別人是這麽說的。他們都嚇了一跳，連御醫都還没來得及到，就生下來了。御醫是軍醫被臨時派往北方來接生的。結果是宮中的女人替王后接生，幸而謝天謝地，安全產下。你記不記得人家說那個嬰兒孱弱多病？這話確實不假，從他哭的聲音我就聽出來了。但是現在他身體正逐漸健康，體重也增加了。這是我出門時凌蝶告訴我的。『他像不像洛特王？』我問她，她看了我一眼，意思好像是說：『流言應該可以停止了。』但是她只說：『像倒够像了。』」

他倚着桌子，似乎強調地點點頭。「所以，恩利斯大夫，這些都是流言。本來就是，只要同她說話就知道了。那麽美麗的女人會欺騙丈夫嗎？她想到丈夫要回來，就像個新嫁娘一樣快活。她笑的模樣美極了，笑聲像是搖籃上的銀鈴。喔，眞的，你可以相信，那些流傳的話全是謊言，一定是約克一些嫉妬他的人散佈的……你知道我指的是誰吧？嬰兒就和他一模一樣，她們都這麽說。『洛特國王就像看到鏡子裏的人一樣，就像你看到你自己一樣，夫人。你瞧瞧，那酷似的長相、那小羊一樣的嬌弱……』你也知道女人家講起話來是怎麽樣的，恩利斯老爺。『和他王上的老爹一個樣子。』」

他繼續說下去，卡梭則一邊忙着擦亮便宜的鞋扣，一邊露笑容傾聽，我也沉靜下來，他說他

的，我想我的。

像他父親？黑髮，黑眼，洛特和亞瑟都是如此。命運可能有一絲機會，對亞瑟有利嗎？果眞是她和洛特孕了這個孩子，而爲了控制他才引誘亞瑟嗎？

但我不情願的放棄了這個希望。當我在路格瓦感覺到刼數時，也正是我有法力之時，用不着這來要我別信任瑪佳絲，我既來北部監視她，那麽貝爾坦告訴我的這種情形倒可以告訴我該監視她那一處。

這時亞帆走了進來，把外衣上的雨水抖落了不少。他看到我們，然後朝我作了個幾乎看不見的手勢，於是我站了起來，向貝爾坦說了一聲，走向他。

他輕輕說道：「有消息了，王后的信差剛剛來到，我看到他了，把馬騎得幾乎都要跌倒了。我跟您說過我和城門守衛交情不錯吧？他說洛特王已經回來了，他的速度很快，今天晚上或明天就會到。」

「謝謝你，」我說：「你出去一天了，快來換身乾衣服，吃點東西。我剛從貝爾坦那邊得到消息，我想到後城門去監視一段時間或許有好處。等會我會告訴你。你吃過飯以後來找我，我會找個乾而且不教人看到的地方去等。」我們再走到衆人處，然後我問：「貝爾坦，卡梭可不可以借我半小時？」

「自然可以。不過半小時以後我還要用他，明天我還要去那裏，把這個扣子修好還給內侍，

我要卡梭幫我修好。」

「我不會要他久留的。卡梭？」

卡梭已經站起來，亞帆略帶恐懼地問我：「您知道該怎麽做嗎？」

「我只是猜測，」我說：「我也告訴過你，這種事我沒有法力。」我輕輕說着，酒店中人聲吵雜，貝爾坦聽不到我的話，但卡梭却聽到了，並且迅速地從我望到亞帆，再望着我。我朝他笑笑。「你別擔心，我和亞帆在這兒有些事情，不過和你及你主人沒有關係。同我一起走吧！」

「我也可以走。」亞帆迅速說道。

「不用。聽我的話，先吃飯再說，等會監視會要很長時間。卡梭……」

於是我們便穿過迷津般的骯髒街道。雨勢已經穩定下來了，把地面弄得泥濘不堪，並將地上的糞便濺到惡臭撲鼻的水池裏。民居中亮着光的，光線也是微弱異常，而且是冒着煙的火焰，外覆獸皮或麻布袋，隔絕這濕淋淋的夜晚。夜晚視界倒沒有什麽阻礙，很快我們便俐落地跨過水粼粼的小河，又過了一會兒，面前便出現了城堡岩石那兩旁植着樹的斜坡。黑暗中吊着一盞燈，照出後城門所在。

一直跟着我的卡梭此時碰碰我的手臂，指着一個陡直向下的小徑，這條小徑不比承霤寬。這條路我沒有來過，徑底可以聽到穩定的雨聲之外的流水聲。

「這是通小橋的捷徑嗎？」我問。

他用力點點頭。

我們便走下這條骯髒的圓石路，河流的吼聲愈來愈大。我看到堰邊的白花花流水，和其後的磨坊大水車。水車過去，閃亮的河水隱隱約約映出一座小橋的輪廓。

附近沒有別人。水車沒有轉動，磨坊主人可能住在上面，但是他把門都鎖上了，沒有一點光線露出來。一條泥濘不堪的窄徑經過關着的磨坊，沿着河岸濕草地通往橋上。

我有些急躁地猜想卡梭爲什麽要揀這條路，他必定猜到我們需要隱蔽，可是在這種時分，這種天氣，大路必定早就沒有人了。就在此時，磨坊門廊的隱蔽處傳來人聲和燈提動的光亮，使我突然佇足。

三個男人正要走到街道，他們動作匆忙，低低交談着。我看到一個酒瓶在他們手間傳遞。這幾個人一定是城堡的僕人，正從酒店回去。他們在橋尾停下來，轉身望着，這時看得出他們的動作十分鬼祟，其中一人說了些話，引起笑聲，隨即抑止住。他們又繼續走，這回我才從燈火中清清楚楚地看出來：他們都帶着武器，而且十分清醒。

卡梭緊跟在我身旁，身子盡量靠近漆黑的門廊，幸而他們沒有朝我們這兒看。他們急急走過橋，脚步聲在濕淋淋的石板上顯得益發空洞。

燈光還照到一樣東西。磨坊後頭巷道的轉角處另一處門廊是開着的，從雜草叢生的院中堆放着的木材和鋸好的輪圈，我推斷這是個車匠的舖子，夜晚沒有人在，但主室中餘火仍在燃着，在

這裏面，我該可以看到橋附近的人。

卡梭在我前頭衝進温暖的店裏，並且舉起兩把柴薪，像要丟到火裏頭一樣。

「只要一把就够了。」我輕輕說道：「如果你肯同去把亞帆帶到這兒，你就可以擦乾身子，並且取暖，然後把我們全部忘掉。」

他點點頭，笑了笑，然後作了個手勢表示會替我守密，天曉得他以爲我是要作什麽：幽會，或間諜的刺探？其實這些，我知道的也不會比他多。

「卡梭，你想不想學認字寫字？」

一陣沉默，他的笑容消失了。在逐漸旺盛的火光中，他的臉色轉爲僵硬，不敢相信地雙眼圓睜，像個早已失去希望的迷路者突然找到了線索。他用力地點點頭。

「我會把你教會的。你去吧，多謝你。再見。」

他跑開了，彷彿這惡臭的小徑像白天一樣光亮。跑到一半時，我看到他又彈又跳，像動物在晴朗的日子裏突然被放出獸籠一般。我靜悄悄地走進店裏，小心穿過一堆輪輻旁邊擺着的大錘和放輪子的地方。火爐旁有張小凳，平日鼓風箱的男孩便坐在這裏工作。我在這張凳子上坐下，將濕外衣攤開給火烤。

屋外堰上水流的吼聲掩住了輕柔的雨聲。大水車鬆了一個葉，被水流阻住，發出碰碰的重擊聲。兩隻餓狗從旁跑過，一邊爭着垃圾堆裏找出的什麽東西。車匠舖子裏有股新鮮木頭、樹液凝

結，以及燃榆樹瘤的氣味。外頭水聲雖喧嘩，温暖的室內仍清晰可聞細微的畢剝火聲。時間慢慢過去。

我曾經也像現在一樣獨自坐在火旁，傾全心於一間產房，神便將一個嬰兒的命運展現在我眼前。那一晚星星繁多，寧靜的海面上有風吹拂，代表國王的那顆星星也異常閃亮。那時我年事尚輕，對自己和驅策我的神有十足信心。如今我已無法確定任何事，除了一樣：我想改變瑪佳絲邪惡計劃的希望，就同一塊乾木頭要堵住堰水一樣渺茫。

但是我該能够知道我有多少力量。使我來到這裏的是凡人的猜測，我們應該看看我的法術是否正確，雖然我的神已遺棄我，我的力量仍然比一般人多：因爲我有個國王可以聽我使喚。

亞帆如今也陪我一同守夜，如同他在廷泰閣陪我守夜一樣。他來時我沒聽到什麽聲音，只見他的身體閃進門廊，遮住了灰暗的夜空。

「我在這兒。」我說道，他便走到火邊。

「大人，還沒有什麽動靜嗎？」

「什麽事也沒有。」

「您等什麽？」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認爲今晚有人會從這裏走過，王后的人。」

我感覺到他在黑暗中凝視我。「因爲洛特要同來了嗎？」

「是的。還有沒有洛特回來的消息？」

「只有原先我告訴你的。他們想他會快馬回朝，很快他就會回來了。」

「我也這麼想。無論如何，瑪佳絲都要確定。」

「確定什麼，大人？」

「確定大王之子的安全。」

他停頓了一會兒。「您是說您想他們害怕洛特聽信謠言，把嬰兒殺死，所以會把嬰兒偷偷弄走？但是如果那樣的話——」

「怎麼樣？」

「沒什麼，大人。我只是在猜想……您想他們會帶着嬰兒走這條路嗎？」

「不，我想他們已經帶走嬰兒了。」

「已經帶走了？你有沒有看到往那條路去？」

「我來這裏一直都沒有看到。我的意思是說，我很確定城堡中那個嬰兒不是亞瑟的骨肉，他們掉包了。」

我身旁的黑暗中，傳來一聲長長的呼吸聲。「爲了怕洛特才這樣？」

「當然。亞帆，你想想看，不管瑪佳絲怎麼對洛特說，他一定聽說了外頭的流言，自從她懷孕被人知道後，流言就四起。她想說服他這孩子是他的，只是早產，或許他也相信她。但你想他

敢冒着她撒謊的危險，而讓別人的孩子——更不必說是亞瑟的骨肉——躺在那個搖籃裏，有朝一日繼承他，作洛郡的國君？不管他相信什麼，他都有可能殺了那個嬰孩，瑪佳絲也知道這點。」

「您想他已經聽到了人家說他是大王之子的流言了？」

「他沒辦法不聽到。事發當晚亞瑟並不是偷偷摸摸的找瑪佳絲，瑪佳絲也沒有瞞着衆人，她故意要這樣，豈料我逼得她不得不改變計劃，她或許能說動僕婢保密，但是守衞却看到他，所以到第二天早上，路格瓦每個人都知道了。你教洛特怎麼辦？他不可能容忍任何人的私生子，更何況亞瑟的私生子很可能會導致極大的危險。」

他靜默了好一會兒，才說：「這倒我想起廷泰閣，不是我們和尤賽王進去的那晚，而是另一次，就是伊格蓮王后把亞瑟託付給您，免得被尤賽王加害的那一晚。」

「嗯，怎麼樣？」

「大人，您是不是也要收養這個孩子，免得他遭洛特毒手？」

他一向柔軟略尖的聲音，此時更因緊張而變得尖細。不過我並沒有留意，因爲在遠處的黑夜中，除開堰上的水流聲以外，我還聽到馬蹄聲，不像是人走路的振動聲。而後這細微的悸動聲消失了，水流的嘩嘩聲復又回來。

「你說什麼？」

「大人，不曉得您對城堡中那個孩子有多大的把握。」

「我的把握也只不過是些事實罷了。你想想看。她騙別人生產的日期，好誑說小孩是早產。這原本無足爲奇，挽回自己顏面而已，許多人都做過。但是你看看當時情形：她故意設計使得生產當時沒有醫生在場，事後再騙說臨盆十分突然，來不及叫人到寢宮，而通常習俗，王室生產總要有見證人。她却只有兩名女僕看到，而她們又都是她的人。」

「爲什麽呢，大人？這樣能够得到什麽好處？」

「好處是：她可以拿個可以讓洛特殺死的嬰兒給他看，而眞正她和亞瑟所生的嬰兒却能够毫髮無損。」

他大口喘着氣，說不出話來。「您是說——？」

「說得通，不是嗎？她可以先和別個產期與她相近的女人約好互換骨肉，這個女人可能很貧窮，願意收了錢不聲張，更高興撫養王室的孩子。瑪佳絲告訴她的，我們只能猜測，這女人可能不知道她的骨肉會有什麽危險，所以現在躺在城堡裏的是掉包來的嬰兒，而亞瑟的兒子，也就是瑪佳絲玩弄權力的工具，却被人藏在這附近。照我的猜測，他不會被藏在很遠的地方，因爲她隨時要知道他的消息。」

「如果您說的是眞的，那麽當洛特回到這兒之時——」

「她們一定會安排某種行動。他如果傷害這個假的兒子，瑪佳絲一定會想法使他的母親不要聽到，甚至還會再替莫瑞找個家也不一定。」

「可是——」

「亞帆，我們沒有任何辦法去救這掉包來的小孩。只有瑪佳絲能救，而且還要她願意。其實他也不一定會有危險，說不定洛特倒也並沒有那麽野蠻。只是你冒我着的是自己的生命之險，偏偏又關係到一個小孩子。」

「我知道。可是城堡裏頭那些話又怎麽說？貝爾坦會告訴你，我在吃晚餐的時候他告訴我了。我是說，他說那嬰兒像極了洛特，簡直是一模一樣，他們都這麽說。您的這番話會不會只是猜測，大人？說不定這孩子究竟還是洛特的呢，會不會？出生的日期也可能沒有錯，他們說這個孩子孱弱多病，個兒又小。」

「可能。我說過我只是猜測。但是我們知道瑪佳絲王后並不忠實——而且她是亞瑟的敵人。所以她和洛特的行動都值得監視，何況毫無疑問，亞瑟自己也想知道實情。」

「那當然，我了解。有件事可以做，就是找出和王后同一時間生的婦女中，有誰生了男孩，我明天就可以在這附近打聽，我已經交了幾個頗有用的酒友。」

「在這樣大的鎮上，這些嬰兒爲數可能很多，我們沒有時間，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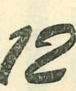
地面上現已傳來清晰的蹄聲，原來是一隊人馬，正急馳過來。接着是愈來愈近的人聲，大得壓過了河水聲，很快也掩過衆人爭相擠看的聲音。門戶開了，發出磨擦人聲，人羣歡呼，馬勒的叮噹聲、甲冑的互碰聲、背負沉重的馬匹噴氣聲。又有更多人叫喊，而後是我們頭上城堡岩石上

發出的回音，接着是號角聲。

城橋隆隆作聲。大門吱吱嘎嘎地關上。喧嘩聲在內庭中轉弱，復爲更近的吵鬧聲所掩蓋。

我站起身，步向車匠舖的門廊，仰望磨坊屋頂後方矗立在多雲夜空的城堡。雨已經停了。燈火在移動，國王的僕人沿着堡中房間點燃燈火，每個窗口亮後旋又暗下去。城堡西方有兩扇透着柔和光線的窗戶，移動的火光到了裏面，便不再動了。

「洛特已回宮了。」我說。



城堡中某處鐘響起，已是午夜了。我倚着車匠舖門廊，不覺伸了個懶腰，潮濕的夜晚使我骨頭甚爲疼痛。亞帆在我身後，又小小心心地添了把柴薪，使得火星不會引起那個醒的人懷疑。城鎮復歸沉寂，只偶而有些狗吠聲和陡巖樹間猫頭鷹的叫聲。

我從門後靜靜走到近橋尾的街上，抬頭望着那巨大漆黑的陡巖，城堡高窗中仍有燈光瀉出，巡夜士兵執着冒煙的紅紅火炬，在城牆後巡查，將其下的內庭罩得一片黑。

手旁的亞帆吸了口氣，正要問問題。

話沒有問出來，却有個人低着頭從小橋那邊一路跑過來撞到我，喘口氣喊叫一聲，旋及扭身

要衝過去。

我同她一樣吃驚，來不及反應，亞帆却一骨碌抓了此人一隻手，並用一隻手掩住其口，以免再發出喊叫。來人扭着身子想掙脫，却還是很容易就被逮住了。

「一個女人！」亞帆無限驚異地說。

「快到店裏！」我迅速說着，並領他們進去。

進到店裏，我再把一塊榆木丟到火裏，火焰立刻跳躍得好高。頭蓋掉了下來，我認出她，心中感到十分得意。

「凌蝶。」

她在亞帆的掌握下，突伸直了身子，那雙閃着恐懼光亮的眼睛在捂住她口的手上瞪着我，而後睜得更大，人也隨之安靜下來，像隻面對白鼬的鷓鴣。她也認出我來了。

「不錯，」我說：「我是梅林。我正在等你，凌蝶。現在要亞帆鬆開你，可是你不准發出大聲。」

她點頭表示同意，於是他把捂住她口的手放下，但依然抓着她的手。

「鬆開她。」我說。

她便照作，而後退到門和她之間，其實他倒用不着麻煩。他一放開她，她就朝我奔來，一骨碌跪在一堆刨花屑上，緊緊抓着我的袍子，身體隨着驚恐的哭泣不住顫動。

「噢，大人！請救救我！」

「我不是來傷害你或那孩子的。」爲了要她安定下來，我便以極冷靜的語氣說：「大王派我來打聽他兒子的消息。你知道我無法到王后面前，所以便在這裏等你，城堡中發生了什麼事？」

她不肯說，我想她是有口難言，而只緊緊抓着我，全身顫抖地哭着。

我更輕柔地說：「凌蝶，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我不知道的話，就無法幫助你，靠近火邊來，先鎭定下來，把事情告訴我。」

但當我想把袍子從她手中抽開時，她却抓得更緊，哭泣得更淒切。「大人，請別要我待在這裏，讓我走吧！再不然你幫助我！你有法力——你是亞瑟的人——你不怕我的大人——」

「只要你告訴我，我就會幫助你。我要知道亞瑟兒子的消息。剛剛回宮的是不是洛特？」

「是的，就是洛特！他在一小時以前回宮，火冒三丈，好生氣呀！而她根本連阻止都不去阻止，就笑着讓他做了。」

「讓他做什麼？」

「殺死了嬰兒。」

「他殺死了堡中的孩子？」

此時她已狂亂失神，並沒有看出我問得很奇怪。「是的，是的！」她喘着大氣。「而那是他的骨肉，他的親骨肉呢！他生下來的時候我也在場，我可以對神發誓，他——」

「那是什麼？」這是亞帆說的，聲音很警覺，他正在門廊把風。

「凌蝶！」我彎腰扶她起來。「這可不是猜謎的時刻，快說下去，把所有事都告訴我。」

她將手背抵着嘴，過了一會兒總算鎭定下來說：「他回來的時候十分憤怒。我們正等候他回來，但沒料到是這個樣。他聽到別人說大王和王后睡過。大人，您也知道，知道這是眞的……所以洛特對她大發雷霆，罵她是娼妓、與人通姦……我們這些侍女全都在場，可是他根本不管。而她——如果她好言相勸，甚至撒謊……」她嚥了一下口水。「都可以使他安定下來。他會相信她的，他一向都抗拒不了她，我們都以爲她會安撫他，誰料她根本不理，當着他還放聲大笑，說：『你難道看不出娃娃多像你？你眞認爲亞瑟會生得出這種兒子？』他說：『那麼這是眞的了？你和他睡過了？』她說：『這怎麼不可以？你那時又不肯娶我，你要的是小甜妞瑪姬絲，才不肯理我。那時候我還不是你的。』這話使他更加氣憤。」她顫抖了。「如果你那時候看到他，連你都會害怕。」

「那是一定的。她怕他嗎？」

「不怕，她連動也不動，就坐在那兒，穿着綠袍，戴着首飾，面露微笑。你會認爲她是存心要激怒他。」

「看來也確是。」我說：「再說下去，凌蝶，快點。」

現在她已控制住自己。我鬆了她，她身子仍在發抖，但雙手交叉置於胸前，就像女人在哀傷

時的姿勢。「他一把扯下了搖籃上的帘幕，嬰兒便哭了起來。他說：『像我？佩拉崗家的小孩皮膚黑，我的皮膚也黑，不過如此而已！』然後轉向我們——侍女——要我們退下，我們全都跑開了。他看來像頭瘋狼。別人都逃了，我躲在外宮的帷幕後，我想——我想——」

「你想？」

她搖搖頭，淚珠落了下來，在火光中閃閃發亮。「就在這時他動手了，嬰兒停止嚎哭，然後有一陣摔倒聲，好像搖籃翻了。王后平靜地說：『你應該相信我，這孩子的確是你的，是你和城裏那個爛女人的結晶。我說了你們之間有些相像。』說罷她大笑，他有一會兒一句話也沒說，我都聽得見他的呼吸。然後他說：『黑髮、黑眼睛，他的母親也是一樣。那麼那個私生子到那裏去了？』她說：『他虛弱多病，已經死了。』王上說：『你還在撒謊。』她就慢慢地說：『是的，我在撒謊，我要產婆把他帶走，替我找個可以拿來給你看的。或許我做錯了，我那樣做是爲了挽救你我的名聲，我恨這個孩子。我怎可能想要生下旁人的孩子？我本希望這是你的孩子，不是他的，但結果却是他的。不過他身體倒是眞的很多病。希望他也死了算了。』王上說：『我們更進一步，去確定他已死。』」

這回是亞帆迅速接口：「然後呢？再說下去。」

凌蝶驚悸地吸了一口氣。「她等了一會兒，然後開口，那語氣是你要向一個男人挑戰他敢不敢做危險事時的語氣。她說：『洛郡王啊，你要怎麼做到這一點？除非把五日以後生的每個嬰兒

都殺了。我跟你說我不知道他被帶到那裏去。』他呼吸急促，像個正在跑的人，但是想也不想便說：『那我就這麼辦，對，男女一樣殺。不然我怎麼知道這次到底生的是誰？』我本該跑開，但我無法跑。王后便說起百姓的事，可是王上把她推到一邊，走到門口喚他的將領，將領們應召急奔而來，他便傳下命令，把城裏每個嬰兒……我記不得確實說了些什麼，當時我只覺得像要昏倒了！他們會看到我，但我聽到王后哭喊着一些話，意思是什麼大王傳下來的命令，說他無法忍受路格瓦之役後便盛傳的流言。於是將領們便離去，可是他們一走，大人，王后就一點也不哭，反而又笑了，而且把手臂摟着洛特王。你從她同他說話的態度看，會以爲他做了什麼高貴的事蹟。然後王上也笑了，他說：『對，讓他們說是亞瑟的主意，不是我的。這樣子使他蒙上惡名，比我做的任何事都有效。』後來他們就走進寢宮，把門關上。我聽到她叫我，可是我趕快逃開了。她好邪惡，好邪惡！我早就恨她了，可是她是女巫，她使我怕她。」

「沒有人會爲你女主人的所作所爲責怪你。」我告訴她：「現在你有個補救方法，你帶我到那嬰兒被藏起來的地方。」

她身子一縮，眼睛呆瞪，並且狂亂地回頭望望，似乎想再逃開。

「別這樣，凌蝶。如果你怕瑪佳絲，你應該更怕我才對。你往這裏跑便是去保護那嬰兒，對不對？你一個人成不了事的，你連自己都保護不了，但是如果你肯幫我的忙，我願意保護你。你需要的。**聽！**」

在我們頭上，城門吱呀一聲打開了。穿過重重厚樹幹，可以看到許多火炬朝着主橋移動。同時還有答答的蹄聲和發號施令之聲。

亞帆尖聲喊道：「他們出城了，太遲了！」

「不會！」女孩子喊道：「瑪嘉的房子在另一頭，他們最後才會到！大人，我帶你們去，這裏。」

她沒有再多說，便走到門口，我和亞帆則緊隨在後。

我們走上來時路，穿過一片草地，走下一條蜿蜒通向河邊的陡坡，然後沿着河旁小徑走，小徑深埋在蕁麻中，一片寂靜，只有垃圾堆上老鼠竄動。此處十分暗，我們也快不了，雖然夜像獵犬一樣使我頸背一陣恐懼。我們身後遙遠的城中，聲音開始喧鬧了，先是狗吠、士兵的叱責、馬蹄聲，接着是關門、女人哀叫、男人怒吼的聲音，偶而還會有兵器撞擊聲。我曾到過受洗刼的城市，但這却截然不同。

「往這裏！」凌蝶急喘着氣說道，接着轉到另一條離開河邊的羊腸小徑。遠處房中那可怖的聲音仍然使這個夜晚充滿邪氣。我們跑過泥濘巷道，登上一道破舊的梯級，走到一條窄街。這裏仍然很安靜，不過我看到燈光，那是個嚇壞的人，醒來看看遠處鬧聲是什麼。到了街尾，我們便跑向一處有條驢子拴着的草地，經過果園、鐵匠鋪，奔向一座不與其他民房在一起的整潔小屋，屋子在荆棘叢後，前頭還有花園、鴿舍，門邊有狗屋。

小屋門開着，還在搖挸。拴在狗鍊末端的狗又叫又跳，憤怒得像是瘋了一樣。鴿子全飛出了鴿舍，正在黯淡的夜空中鼓翼飛動。小屋中沒有光亮，也沒有聲音。

凌蝶奔過花園，停在漆黑的門廊往裏面探視。

「瑪嘉?瑪嘉?」

門邊凸沿上放着一盞燈，現已沒時間去找燧石和火種，我輕輕把凌蝶推開。「把她帶到外面去。」我對亞帆說，他便照作。我把燈高舉起來，火焰便嘶嘶地飛上來，活潑跳躍。只聽見凌蝶喘了一口氣，聲音梗在喉頭。明亮的燈光將小屋每個角落都照亮了：靠牆的床、厚重的桌椅、裝食物和油的瓦罐、小凳子及翻落一旁的捲線桿和不再轉動的毛線。乾淨的火爐和洗刷得雪白的石地上有個女人屍體，蜷縮在從她割斷的頸中流出的血泊中。床邊的搖籃空空如也。

凌蝶和亞帆在果園旁邊等候，凌蝶現已安靜，由於驚嚇過度，也不再哭了。在燈光的照射之下，她的臉色蒼白，更有病容。亞帆用一手摟着她，使她能夠支持，他的臉色慘白。狗哭號了一次，而後蹲下來抬着鼻子，哀哀號哭。在三條街外黑暗之處，也傳來尖叫喧鬧聲，接着更近了。

我關上身後的門。「凌蝶，我很抱歉，這兒我們也幫不了什麼忙，該走了。你知道南門旁邊那家酒店嗎?帶我們去好嗎?避開街上喧鬧聲，盡量別怕，我說我會保護你就會保護你。目前你最好還是和我們在一起，來吧！」

但她動也不動。「他們把嬰兒抓走了！他們抓去了，而且還殺了瑪嘉！」她轉身以茫然的眼神望着我。「他們爲什麽要殺瑪嘉？王上不會下這種命令的，她是王上的情婦！」

我沉思着望她。「眞的嗎？」而後猛然扳住她的肩膀，輕輕一推。「走吧，孩子，我們不能留在這裏，他們不會再走這條路，但是你在街上就可能有危險。帶我們到南門。」

「王后一定告訴他們來這裏的！」凌蝶叫道。我還沒說出來呢。「他們最先就到這裏！我來遲了！如果不是你在橋上攔住我的話——」

「那麽你也死了。」亞帆乾脆地說。他的語氣很尋常，彷彿這晚的恐怖不能動他分毫。「你和瑪嘉又能做些什麽？他們一定會發現你，你還來不及逃到果園那頭就被殺了。你還是聽我老爺的話，除非你想回去報告王后這裏發生的事。你可以相信這點，她一定在猜你到那裏去了，很快她就會來找你了。」

他的態度粗魯，但却生效了，一提到瑪佳絲，她便恢復正常，以驚怖的目光望了小屋最後一眼，便再戴上兜帽，穿過果園往回走。

走過那隻哀傷的狗時，我停下來把手放到牠頭上，那可怖的哭號便停止了，牠不住顫抖。我拿出小刀，割斷繫狗的項圈，便任由牠去了。

當晚被抓走的嬰兒約有一百個左右。一定是有人——不是女算命家就是接生婆——告訴那些士兵到何處去找嬰兒。待我們沿城郊繞回酒店，軍隊已經離去，驚恐也停止了。沒有人同我們打

招呼，或者是注意到我們。街道上擠滿了人，喧嘩震耳，百姓漫無目的地奔來奔去，或從暗黑的門廊裏驚恐地往外看。左一堆右一堆的人羣，圍着的不外是號啕大哭的婦人，再不就是驚恐、憤怒的男人，這些人都是可憐的鄉下人，沒辦法反抗他們王上的命令。王上一發怒，整個城就遭殃了，留給他們的只是哀傷和詛咒。

我聽到百姓提到洛特的名字，畢竟殺人的軍隊是他的部隊。可是亞瑟的名字也同洛特一起被提起，那番謊言已開始生效，隨着時間過去，謊言就能將實情取而代之。亞瑟是大王，不論禍福吉凶，他都是主要原因。

不過城內倒沒有屠殺事件，瑪嘉是唯一被殺死的人。士兵將嬰兒抱走，隨後騎到黑暗中，只有一兩個嬰兒因爲作父親的抵抗而跌斷頸項，其他則沒有暴力場面。

這是貝爾坦喘着氣告訴我的。他在酒店走廊遇到我們，衣裳穿得很整齊，只是因爲激動而不住顫抖。他似乎根本沒注意凌蝶的在場，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就把這晚的事情滔滔不絕地說出來，他話中最明顯的一件事，就是士兵帶着嬰兒離開城尚沒有好久。

「還是活着的，呱呱哭叫個不停——您想想看，恩利斯大人！」他扭絞着雙手，神色哀戚。「好可怕，好可怕！好野蠻啊。都說是亞瑟下的令，誰會相信？可是別再說話！我們愈快上路愈好。這裏不是誠實商人待的地方。本來我早就走了，恩利斯，不過我爲了你才留下來，我想或許有人會求你醫治，聽他們說有些人受傷了。他們要把這些孩子淹死，你知不知道？天老爺，想想

看，今天才……啊，卡梭，好孩子！恩利斯大人，我擅自將您的騾上了鞍。我相信你會同意和我們一塊兒走。現在我們該走了。房錢我已經付了，都弄好了，你可以放心同我上路……我還買了騾自用，其實我早就有這個打算，今天在城堡剛好運氣還不錯……王后慈悲！可是那麼美麗的王后，誰想得到——不要再說了！隔牆有耳，何況現在正是恐怖的時刻。這位是誰？」他睇着眼睛看淩蝶，淩蝶緊抓着亞帆的手臂，像要暈過去了一樣。「嘿，没錯——這位可不是那個年輕姑娘——」

「有話以後說，」我迅速打斷他的話。「現在別問問題，她要同我們一起走。謝謝你，貝爾坦大人，你眞是個好朋友。是的，我們應該不要再耽誤，立刻就走。卡梭，把行李搬開好嗎？這位姑娘騎載行李的騾子。亞帆，你說你在警衛室有個朋友，你先騎去，並且替我們說說話，讓我們通過，還有，打聽士兵去的方向，必要時去賄賂守衛。」

結果倒用不着行賄。我們抵城門時，城門正要關，不過守衛輕易就讓我們通過。從他們喃喃的話中可以知道，他們對所發生之事同百姓一樣吃驚，因此認爲愛好和平的商人在半夜裏匆忙離去，是很可以了解的。

上路後不久，一俟守衛室聽不到了，我就收緊轡繩。

「貝爾坦大人，我有點事。不，不是回城裏，不用替我擔心。我待會再去找你們。你們騎到我們北上時住過的那個酒店，就是店外有金雀花叢的那家好嗎？記得那家嗎？在那邊等我們。淩

蝶，你和他們在一起很安全，別害怕，不過一定要保持安靜等我回來。懂嗎？」她呆呆地點頭。

「好，那麼就在金雀花叢酒店見了，貝爾坦大人？」

「自然，自然。我不能說我懂，但是到明天早上一切都明顯了。好了，再見。」

「希望到明天早上或許——」

於是他們漸行漸遠，我扶起騾子的頭。「亞帆？」

「他們往東邊去。」

於是我們也往東邊的路去。

我們雖不急，也不想追上急馳的士兵，但我們的騾子有充份休息，而洛特的士兵却仍得拼命騎那些在南方戰場就已騎着的馬匹。

所以，騎了半小時後，當我們仍没有他們的行踪和聲音時，我勒馬停下來，回頭喊道：「亞帆，我有話同你說。」

他便騎到我旁邊，在這多風的暗夜，我看不清他的臉，但他身上有種氣氛我能感覺到，他十分恐懼。

他一直都不曾害怕，即使在瑪嘉的小屋裏，而在此地，他害怕的只有一個對象：我。

我對他說：「你爲什麼騙我？」

「大人——」

「士兵並沒有走這條路，對不對？」

我聽到他嚥口水的聲音。「是的。」

「走那一條？」

「往海邊去了。我想——人家猜想他們要把嬰兒放到一艘船上，任它隨波逐流。國王曾說要把他們交託給神，好讓那些無辜的小生命——」

「呸！」我說：「洛特說交給神？見鬼，他只是怕百姓看到嬰兒被割了喉嚨會起而反抗，如此而已。毫無疑問的，他一定會四處散播謠言，說這屠殺是亞瑟的御令，而他網開一面，給小嬰兒一個機會。到海邊，那裏的海邊？」

「我不知道。」

「眞的不知道？」

「眞的，是眞的。有好多路可以通到海邊，沒有人知道確實是那一條。這是眞的，大人。」

「嗯，如果有人知道，一定會有人去跟踪。我們往回走，看到頭一條通向海邊的路就走去。到了岸邊我們可以沿岸尋找，走吧！」

但我扭轉騾頭時，他的手却放在我的轠繩上，這在以前，他絕不敢，除非是不顧一切。「大人——請原諒我。您打算怎麼辦？經過這事……您仍然想找到那個嬰兒？」

「你以爲怎樣呢？亞瑟的兒子……」

「可是亞瑟要他死！」

原來如此，我早該猜到的。騾子逡巡不前，轠繩在我手中牽動。「原來你在卡隆偷聽我們的話了。你聽到那天晚上他對我說的話了。」

「是的。」這句話我幾乎聽不見。「拒絕殺死一個嬰兒是一回事，但當這殺嬰之事已有別人爲你完成之後——」

「沒有必要非去證明不可以是不是？或許是的。不過你那晚既然在偷聽，你或許也聽到我告訴大王說我只服從一個比他還要高的權威，而到現在爲止，我的神既沒有告訴我什麼，也沒有顯示我什麼。難道你認爲神要我們和洛特、及他那下賤王后比賽殘忍嗎？你也聽到他們蓄意加諸亞瑟的誹謗了。爲了他的名聲，即使只爲了求得心安，他也非得知道實情。我爲他來到這裏，觀察且報告此事，不論該做什麼我都會去做。現在快把手放開！」

他放開手。我踢一下騾子奔跑起來，兩人便往回走。

這條路便是我們原先白日往唐佩廸的路。我想回憶當時看到的海岸線是什麼樣子，那裏的海岸有絕壁，絕壁之間是寬廣的沙岸。距城約一哩處，有塊突出的巨岬，即使在低潮時，也不太可能繞着它騎馬而行，但就在岬的另一頭，有一條小徑通向海邊。我們可以從這裏——浪也退得好遠——沿岸回返，一直走到泰恩河河口。

天漸漸拂曉，已經可以看到我們走的路。

右方出現一堆圓錐形石堆，石堆底部一片石板上有一堆羽毛似的東西，在風中搖動，騾子露出眼白，我猜牠們聞得出血腥味。小徑就在這裏，穿過草地通向海，我們旋馬登上，很快便走下坡，眼前是海岸和灰色低嘆的海洋。

廣大的海岬在我們右方，左方則是伸向天際的沙灘，我們朝左方走，並踢着騾腹，讓牠跑步起來。

潮已退了，沙子緊壓變得堅硬。右方的海面發出一種灰光映到滿佈雲層的天空中，北方海面在那團光亮中間的地方，便是燈塔所在的大岩石。燈塔的光是紅色的，而且很穩定。我們邊騎着騾，我邊想着：很快我們就能分辨出唐佩廸嶮岩那一團，以及河流出海的海灣。

在我們前方，一塊低岬突出，朝向海的那一頭漆黑無比，且斷裂了，海水則在岩邊濺出白花花的浪。我們繞過這個岬，讓騾子踩着與距毛齊高的海水前進。如今我們看得見唐佩廸了，距內陸一、二哩，仍舊有燈光。我們前頭是最後一段沙地。黝深的樹林沿河種植，標出河流的行程，以及河水入海的粼粼水光。沿河有許多執火炬的騎士朝城方向急速馳回。任務已完成了。

我的騾子欣喜地停了步子，亞帆的騾也在我後面停下。騾蹄下，退潮的浪打在沙灘上。

過了一會兒，我開口：「看來你別有期望。」

「大人，請原諒我，我只能想到——」

「要我原諒什麼？我難道能怪你忠於你的主人而不忠於我嗎？」

「我應該信任你的作爲。」

「在我都不知道我自已的時候？就我所知，我覺得你的行爲比我聰明。至少因爲嬰兒已被殺死，而亞瑟要承擔一部份責難，我們希望瑪佳絲的孩子同別人一樣死掉，這倒可以原諒。」

「他們怎麽能倖免於難？大人，看！」

我轉身看他所指着的。

海灣岩過去的海面上，有一面帆，一面慘白彎月形的帆，在海面的光線下微微發光，而後離開暗礁，船便漂向外海。海風吹滿了帆，將船快速吹向海外。可憐無辜躺在船中的嬰兒，遇到希律王（譯註：猶太王，以殘暴聞名，曾弒嬰無數）那樣殘暴的人！在風浪中搖搖晃晃的小船中，載着那些不幸的嬰兒逐漸遠離海岸。

帆終於掩入灰暗中，消失不見。海水在風聲中嘆息、悲吟，小浪衝到岩石上，將騾脚下的沙和破碎的貝殼帶往海中。我們旁邊的山脊上，彎腰的小草也在風中叫喚。在這些聲音之上，風歇止之際，我聽到水面上有細微、尖銳的哭號聲，像海豹相會時發出的聲音一樣，不似人聲。我們凝神去聽時，它便減弱了，而後突然又增強，在我們頭上變得十分淒厲，好像死人的靈魂已離開那艘船往岸上飛來。亞帆驚恐地避開，像避開鬼一樣，並且作了個避邪的手勢。不過那只是高空中一隻海鷗飛過罷了。

亞帆沒有再說話，我也沉默地坐在騾背上。黑暗中有樣東西，使我心情異常沉痛，不是嬰兒的命運，當然也不是亞瑟之子被猜測的死亡。微弱的帆影在灰色的水面上浮動，黑暗中傳來的哀音，却在我心深處產生了共鳴。

我動也不動地坐着，風勢逐漸減弱，海浪拍擊着岩石，海面上的哀泣聲終於消逝。

第二部 嘉美樂宮

我雖然恨不得快快離開唐佩廸，却沒有這麼做。亞瑟仍然在林內斯，而且會想要看我對於屠殺嬰兒和其後情況的報告。亞帆，我想，正等着被我斥退，但我想到住在唐佩廸極不安全，便繼續留在金雀花叢酒店，並且要亞帆同我在一起，替我傳信，作聯絡人。貝爾坦被那晚之事嚇得魂飛魄散，和卡梭南下了。我信守了對卡梭的諾言，雖然那是一時衝動答應下來的，但我發現此類衝動通常都有一種不可拒絕的來源。因此我同貝爾坦談過，輕易便說服他相信有個能看書能寫字的僕人，好處非常多，同時我還明白表示，我讓卡梭同他去，而且不要他多化費，條件就是答應我的要求。其實我不必堅持，心腸善良的貝爾坦快快活活地答應我要敎卡梭讀書認字，於是他倆便向我告辭，再次往約克南行。凌蝶也同他們一起去。她在約克遇到一個男人，可以保護她，那人是個小商人，品行不差，並且提過婚事，但她害怕王后，曾經拒絕過他。我和他們分手，留下來看過幾天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洛特回宮後兩三天，那艘船的殘骸漂回岸邊，船上的嬰屍也在。顯然船撞上礁石，而後被海浪打爛。到海濱去認屍的可憐女人為了誰是誰的還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海邊都是這些傷心欲絕的母親來來往往，大部份時間都在哭泣，話說得並不多，顯然她們已經像動物一樣習慣於她們上頭的人加諸其身的，不論是施捨還是打擊。當我坐在酒店陰暗處聽別人閒談時，我也發現一件很明顯的事，那就是雖然人家把這次屠殺嬰兒諉於亞瑟的責任，大多數百姓仍然很正確地認清罪魁禍首——瑪佳絲和洛特，並且覺得受到愚弄而憤怒。人終究還是人，他們也不會過度責難國王憤怒之餘這種倉促的舉動。他們說，換成任何男人，都會做出同樣的事。回到家看到自己妻子生下別人的兒子，即使你一時火起，也難怪。至於大批屠殺嬰兒，啊，國王就是國王，除了他的龍床以外，還有大片江山要考慮。何況王上不是寬大的補償了你們嗎？這一點，洛特很聰明地做了，而且不管作母親地依然呼天搶地哀號，大體上男人還是接受了洛特的行為，同時也收下了補償金，將此不幸事件視為一個國王震怒後一時失策的行為。

亞瑟呢？一天晚上在閒談時，我不經意地提起這個問題。如果謠傳的話是真的，大王真的會參與了屠殺事件，亞瑟自己不也同樣情有可原嗎？如果莫瑞真是他和異母姐姐的私生子，也是洛特可以挾持的人質（洛特一向也不是他最親密的朋友），那麼不正遂了他的心願？亞瑟還能找到什麼比殺死禍種更好的方法來確使洛郡王仍是他的盟友？

我說完這些話，就有人搖頭、有人低語，終於轉為同意。我便有了另一個念頭。每個人都知道亞瑟在遇到像這樣大的政策之事時——既重要且秘密的政策，關係到像洛郡這樣大的國家——重大決定都不是年輕的亞瑟制訂，而是他的顧問——梅林——負責。你相信好了，這次事件是出於一個殘酷無情的人，而不是一個無時無刻不在戰場上對付不列顛敵人的年輕勇士——後者幾乎沒有時間去風流於床第之間，除了像其他男人一樣在較閒的時間……

於是這種想法便像草的種籽一樣被播下，並且迅速蔓延成長。當亞瑟又一次打勝仗的消息傳來後，屠殺事件已被接受，而主要禍首——不管是梅林、亞瑟，或洛特——也幾乎被寬恕了。總之，大王——上帝保佑他打敗敵人——除了知道此事之必要外，實在也是束手無策。況且死掉的嬰兒中，大部份也會夭折，作父親的還得不到洛特王致贈的金幣哩！更何況大多數婦女能很快再生育，並努力去忘掉她們的眼淚。

王后也是。如今看來，洛特王的行徑倒真有一國之君的氣勢。他怒氣沖沖地回返宮中，除去了這個私生子（不管是受了亞瑟的命令，還是他自己的決定），然後播了真正自己繼承人的種，又騎馬離去，他對大王的忠心仍未減分毫。他還要一些喪子之慟的父親加入他的軍隊，而後一起離去，那些人對他的忠誠便更無可置疑。至於瑪佳絲，她並沒有為丈夫的暴力嚇住，或害怕百姓的憤怒，反倒（在我看到她騎馬出遊的幾次）衣着整潔，十分滿意自己的樣子。不論百姓相信她在此事件中扮演何種角色，她都不必怕百姓的恨意，因為據說她已懷了王上的孩子。

即使她曾為死去的兒子傷慟，她也沒有表露出來。百姓說，由此可見她真的同亞瑟通過姦，

而根本就不想要那個私生子。但對在一旁偷偷觀察等待的我而言，這却別有意義。我不相信莫瑞在那一艘無辜嬰兒死亡的船上，因爲我記起那晚洛特囘宮前不久，那三個武裝男人似乎別有用意地走囘後城門，而且那是瑪佳絲的信差從南方囘來之後。我也想到瑪嘉喉嚨被割斷躺在空搖籃的血泊中那幅情景，以及凌蝶不得瑪佳絲許可便在夜半急急出奔想警告瑪嘉的情狀。

這些事拼湊起來，我就知道事情是怎麽樣的了。瑪佳絲挑上瑪嘉照顧莫瑞，因爲她和洛特生了個私生了，若這私生子死掉，瑪佳絲自然會高興。凌蝶也說過她在笑。旣然莫瑞本身無安全之虞，而掉包過來的嬰兒可以隨時送死，瑪佳絲當然可以不慌不忙的等洛特囘來。她一得到消息，便派武裝衞士把莫瑞送到另一處，並且殺死瑪嘉，唯恐她萬一知道自己孩子會死，便把事情洩漏出去。如今洛特怒氣已息，城裏也恢復平靜，我相信瑪佳絲視爲武器的孩子也正在安全地成長。

洛特去與亞瑟會合後，我再度派亞帆南下，自己却依然留在洛郡靜觀事態。洛特旣已不在，我又囘到唐佩廸，盡一切可能探查莫瑞的藏身處。即使找到，我該做什麽我也不知道，但是神並沒有把這負擔加諸我身上，於是我在那個骯髒的小鎭又待了整整四個月。但是我雖日日夜夜到海邊搜尋，並且向神祈禱，我依然毫無所獲，不論是白日所見，或夢中預兆，都找不到亞瑟之子。

過段時間，我終於相信我的看法是錯的，即使瑪佳絲也不會如此惡毒，而莫瑞確實在那午夜海上同其他無辜嬰兒一起死亡了。

終於，在秋盡冬初，氣候乍寒之時，消息傳來謂林內斯戰事已了，洛特將再度囘宮，我便感

激不盡地離開唐佩廸。亞瑟將在卡隆度聖誕，屆時會找我前去。囘去的路上我只停下一次，和布雷在諾桑比亞共度幾天，把消息告訴他，然後南行，趕在大王囘宮前囘返。

大王在十二月的第二星期囘宮，那時已降霜，兒童都到戶外找尋冬青和常春藤來裝飾聖誕大餐。但他甫囘來，尚未洗浴更衣便召我前去，在我們分別前談話的那間房中接見我。這一次通往寢室的門是關着的，而且室內只他一人。

五旬節以後這幾個月中，他改變了許多。長高了半個頭——他這個年紀，抽條就像大麥桿子一樣快——同時也長胖了，身體也因爲過着軍旅生活，變得結實呈古銅色，但這並不是眞正的改變，眞正的改變是他的威嚴，他的態度表現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也知道要往那裏去。

若不是這一點不同，這次會談就和莫瑞出生那晚我同亞瑟談話時情形一樣了。

「他們說這件令人髮指的事是我下令的！」他連招呼都沒有對我說，儘顧着在室內踱步。步子不大，像勇猛的獅子行走，這間屋像是限制他行動的獸檻。「就在這間房裏，你該知道我說過不要殺他，而讓神來決定。而現在却有這種話！」

「你希望這種結果吧，不是嗎？」

「要這麽多人死？別傻了，我會做出這種事嗎？你做得出嗎？」

這問題用不着囘答。我只說：「洛特的智慧和耐性向來就不够，何況他又在氣頭上。可以說

這個舉動已經暗示給他，最起碼是鼓勵了。」

他迅速朝我投過來一個抑鬱的目光。「瑪佳絲暗示、鼓勵的？我知道。」

「我想亞帆已經把事情都告訴你了？他有沒有說他的行爲？」

「說他想帶你走另一條路，讓命運來統御那些嬰兒？是的，他告訴我了。」他停了一下。「這是不對的，我也跟他說了，不過對一片赤誠也不能生氣。他以爲——他知道我對嬰兒之死會感到寬心。但是那麽多無辜的嬰兒……我才立誓要保護百姓。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現在街上到處都在罵我了……」

「這一點你該安心。我懷疑會不會有很多人相信你和此事有關。」

「沒有關係。」他轉身脫口而出：「有人相信就够了。至於洛特，他也算有個藉口，一般人都可以了解，而我呢？我能四處散播說辭，說先知梅林告訴我這孩子對我恐有危險，所以我就找人把他殺了，又怕錯抓，便索性連別人一起殺了？這樣我算什麽國王？像洛特那種人嗎？」

「我只能再說一遍：我很懷疑人家會不會責怪你。當時瑪佳絲的宮女都聽得到，記住，而且警衛也知道他們是接受誰的命令。洛特的侍衛也知道——他們知道他快馬加鞭回宮，旨在復仇，洛特也不太可能對自已的意圖保持緘默。我不知道亞帆告訴你什麽，但我離開唐佩廸之時，大多數百姓都認爲洛特下的令該爲此次浩刼負責，而認爲你下命令的人都以爲是我勸你的。」

「這樣嗎？」他說，此時他確實在盛怒之中。「我是那種自已都不能決定事情的國王嗎？如

果別人要責怪我們中間的誰，我願意承擔，不要你來承受。你知道得很清楚，你該跟我一樣記得他們說什麽。」

這話也不用回答，我便保持緘默。他又在室內走來走去，然後才開口。

「不論是誰下的令，你都可以說我爲這件事感到很遺憾。你是對的，但我敢對天上地下的神起誓，我絕不會做出這種事！這種事就會常如影隨形地跟着你！以後人家不會記得我是把撒克遜人逐出不列顚的國王，只記得我在唐佩廸扮演過希律王，屠殺嬰兒！」他停了一下。「這話有什麽好笑？」

「我懷疑你用得着爲身後之名擔憂。」

「你只是這樣說罷了。」

「我早說過。」我的話，或者是口氣，使他安靜下來，他注視着我。「是的，我，梅林，這麽說過。我在有法力之時說的，這句話是眞的。這場浩刼使你洩氣並沒有錯，你把一部份罪名拉到自已身上，這也沒有錯。但是即使這件事流傳到民間，你仍然不會受到怪罪。這一點你可以相信我。未來的一些事會使你洗脫罪名。」

他的怒氣已平息，正在思量。他慢吞吞地說：「你的意思是說這孩子的出生和死亡會帶來危險？這危險十分可怖，使得別人會認爲謀殺倒是應該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又作了一次預言，切記。你向我暗示——不，你曾告訴我——瑪佳絲的孩子對我會有危險，而現在他已經死了。這會是你所說的危險嗎？就是我名譽上的汚點？」他停了一會兒，「或是有那麽一天，會有個死了孩子的父親在暗處躲着要殺我？你心裏的是不是就是這個？」

「我告訴你說心裏沒有什麽特別的事，但沒有說這孩子『可能』是一個危險，亞瑟。我說他『將是』一個危險。若我的話可信，這危險是直接的，而非別人手執刀子等候。」

現在他不作聲了，和先前那不安的神態正好相反。他蹙眉專注地望着我。「你是說這次屠殺並沒有成功？那個孩子莫瑞仍然活着？」

「我現在相信是如此。」

他急促地抽了一口氣。「那麽他被人從船上救起來了？」

「有可能。他不是被人偶而救起來，誰也不知道他身份地成長——就像你小時候一樣，然後有一天你會和他不期而遇，像賴亞斯遇見伊底帕斯王（譯註：希臘傳說中，伊底帕斯爲賴亞斯王之子，爲命運捉弄而弒父妻母）一樣，而兩人都互不知道。」

「我倒願碰碰運氣。人總會和人相遇。或者他——？」

「或者他根本不在船上。」

他緩緩點了點頭。「瑪佳絲，是的，說得通。你知道些什麽？」

我把所知的那一點事告訴他，並且說出自己的結論。「她必定知道洛特的反應很激烈。我們

知道她爲什麽要留下這個孩子，若是她自己的孩子，她不可能冒險等洛特回來。如今看來十分明白，這整件事都是她設計的，凌蝶後來才告訴我們更詳細的情形。我們從她那裏知道她故意把洛特激怒，才引致此屠殺事件，我們也知道她散佈謠言說這是你的命令。她做了什麽？她使洛特的恐懼藉以平息，並穩固她的地位。但我從對她的認識以及觀察所得，相信在同時她却設計——」

「保護她的人質安全。」他皮膚上的紅暈已消失，神情冷靜，雙眼像兩塊沾了雨水的石板。這個亞瑟別人曾經見過，我却不曾。多少撒克遜人在死前一刹那看過這雙眼睛？他尖刻地說：「我那晚一時的肉慾已受到很好的報償，我希望當時你讓我殺了她，這個女人是我絕不願再讓她接近我的，除非她穿着粗布衣服，跪着來到我面前！」他的聲音莊嚴，使這話像立誓一樣。而後他改變口氣問道：「你那時候同來的？」

「昨天。」

「昨天？我還以爲……據我所知，這件慘事是好幾個月以前的事。」

「是的。但我還留下來觀看事情的發展。後來我開始猜測了，就等着想看瑪佳絲會不會有些行徑顯示出她把那孩子藏在那裏。如果凌蝶能夠同去，並且幫助我的話……但是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待下去，一直到你離開林內斯，洛特也要回宮的消息傳來。我知道他一同來，我什麽事都別想做了，所以才離開。」

「噢。費了那麽大精神，而我還讓你站着，並且責難你，把你當成個值勤時睡覺的衛兵，你

能原諒我嗎？」

「沒什麼好原諒的，我已經休息過了。不過我倒是很高興能坐下來，謝謝你。」

這時他拉了一張椅子給我坐，自己則坐在大桌後的椅上。「你在報告裏沒有提到莫瑞還活着的事，亞帆也沒有說過。」

「我想他並不是沒有想到，這個結論是他走後我利用很多時間去回想、觀察，才得到的。自然仍然沒有證據證明我是對的，而且能告訴我這有沒有關係的，只是昔日預感的回憶。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從這些天來王上的先知的骨頭所感覺到的，可以知道莫瑞的威脅，不論是直接或間接，在短期內都不會表露出來。」

他瞥了我一眼，眼中已無怒意，倒是出現了笑意。「那麼，我的時間倒很充裕囉！」

「你有很多時間。這件事並不好，你有權利生氣，不過百姓已經幾乎不復記憶了，而且很快便會在你凱旋的光榮中被人淡望了。別人提起你的戰事，就一個勁兒地談論，所以暫時把這個拋到一邊，好好想些下一次戰役之事。費時在盛怒中同顧往事，只是浪費時間。」

緊張氣氛終於在那熟悉的笑容中化解開來。「我知道，要作創造者，而非破壞者。你已經告訴我不計其數了吧？我只是凡人，我要先破壞，好有空間……好吧，我就不提它了。該考慮該計劃的事够多了，不該浪費時間在過去事情上。事實上——」他的笑意加深了。「我聽說洛特王計劃把宮遷往國家的北部，或許他把罪名嫁到我頭上後，在唐佩廸就日夜不安……聽人說奧克尼羣

島倒是土質肥沃，夏季尤其宜人，但是冬天容易和外界隔離？」

「除非海水結冰。」

「這可是，」他心懷滿意地說：「連瑪佳絲的法力都無可奈何的了。因此距離可以使我們忘却洛特和他那一場浩刼……」

他的手在桌上報告和紙簿之間移動。我想，我應該到更遠的地方找莫瑞才對，如果洛特把遷宮到北部的計劃告訴他的王后，她說不定會安排把孩子也送往北部。亞瑟又開口。

「你懂不懂夢？」

我嚇了一跳。「夢？呃，我做過夢。」

他露出好笑的神色。「是啊，這個問題眞笨，不是嗎？我的意思是，你能否告訴我別人夢裏的意義是什麼？」

「我很懷疑。當我的夢有含意時，夢就會十分清楚，不容懷疑。怎麼，你覺得睡不穩嗎？」

「已經有好幾晚了。」他遲疑了一下，把桌上的物品換了換位置。「這似乎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不該爲它傷腦筋，可是夢太清晰了，而且又總是一樣……」

「告訴我。」

「我獨自一個人出去打獵，沒有獵犬，只有我和騎着的馬，正沿着小徑追雄鹿，這個部份常會改變，但是我知道我已經追了好幾小時。可是剛要追上雄鹿，牠就跳到灌木叢裏不見了，就在

這個時候我的馬就摔倒，而且摔死了，我被震到草地上。有時候我在這裏就會醒來，若是我再睡着，我仍然躺在草地上，這是一處溪岸，而死馬就躺在我旁邊。突然我聽到獵犬的聲音，成羣的獵犬往這裏奔過來，我嚇得坐起來，望四周看。這個夢我做了太多次，所以在做夢的時候我都知道一下刻是什麼事，我感到很害怕……奔過來的不是獵犬，而是一個怪獸，雖然我看了很多次，仍然形容不出牠的模樣。牠從羊齒和矮叢後頭衝出來，發出像三十頭獵犬搜尋獵物的聲音。牠沒有注意我，也不注意我的馬，只停在溪邊喝水，然後走進樹林裏。」

「這樣就完了嗎?」他停下來，我便問他。

「沒有。夢的結尾每次都不一樣，但是每次那頭野獸走後，都會出現一個徒步的武士，他告訴我他在搜尋獵物時，也殺死了一匹馬。每晚每次都是這樣：我想問他那頭野獸是什麼，他在搜尋什麼，他正要告訴我，我的馬夫就另牽了一匹馬來給我，可是這個武士不管任何禮貌，抓過馬就登上馬背，預備騎走。我手抓着韁繩要攔他，並且求他讓我去搜尋。我說：『因爲我是大王，大王該去面對任何危險的征逐。』但他把我的手打向一旁，並且說：『等以後再說。以後若你必要時，你可以在這裏找到我，我會告訴你我做了些什麼。』於是他就騎走了，留下我獨自在森林裏。就在這時我夢才醒，心中仍懷着恐懼。梅林，這夢是什麼意思?」

我搖搖頭。「恕我無法告訴你。若我口齒伶俐，我會說這夢是要你謙卑的啓示，告訴你說即使身爲大王，也用不着承擔所有的責任——」

「你是說退到一旁，讓你承擔屠殺之罪名?不，這解釋未免太巧妙了，梅林!」

「我不是說『如果』我伶牙俐齒的話嗎?我不知道你的夢有什麼意思，或許只是操心再加上消化不良的結果，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也就是我不斷說的：不管未來你會遭逢什麼危險，你都會克服，並且獲得榮耀；而不管過去發生什麼事，你做過什麼事，或將會做什麼，你都會死得備極哀榮，豎琴告終之時，我便會像音樂一樣消逝，別人會說我的下場可恥，但是你將永存於人的心中。而你現在有的是時間，告訴我林內斯出了什麼事。」

於是我們談了許久，終於他談到了眼前之事。

「只要等到春天路都通了，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卡隆這裏的工作，你要留下來襄助我們。但是春天到了，我要你開始建造我的總部。」我懷疑地望着他，他點點頭。「是的，我們以前也談過這事。佛提吉恩時代對的事，甚至是安布勞希時代對的事，在我們現在連一年也作不到。整個景象——一直到東邊——都全然改觀了。來看這地圖，我指給你看……你那個葛倫可眞有新發現，我已派人去找他來了，他正是我需要的人。那送到林內斯的情報眞是無價之寶，他告訴你艾歐沙和薩廸的事了吧?我們正盡力搜集情報，但我相信他是對的。最近的消息說艾歐沙已經回到日耳曼，他聲言只要加入他們的，都會有安定的撒克遜王國……」

我們談了一會兒葛倫的情報，亞瑟告訴我一些最新消息，而後說：「自然，他對山峽的看法也是正確的，我一接到你的報告，就派人去開始整建，我派托瑞去……我相信下一次攻擊會從北

方來。我正在等候寇爾和厄金的回話，但是最後我們仍然得在西南方這裏築一座永久堡壘。他們以魯土培爲根據地，背後又有海岸一帶，不管它是不是王國，這個大威脅一定是從這裏，和這裏來………」他的手指在浮雕的泥土模型地圖上移動。「我們走這條路由林內斯同來，所以地勢稍有概念，但也僅限於此，梅林。他們正在替我塑製新的地圖，以後我們可以再討論。你知道那一帶的地形嗎？」

「不知道。我走過那條路，但是當時心裏頭在想別的事。」

「目前尚不必急。如果我們四、五月開始，而你又有一向的法力能製造奇蹟，時間會很快，你替我思量思量，待時機到時，再替我看一看，好嗎？」

「十分樂意。我已經去看……我的意思是心裏頭的看。我想起來了，那裏有座山，可俯瞰這一帶的情形……就我記憶所及，那山是平頂，平頂大得够住下大軍，擺得下一座城市，而且也够高。站在上面，可以看到鏡湖島，一連串的烽火站，以及西方和南方好大一片平原。」

「指給我看。」他急急說道。

「在這一帶。」我用手指指着。「我猜的不會很正確，而這地圖也不怎麼正確。但是我想這條河一定就是它旁邊的那條。」

「那地方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這座山旁有條河環繞，這條河叫——我想是——卡默河。山在羅馬人

到不列顛以前就是個堡壘，可見很早以前的不列顛人就視它爲戰略要點，用來抵擋羅馬人。」

「羅馬人佔領了這處堡壘？」

「終於攻下了的，而後他們又重新加強防禦工事，並且固守。」

「噢，那麼那裏一定有條路。」

「當然。可能就是這條，從鏡湖島穿過湖的路。」

我在地圖上把路指出來，他看了看，提出意見，又在室內踱着方步。僕人端上晚餐，帶來燭火，他才伸伸腰，把遮住眼睛的頭髮掠到後頭，像個潛水伕從水中出來一樣自計劃中出來。

「這得等到聖誕節過完，但是梅林你盡快去，並且把你的意見告訴我。你需要什麼幫助都會有。現在你同我一起進餐吧，我把黑水之役的情形告訴你。我已經告訴你太多次，被我渲染後我幾乎都認不得了，但對你，倒不一定。」

「是的。我向你保證，你說的每個字我都相信。」

他笑道：「我就知道我可以仰仗你。」

2

我離開大路，見到嘉美樂山那天，天氣非常宜人，是典型的春天氣候。

嘉美樂是後來的名字，現在它的名字還是卡默。山前一條河流依着山勢蜿蜒而流，而這座山的地形，就如我曾對亞瑟所說，雖然不高，但俯望點極佳，可以清楚看到四周的動靜，傾斜的坡度足以抵擋敵人強悍的攻勢，而平坦的山頂上可以建造堡壘和防禦工事，難怪塞爾特和後來的羅馬人都看上這個地點，建築堡壘。

從山上最高瞭望點看去，除了東邊有些山擋住了視線，西面和南面視界絕佳，肉眼所及範圍可達數哩，北邊則直達海岸線。西北海岸線有一個大缺口，海水直灌進來，形成一個長達八哩的大湖，就是鏡湖島所在之地。島上腹地偃臥在一平如靜水面，就像側臥的女神像。王宮附近有一奉祀女神的神廟，山上烽火臺清晰可見，下一個烽火站則在距離幾哩外的瑟富河口。

鏡湖島是夏日國的領域，國王的名字叫麥威，是亞瑟最忠實的盟友，當我第一次來卡默勘察地形時，受到他極爲熱烈的招待，他對大王選擇和他交界的地方作要塞，表示歡迎。當我拿地圖和他商量對策時，他的興趣似乎很濃厚，答應全力協助工程的完成。

麥威國王自告奮勇要帶我到各處巡視，由於這是我首度勘察，單獨行動比較方便，所以就婉謝他的好意。他和手下騎馬送我一段路以後，轉入一條橫跨湖上的堤道，興高采烈地展開一天的打獵活動。這附近飛禽走獸種類繁多，非常適於打獵。麥威國王剛離開不久，我就看到一個絕佳的兆頭：國王的獵鷹追逐一羣從東南方飛來的候鳥，不一會兒光景，獵鷹已將所有的獵物趕盡殺絕，回到主人身邊，而後在一羣年輕人歡笑聲中呼嘯而去，我又繼續自己的行程。

我最初猜測有一條路通到卡默的古羅馬堡壘，果然正確。這條路繞着烽火山蜿蜒而行，而後成一條堤道跨過湖面，往東邊一片乾燥的土地延伸，和昔日的護城河路會合，不久便南向轉入卡默山脚下的村莊。這裏從前曾爲塞爾特人聚居之處，後來羅馬人在此建立堡壘，一旦發生戰禍，當地居民從土地取得糧食，逃到山上堡壘。自從堡壘式微以後，他們的生活頓然陷入困境，不但東面和南面皆面臨強敵的威脅，遇到依霍登沼澤區荒年歉收時，夏日國人民吃膩了魚類和水鳥之餘，就會越界掠奪。

我騎馬經過時只見一些傾圮破敗、屋頂破爛的茅屋，且不時有雙眼睛在黑洞洞的門後窺視，時而聽到女人呼喚孩子的尖銳叫聲。

我的馬在泥濘不堪的地上行走，腿上濺到許多泥漿。走了一段路，轉入上山的馬車徑，馬的步伐逐漸輕快起來，樹林在身後倒退。

我雖然知道山頂是一片平坦的腹地，但是到達以後，還是爲其廣闊的腹地感到驚異不已。我經西南傾圮的城門進入，南面是一片寬闊的草原，西部則是一視野極佳，坡度陡峻的瞭望點。我騎馬慢步前進，平坦的地面上疏疏落落散佈些廢墟，挖得很深的地基，半堵傾圮的牆壁等等。牆壁罅裂中，金雀花和荆棘叢生，而山鼠則在碎石路縫中作窩。

一眼看去，到處都是石塊，上好的羅馬石材，還有一座荒廢的採石場。堡壘外圍山勢陡降，樹木根枝虬結，緊附斜坡而生，現已抽出綠意盎然的嫩芽，當中還有懸勾子和荆棘纏繞其間。

我沿着一條湮滅在羊齒植物和蕁麻叢中的小徑，一路來到北門。站在城牆缺口，可看到半山腰樹林裏的泉源，想必是傳說中的女神之泉。他們將山上最好的水源獻給女神，而堡壘主要水源却取自位在東北方半山坡的一處泉源，正好位在我方才騎馬上山的那條馬車徑的背面。我極目望去，發現泉源周圍有些牲畜正在飲水。牛羣沿着草坡緩步移動，脖上鈴鐺跟着叮噹作響，聲音很是悅耳，我最初以爲跟在牛羣後面移動的矮小身影是牧童，但後來定睛一看，才從他拄着拐杖，蹣跚而行的樣子判斷是個老頭子。

我掉轉馬頭，在傾圮的石堆中行進。一隻喜鵲被驚得慌亂遠飛，尖銳的叫聲，似在詛咒。老人抬頭仰望，手足無措地站住了。我抬起手來，向他招呼示意。他看清我隻身前來，且沒有携帶武器才放心地先行到路邊一堵低牆，坐下來，等候我。

我下了馬，讓馬在草坡上吃草。

「你好，老爹。」

他操着濃重的家鄉口音回答我的問候，而後眨着蒙着白翳的眼睛，狐疑地打量我。「你不是本地人。」

「我從西部來的。」

看來這附近的居民，因頻繁的戰爭，養成高度的警覺心。「你上山作什麼？」他問道：「爲什麼不走正路呢？」

「我奉國王之命，」我說：「勘察堡壘。」

「別說得冠冕堂皇，還不是那一套！」

我詫異地望着他，他將手杖揷進土裏，用生氣而顫抖的聲音說：「國王沒有來之前，這裏本來就是我們的土地，爲什麼要破壞它的寧靜呢？」

「我不認爲——」我正想解釋，心念一轉，改問他：「你剛才說的國王，是那一個國王？」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麥威或亞瑟？」

「我說過，我不知道。你到這地方作什麼？」

「我是國王的部下，奉他的命令——」

「我懂了，你們要重建城牆，而後搶走我們的牲口，姦淫我們的婦女，殺死無辜的孩子。」

「你誤會了，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築堡壘，保護你們的牲口和婦孺。」

「過去它不曾發揮保護的功效，將來也不可能。」

一陣沈寂，老人將手杖從地上拔出來。陽光照在草地上，濡濕的草叢發散着熱氣。我的馬低頭咬嚼薊草的影子，很像一個巨型車輪。一隻彩蝶在紫苜蓿和田中飛舞，雲雀在草叢中跳躍，高歌忘憂。

「老爹，」我心平氣和地說：「我相信你父親那一代，和你這一代都不曾有過堅固的堡壘，

到底是那個國王毀了它？」

他望着我，好半晌，頭搖得像博浪鼓般。「大爺，那是一個故事，一個很古老的故事。我小時候，祖父曾告訴我，族人定居這裏，曾有一段輝煌的時期；那時草地肥沃，牛羊成羣，男耕女織，生活過得富足而安樂。後來國王來了，將他們都趕下山，却沒想到有一個像河流般寬闊的墳墓，當天他們全都死了，而國王也長眠於那裏。」

「你說的是那裏？依霍登？」

「什麽！他們怎麽可能跋涉到那麽遠的地方？那地方是別國的領域，叫作夏日國，一年中除了仲夏乾季外，平常爲湖水所覆蓋。不！不是依霍登。他們到一個山洞，把國王和與他同時溺斃的衛士埋在山洞裏，」他忽然冒出咯咯的笑聲。「族人認爲是女神的旨意，所以站在一旁圍觀，却沒有人肯伸出援手。傳說三天後，女神讓他回來一趟，當時他全身一絲不掛，王冠和寶劍也都失去踪影。」又是一陣咯咯的笑聲，而後才說：「你最好回去稟報你的國王，不要激怒女神。」

「他會聽從你的忠告。這件事什麽時候發生的？」

「也許一百年前，也許二百年前，我怎麽會知道呢？」

我們間又陷入了沉默，我尋思了一會兒，相信剛才聽到的故事，是冬季農閑期，族人圍着爐火閒聊的茶餘飯後資料。由於一代傳一代，所以故事有些語焉不詳，但却印證了我以前聽到的傳說：這地方很久以前曾有堅固的堡壘，而他所謂的「國王」可能就是塞爾特的領袖，被羅馬人從

山上誘下來，或是羅馬某個將領親自想出這個「甕中捉鱉」的詭計。

我打破沉默說：「到山洞要走那一條路？」

「那個山洞？」

「國王墳墓所在的地方。」

「我只知道故事中有一個山洞，至於詳細地點就不知道。」話聲一頓，他接着說：「他們偶而也會騎馬出現，我就曾經親眼看過。當時他們隨着夏天的月亮出現，回到他們溺死的地點。據說有時也會在暴風雨的晚上出現，黎明來得太快，他們措手不及的當兒，冥府的大門已經關上，只好成爲無主的孤魂野鬼到處遊蕩，直到……」他聲音因爲恐懼而有些顫抖。「你剛才說什麽來着？你是國王的部下？」

我縱聲大笑。「老爹，不用害怕，我不是你所說的那些人。我雖是國王的部下，但我的國王是活生生的國王。他將要替你們建堡壘，保護你們的婦孺、牲畜和農作物，這樣一來，南方的撒克遜人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他沒吭聲，靜坐了好半晌，頻頻對着陽光頷首。我從他的動作，知道他是一個單純的牧人。

「我有什麽好怕的？」他說：「經常有國王來到這裏，國王沒什麽了不起。」

「我的國王却很了不起。」

他注意力從我身上移開，對着牛，温柔地低語：「來，黑莓！來，露珠！你聽到他怎麽說：

一個國王要替我建堡壘，保護牲畜。這件事只有女神作得了主，我看他最好和女神打交道。」

我賞他一個銀幣，作爲他提供情報的報酬，而後牽着我的馬，爬上山。

3

幾天後，第一批測量員抵達這裏，開始勘察的工作。總工程師則與我在臨時搭起的營地共商大計。

我小時候在不列塔尼時，父親的首席工程師崔莫南曾教我許多工程學的知識，現在他已經作古多年。亞瑟的首席工程師名叫德温，多年前當安布勞希在世時，我曾和他在重建卡隆的工程中共事。他的皮膚黝黑，蓄着紅鬍子，脾氣却出奇的温和，遇到別人故意挑釁時，總是隱忍著不發作，但他在工作上的表現却非常傑出，而且懂得駕馭部下，讓他們心甘情願爲他工作，在短時間內發揮出最高的效率。他不只在工程方面學有專長，同時不放過任何學習的機會，遇到吃重的工作，他從不袖手旁觀，總是捲起袖管，和手下同甘共苦。一般人像他這樣傑出，很容易犯了狂妄自大的毛病，他却虛懷若谷，事事徵求我的意見。他很尊重我的看法，但我知道，並不是因爲我在卡隆或塞貢庭有非常傑出的表現令他心儀——這兩個工程，依羅馬形勢建築，幾乎每個建築師都懂得它的建築原理，並沒有特別創新；我們間的默契，主要是從愛爾蘭開始，當時我負責搬移

奇賴亞岩石，後來重建安希堡巨石柱時，他都曾在場幫忙，因此我們間的默契建立在瞭解彼此的優點，合作得水乳交融，異常愉快。

亞瑟認爲北方將有麻煩的預感，果然應驗了。三月初，他帶軍北上，但整個冬天，我和他及德温三個人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堡壘的建築工程。德温最初認爲重建卡默堡，只是我瘋狂的念頭，但經不起我的堅持，和亞瑟的滿懷熱忱，最後終於同意接受這個任務。將來堡壘的規模，我希望能依亞瑟目前擁有的兵力和實際需要而設計。至於建材，我將當地現有的列成一張清單，並且從一重重的圍牆和挖得很深的壕溝中仔細揣摩當初羅馬人建築時所花的心血。我一面工作，一面想起出國旅行時，所見過的堡壘，往往建在比此地形更惡劣，且偏僻的蠻荒之地，但要依羅馬形式重建堡壘，却是非常艱鉅的工程。德温的石匠縱然熟悉羅馬建築的要訣，但卡默陡峭的地形，就是一項難以克服的難題。好在這些石匠都具有第一流手藝，加上這附近有採石場和現有的一流石材、森林中的資源、湖畔的鋸木場，配合起來，就是最有利的條件。

現在每個人都能預期將來宏偉的遠景。他們將陡峻、滿佈壕溝的部份稱之爲「嘉美樂宮」，並且用石頭和木材建築數道堅實的圍牆，此外每隔一段距離還設有步兵崗哨、城垛上有供遠望的垛孔；北門有一條供騾馬通過的大道，而西南那座氣宇軒昂的大門，則命名爲「國王之門」，並在門口闢了一條寬闊、平坦，可供許多輛馬車、和騎士隊疾馳的「騎士大道」。

而在這一重又一重的圍牆當中，我打算建一座戰時和平時都能平安無事的城市。建築時，不

但考慮到實用、堅固，同時也考慮了美觀舒適。讓旗幟飛揚城中每個角落，而苗圃、果園在陽光下閃着生的光輝；讓鋪得整齊美觀的碎石路，經常有舉止綽約、霓裳飄然的美女走過；讓園中不時傳來孩童嬉戲的聲音，而街上到處行人熙來攘往；讓談話聲、笑鬧聲充滿每個角落；讓市場的喧囂、馬蹄疾駛聲、年輕人的高談闊論、教堂的鐘聲豐富這個城市的生命，使它成爲具有商業富足、和平安樂的城市。

現在當我置身在山頂上的殘垣斷壁間，這些想法只不過是單純的理想，爲了達到目的，我們要從外圍的城牆逐一開始。我打算利用現成的材料——羅馬舊坑道的瓦片、地板上的石板、瓷磚來構築外圍城牆的護壁，同時也可以用來建造競技場的平臺。這些圍牆從外圍看來，依着山勢而建，就像國王頭上王冠。我們將山邊的樹木砍伐殆盡，挖掘壕溝，並利用山壁陡峻的天然形勢堆上石塊和灰泥摻和。經過石匠細心琢磨，作成一堵屏風般的巨牆。我還打算讓木工和石工配合，在外層鑲上一層美觀的木頭牆壁。至於大門主要通道，我設計了穿過城牆的隧道，讓它和競技場直接連成一氣，並且寬闊得足以讓車輛或三匹馬並行通過。

我將構想中的草圖告訴德溫。最初他顯得有些狐疑，但基於對我的尊敬，使他保持了緘默。我從他神色中，可以看出他對我不肯採用規則完整的雙角塔和守衛室的草圖，感到費解。經過我一再解說，他很快就接受新穎的觀念，並積極地參與。

亞瑟也經常參與我們的討論，並提供防禦上的意見。但他所提議的，執行起來，往往有技術

上的困難，好在他很尊重德溫和我的經驗以及專業知識，到了最後關頭，總能作適當讓步。他表示，只要堡壘完工，他就有堅守的絕對把握。

現在，天氣愈來愈暖和，德溫立刻展開他的工作。工作進度進行得很快，在牧人趕牛羣回家之前，樁子已經打進去，壕溝也開始挖掘。

卡默堡再度大興土木。國王回來了。

六月，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他在畢威、凱伊和另外十幾個武士的陪同之下，騎馬回來。他們並沒有携帶隨身武器，看起來就像是打獵的行列。亞瑟從他的牝馬背上跳下來，將韁繩交給畢威。其他人忙着下馬、牽馬吃草的當兒，亞瑟已經沿着斜坡爬上來。

他看到我，揮手示意，態度却安然，而不顯急促。到了城牆外正在大興土木的工地，他停下來和工人交談。當工人停下手邊工作，回答他的問題時，他已經大步跨上架在壕溝間的木橋。我看到有人指指點點地對他解說着，他順着那人的手勢望去，又環顧四周，而後，爬上一個可以俯望工地的高地，前前後後細細觀看一遍，然後才一手拿着草圖，快步向我走來。

「嗯！」他輕描淡寫說道。神情却顯得非常滿意。「何時完工？」

「明年冬天來時，就會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觀。」

他眼光再度四處逡巡，順着他那種滿足的神情，我可以揣摩，他正沿着已完工的城牆，看向正在架構中的塔基。他此刻的心情，就像一個驍勇善戰的武士，慨然接受別人贈予的利器。

「你果然如我所預期的，再度創造奇蹟。或許你當初繪草圖時，是利用專業知識，加上絞盡腦汁的構想，因此不覺得是神蹟？」

「我相信所有的建築師都會有這種感覺。」

「工程進行的速度實在驚人！你難道像過去搬移奇賴亞岩石一樣，又應用了魔術不成？」

「我所應用的原理很簡單，說穿了只不過是在善用人力罷了！」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光轉向忙碌工作的人羣和工作場中拿着大鎚的石匠和木匠。他傾聽着叮叮噹噹的聲音，臉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出神地說：「我將牢記你的話，使每個人都發揮他的潛能。」接着又轉問我說：「你剛才說明年冬天？」

「當冬天來時，內部的工程已經完成，那時你就有一個堅固的堡壘。只要等到戰爭一結束，就有充裕的時間使它成爲一個舒適、美觀的宮殿。我們將爲你建築一個氣勢宏偉居高臨下的鷹王之府；戰時是固若金湯的堡壘，平時則是舒適的安樂窩。」

他對遠方的畢威作了一個手勢。畢威立刻牽着亞瑟的馬，走上山來。

亞瑟揚揚眉說：「看來你已經知道了。我早該知道，我的秘密從來逃不過你的法眼。」

「秘密？我根本毫不知情。你到底有什麼秘密不想讓我知道？」

「說起來並沒有對你隱瞞的必要，我本就想直截了當告訴你……但她不希望我事先透露，」

我吃驚的表情一定像個傻瓜，因爲他眼睛閃耀着捉狹的神情。「梅林，事先沒有和你商量，我實

在是很抱歉，但我眞的打算告訴你。我就要結婚了！放輕鬆點，沒什麼好生氣的，這件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因此無法由你作主。」

「我沒有生氣，而且也沒有生氣的必要。」我說：「你能自作主張，我高興都來不及呢！已經宣佈了嗎？」

「還沒，我打算先告訴你。到目前爲止，只有母后和我知道。這主意也是母后先提起的，我知道需要費些口舌向別人解釋清楚，但我警告你——」眼中閃動異彩。「我已經打定主意了。」

這時畢威已經走到我們身邊，亞瑟從他手中接過牝馬的韁繩。我質疑地望他一眼，亞瑟點點頭說：「是的，畢威知道。」

「你願意透露她的芳名嗎？」

「葛葳芙。」

一隻鳥飛過上空，在陽光下拍擊着翅膀，陰影掠過我們兩個之間的草地。我記憶深處的某一點被觸動了，但很快就恢復平靜。

「梅林，你怎麼了？」

他的聲音透着焦急，就像闖了禍，深怕被發覺的小男孩。我抬抬眼皮，發現一旁的畢威也同樣用焦慮的眼光看着我。

「沒什麼，她是個可愛的女孩，同時還有一個美麗的名字，相信諸神一定會保佑你們白頭偕

老。」

他的表情立刻輕鬆下來。畢威見風轉舵，說些輕鬆的頑皮話沖淡緊張的氣氛，接着話題又轉到堡壘的施工情形，我看到德溫站在大門口監工，於是一齊走過去，和他攀談。

過了一會兒，亞瑟和畢威雙雙告辭，跨上馬背，隨行侍衛跟着國王，一路下山。

他們走沒多遠，就遇到黑莓、露珠爲首的牛羣，一步一步，蹣跚爬上山。頑固的老牧人，恍若無覺般，悠然拿着拐杖，跟在後面走着。

亞瑟的牝馬停下來，急躁地揚着蹄跳躍着。牛羣却一邊吃草，一邊遲緩移動。亞瑟一拉韁繩想調轉馬頭轉向路邊等候，没想到牝馬竟然不聽指揮，急驟轉身，撞向畢威的黑馬。後者向前一閃，和露珠只有毫髮的差距，差點撞個滿懷。畢威被逗得哈哈大笑，凱伊勃然大怒，罵道：「快點讓路！沒長眼睛，老糊塗，國王來了，你不快點讓開，只會儘在這裏，破壞別人正經事。」

「年輕人，我們趕牛的所作的事，也許不比你們作的冠冕堂皇，但也是規規矩矩，不偷、不搶的正經事。」老人立刻還以顏色。「我們對土地，至少還有些貢獻，不像你們只會一味破壞。你們如果要打獵，儘可到夏日國去，不要破壞這裏的平靜。」

凱伊在氣頭上從來不知控制自己的脾氣。他一踢馬腹，超過亞瑟的牝馬，滿臉漲得通紅，低下頭來，對着老人破口大罵。「你到底是裝聾作啞，還是白癡？你眼前站的就是國王，而我們是國王的正規部隊，不是要去打獵的。」

亞瑟微笑道：「凱伊，算了，不要和他計較。」他緊握韁繩，控制焦躁不安的牝馬。

老人抬起頭，用白菓似的雙眼，打量着亞瑟。

「國王？我雖然老眼昏花，你們却騙不了我。」他說：「國王應該是成年人，但眼前這個只是個孩子，何況他來的也不是時候。據我所知，國王總是仲夏滿月時才會出現。我親眼看過他率領一隊衞士騎馬經過。」他拿起手杖一指。「你們自稱是國王的武士？怎麼可能呢？國王的武士應該穿着閃閃發亮的盔甲，手拿和樹幹一樣長的槍矛，而頭盔上的翎毛就像馬鬃一樣威風。」

凱依正要發言，被亞瑟阻住了。他以閑話家常的口吻，和顏悅色地說：「老爹，你剛才所說的國王，到底是誰？」

他雍容自然的態度，使得老人頑強的態度開始動搖。他抬起頭，看到我，於是指着我說：「他知道，我已經將故事講給他聽。當時他告訴我他是國王的部下，同時還說國王將要保護我們，不受壞人的侵犯……」他目不轉睛打量着亞瑟，好像第一次才將眼前笑容可掬的年輕人，和灰色的牝馬看得清楚。

亞瑟轉問我說：「你知道他說些什麼嗎？」

「他說的國王是塞爾特的酋長，因意外事件溺死，每到夏天，有月亮的晚上，國王和衞士的鬼魂就會出現。只是一個古老的傳說，不相干的。」

「不相干？」有人不以爲然說道。從他說話的口氣，我猜想大概是拉木克；他不但勇敢、具

有高度警覺性，且具觀星相的異稟。

「他親眼看過那些鬼魂嗎？」另外一個人說道。接着又有人喃喃說道：「他說武士戴有翎毛的頭盔，並拿着長長的槍矛，依我看來，却像撒克遜人的裝束。」

拉木克再度發言。他聲音像從胸腔中迸出來。「這座山下面埋着有許多死人，經常有鬼魂作祟，而你竟然選擇這種地方建堡壘、王宮。」

剛才談笑自若的武士，臉上的笑容忽然消失了，人人噤若寒蟬，雖然是光天化日之下，但一種詭異的陰影籠罩在場每個人。

亞瑟不高興看到大家爲空穴來風的傳說所驚擾，皺着眉頭說：「這又何妨？那一座堅固的堡壘沒灑上壯士的熱血？我們這些活生生的人難道還怕那些死去的孤魂野鬼不成？我相信他們一旦出現，就表示對我們友善。」說完，他轉對老人說：「老爹，請你告訴我們，『國王』是誰？」

老人遲疑了一下，說：「你聽過有名的魔法師梅林嗎？」

「梅林？」畢威疑惑道：「你難道不知——」他察覺我暗示的眼光立刻打住。

亞瑟連看都沒看我一眼，繼續問他。「這件事和梅林有什麽關係？」同時，眼睛向周圍溜了一轉，頗能震懾全場的氣氛，就是連馬匹也靜悄悄的。

老人受到周圍寧靜氣氛的感染，口齒竟然也清晰起來。「從前有一個殘暴的國王，他爲了建築堡壘，四處尋找一個英勇的壯士，打算將他的血灑在地基上，並且活埋在地底下，最後他找到

全不列顛最聰明的人——梅林。沒想到梅林施法召來赤龍，安然地逃到天上，後來又替不列顛立了一個新王，將困在塔中的暴君和他的王后活活燒死。你聽過這個故事嗎？」

「是的。」

「你眞的是國王，而這些人是你的武士？」

「是的。」

「那麽你去問梅林。據說梅林還活着，你去問他，堡壘下埋有人時會發生什麽嚴重的後果？他曾將大名鼎鼎的赤龍國王（譯註：即安布勞希）埋在懸石下面，並將那地方命名爲不列顛的安全堡（譯註：即安希堡）。」

「你說得沒錯。」亞瑟說。他趁機打量周圍的人羣，看他們表情已鬆懈下來，轉對老人說：「但你還沒告訴我，埋在這座山底下的國王是誰？」

他想進一步追問，却問不出所以然。老人的話愈來愈含糊不清，時而提到頭盔上的翎毛，時而講到長矛「就像白楊樹一樣長」，身上斗篷則「無風自動」，言語間充滿詭異氣氛。

我冷然打斷他的談話。「王上，關於這個問題，你最好去請教梅林。我知道他會說什麽。」

亞瑟微笑道：「那麽到底是怎麽回事？」

我轉對老人說：「那天你親口告訴我，國王和他的部下是被女神殺死，埋在這裏的。你同時還給我一個忠告：新來國王應該和女神打交道，得到她的允許，才可以建堡壘，現在你看看這個

年輕的國王雖然對過去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但他却得到女神的幫助，在她曾經殺死人的地點之上建立堡壘。女神不但親自爲他加了冕，並且將寶劍賜給他。你可以安心回去告訴你的族人，新的國王來了，他要建堡壘保護你們的婦孺和牲畜。」

拉木克抽了一口冷氣。「梅林，你講話的語氣就像出自女神的口中。」

「梅林！」老人像第一次聽到這名字，毫不動容。「這倒像他會講的口氣。」他說：「我聽說他將寶劍從水中撈起，交給國王……」這時武士們又恢復談笑風生的常態，說話聲和笑聲逐漸淹沒老人口齒不清的談話。他說着、說着，忽然想到我最後那些話，和他的牛羣有切身關係，話題很自然回到他的牛羣上面。亞瑟瞥了我一眼，耐心聽他講完，而後禮貌地一鞠躬，答應他，只要卡默山上的草地青翠茂盛，他就可以在此放牧，萬一草地枯黃時，願替他找別處牧地。

「我以大王的名譽保證。」他愼重地說。

老人說：「不管你是不是國王，我看你是個講理的年輕人，能够採納有識之士的忠告，不像一些——」眼睛瞟着凱伊。「作事全憑一股衝動，却不懂得運用腦筋的人，只能算是莽夫罷了！任何人只要略知兵法，一定知道士兵不能空肚子打仗的道理。你只要讓我把這些牛養肥，你們的士兵就不怕挨餓了。」

「我剛才已經答應讓你在此放牧。」

「你那些建築工人正在大興土木，我到那裏找草地呢?」

亞瑟没想到他的誓言，這麽快就面臨挑戰。他遲疑了一會說：「我看到村莊後面有一塊肥美的草地——」

「那些草或許可以拿來餵羊或是鵝，却不能用來養牛。因爲草汁裏含有酸性，而且雜有許多金鳳花，牛吃多了會中毒。」

「眞的嗎?這一點，我倒没聽過。那麽，請敎您，那裏的草地適於牧牛?」

他手一指。「就在那邊山上。」接着失聲笑道：「年輕小夥子，不管你是不是國王，有關畜牧的事，你還要好好學習。」

亞瑟正色說道：「你的話，我會牢牢記住。等我查清那座山主權在誰手上以後，我會讓你去那邊牧牛。」

他調轉馬頭，讓老人通過，接着對我點頭示意，快馬加鞭趕下山。

德温正在西南高塔的地基上等我。我急急向那邊走去，這時一隻鳥又在我身邊盤旋，尖嘎的叫聲，再度喚醒我的記憶……

……格拉瓦山裏的敎堂，亞瑟和畢威兩張年輕的臉孔，正聚精會神地聽我講述戰爭的故事。忽然，搖曳的燈焰，照着躲在屋中某個角落，一隻白貓頭鷹龐大的身影。「葛崴芙」（譯註：威爾斯諾「白色陰影」之意。）這幾個字像道白光，闖進我一平如靜的心湖。我現在已經記不得當時心中確實產生的念頭，但我知道「葛崴芙」這幾個字是亞瑟的致命傷。

自從我替亞瑟建築堡壘以來，就將全付精力和心血放在建築上面，對於異象的感應，相形也遲鈍起來，我今天並没察覺任何異樣，而我現在唯一的任務就是替國王建築堡壘，不應該胡思亂想，想到這裏，我加快脚步趕去和畢威會合。



三個月之後亞瑟在卡隆與葛葳芙成親。他没有機會再看新娘一面，事實上，我相信他從加冕典禮和她之間簡短的寒暄之後，雙方便没有再談過話了。他七月初就必須北上，自然抽不出身到康瓦耳，護送她去格温，反正他身爲大王，他的新娘被送到他那裏也是說得過去。於是他給畢威一個月的時間，要他前往廷泰閣把新娘子送到卡隆。

這季夏天，北方斷斷續續地有戰事，大多數是些埋伏戰或小衝突（因爲地形多山丘森林），七月杪，亞瑟王軍強渡巴薩河，打了一場勝仗，於是暫時停戰，過了收割農忙期，得以心情平靜地回返卡隆。雖然如此，他的婚禮仍是備戰式婚禮，因爲他不敢冒險，如此一來，新娘便和他心中其他要事所佔的地位一樣。不過新娘子似乎也早已料到，對於一切都歡歡喜喜，彷彿這是倫敦盛宴。事實上婚筵也確實充滿了歡樂華麗的氣氛，不亞於我所見過的這類場合，只是戰士都把矛堆在筵席廳外，劍也隨時可以抽出來，大王則把每一刻都用來和軍官討論，再不就是到演練場，

或——夜晚時——熟讀地圖，桌上堆放着情報文件。

我在九月的第一個星期離開卡默，前往卡隆。堡壘的工作進行順利，可以安心地將工程託付德温。卸下重擔，我心裏格外輕鬆。到目前爲止，我對亞瑟新娘的觀感極佳，只看得到她好的一面：比方說她年輕、健康，而且現在正是亞瑟要個兒子的適當時機。

我到達卡隆時，及時目睹迎親隊伍抵達的盛況。他們並没有像預料中由水路前來，而是從格勒温騎馬由陸路來。隊伍經過時，馬背上金漆銀雕的鞍袋，五顏六色的流蘇，看起來壯觀極了。女人騎的小馬背上還漆着彩繪，加上年輕女郎披着形形色色的斗篷，馬鬃上鮮花編成的花環，形成一支琳瑯滿目、有聲有色的隊伍。

新娘不屑騎小馬，她騎的是亞瑟馬廐裏的一匹乳白色的駿馬。畢威披着一件嶄新的赤褐色斗篷，在一旁隨時留意着新娘手上的韁繩。陪侍另一旁的則是亞瑟的妹妹瑪姬絲公主。她騎的那匹馬性子比這葛葳芙所騎的更爲激烈，但她控制得很好。瑪姬絲今天興致顯得很好，可能和她的佳期將近有關。雖然葛葳芙成爲衆人矚目的焦點，但她並没有嫉妒不滿的情緒，事實上，由於伊格蓮的缺席，她今天將代表太后和康瓦耳公爵，一同將新娘子交到國王手中。

亞瑟不知母后病情危急，心中一直存着一絲僥倖的念頭，希望她忽然翩然降臨。畢威到達以後，在他耳邊低語了一陣子。亞瑟臉上掠過一陣陰影，但他還是態度從容的上前迎接葛葳芙。他們見面時的態度公開而正式，但親切的微笑，使得新娘打自內心泛起會心的微笑。堂中充滿婦女

裙裾窸窣作響聲，和她們竊竊私語聲音。男人以艷羨的眼光打量着新娘，老人對她的年輕和清新發出由衷的讚賞，並希望國王很快有個子嗣。

葛葳芙今年十五歲，比我上次看到她又高出許多，同時也出落得更爲女性化，但她看起來還像小女孩：細膩的皮膚，清澈無邪的眼睛，充滿即將成爲英國國王妻子的喜悅。

她對太后缺席的理由解釋得高明極了，讓大家以爲太后只是微恙，並沒什麼大礙。國王伸出手，讓她攙着，和瑪姬絲兩人雙雙護送她進到事先準備的寢宮。

國王很快又回到廳中，我聽到他和畢威在走道交談的聲音，所談的內容却和婚禮無關。當他走進來時，已經脫下身上華麗的外衣，亞帆對他一向的習慣瞭若指掌，立刻拿了一件斗篷，替他披上。

亞瑟狀至愉悅地和我打招呼。

「你的觀感怎樣？」

「她很可愛。」

「好在她並不內向害羞，天曉得我實在沒有時間花心血在那上面。」

我看到畢威露出會心微笑。我們倆都瞭解他說的是由衷之言。他實在沒有時間對感情細膩的女人大獻殷勤。他所需要的是婚姻和生孩子，一個可以讓他安心到北方征戰的妻子。

他在前引路，帶我們到一間掛有地圖的接待室。

「我已經派人召集長老們到這裏開會，」他說：「在他們到達之前，我有一件要事宣佈。梅林，你還記得我曾對你說過的話嗎？不久前我派人將葛倫從歐利坎那召回來。他已於昨晚抵達這裏，等下會和其他人一齊進來……我們暫時先不要談這些，等下你就會明白個中原委。我現在想知道的是母后的現況。剛才畢威告訴我，她不能前來參加婚禮。你知道她生病的消息嗎？」

「我在安希堡時聽說她生病，但她對自己的病情不願多談。畢威？她的病情如何？」

「我不是醫生，不敢妄自評斷，」畢威說：「但是看情形，她病得相當嚴重。自從加冕典禮以後，我眼看她日見消瘦，且大部份時間都臥在病榻上。這裏有一封給亞瑟的信，她本來還打算另寫一封信給你，但是體力不支，只好吩咐我爲她轉達口信，感謝你寫信給她的熱忱。」

亞瑟轉問我。「你看到她時，是否察覺到異狀？」

「我第一次在安希堡看到她時，就覺得她神情不對，後來，在加冕典禮上，我曾和她有過一席談，當時她似乎已經料到自己會病倒……我雖曾爲她診過病，但我也無法確定她什麼時候會發作。」

他本想問我爲何不事先告訴他，好讓他有心理準備，但仔細一想，立刻體會我的用心，所以只點點頭說：「我不能……你知道婚禮一結束，我就要北上。」他言下之意，好像婚禮只是例行公務，和戰爭、會議一樣，並無出奇之處。

「我目前無法回康瓦耳，你替我回去一趟好嗎？」

「現在回去，也於事無補。我認識爲她看病的御醫，醫術確實高人一等。」

他開始焦躁不安踱着方步。「問題是我無法坐視，讓事情繼續惡化。就像在一場擲骰子遊戲當中，我寧可連連失利，也不願意在旁袖手旁觀。我知道你會怎麽說——智慧的秘訣就是伺機行動，而不輕舉妄動。我常覺得自己還沒成熟到擁有智慧的階段。」

「你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完成婚禮，並且作主讓瑪姬絲成爲雷其王后，這樣對你和伊格蓮王后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說道，畢威點點頭。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從她本日的言行中，知道她最大的心願就是看到你們兩個完成終身大事。」

「這也正是她寫給我那封信的主要內容，」亞瑟說：「梅林，我撤回剛才要你到康瓦耳的建議，改派你到北方走一趟。卡默堡的工程能放心地交給德温全權處理嗎？」

「沒問題。」

「我相信以他的能力足以勝任，但我希望等春天天氣暖和時，親自去一趟。」

「你指派我的任務是什麼？參加瑪姬絲的婚禮？或是和瑪佳絲有關？我得鄭重警告你，如果要我到奧克尼去，我可不幹。」

從他爽朗的笑聲來看，他現在並沒有將瑪佳絲和他的私生子放在心上。「我不會讓你冒險和那個巫婆打交道。我交付給你的任務，是要你護送瑪姬絲到雷其王國。」

「我很樂意接受。」我說的是肺腑之言。我曾在雷其境內的森林住過一段時間，早就希望有舊地重遊的機會。「我能順道去拜訪艾克特嗎？」

「只要你送瑪姬絲到達目的地，順利完成婚禮，其餘的時間，你當然可以自由支配，我現在擔心的是春天北方可能會有戰爭發生。」

當時人們作事總是依照節令行事：婚禮大部份在冬天舉行，春天到了，男人就要離家出征，尤其像雷其國王厄金這樣驍勇善戰，而又不年輕的新郎，婚禮實在不宜延遲。

我說：「你要我何時出發？」

「愈快愈好！這邊婚禮一完，你就啓程。」

「你要親自主持婚禮嗎？」

「我盡可能參加。這些我們容後商議，我託你帶封信和禮物送給厄金。」他對亞帆作手勢，後者迅速走出門外。這時亞瑟的武士、親信、長老，和特地趕來參加婚禮的諸侯國王陸陸續續走進來。這些人中有康特、葛威林和由黛芬河、都那利亞等地趕來的，却沒有艾梅和北方諸侯所派的代表。我看到葛倫夾在年輕人中有說有笑走進來，他看到我時，滿面笑容打個招呼，却沒時間私下交談。

等大家就座後，國王開始發言。直到夕陽西下，僕人侍候衆人吃過晚餐，才散會離開。

我在回自己住處的途中，遇到畢威和葛倫。這兩個年輕人私下的交情不錯。葛倫先和我打招

呼。「我運氣不錯，」他說：「可以如期趕回來。」

「也是亞瑟的運氣。」我說：「山峽的工程進行得怎樣？」

他耐心對我分析當前的形勢。大致說來，東方目前已無大礙，亞瑟在林內斯一役，已挫了敵人大半的銳氣，而且在艾梅國王嚴密監視之下，敵人不敢輕舉妄動。山峽從歐利坎那到崔伯河的道路，又開始動工重建，說到這裏，他又問起卡默堡施工的進度和情況，說着說着，我們到了交叉路口。

「我們在此分手。」葛倫回頭望着我們走過的道路說：「記得，逢人只說三分話，其餘的你可以保留。」

他向我們道過晚安以後，留下畢威和我同行。為了怕被前面提燈引路的侍童聽到，我們盡量壓低聲音談論伊格蓮的病情。畢威告訴我的，和剛才告訴亞瑟的差不多，但情況却更為嚴重。太后因為御醫不准她提筆寫字，所以要畢威轉告我，她的病情垂危，只怕捱不到聖誕節，現在她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兒女的婚事能在她生前順利完成。她還託畢威在她死後將一個刻有聖母像的胸針送給亞瑟當遺物，並將她所有的珠寶贈給女兒和媳婦。名義上是作為她們的結婚禮物，事實上却是遺物的贈予。這個內情只有瑪姬絲知道，葛葳芙却被蒙在鼓裏，近幾年來，她和太后間親密的感情，尤勝過親生女兒，所以伊格蓮一再囑咐畢威，言行要格外小心，不要破壞婚禮歡樂的氣氛。

畢威引用太后的話時，那種肅穆的神情，使我知道他對伊格蓮非常敬重。他解釋太后不願驚動別人的原因，並不是怕亞瑟傷心，而是怕葛葳芙承受不了這個打擊。

「你一路護送葛葳芙前來這裏，和她經常相處，應該深知她的為人，她和亞瑟合適嗎？」

「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她不但充滿生氣活力，同時反應也很靈敏。她常問我一些有關戰爭的問題，從她的問題，可看出她對這些事情並不陌生；她瞭解亞瑟將來要做的事，並且也能採取配合他的步驟。當她第一次在安希堡見到亞瑟時，就已深深愛上他，但她不像一般只會作白日夢的女孩，光會憧憬着后冠，却不知道職責所在。我知道伊格蓮王后很早就看上她，並且有意栽培她，送她上后座。」

「聽你一說，她應該是最適當的人選。」

「不錯，葛葳芙也有自己獨特的性格，她性情溫和，而且喜歡開懷大笑，這也是我最欣賞她的一點。」

我們接着又談到瑪姬絲，和她的婚禮。

「但願他們也成為令人稱羨的一對。」我說：「你知道瑪姬絲的想法嗎？她似乎還相當的滿意。」

「也許，」他微笑，聳聳肩說：「梅林，你常說對女人一無所知，甚至不知她們心中打的是什麼主意。我不像你清心寡慾，加上這些日子經常和她們相處，照理說對她們應該有進一步的瞭

解，但卻一直想不通。她們對婚姻的渴望，若說平常一般女孩，她們在世上一無所有，自然願意接受婚姻的束縛，但瑪姬絲卻不然，她擁有財富和人人羨慕的地位，她卻一心想結婚，先是差點嫁給那個聲名狼藉的洛特，現在又是年紀比她大上幾倍的厄金。你能明白當中原委嗎?」

「我想大概和瑪佳絲有關。」

他吃驚地望我一眼。「你說的有理。我曾和葛葳芙說過這件事，她說自從瑪佳絲寫信誇耀她的國家以後……」

「你說的是奧克尼?」

「當然。從她信中語氣看來，國家統治的主權全操在她手裏。她大概不是說謊，因為洛特跟隨亞瑟出征，他一走，大權順理成章就會落到她手上。葛葳芙還告訴我，瑪姬絲接到信後，情緒變得很不穩定，經常破口大罵瑪佳絲。同時她又開始練習魔法，」他頓了一下，說:「她所練的魔法，和你的不一樣，是在一間煙霧繚繞的房裏，唸唸有辭。」

「如果是瑪佳絲敎她的，一定是旁門左道，」我說:「好在瑪姬絲很快就要嫁給雷其國王，應該不會有其他問題。畢威你呢?你難道沒想過要結婚?」

「還沒想過，」他咧嘴一笑。「我沒有時間。」

我們相視而笑。

第二天，亞瑟和葛葳芙在暖和的煦陽、莊嚴的音樂，和人羣虔誠的祝福之下完成婚禮。當筵席接近尾聲，火炬快要燃到盡頭，而賓客們酒足飯飽，桌上杯盤狼藉的當兒，我看到有人帶新娘先行離席，過了一會兒新郎跟着離開。

這天晚上我作了個短暫且撲朔迷離的夢。我夢見一間簾幕低垂的臥室，窗簾在風中搖曳，而幢幢陰影像走馬燈般不斷移動。一個女人睡在床上，我最先看不清她的臉，以為是伊格蓮，但從外面一閃而逝的雷光，才認出是葛葳芙。她僵臥着就像死去，又像一夜的愛戀後沉沉熟睡。



我再度北上，此次西行去路格瓦。這眞是一次充滿喜氣的旅行，整個月金風送爽，難怪赫密司(註:希臘神話中司學藝、商業、旅行之神)要將九月定為自己的月份。

我們沿途承蒙祂的照拂，道路平坦寬闊，就是連沒有鋪路的荒郊野外也異常乾燥好走，使我們省下不少的時間，不需要大費周章替隨行的婦孺找尋中途休息處，如果夕陽西下，我們還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野外，就將就一點，在樹林中搭起帳篷，傍河而炊。夜晚，林中充滿啁啾的鳥鳴，蒼鷺捕魚歸來，空氣中充滿拍動翅膀的聲音。對我而言，這本該是一次悠遊之旅，但有兩件事始終使我放心不下。第一件是上次北上旅行不愉快的經驗，至今記憶猶新。就像一般聰明而理

智的人，我總是避免讓後悔慢慢蠶食自己，而且也自以爲時過至今，自己定能處之泰然，誰知一天晚上，有人再三慫恿我唱歌，僕人將豎琴給我之際，我猛然從琴弦之間抬頭仰望，看到金匠貝爾坦對我一逕微笑，後面還跟着尼尼安。從此之後，孩子的臉龐、身影就經常在我夢中，或腦海中浮現。只要一見到他，我就心痛如絞，我難過的不只是失去一個可以託付衣缽的英才，還悔恨自己沒有及時伸出援手，就此陰陽兩隔。我自然也知道，事已至今，痛苦也是於事無補，然而孩子的死亡，不只使我失去愛徒，也使我失去了自己，我從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一死，我就不再是從前那個梅林了。

第二個使我感到不快的事和瑪姬絲有關。

我對她的爲人並不十分瞭解，她出生於廷泰閣，當我隱居於雷其，等待亞瑟成長的那些歲月裏，她一直住在廷泰閣，直到長大成人。我只見過她兩次：一次是亞瑟加冕大典時，另一次則是亞瑟結婚。在當時情況下，我只和她略事寒暄，沒有機會深談。

她的身材和亞瑟一樣修長，出落得遠比同年齡的女孩高大，黑色頭髮和深色眼睛，據我的猜測，可能承自安布勞希的遠祖，邁西穆斯大帝的西班牙血統。至於容貌，亞瑟酷似尤賽，她則肖似伊格蓮。她膚如凝脂，充沛的精力却和亞瑟如出一轍。她的相貌，使我很容易察覺她潛在的力量，和隱藏在冷靜自持外表下，燃燒的熾燄。她還具有同父異母姊姊瑪佳絲的敏銳，這一點倒是亞瑟所無，因爲這是女人所獨有的特質，也是她們最厲害的武器。

瑪姬絲拒絕別人爲她準備的轎輿，每天總有一段時間是和我並轡而騎，我猜想她在女人堆或年輕男人當中，談的一定是有關婚禮的話題，但她和我在一起時，談的却大半和過去有關。她一再巧妙地引領我，使我話題自然轉入過去那些富有傳奇性的遭遇。狄梅寧出現巨龍，奇賴亞岩石的搬運，和從祭臺拔出邁西穆斯寶劍的故事，都是她感興趣的話題。我很樂於將事實告訴她，（同時想起那天畢威對她的看法）我試着灌輸她對「魔法」有正確的概念。大部份女孩都會將魔法和春藥、黑暗中的低語、蠱媚男人的伎倆聯想在一起，她們所關心的，只是如何避免懷孕、安全生產、在孩子出生前預測性別或是青春永駐的秘訣。瑪姬絲對這些却絕口不談。看情形，她很可能早就精通此道。她也不像瑪佳絲對醫藥方面興趣特別濃厚，她的問題多半和權力有關，亟想知道亞瑟力量的來源。她對於尤賽和伊格蓮過去那段韻事，和亞瑟拔出石中劍的故事，打聽得最爲仔細。我不厭其煩地將來龍去脈告訴她，（我想她既然將成爲雷其國王的皇后，這些故事，將有助於她輔佐國王。）並設法解釋亞瑟戰後的目標，希望她能朝同樣的理想努力。

我的話究竟收到何種成效，實在很難判斷。過了一段時日，我發現她對我擁有的法力，愈來愈有興趣。有時我避重就輕，含糊其辭帶過，她却絲毫不含糊，一定要追問個水落石出。當她一心想要達到目的時，她的冷靜自信，並不亞於亞瑟，不惜對我百般要脅，把我當作對着火燄灑藥水、唸魔咒的老婦；或在市集日子，看着水晶球，預卜未來的江湖郎中。最後，我被她激得不耐煩起來，言語間難免有些不客氣，她立即收起韁繩，策馬向後，從此混在年輕人當中，不再和我

爲伍。

瑪姬絲和她姊姊一樣，不喜歡和女人爲伍。她最常和一個穿着華麗，舉止浮誇叫亞克隆的青年在一起。雖然這個年輕人對她大獻殷勤，故意和她並轡而騎，還不時用膝頭去碰觸她，一雙眼睛滴溜溜圍着她打轉，瑪姬絲却毫無所覺，對他和其他人並無特別之處。我有保護她白璧無瑕的義務，但目前看來，並無可慮之處。每天晚上，我們一到紮營之處，她總是在侍女簇擁之下，進入她的營帳，而平日言行端莊，舉止高貴，對亞克隆熱情的攻勢，絲毫不爲所動。

我們最後一站停留在不列顛人所說的路格瓦。到達以後，我們將馬安頓好，僕人忙着將馬具卸下，刷洗草床，婦女們則忙着清洗衣服、頭髮，等一切就緒後，馬隊再度上路，和等在邊界上的迎娶隊伍會合。

厄金國王親自前來迎娶。他騎在亞瑟送給他的紅棕色駿馬上，配上金色的馬鞍，眞是壯觀極了。隨侍一旁的僕人牽着一匹白色的牝馬，銀色的馬鞍垂着藍色的流蘇，是特別爲公主而備的。厄金國王和他的駿馬一樣英姿勃發；強壯的身材和俐落不凡的身手，比起年輕的小伙子來毫不遜色。他膚色和髮色本都屬淺褐色，現在頭髮和鬍子都有霜色，臉上的皮膚，因長久經過陽光的曝曬和寒風的吹颳，就像風乾的橘子皮，相形之下，一雙犀利的眼睛顯得格外有神，而他的英勇和睿智早就遠近聞名。

他以迎接大王的禮儀接待我，在隆重的儀式中，我將瑪姬絲介紹給他。她今天穿着一身悅目

的袍子，淡黃色和白色相得益彰，烏黑柔軟的頭髮，用金絲線編結起來，顯得儀態萬千。她將手遞給厄金國王，深深一鞠躬，臉頰相向，面無表情地承受他的吻，而後登上白色的牝馬，和他並轡而騎，坦然承受衆人的目光，和他不動聲色估量的眼光。當厄金國王迎親隊伍接近我們的隊伍時，我們以平穩的步伐走到三條河流會合處，一路上楓葉在秋天的金陽下閃爍着，我注意到亞克隆面露不滿，含恨而退。

大致說來，這應該算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沒想到快結束時，我心裏忽然充滿不祥的預感。

婚禮三天以前，一個信差快馬加鞭，送來一封快信。原來海灣中出現一艘船，船上懸着奧克尼國王標誌的黑色旗幟，厄金國王親自騎馬到港口迎接。接到消息以後，我派一個親信去打聽消息。他果然在奧克尼的船下錨之前，打聽到消息。洛特國王並沒有前來，來的是皇后瑪佳絲。我得悉內情，立刻派他南下警告亞瑟，相信他不難找到缺席的藉口。好在我並不需要找藉口就可迎刃而解。原來，幾天前我已應厄金國王的邀請，騎馬前去巡視沿着海灣設置的烽火站。我當下接受他的邀請，在瑪佳絲到達之前悄然離去，打算直到婚禮當晚才回來。其後不久，我聽說瑪姬絲也規避不願見她的姊姊，後來是在勢難逃避的情形下，才勉強接見。

我也在場目睹了姊妹相見的情形。當時瑪姬絲正要進敎堂舉行天主敎儀式的婚禮，正好在大門口遇見了瑪佳絲。姊妹倆各自在侍女簇擁下，穿戴得珠光寶氣、艷光照人。她們先互打招呼，寒暄數句，而後擁抱爲禮。燦然的笑容，就像從未有過芥蒂似的。依我看來，她們此次的邂逅，

瑪姬絲的表現較爲出色。她穿着紫色緞銀線的袍子，一頂鑲滿寶石的王冠，壓在黑緞般的頭髮之上，纖穠合度的身材在華麗袍子襯托下款款擺動。她蒼白的臉孔冷靜自持、嬌媚動人，自然而然成爲衆人矚目的焦點。據說她頭上戴的那頂王冠正是尤賽當年送給伊格蓮的禮物，使我連想到當年伊格蓮高貴而端莊的氣質。我私下倒希望姊妹不合的傳說屬實，並希望瑪佳絲不要趁機大肆活動，拉攏她的妹妹。以她平日爲人，實在不可能容得下看別人風光體面，只要想到這一點，我愈來愈感到不安。

瑪佳絲依舊美麗炫人，且添了幾分成熟的風韻，但附近的人都在竊竊私語。她又懷孕了，而抱在保姆襁褓中的是個男嬰。我受了好奇心的驅使，抬頭向上看。

瑪佳絲立刻察覺我的眼光，她臉上隱隱浮現一絲報復的笑容，隨後在侍女的簇擁下，進入了教堂。而我身爲大王的特使，必須將新娘護送到新郎的身邊，才算達成任務。

我雖然盡可能避免和瑪佳絲碰頭，但是在婚禮的筵席上却又寃家路窄對上了。我們兩個都以新娘近親的身份，被安排坐在首席上，並肩而坐。宴客的禮堂正是當年尤賽打勝仗、召開慶功宴的地方，而在這座城堡某個房間，她曾勾引亞瑟，懷了莫瑞，第二天早上我在盛怒之下，拆穿她的陰謀，逐她離開，從此就沒有再見過她，我現在只希望她對我到唐佩廸之行，還是一無所知。

我幾次察覺，她的眼睛經常在長長睫毛覆蓋下，打量着我。使我心中又多了一層隱憂，怕她洞悉我正處在無力抗拒她的劣勢。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她曾施魔法對付我，我當時就感覺得到

她驚人的潛力，就像勞蛛結網，隨時伺機狩獵，當時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讓她作法自斃，但是現在她如果故技重施，我就無力反擊，從她打量我那種不懷好意的眼光，莫非她已看出端倪？我左思右想，還是不敢驟下斷言。

我和顏悅色地說：「瑪佳絲，你有個好兒子。他叫什麽名字？」

「高文。」

「他看起來和父親如出一轍。」

她長睫一閃。「我兩個孩子都酷似父親。」

「兩個？」

「梅林不要裝傻了。你難道相信那些可怕的傳聞嗎？你早該知道那不是眞的！」

「我知道儘管你惡意造謠中傷，亞瑟却不會下毒手。」

「我？」她迷人的眼睛圓睜，裝出一副無辜的樣子。

「沒錯，就是你下的毒手。依我看來，很可能是你在背後指使洛特，要他派手下把嬰兒拋下海。而洛特並沒有將莫瑞殺死，只是藉其他嬰兒爲障眼法，將他藏起來。」我順着她嘲弄的口吻說道：「瑪佳絲，不要裝傻了，你實在犯不着在我面前賣傻。」

一提到莫瑞的名字，果然引起她激烈的反應。她眼中閃着異彩，咽喉血管跳動着，表面上却還裝作平靜無事。

說完了，我總算得到一吐爲快的快感。我猜得沒錯，莫瑞並沒死，我猜想他可能被藏在奧克尼羣島的某處，如此一來，我就難用法力偵察出來，萬一事機敗露，她還可以事先滅跡。

「你看到了？」她聲音很低沉。

「當然，你何時逃得過我的法眼？你該知道，我和大王對你的事情，一向都是瞭若指掌。」

她面無表情，僵直坐着，但是透明雪白的皮膚，却血脈賁張，血管急速跳動着。她一定作夢也沒想到凌蝶會私下告訴我，而且她可能也記不得貝爾坦了，儘管他親自爲她造的項鍊此刻正在她的胸前閃閃生輝。

她噓了一口氣，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那麼你也知道，我雖然極力設法將他從洛特手中救出來，却不知道他身在何處，你願意告訴我嗎？」

「你以爲我會相信你的信口雌黃嗎？」

「你應該相信，因爲我說的全是實情。我眞的不知道他的下落。」她轉過頭來，迫切地看着我。「你知道嗎？」

我沒吭聲，只是微笑，舉起酒杯，一飲而盡。我雖沒正眼看她，却察覺她突然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使我心中好生納悶，不知又說錯什麼話。

「我縱使知道他的下落，」她繼續說道：「也無法讓他在我身邊，因爲他和父親長得一模一樣，就像這兩個酒杯中的酒。」她一仰而盡，將酒杯放下，靠着椅背而坐，手指不斷撫摸着身上

的衣服，因此小腹突出的部份，更爲明顯。她對我露出譏諷、惡毒的笑容，「梅林大法師，你能不能預測，我腹中這孩子，是否要代替我失去兒子的地位？」

「那是無庸置疑的。」我話聲一落，她縱聲大笑。

「我很高興聽到這句話，女孩子對我沒什麼用處。」她眼光瞟向坐在厄金國王身邊的新娘。新郞已經喝了不少酒，臉上滿佈紅暈，雖然不時深情款款注視他的新娘，却沒有失態。瑪佳絲觀察了一陣子，用近乎嗤之以鼻的聲音說：「小妹總算也嫁給一個國王，得到一個王國和一座大城市，美中不足的是他年事已高，還有兒子……」她用手撫平前襟的縐褶。「正如你所說，洛特雖是一個容易衝動的傻子，但他至少是個男子漢。」

這是一個陷阱，我不會這麼輕易就上她的當，於是話鋒一轉說：「他爲什麼沒有一齊來參加婚禮？最近都在忙些什麼？」

出乎意料的是，她對答如流，絲毫沒有勉強的神情。從她話中聽來，洛特和他的妹夫尤恩，再度東行到諾桑比亞監督黑堤的修築工事。關於這件工事，我從前曾經提過，長堤從北海一直延伸到內陸，設有防禦工事，可以抵禦東北沿海的攻擊。瑪佳絲一談起這些事情，顯得極有頭腦，正好我對這類事情興趣濃厚，所以一拍即合，我們的隔閡，無形間消弭了不少。言談間，忽然有人向我問起亞瑟的婚禮和新后，瑪佳絲笑道：

「問梅林有什麼用？他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你却偏要拿這種瑣事來問他，我敢打賭，他大概

連新娘的頭髮和禮服的顏色都記不清楚。」

我們話題又轉到日常瑣事，言談得極為融洽，我也喝得超過所能勝任的酒量。火把在眼前晃動，一明一暗，舌頭忽然間靈活起來，話語和笑聲傾閘而出。鼻子聞到一股女人的幽香，味道有點像忍冬，不斷刺激我的神智，就像塗上粘着膠的樹枝，等着捕捉蜜蜂；一杯金晃晃的液體在眼前搖動，我的酒樽又空了，有人說道：「大爺，乾杯！」我嘴裏充滿杏仁的味道，甜甜辣辣……忽然間，所有眼光集中在我臉上，最先是好奇，接着是蔑視……得意……最後僕人走到我身邊，把我從椅子上扶起來，我才發現新娘已經離開了，厄金國王不耐煩地握着鞭子，不時注視着門那邊，等着進入洞房的暗號。

我隔壁的位子已經空了，一大羣僕人圍着我，等着扶我回房休息。



次晨，我就像着了魔道，覺得頭痛欲裂，只好足不出戶，休息了一整天。隔天，我辭別厄金國王和王后。我們遠在瑪佳絲到達之前，就已經達成了幾項協議，我這一來雖會引起一些議論，但是謝天謝地，我總是得以離開這個城市，取道西南的蠻荒森林，前往格拉瓦找艾克特。臨走之前，我並没有向瑪佳絲辭行。

出了城，心情豁然開朗，隨行只有兩個同伴。瑪姬絲的陪嫁隊伍，是她從康瓦耳帶來，現在留在路格瓦城陪她。隨行的兩個衞士，則是厄金國王所派遣，他們打算送我抵達格拉瓦後，就回去覆命。我雖然一再推辭，却經不起厄金國王的堅持。他微笑表示，我雖然法術高強，但在荒郊野外若遇到野狼、秋霧，或是突然而降的早雪，也是徒呼負負。他的話不啻當頭棒喝，使我猛然想起自己的法術失靈，萬一在路上遇到響馬強徒，就只有任憑擺佈的份，因此就接受他的好意，也救了自己一命。

過了橋，河流沿着青葱的山谷蜿蜒而流，兩岸長滿赤楊和柳樹。我頭痛已經痊癒，但還是覺得有些倦怠，一呼吸到清新、充滿松香的空氣，感動之情油然而生。

這時我忽然想起一件小事。當我們一出城門，過橋的時候，我聽到尖銳的哭聲，最初我以為是水鳥盤旋河岸所發出的叫聲，接着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女人抱着小孩，急急走過河床。她抬頭看到我時，佇足了好一陣子，我立刻認出是瑪佳絲的保姆。而後在一陣得得馬蹄聲中，我的馬過了橋，女人和小孩隱入楊樹婆娑的樹影當中。

我没將這件事放在心中，不多久就拋到九霄雲外，我們繼續前行，沿途經過無數村莊、農場和成羣的牛羊。陽光下柳絲閃耀如金，松鼠跳躍在榛樹叢中，眷戀不去的燕子還在簷前作臨去的秋波。快接近南方森林邊界時，成羣的湖泊和山巒在此成為天然界限：矮小的山丘、浴着陽光，羊齒植物歷歷點綴在岩石間。過了一會兒，我們來到一條棧道的路口，這是通往綠寺的捷徑，我

雖然亟想舊地重訪，但怕耽誤了行程，只好馬不停蹄地趕路，直到派翠安才停下來喘口氣。

昔日羅馬統治時期，這裏曾是繁華的商業中心，現在却不復當年的規模，市場雖還保留，却只交易少數的牛羊和貨物，街道只有幾間湫溢不堪的茅屋和一座供奉戰神和當地山神的小廟，却看不出香火祭祀的跡象。苔痕斑斑的臺階前放着一副牧羊人用的彈弓，我猜想大概是牧人安然逃過野人或野獸的襲擊，用來謝神的祭禮。

一過派翠安，我們離開大路，改行上山的棧道，隨行的兩個侍衞對這附近路徑很熟，所以走起來輕鬆愉快，充分享受晚秋的陽光。我們愈爬愈高，陽光餘温猶存，但空氣間嗡嗡的聲音，使我意識森林就在不遠處。

半山腰，一個小湖泊靜偃着，我們停下來，讓人畜得到喘息的餘地。無意中遇到一個雷其國王的牧羊人，他從春天以來就住在這裏，就像其他的牧羊人一樣，他們絲毫不受山下擾攘紛爭的世事所干擾，所關心的只是如何避免羊羣受到霜害或野獸的襲擊，一日三餐僅靠黑麵包和葡萄乾充饑，講究一點的，就用泥炭烘糕餅解饞。他們和外界幾乎完全隔絕，往往從羔羊繁殖的春初到初霜降臨的秋末，聽不到一聲人語。

我們遇到的這位年輕牧人因爲很少和人類交談，已忘了正確的發音法，他說的家鄉話雖然和隨行兩位衞士一樣，但聲音喑啞，無法辨識。我雖有語言天才，也煞費苦心才瞭解大致的談話。亞瑟婚後，在卡隆逗留了將近一個月，而後和他的武士沿着平寧山峽北上，顯然是要到歐利坎那

或約克平原，和艾梅國王會合。這個消息，對我而言，雖不算新聞，但至少使我更加確信秋天以來，並沒有新的戰爭發生。他將最寶貴的消息保留到最後，才透露出來：大王（他暱稱他爲小恩利斯，語氣中透着親暱和驕傲，如此看來，亞瑟可能曾在途中和他有過一面之緣）離開時，王后已懷了身孕。他的話引起隨行侍衞的議論，他們雖同意王后懷孕的可能性，却懷疑結婚才一個月就繪聲繪影的傳說。我對這件事同樣持着懷疑的看法。就如我前面所說山地古老部族消息靈通，莫非牧人的消息得自於……

他點頭承認。他所知道的就僅有這些：小恩利斯前去探望艾梅，而新婚的王后已懷了身孕。爲了感激他所提供的消息，我送他一個銅板，牧羊人心滿意足地回去看守他的羊羣，臨走前那一瞥，似乎已認出我就是從前隱居綠寺的隱士。

夜幕低垂時，我們仍然遠離大路，暮色蒼茫中，山路崎嶇，不宜繼續趕路，所以就在松樹下紮營，兩個隨行的衞士忙着生火煮晚餐。我旅途中早就習慣喝清澈的山泉，但今天爲了慶祝牧羊人提供的佳音，我特別打開一瓶厄金國王地窖中的藏酒。我本打算和同伴分享，却爲他們婉拒，所以我就獨享，飯後，倒頭即睡。

接下來發生的事，我無法一一詳述。那些山地居民知道這個故事，其他地方，也可能有人已經將其記載下來，但我的記憶已經殘缺不全，就像在黑暗中或霧中看花一樣。

我忽然喪失了神智，至今才知道那是因爲酒中被作了手脚的緣故。我和瑪佳絲兩度相見，她

都試圖對我施蠱，但她剛入道的魔法，對我就像以卵擊石，而最後一次……我現在想起來，婚禮筵席上，我鼻子嗅到忍冬，嘴裏嚐到杏仁味道時就已經着了魔道。當時有個聲音說：「大爺，乾杯！」綠色眼睛閃爍着滿足的光芒，可見她已洞悉她的法術在我身上已發生效用，而瘋狂的種籽自此潛伏我的體內，伺機等待。一直等到我遠離她，無法對她施以報復時，才會再度發作。早上我在橋頭遇見她的僕人，原來是要確定我出城的虛實。至於我後來發作的原因，也是瑪佳絲暗中在我的酒壺裏下毒，偏她運氣奇佳，我若不是聽到牧羊人的喜訊，也許永遠還不會去碰那壺酒。如此看來瑪佳絲所以不辭旅途勞頓，千里迢迢趕來參加妹妹婚禮，實在是居心叵測，用意只想除去我——她的死敵，甚至不惜危害到隨行兩個衛士的性命——萬一他們也喝了毒藥酒。

不管她下的是那一種毒，好在我喝酒還相當節制，總算撿回一條老命。我喝酒以後發作的情形，只能從別人斷斷續續談話中知道一點端倪。

夜裏，兩個隨行侍衛被我呻吟的聲音驚醒，立刻到我的臥舖探視；他們發現我不省人事地躺在地板上蜷縮成一團，且不斷呻吟着，差點嚇壞了，好在他們還盡其可能的施救。先讓我將肚中不潔的東西嘔吐出來，而後將另外兩條毯子裹住我，並生了一堆火，讓我身體暖起來。他們商量之後，一個留下來看護，另一個趕下山，等找到援手後，他繼續馬不停蹄地趕到格拉瓦，向艾克特伯爵傳達信息。

他一離開，另一個繼續對我施行急救，過了兩個小時後，我終於沉沉入睡。他對我的狀況仍

然放心不下，却又不敢擅自離開，好不容易偷偷移開一兩步，發現我沒有絲毫動靜，就決定下山到溪澗取水。從我們宿營地方到溪澗足足有四十呎之遙，且還要爬過一段長滿蒼苔的巖壁，一到溪邊他又想起木柴快要燒完，於是停步撿了一些木頭。當他回來時，我已經不見踪影，他四處搜尋不獲，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森林中，大聲呼喚我的名字，折騰了將近一個鐘頭後，只有躍上馬背，追逐他的同伴。

大名鼎鼎的魔法師失踪了，他們也束手無策，只能趕回去報告，並等待他的重現。

事情的經過就像漫長而無止境的夢魘。我對開始那一段已經不復記憶，只能猜想當初大概受到一陣莫名的狂熱所驅使，從臥舖爬起來，跋涉了一陣子，然後不省人事地躺在一條淺溝或草叢裏，侍衛回來時，四處找不到我的踪影，只好放棄搜索。他離去以後，我一定又甦醒過來，但現在腦中一片空白，努力思索，也只能捕捉到一些片段和重疊的影像。我就像幽靈一樣，毫無意識地移動着；虛虛飄飄，脚跟彷彿沒有着地，終日在秋天的森林中遊蕩。記憶中最鮮明的是一排排黑毵毵的山毛櫸，森然布列，濃蔭遮天，林中不時有山豬或野獾出來尋找食物，偶而也有麋鹿成羣追逐飛躍，或餓狼出來獵食，對我的存在却視若無睹。一夜颳來一陣寒風，第二天地上結了一層霜，蘆葦立時枯乾萎棄於地，林中動物蟄藏過冬，野雁南飛，雲空也開始寂寥起來。

接着雪花飄下來，大地一片岑寂。下雪過後，空氣較爲暖和，而村中開始蒙上一片霧氣，放

眼看去，只見灰溟溟和白色氣體在空中打旋……

恍惚間我置身在一個充滿氣息的山洞裏，泥炭燃燒着，舌頭隱約還有一股甘露酒的滋味。粗暴的笑聲和俚俗的話語，一波波像熱浪般襲來又退去。鼻子恍惚聞到一股狼皮的臭味，蛆蟲蠕動着，沉重的四肢，使我支持不住……

長時間的漆黑，洞中終於出現一線光明，植物抽出嫩芽，萬物又欣欣向榮，四周充滿清脆鳥聲，狐狸從洞中探出頭來，麋鹿又在林中追逐跳躍，一隻被同類所棄的小豬，移動着傷腿巍顫顫前進着。

一個灰溟溟的早晨，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在村中迴響，接着傳來寶劍玎璫作響的聲音。亮晃晃的斧頭、人畜受傷的呻吟、喊叫聲就像一場無止境的夢魘。經過一整天的戰鬪，地上滿是折斷的樹枝和刺鼻的血腥味。

大地又復歸於沈靜，一個人在蘋果樹的香氣中甦醒，當他清醒時，心中感到若有所失，無限惆悵。

7

「梅林！」亞瑟的聲音在耳畔響起。

我睜開眼睛，發現自己睡在一間軒敞的臥室中。藍空中婆娑的樹影在風中搖曳，清晨的陽光照在顯見是塔的凸出石牆上。空氣中寒意襲人，但我舒服地裹在毛毯當中，且火爐中火光熊熊，所以感到非常舒適。爐中加了香料，不時飄着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壁上雖沒掛上壁毯帳幔，但床對面壁上掛着堅實木料作成的十字架，在在顯示這是個虔信宗教的地方。地面上舖着厚厚的羊皮毯，一個雕花木架上放置着一個水瓶和薩摩斯島出土的陶器酒杯，還有一個銀盃。剛才坐在床邊看護我的僕人現在站起來，退到牆邊，眼睛注視着亞瑟。

亞瑟深吸了一口氣，臉上又恢復血色。我看着他，忽然覺得他眉宇間添了一種我從來未見過的神情：眼圈周圍陰影籠罩，雙頰凹陷下去，顯得有些疲憊。他的青春已逝，現在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個和生存掙扎的壯年人，責任感和意志力鞭策着他全力以赴。

他跪在床邊，一察覺我眼光落在他的身上，便伸手用力抓住我的手腕。我能感覺得到他掌中的厚繭。

「梅林，你認得我嗎？你開口說話好嗎？」

我努力想要出聲，但口乾舌燥，聲帶瘖啞發不出聲來。我的腦筋很清楚，肉體却不聽指揮。

亞瑟張開雙臂，一面對僕人作手勢，示意他將杯子注滿，而後就從他手中接過杯子，湊到我的唇前。我淺嚐一口，味甜而甘，知道是甘露酒。喝畢，他從僕人的手中接過餐巾，拭去我嘴角的殘汁，又侍候我躺下來。

我想微笑，却只肌肉牽動一下，想叫他的名字。「恩利斯。」但卻像呼吸一樣，沒有聲音。

他輕聲說：「不要急着說話，你能活着就算萬幸，現在好好休息。」

他的眼光猶豫了一下，落在一件東西上。我定睛一看，原來是我的豎琴，我開口說：「你找到我的豎琴。」心裏感到輕鬆愉快，好像一切事情都已迎刃而解。

他隨着我的眼光說：「是的，我們找到了，還是完好如初，沒有半點損壞。現在，你好好休息，一切都沒有問題……」

我重試一次，想叫他的名字，却徒勞無功，眼前一黑，又昏厥過去。恍惚間，我聽到急促傳達命令的聲音，踮着脚步走路的聲音，女人裙裾窸窣作響，冰涼的掌心，輕柔的話聲……

我再度醒來時，神智異常清醒，我先舒活頭部，而後手脚的關節。動作雖然不太靈活，但是一切仍然健在。我的靈魂歷經長久的遊蕩，又回到自己的軀殼。

從室內的光線看來，現在已是晚上。一個僕人（不是剛才那一個）站在門邊守護我。亞瑟還沒離開，他察覺我的眼光，臉色一變，傾身向前，伸出一隻手，像醫生一樣，探測我的脈搏。

「老天！」他說：「我快被你嚇壞了，到底是怎麽回事？算了！只要你安然無事，我就放心了，你現在覺得怎樣？」

「我做了一場夢，」聲音一點都不像我自己的，好像來自遙遠的地方，且音量異常微弱，就

像我替蠻荒森林裏那隻小豬醫療傷腿時，小豬的叫喚。「我想，我大概病倒了。」

「病倒了？」他爆出一陣笑聲，聲音却不歡愉。「偉大的先知，過去那些日子以來，你神智不清，就像瘋了一樣，我們以爲你再也沒恢復正常的希望了。」

「我一定得了一種熱病，現在却記不起……」我皺着眉頭，集中精神，想要回想。「對了，我本來和厄金國王兩個侍衞結伴到格拉瓦。我們在狼羣常常出沒的道路附近紮營，後來……這裏是什麽地方？」

「格拉瓦，艾克特堡，你已經到家了。」

與其說這是我的家，倒不如說是亞瑟的來得正確。過去爲了隱秘的緣故，我從不住在堡壘裏面，而隱居在綠寺附近的叢林中。但是當我抬起頭，聞到松樹森林、湖水，和下面杜辛娜花園馥郁的泥土氣息，就像撥開濃霧，重見到青天一樣，欣喜莫名。

「我好像歷經過一場戰爭，」我說：「到底是眞的，還是一場夢？」

「那是眞的，反正事情已經過了，現在先不要談這些，你覺得怎樣？」

「我快餓壞了！」

我的話引起一陣忙亂。僕人進進出出忙着端菜送湯、切肉。杜辛娜夫人親自服侍我吃飯，飯後我又沉入夢鄉。

早晨到臨時，我浴着充滿朝氣的晨曦，深深吸一口新鮮的空氣。身體雖然還很虛弱，精神却很好。國王曾命僕人等我一醒來，就去稟告他，却被我阻住了。等我沐浴、梳洗、刮好鬍子，並吃過飯，才讓他去向國王覆命。

亞瑟進來時，神情和昨天顯然很不一樣。他眼圈周圍的陰影已經消失，晨光裏，他又恢復容光煥發和原有的朝氣。

我想在他沒開口前，讓他知道我已恢復原狀，好使他放心，所以他身體剛落座，我就說：「我最後一次得到的消息說你已經和艾梅會合……但現在看來，這已是陳年舊事。我只想知道停火的協定是否已被破壞？我在卡利多尼森林看到那場戰爭，是誰引起的？」

他看我的眼光有些奇怪，回答得却很迅速。「是厄金要我捲入這場戰爭的。敵人越界侵犯斯翠塞，寇爾無力抵擋，讓敵方節節逼進，我只好親自出馬，殺得他們落花流水，剩下的殘羽落荒逃回南方。我本想乘勝追殺，卻意外地遇到你，所以留下來照顧你。」

「這樣說來，我眞的是目睹了一場戰爭，我還以爲是夢。」

「你一定目睹了全部的情況。敵我雙方沿着森林的河畔，殺得難分難解，我們佔了後面有山的優勢，等他們一接近城堡，就一舉攻下。那時河水正值漲水期，騎兵很容易通過——但步兵難了……當我們首次追擊回來時，有人告訴我發現你的經過。當時你混在一堆死者傷患中，並幫忙醫生急救傷患。最先沒有人認得你，後來有人發現了，大家都竊竊私語說梅林的鬼魂回來了。」

脣角一抹挖苦的微笑。「我好像聽說，鬼的忠告大都是對人有用的。但謠言使得他們害怕，有一些傻子就開始對你丟石頭，好在一個叫培勒蘇的勤務兵認得你，及時止住他們的愚行。他暗中跟踪到你住的地方，回來告訴我。」

「培勒蘇？我當然認得他，他是一個大好人，我從前常和他在一起。他跟蹤我到什麼樣的地方？」

「一間破敗的角樓，周圍還有一座荒蕪的園子。你難道一點都記不起來了？」

「記不得。你一說，似乎有些眉目……對了，一座廢墟，常春藤……貓頭鷹……還有蘋果樹。」

「沒錯，光是一堆殘破剝落的石頭。羊齒植物竄得老高，還有一堆從樹上掉下來的爛蘋果和乾果核，樹枝上還晾着一張等待風乾的破毯子。」他停下，清清喉嚨。「最初他們認爲你可能是隱士，但當我看到你……」他露出笑容。「你看來比我從前在綠寺看到時，還要巍巍壯觀。」

「我能想像當時的情景。」他們還沒幫我刮鬍子之前，我銀髯及胸，兩隻手枯瘦如柴，且筋骨畢露。

「所以我就帶你回這裏來，然後又馬不停蹄趕到前線，在卡奎展開一場惡鬪。我們在戰場上一直維持絕對的優勢，沒想到格拉瓦傳來你的惡耗。我們最初找到你的時候，你雖神智不清，身體却相當強壯，但一回到城堡後，你反而發高燒、說囈語，過了一陣子又昏睡不醒，他們認爲你

危在旦夕，所以就派信差送信給我。我一接到信，就快馬加鞭趕回來。」

陽光照在窗上，一經反射，眩人欲盲，我只好瞇着眼睛看他。亞瑟察覺了，就示意僕人拉下窗簾。「亞瑟，我有點搞迷糊了。你送我回格拉瓦後，又南下打另一場戰爭，這樣一來我到底在這裏待多久了?」

「距離最初發現你的時候已經三個星期，但離你在森林中忽然失踪的事件，已整整七個月。我們還當你已經死了。」

「七個月?」我行醫的時候，也曾遇過長期昏迷不醒的病人，當他們清醒時，對自己長時間的昏迷都表示不可思議。現在輪到我表示驚奇，整整半年多的歲月悄然流逝，而這半年間，我們這個內憂外患，分崩離析的國家竟然平安無事。我生病前的許多心事，現在又一一湧現。

我靜靜打量亞瑟，駭然發現昨晚看到那種憔悴的神情又回到他臉上。亞瑟在我眼前，吃東西一向像餓狼般貪婪，睡覺時像嬰孩般寧靜。他象徵着權力和活力，像陽光一樣光明無翳，現在亂事已經平息，我又甦醒過來，他爲什麼愁眉不展?

「恩利斯，發生了什麼事?」

回到老地方，我情不自禁呼喚他的名字。他臉上肌肉因痛苦而痙攣了一下。

「母后——駕崩了。」

我腦中立刻浮現一個女人躺在睡榻的樣子。

「這是我從卡奎戰場回來後才知道的。消息是路肯告訴我的，他還帶着你託他轉達的信物，你還記得嗎?一個有聖母標記的別針。」語聲一頓他又說：「她已經病了很久，死得雖然不算意外，但接二連三的噩耗，加速了她的死亡。」

「噩耗?發生了什麼事?」我欲言又止，想起那晚黑森林中的情景，和下了毒的酒。異象再度清楚呈現眼前：一間充滿月光的臥室，窗簾迎風而動，和癱死的女屍。我喉頭一緊，好不容易才發出聲來。「葛威芙?」

他面無表情點點頭。

我已經知道下文，卻繼續追問。「還有孩子?」

他抬起頭，急切說道。「你已經知道了?是的，你當然會知道。一開始，有人告訴我，她懷孕了，聖誕節前，她忽然流血不止，一直捱到新年那天，終於不支死亡。當時如果你在場——」他欲言又止。

「我很替你覺得難過。」我說。

他繼續說下去，聲音有些忿憤不平。「我們本來也認爲你死了，沒想到會在戰場上遇到你。你那時又老又瘋，但醫生認爲你有痊癒的希望，而我又必須立即趕到卡奎和敵人一決生死，我雖贏了戰爭，卻折損了一些部將，而信差就在最後的關頭送來你垂死的消息，我本以爲趕不及見你最後一面——」他忽然打住，一手揉着太陽穴。站在窗邊的侍衛，接觸到我示意的眼光，不聲不

響走出去。一兩分鐘後，亞瑟抬起頭來，談話又恢復了正常。「我騎馬回家路上，想起你說過：死得不名譽是最痛苦的一件事。」

「我現在不是好好的嗎？尤其聽了你這一席話以後，我的神智愈來愈清楚。現在請你行行好事，幫我倒些酒，如果你願意的話，請你話題回到和艾梅會合的事。」

他替我注滿酒，言談也比剛才輕鬆自然。他先從歐利坎那沿途發生的事說起，接着又談到和艾梅國王會議的經過，最後他談到返回卡隆，王后難產之死爲止。這次，當我問他問題時，他都能對答如流，我最後的結論，也令他寬心不少。我告訴他，王后臥病時，御醫已經盡全力施救，我如果在場，也回身乏術。

他接受我的結論，巧妙地將話題轉回過去七個月來我所發生的事。沒想到我竟然已經記不起來。

「你還記得當初是如何住進我們發現你的那個角樓？」

「只有模糊的概念，但你一提起，就愈來愈清楚。我大概在森林遊蕩了一段期間，冬天降臨時，我必須找一個棲身之處，後來有一些住在山上的人發現我，帶我回去，並且照顧我，我才逃過凍死野地的噩運。我想他們大概和麥伯同是古老山地部族的一支。照理說，他們應該會傳話給你，令我百思不解的是，他們竟然沒有。」

「他們確實曾經給我一個口信，却是你再度失蹤以後才傳來的。山地部族像往年一樣，整個

冬天都藏在洞中過冬，當冰雪融化時，他們外出打獵，回到洞中，才發現你已離去。我也是從他們口信中首度得知你神智不清的消息。本來他們外出打獵前，爲了防止你逃跑，曾經用繩索縛住你，後來看你身體羸弱，所以就鬆綁，冷不防這個疏忽竟讓你逃走了。」

「是的，我記得曾被綁起來。後來，我可能就一路下山。當時雖然神智不清，却一心想回格拉瓦，途中經過那個角樓就住下來，戰爭爆發時，才爲你們所發現。」

他重新描述我被發現當時那種狼狽邋遢的樣子。

「那麽我夢裏的情形大都是眞的！」我微笑道：「我還記得遇到一隻傷了腿的小豬，替牠療傷，可憐的小東西，現在不知流落何方？」

「在艾克特的豬欄裏！」他首度露出眞正歡愉的笑容。「而且還出了一陣風頭。魔法師飼養的小豬，沒有人敢動牠的毫毛，所以就關進國王御用的豬圈裏，梅林，你剛才已經告訴我在野狼出沒道路上紮營以後發生的事，那麽在那以前呢？你爲什麽會突然病發？厄金的手下認爲你是突然中毒，我也同意他們的看法。我所不解的是，如果那個巫婆的手下趁衛兵下山取水時，把你拖走，爲什麽沒對你下毒手？而那兩個衛兵是厄金國王的親信，應該不會有問題。」

「他們確實是好人，我還欠他們救命之恩。」

「他們告訴我，那晚你興致很好，還拿出酒壺，請他們喝酒，却爲他們所婉拒，所以你就獨飲。他們還告訴我，你在婚筵席上也喝醉酒。我心裏很納悶，你喝酒一向很有節制，莫非當晚瑪

佳絲在你杯裏下了藥?」

我張嘴，打算回答他「是」，但冥冥中有一種力量使我說：「不。」

亞瑟察覺我語氣不太自然，因此投給我質疑的一瞥，使我心中不太舒服，當下說道：「我怎麼能一口咬定呢?但依我看來，不太可能。我曾經告訴你喪失法力的事，但那巫婆不可能知道。過去她曾經兩度想加害於我，都沒成功，諒她不敢再嘗試。」

他沉默了片刻說：「當我的王后死的時候，有關下毒的傳說繪聲繪影，我只能半信半疑。」

現在我可以實話實說了。「人們最喜歡捕風捉影，製造一些空穴來風的謠傳。從你剛才描述的症狀，我敢保證，絕沒有這回事。何況，她縱使神通廣大，法力也鞭長莫及。」爲了使他信服我又補充一句。「亞瑟，你應該相信我，瑪佳絲如果有罪，我絕對沒有袒護她的理由。」

他表情充滿疑慮，却沒再進一步追究。「她最近也失去了一個靠山，洛特死了。」又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沒想到幾個月不到，世事全非。

「怎麼死的?」我問他。「什麼時候的事?」

「他在林中戰役戰死的。」

我遲疑了一下說：「我現在想起一些事。戰事發生時，我在林中，聽到有人說國王死了，頓時心痛如絞。對我而言，這世上只有一個國王……但他們說的一定是洛特。我現在總算知道洛特的下場，至於尤恩和安奎現在大概在東北方……瑪佳絲呢?她到路格瓦時懷了身孕，按理說現在

應該生下來吧?男孩子嗎?」

「她參加瑪姬絲婚禮以後，到唐佩廸和洛特會合，生下一對雙胞胎。不管是不是巫婆，」亞瑟的語氣有些尖刻。「她倒很會生兒子。你在婚禮筵席上一定和她談過，是否發現另一個孩子的下落?」

不用問，我也知道他雖不好意思開口直說「我的兒子」，問的却是他。

「只知道他沒死。」

他眼睛一亮，隨即又抑制着，但我確定那是興奮的表情。

我盡量使自己的同情不形於色，淡然說道：「她表示不知道孩子的下落，但我無法判斷話裏的眞僞，因爲她可能怕洛特知道孩子的下落，會下毒手，現在洛特一死，她就沒有後顧之憂，除非她還防着你。」

他眼睛注視着雙手。「她沒有防着我的理由。」語氣很是僵硬。

冥冥中我似乎聽到有人說話的聲音，但聲音在塔樓中迴響，就像回聲，或是我腦中的幻覺。「她活着的時候雖是一個壞女人，但她的任務是要替奧克尼國王扶養四個孩子，因爲這些孩子將來會成爲你最英勇、忠實的僕人。」

我感到一陣暈眩，只好閉上眼睛，醒來時，亞瑟已經離開，僕人跪在榻旁，餵我喝下了一碗湯。

我身體強壯，很快就恢復健康，兩三個星期後，已能追隨亞瑟之後，騎馬南下。我昏厥第二天，他就騎馬動身前往卡隆。沒多久，信差帶來長船出現瑟富河口的消息。照情形看來，國王很快又要捲入另一場戰爭。

我本來希望在格拉瓦休息一陣子，到森林四處走走，重遊舊地，直到夏天結束。現在接到信差傳來的消息，雖然艾克特伯爵和杜辛娜夫人極力挽留，我還是立刻束裝前往卡隆。信中顯示，戰事已經迫在眉睫，而且很可能就在卡隆發生。侵略者打算一舉攻下國王最重要的堡壘和補給中心。我雖然深信亞瑟能守住卡隆，但現在正是我囘卡默堡看我不在時德温表現的適當時機。

時值盛夏，我舊地重訪，親眼目睹德温的部下所創造的奇蹟。當我看到巍然矗立在半山坡的建築時，心中的感動眞是無可言喻。外圍的工程已經完成：兩堵銅牆鐵壁般的圍牆沿着斜坡邊緣高築，屏蔽了整座山。從兩邊的盡頭觀看，堡壘大部份的通路已經築好，橡木作成的城門鑲着鐵皮，異常堅實。敞開的兩扇門可看到通到堡壘的地道工程，其上，城垛之後，有一條哨兵通行的道路，且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一個崗哨。德温告訴我，自從冬天以來，亞瑟就派兵防守這個地方，所以工程進行得很順利，不久就將完工。亞瑟還表示七月或八月將和他的武士衛兵，一齊到此視察。

德温目前全部精力集中在總部和國王宮殿的建築。我知道亞瑟志不在此，所以督導他們率先完成兵營、廚房、馬道的工程，而主要建築構築工程也有好的開始，等國王來的時候，雖然沒有屋頂蔽天而須在獸皮和臨時支木的覆蓋之下，但他的議政廳已經有了屋頂，且木匠正在趕工製造長桌和椅子。

人工並不缺乏，附近的居民欣見地方上多了一個固若金湯的堡壘，都主動加入建築的行列。他們雖然樂意幫忙，但其中不少老弱婦孺，德温本想遣散他們，我却派他們到總部附近一個廢棄的舊神龕，清除溝渠中叢生的野草。我雖然不知道神龕供奉的是那一個神祇，但戰士們需要一個供奉香火的神龕，激勵他們的士氣。此外在堡壘外圍工程北面的第一堵圍牆裏有一個祭祀女神的水泉，多年來已經泥土淤積，成爲溷濁的泥塘。我先派工人將塘中的雜草、污物清除，而後讓婦女們建造自己的神龕。她們一邊唱歌，一邊工作，顯得非常起勁。看情形，她們本來害怕神龕會被男人封閉，經我一再保證，才放下心來。我藉此宣傳亞瑟的政令：只要撤克遜的勢力消失，在大王的統治之下，男女一律平等，卡默將成爲一座美麗的城市，不只是戰士屯守的軍營。

我最後還在東北門附近地勢最低的地方，騰出一個地方，一旦戰爭發生，就可以讓老百姓和他們畜養的牲畜居住，直到戰爭結束。

亞瑟終於來了。一天晚上烽火臺忽然點燃了火燄，從臺上可以看到遠方山後的火光。翌晨，

他浴着晨曦，在一大羣武士和衞兵的陪侍下，沿着湖畔前進。他還是一身白色的裝束：白色的駿馬、白色的旗幟和盾牌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就像一隻白色天鵝，悠游於湖上。雖然夾在一大羣人當中，却一眼就可認出他來。過了一陣子，隊伍消失在樹林當中，而從愈來愈近的蹄聲，可以知道他們快接近「國王之門」。

大門已經敞開，參加堡壘建築的全體員工，排好隊伍，恭然肅立，等候國王首度蒞臨他的堡壘。

國王很感滿意，當晚就舉行慶功宴。所有人——男人、女人、小孩——只要曾經參加建築的行列，都應邀參加。

國王和他的武士、德温、我，還有另外一些人，圍着議事廳的長桌而坐。桌子剛剛用砂紙磨光，灰塵還在空氣中飛揚，火把照得滿室通明，氣氛顯得非常融洽，而沒有官場聚會那種嚴肅、侷促不安的感覺。亞瑟站起來致歡迎辭，他聲音洪亮，連聚在門外的人們都清晰可聞，講辭的內容我却已經淡忘。

宴會一開始，亞瑟一手抓着羊腿，一手舉着杯子，到各桌輪番敬酒。一會兒接受泥水匠的敬酒，一會兒吃木匠碗裏的食物；他和衆人有說有笑，和藹親切，隔閡在無形中消除了，而衆人的問題像雪球般滾滾而至：卡隆發生了什麼事？何時要搬來這裏？撒克遜人又要入侵了嗎？艾歐沙的軍力如何？亞瑟不厭其煩地一一答覆。

他將絕望、煩惱皆拋在一旁，又恢復從前那種生氣蓬勃的樣子。他的力量使人們受到感召，就像無窮能量的來源，一旦有戰爭發生，每個人都願意鞠躬盡瘁、以身相殉。他也知道自己的魔力，所以全神貫注，充分發揮他的潛能。

就像往常一樣，我們在臨睡前，照例有一席談話。他住得很簡陋，地上舖着地毯，皮製的帳篷覆蓋在尚未完工的樑木之下，但比野外宿營舒服多了。一張行軍床面牆而放，此外還有書桌、桌燈、幾把椅子，衣櫃和放着水壺銀杯的木架。

我們自從格拉瓦分別至今，尚未私下相談。他問起我的健康狀況，又談到我在卡默完成的工作，和工程未來的進度。至於卡隆之役的經過情形，我在餐桌上已有耳聞。當我說到他最近的改時，他沉吟了好一會兒，像在作一個重要的決定。

「梅林，我有一些事情告訴你。我不知該不該對你說，但我還是一吐爲快。當我上次在格拉瓦見到你時，你病得那麼嚴重，我知道不應該增加你心裏的負擔，但還是忍不住一股腦兒對你傾訴。」

「我記不得你對我說過什麼。是的，我們的確談過話，我問你發生什麼事，你就將實情告訴我。」

「既然在當時情況之下，我告訴你了，現在也不妨告訴你。」他停了一下，好像要整理他的思緒，使我心裏更加納悶。「你有一次告訴我，生命有光明和黑暗兩面，就像一天裏有黑夜和白

畫的區分。你說得没錯，不幸的事往往接踵而來，就像風雲忽然變色，刹那間，我本來擁有的一切，盪然無存。最先是母后的死亡，這個打擊對我而言，並不算最嚴重。說一句實話，要是艾克特或是杜辛娜夫人死了，我也許會更傷心，但我的王后葛蕨芙……梅林，這本該是一個美滿的婚姻的開端，我相信，我們深愛着彼此，但她一死，連孩子都死了，使我頓然陷入絕望，加上各種猜忌，懷疑我的敵人下了毒藥……」

我打斷他的話題：「你不至於相信相信她被謀殺的傳說吧？」

「不，聽了你的話，我就不再相信那些謠傳。」他頓了一下說：「當時我還擔憂你。萬一你死了，我必須獨自承擔一切的後果。」他作了一個手勢，半是難為情，半是如釋重負。「過去你曾經幾次告訴我，只要我需要你的時候，你就會在我的身旁。你從未食言，但是在我最黑暗的時候，你忽然消失了，而內憂外患又接踵而至。當時卡默才剛開工，敵人又一再無故掀起戰火，只要想起你像王后一樣，因為我的過失致死，我心裏就無法平靜下來。我雖然没有殺死在唐佩迪的嬰兒，但是看在老天的份上，我實在恨不得將奧克尼王后碎屍萬段，這幾個月來，她處處和我為難。」

「我瞭解你的心情，後來呢？」

「你現在已經知道我在戰場上的勝利，一般人可能認為幸運又降臨我的身上，但我却因為失去你而瞭解生命是一個無底的深淵。不只因為我們間長久的友誼，而使我感到悲傷。相信不用告

訴你，你也知道除了戰事，其餘每件事我都是事先和你商量。」

我等着，但他沒有接下去。我說：「亞瑟，你還年輕，我父親安布勞希在世時，雖然經驗比我豐富，却也事事徵詢我的意見。徵求別人的意見，並不表示示弱。你會介意這一點，證明你還很年輕。」

「我知道，所以並不介意這一點，我只想告訴你你生病時發生的事。雷其之役，撒克遜人逃到山上叢林裏，我們將整座山重重包圍起來，直到他們無處可逃。我相信他們遲早會投降，但我不給他們機會，只想大肆屠殺，以洩心中之恨。最後殘餘幾個人丟掉手中武器走出來，其中一個是柯勒寧的副總司令錫尼武夫。我本想殺了他，但心念一轉，便釋放他了。但附帶一個條件，要他率領艦隊離開，並且扣留了幾個人質，以防萬一。」

「這倒是一個聰明的嘗試，但結局却不如理想。」我面無表情地說。這件事我早有耳聞，所以知道他的下文。

「梅林，當我聽說錫尼武夫並沒有同日耳曼，反而再度騷擾沿海的居民時，我就殺了那些人質。」

「那不是你的錯誤，錫尼武夫才是罪魁。」

「他是野蠻人，大概以為我不忍心殺掉那些人質。他們中有一些只是孩子，最年輕的只有十三歲，比我當年第一次上戰場時還要年輕許多。」

「你做得沒錯，不要再想了。」

「我怎麼忘得了？他們都很勇散，我却結束他們的性命。你剛才說到我變了，沒錯，過了這個冬天，我已經不復是過去的自己。」

我想起安布勞希在杜瓦之役和我在廷泰閣所鑄成的錯誤，於是說：「我們都身不由己犯了一些錯誤，或許戰爭本身就是殘酷的。」

「怎麼可能忘得了呢？」他的聲音有些不耐煩起來。「我現在說這些，並不是要你的忠告或安慰。」我悵然若失地等着，他繼續說：「我雖然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但既然做了，就要承擔下來。我現在想說的是：假如你當時在場的話，我雖然明知你的法力已經消失，却會徵求你的意見，希望你能預見結果，指引我一條明確的途徑。」

「但這次，由於我的失踪，所以你就自作主張。」

「是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安慰我，即使我不在這裏，你還是可以自作主張。」

「不，」他同答得很快，語氣也很強烈。「你誤解我的意思。我用意雖是安慰你，却不是這意思。如果我說了超過自己能力所能瞭解的範圍，請多多包涵，但同想過去發生的一些事……梅林，我認爲你的神並沒有離開你。」

四周一片岑寂，油燈中的火焰在風中搖曳，遠處營房傳來喧鬧的聲音。我們互相對望一眼，

他現在正值盛年，而我剛從一場大病痊癒，我們間的關係，跟着有了微妙的轉變。現在變成他替我打氣。「你的神並沒有離開你。」他憑什麼這麼說？這樣一來，反而提醒我，我的法力已經消失，甚至無力抵抗瑪佳絲的魔法，和我找不到莫瑞的失職。但聽他講話的口氣却不是出於年輕人的激情而是冷靜的判斷。

我摒除生病以來叢生的雜念，冷靜思考。開始清楚看出他的思路，竟是如此周密、穩健。

「你的神並沒有離開你。」難道我喝了下毒的藥酒，和這幾個月來的失蹤，都是出自祂的旨意？甚至連我否認瑪佳絲的罪行，挽救她和四個孩子的性命，都是神意？

我就像刼後餘生的水手，呼吸到新鮮的空氣，心中又充滿希望。人不該只是等待或是接受上帝的恩寵，當你陷在絕望的深淵和光明籠罩之際，同樣會感受到祂無窮的力量。

我像接受一件無比神聖的禮物，低下頭來。此時，我們間不須言語，就能相互交流，他忽然口氣一變說：「這地方還要多久才完工？」

「如果照正常的進度，下個月。」

「和我預計的完全一樣。我現在可以開始從卡隆搬些東西過來嗎？」

「只要你覺得恰當。」

「接下去，你有什麼計劃嗎？」

「沒有，可能回家。」

「不，請留在這裏。」

聽起來像命令的語氣，我不以爲然，揚起眉毛。

「梅林，我當眞要你留在這裏。除非時機成熟我們不得不分手，否則沒必要將我們兩個人的實力分散爲二，你能瞭解我的意思嗎？」

「能。」

「那麽你在這裏找個地方住下來，暫時打消回山洞的念頭。」

「亞瑟，我願意多留一段時間，」我微笑道：「但不是這個地方。我需要淸靜的地方，好好思考。能否允許我自己找個地方，造一間房子？現在戰火已熄，你隨時可以來我隱居的地方，共商建國大計。」

他對我的答覆很滿意，於是各自上床就寢。



翌日，亞瑟和他的侍衛騎馬前往依霍登，我也隨行。此行是應麥威國王和他的母后之邀，參加他們爲亞瑟勝利所舉行的慶功宴。

依霍登現在雖有一所教堂，而靠近聖井附近也有一所修道院，但當地居民大部份還是奉祀古

老的神祇──女神。神殿的歷史已經湮滅不傳，但我相信比古羅馬處女之神還要久遠。麥威國王和他大部份臣民都是古老神祇的信奉者，而他的母后更是虔誠的信徒，和神殿的女祭司關係極爲密切。

亞瑟雖然從小就在天主敎教義的耳濡目染之下長大，但他接受麥威的邀請，我却毫不感到訝異。我們在「國王之門」集合，臨上馬之前，隨行的侍衛當中，有些人對此顯得很不安，不時交換狐疑的眼光。而我們在等待畢威和守門衛士交談之際，亞瑟和我交換了一個會心的眼光，他輕聲說：「我難道還需要對你解釋嗎？」

「當然不用。麥威是你的鄰國，建築堡壘的工程，得到他的幫助最多，而老皇后的好客也是遠近聞名，何況你一定還記得老牧羊人的忠告。」

「老牧羊人？哦，我想起來了，他要我和女神打交道。事實上，我剛從女祭司那兒得到一個口信。當地的居民爲了慶祝戰場上的勝利，特地舉行一個謝神大會。我擔心的是，有人會告訴他們，我在卡奎一役，佩戴伊格蓮送我的信物。」

他講到的信物，是一個刻有聖母名字的胸針。我說：「你不用爲這類事情操心，他們所奉祀的女神年代非常久遠，不管你拜的是聖母或女神意義都是一樣……目前要擔心的是，主敎對這事的看法。」

「我是一國之主。」亞瑟簡單答道。這時畢威已經講完話，加入我們，一行人便揚長出了大

門。這天是陰天，厚厚的雲層顯出快要下雨的樣子。我們很快走出叢林，到了一片沼澤。風一吹過，道路兩旁灰色水面泛起了許多漣漪，就像山貓爪子輕輕劃過。白楊樹在風中翻白，楊柳在淺水中搖曳生姿。這條碎石路上苔痕斑斑，羊齒植物遍佈。

經過一大片地勢低窪，長滿蘆葦的地區，地勢又逐漸昇高。大湖就在前面不遠處，靜靜地偃臥，如一望無際的海水，湖中築有一道狹窄堤道，讓商旅經過。沿着道路兩旁，看着湖面上逐着波光而逝的漁船，風光異常幽美。

一平如鏡的湖面，矗立着一座圓錐形的山，形狀像人工造成，原來就是聞名的烽火山。側面有一座地勢起伏較爲和緩的圓形山丘，連接一條長而狹窄的山脊，就像一條伸進水中的手臂；而碼頭附近，船隻麕集，桅杆林立，就像岸邊垂入一望無際綠波的蘆葦梗。

島上三座山丘後面，有一片長滿菅茅、蘆葦的草叢，楊柳掩映之下，矗立着幾間草房，顯出一派與世無爭的樣子，而四周一碧萬頃的水波，浩浩蕩蕩，使人們很容易聯想這島爲什麽叫依霍登——鏡湖島——的原因。

島上果園遍佈，樹木沿着港口石脊，一直到烽火山的斜坡上，長得異常茂盛，只有從村中昇起的縷縷炊煙，才可判斷村莊的所在地。（這裏雖是國王的京城，却沒有宏偉壯麗的建築。）走了一小段上坡路，沿途許多教士修女修行的茅屋像蜂窩般麕集。麥威不獨讓他們聚居此地，且允許他們在女神神殿附近建一所教堂。教堂的建築很簡陋，是用竹子編成，空隙則用泥巴塡補，屋

頂上蓋着茅草避雨，看來好像一陣颶風就會變爲平地似的。

女神神廟的建築，因年代久遠，史蹟已經湮滅，據說附近地形經年累月逐漸上昇，所以現在形成一個低於海平面的地窖。由於神廟管制嚴格，一般人不得越界而入，所以我一直沒有機會一睹廬山眞面目。今天，女祭司親自率領一羣面戴頭紗手持花環的女郎，歡迎大王的降臨。站在她身邊一個穿戴得珠光寶氣的老婦想必是麥威國王的母后——老王后。麥威國王在侍衞和朝臣簇擁之下，站在另一旁。他身材矮胖，長相却相當英俊：一頭鬈曲的棕髮，蓄着濃密的大鬍子，多年來，他一直獨身未娶，因此謠言傳說他的獨身，是因爲沒有女人能通過老王后嚴格的考驗。

女祭司和亞瑟互相致意以後，兩位妙齡女郎趨上前，將花環掛在亞瑟脖上。接着那些隨行少女開始合唱。歌聲婉轉動人，如出谷黃鶯，陽光也一掃連日的陰霾，從雲層射將下來，象徵着一個絕佳的兆頭。人們相視而笑，而歌聲愈來愈動人。女祭司回過身，在她的使女引導之下，拾級緩步而下，進入神殿。老王后跟在她後面，接着是亞瑟、麥威、和隨行的侍衞、朝臣魚貫而入，老百姓則在外面佇立。

儀式進行當中，我聽到外面傳來喧嘩的聲音，人人都急於目睹打過九場勝仗的傳奇英雄——亞瑟。

神殿的建築並不大，我們這羣人已將空間塞得水洩不通。室內光線黝暗，只有五六盞燃着香料的油燈發出熠熠微光；在通向神殿內側聖堂甬道中，光線更加黝暗，使女白色的衣裳、面紗、

頭罩如同輕煙飄過地面，顯得異常詭異。她們當中，只有女祭司的容貌清晰可見，她站在油燈下的身影雍容高貴，令人肅然起敬。

裏面的聖堂用一道布幔隔開，除了女祭司連老王后都不得入內。我們看到的儀式，並不是依照慣例的血祭場面（由於禁忌，在此我不便詳述），但過程非常冗長，足足有兩個鐘頭之久。最後，女祭司經亞瑟手中接過禮物，冗長的禱告後，我們又回到光天化日之下，接受羣衆的歡呼。

我現在還清清楚楚記得，當我們一離開神殿時，雨點便開始打在臉上。這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若不是後來發生的事使我印象深刻，或許我早就忘得一乾二淨。

當時，山楂子樹叢中畫眉歌聲正酣，而綠色草地和樹叢當中點綴着幾朶淡雅的蘭花和金色的小花。我們到麥威國王宮殿途中，看到蘋果樹叢裏，許多非本地所長的奇花異卉，據我所知都是些和法術醫學有關的植物，我心中暗忖，我如果在這附近定居下來，這個地方的水土比家鄉更適宜栽種植物。沉思間，已經到達麥威國王的王宮。

這次的宴會和其他宴會並無不同，但佔了地勢之利，多了幾道新鮮可口的海鮮。老王后高居長桌的首位，而亞瑟和麥威則分別坐在她的兩旁。席上並沒有女祭司和她的使女的影子。與會的只有幾個又老又醜的女人，幾乎沒有一個算得上年輕貌美。看來，外界對老王后的批評很可能是眞的。我想起剛才麥威曾和人羣中一位綺年玉貌的少女眉來眼去，可見老王后還是無法隨時隨地管束兒子的行爲。這一頓飯吃得相當愉快，精美的菜餚，和席間助興的美妙歌聲，加上四十哩外

葡萄園出品的佳釀，足以使賓主盡情歡樂。

亞瑟和麥威談起過去發生的事和未來的計劃時，言談非常融洽，時間在不知不覺間流逝，當我們告別時，已將近午夜。中天一輪明月射下皎潔的光芒，灑在烽火山的山巔，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麥威國王的堡壘和森嚴的城牆。國王的宮殿建在湖畔，一旦敵人入侵，沒有屛障可言，到時候山上的堡壘就可以發揮防守的功能。

霧氣逐漸自湖上昇起，擴散到草地、樹林上，且淹沒了馬膝。再不久，堤道就要消失在濃霧當中，好在麥威國王帶着他的衛士，持着火炬，送我們走出濃霧，來到視界清晰的路上，才告辭回家。

我勒住韁繩，回頭後看：島上三座主山，除了烽火山還清晰可見，其餘兩座山已籠在霧中；而山脚下的王宮，只剩下幾點零星的火光。月亮照得烽火山的輪廓，清楚浮現黑夜中，通往烽火臺的路上，有一火光迅速移動，當我定睛望去，看到一個巨大的影子在霧中移動時，頓然毛骨悚然。烽火山是著名通到冥界的大門，我第一個直覺反應就是想到，我又見到鬼魂，後來視界愈來愈清，我才認出只是一個持火炬人，沿着烽火山坡奔跑，要去點燃烽火。

我用力一踢馬腹，聽到亞瑟嘹亮的聲音發佈命令。一個騎士從隊伍走出，快馬加鞭地疾馳而去，其他人無聲無息地跟着他。夜色中燃燒的烽火，召喚亞瑟投入另一次的戰爭。

10

卡默堡的完工掀起了另一場戰爭。四年來，大大小小的衝突、埋伏紛至沓來，除了嚴冬，從未有過平安無事的時候。到目前爲止，亞瑟已贏得兩場規模較大的戰爭。

這些戰役的開端是應艾梅的召喚而起。艾歐沙重整旗鼓從日耳曼率領一批新的生力軍，會合在日耳曼人泰晤士河北岸原有的舊部，再度進犯。而薩廸率長船艦隊從魯土培港出發，侵襲沿海，更是如虎添翼，形成從路格瓦戰役以後，最具威脅性的一仗。敵人像潮水般，節節進逼維爾，而亞瑟長久以來所擔憂的事終於發生了——他們嚴重地威脅到山峽的防禦工事。好在歐利坎那的守備森嚴，他們沒想到會遭遇迎面痛擊，才阻住了猛烈的攻勢。當消息傳到亞瑟耳中時，東撒克遜人的攻勢已受到艾梅的頑強抵擋，雙方在歐利坎那僵持不下。而其餘的撒克遜人從山峽擁入，向西部進逼。亞瑟一得到消息，就披星戴月趕在他們之前到達崔泊河，重整兵力，並在那霸堡將敵人一擧殲滅。而後又快馬加鞭，趕到歐利坎那，和艾梅並肩作戰，將敵人逼得退守維爾，又出其不意採取聲東擊西的戰術，直到撒克遜「國王」看看血流成渠的戰場和所剩無幾的部下，知道大勢已去，宣佈投降。

打勝仗的消息一傳開，亞瑟的威名大振，只要一聽到他的名字，就會使人聯想到「勝利」，

而他的出現更像救星來了一樣。

他打的第二場戰爭就比較輕鬆愉快，只是將上次戰爭餘留的殘羽，一一肅清，敵人只要看到白衣騎士像道白光出現天際，就會聞風而逃，因此這場戰爭，只能算是追逐戰——前一場戰爭留下來的附屬品。這次戰役，葛倫也一齊隨行，他對這區域的地形瞭若指掌，亞瑟得他的幫助，更是如魚得水，打來輕鬆愉快。

艾歐沙自從在拿霸戰後受了傷，自此在戰場上消聲匿跡，剩餘的撒克遜殘部由薩廸率領，退據愛格那。他全力抵擋亞瑟的攻勢，但還是節節敗退，最後退到海邊，臨上船之前，他發誓，下一次再度涉足不列顛，一定要苦撐下來，即使亞瑟親自出馬，也無法趕走他。

我本該給他一個忠告：他這一發誓，可能要等到亞瑟不在，才可能實現。

我倒不打算將大大小小的戰役，一一詳敍，因爲遠在文度蘭答的布雷和他的書記都會記載下來，何況，每個人都知道亞瑟解放不列顛和平靖沿海的戰蹟。我想聲明的是，這些年來他和撒克遜人大大小小戰役中，從未借諸我的法力，其中發生過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證明人類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勇氣。亞瑟一共打了十二次大規模的戰爭，又花了七年的工夫，才奠定了這個國家和平的基礎。

吟唱詩人史詩中，亞瑟將所有撒克遜人趕出不列顛沿海的敍述並不確實。亞瑟和安布勞希一樣，經過長久的努力，最後發現，想要統一一個分崩離析，沿海又容易受到侵襲的國家，實在是

件不可能的事。自從佛提吉恩第一次引狼入室，邀請撒克遜進軍不列顛以來，東南沿海已淪爲撒克遜人的領域，他們有自己的法律和首領，難怪艾歐沙要自封爲王。亞瑟即使有意肅清不列顛境內的撒克遜人，但面臨的却是第三代在不列顛土生土長的撒克遜人，萬一將他們趕回祖國，對方又不肯收容，他們走投無路，就會作困獸之鬬，引發一場空前未有的激戰。這件事，前人的歷史已經有了彌足珍貴的教訓：撒克遜人曾被羅馬人逼得退處山上絕壁，四百年後，他們依然堅守山上的要塞，羅馬人却已消聲匿跡。所以亞瑟記取前人的教訓，決定讓撒克遜人留在原地，却加強戒備，密切注意他們的動靜。

亞瑟在位二十年便如此過去。他於十月末回到嘉美樂宮，立即召開會議。我雖然也參加了會議，但大部份時間都是冷眼旁觀，或是側耳傾聽的成份居多，我個人的意見則保留到我們私下相處時，才表露出來。事實上，我們的意見經常一致，所以我樂於讓他自作主張。他有時會操之過急，而處理事情時又往往缺乏經驗或先見之明，但他最後的判斷絕不會受情感所左右。他喜歡聽取別人的意見，直到最後發表結論時，每個人都會覺得參加了意見，而感到滿足。

衆人提出來的議案中，有一條是關於國王再婚的提議。我看得出亞瑟並無再婚之意，但他保持緘默，聽取那些長老的忠告。他們提供了許多有名的世家和良好血統出身的名門閨秀，但據我冷眼旁觀的結果，亞瑟最後的決定却和他們的建議扯不上邊。直到有一天，一個曾和亞瑟並肩作戰的人從蓋尼得前來。他是梅貢的族人，抵達以後就爲他的家鄉發表了一篇動人的談話。

聽威爾斯人講話，就像聽吟遊詩人吟詩，聲調抑揚頓挫，言語鏗鏘有力，一段平凡無奇的談話，經他一說，就會有聲有色起來。這人也不例外，他一開口，衆人就屏聲靜氣傾聽。

他講述的內容大致是讚揚他家鄉山川風物的美麗：婆娑的海岸、飛躍的麋鹿、傲岸的老鷹，和各色各樣的飛禽走獸。而後他又讚揚該地得天獨厚，不獨景觀美麗，且人文薈萃，女人也充滿靈秀之美，接着我們又聽到他歌頌當地的詩歌、民謠、花園、果園，肥壯的牲畜和蘊藏豐富的礦產。他還如數家珍般將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歷史故事和浪漫的愛情故事娓娓道來。

他的話立奏神效，我看到亞瑟津津有味地聽着。

能說善道的說客，現在將話題引到正題，原來這一些英雄好漢、天仙美女都是來自王室的家族：一個和諾亞方舟差不多一樣古老的家族……

最後當然談到他們的公主，年輕、貌美且含有古威爾斯國王和羅馬貴族的血統……現在聽衆才恍然大悟他此行的目的。

她的名字叫歌葳妮。

我又看到他們兩個。皮膚黝黑的是畢威，他充滿愛意的眼光一直尾隨着另一個孩子，亞瑟當年才十二歲，全身充滿活力，和生命的火花。貓頭鷹白色的影子在他們頭上盤旋——葛葳芳這個象徵熱情、憂傷的名字，將使畢威的感情受創，而使亞瑟孤寂，成爲傳說中的聖杯英雄……

我囘到大廳，眼前一陣陣眩人欲盲的白光，頭痛愈來愈厲害，我感到冷汗沿額頭涔涔而下，滴到袍子裏，一隻手緊緊抓着椅子的扶手，強忍住心臟急速的跳動，和急促的呼吸。

時間飛逝，却沒有人注意到我。會場已經沒有剛才的秩序，亞瑟坐在一羣人當中有說有笑，長老們則圍着另一桌，談他們感興趣的話題。僕人走進來，替每隻杯子添酒，我周圍的說話聲像上漲潮水一般，一波波向我襲捲而來……最後他們一致達成結論：戰爭已經結束，不列顛需要一個新后象徵將來和平安樂的生活。

亞瑟偏過頭，投給我質問的一瞥。看到我無聲無息地坐着，笑容很快從他臉上消失，他站起來，一個箭步走到我身邊，舉起手示意全場肅靜下來。

「梅林，你對這樁婚事有什麽意見？你不認爲……？」

我搖搖頭，痛苦就像鋸子將我逐漸肢解，使我不覺呻吟出聲。

他握住我的手。「怎麽囘事？」他說：「你病了嗎？」

他的聲音在空中廻響，擴散、和我的痛苦却全然不着邊際。我胸中的烈燄燃燒着，使我血液沸騰起來，呼吸愈來愈急促、混濁，就像肺中充滿無法排出的廢氣。我自從在佩勒斯教堂見到異象至今已經很久未有這種異稟，現在看到的也可能毫無意義。我聽到自己嘶啞但清晰的聲音說：

「王上，事情還沒結束！你現在應該馬上出發！敵人破壞了和約，很快就要到達貝登！男人和女人將橫死血泊中，孤苦零仃的幼兒，哀哀啼哭，却沒有人保護他們。國王，當人們陷於水深

火熱的時候，他們所呼喚的就是你的名字，請你立刻召集英勇武士拯救他們。不列顛國王亞瑟，這是你最後的一役，也是最後的勝利，勇往直前吧！」

聲音在全然的死寂中廻響。那些沒有看過我受到法力感召，說出預言的羣衆，臉色變得像白紙一樣蒼白，不約而同作了避邪的手勢。我呼吸的聲音在寂靜中格外清楚，就像一個人垂危的掙扎。

接着，人羣中有一些年輕的小夥子發出懷疑的聲音，甚至帶着譏諷的意味。他們雖然風聞許多有關我的傳說，但大部份經過詩人的誇大渲染，充滿神話的色彩，而我最後一次在路格瓦的預言是在拔出石中劍之前發生，當時他們還是孩子，難怪他們不肯相信。這些人中只有工程師、醫生和國王的親信，知道我的底細。

人羣七嘴八舌交談起來，風在林梢颼颼而過。

「一點也看不出戰爭的跡象，他在胡說些什麽？難道他以爲國王會相信空穴來風的胡話，而輕易出兵？我們打了好幾年戰爭，好不容易訂立了和約，誰願意再掀起戰火呢？貝登又在那個地方？就算有這個地方，撒克遜那些敗軍殘將也不可能出兵……他說的全是胡話，可憐的老傢伙又喪失了神智，還記得我們在叢林中發現他時，他是什麽樣子？現在他又發瘋了！」

亞瑟目不轉睛看着我，雖然四周竊竊私語的聲音此起彼落，有人建議找醫生來，廳中有來囘走動的脚步聲，他却渾然未覺，好像偌大空間，只剩下我們兩個。

他伸手執起我的手腕，我在忍受極度的痛苦中，還能感到他年輕有力的手腕，扶着我回到位子上，我才知道自己始終站着。他伸手從僕中手人接過一杯酒，湊近我的唇角。

我將頭移開。「不，讓我單獨留下來，相信我的話，快點上馬。」

「看在諸神的份上，」他說：「我相信你。」他走了幾步，開始分派任務。

而後又回到我身邊，用極清晰的聲音說：「你剛才說，我們會打勝仗?」

「是的。你不相信嗎?」

一陣陣劇痛中，他的音容却清晰地呈現我的眼前：一國英勇像白色火燄般的小男孩，拔出石中的寳劍，實現了我的預言。

「我相信。」亞瑟說。

他微笑，傾身向前，在我頰上輕輕一吻，而後在他的同伴陪同下很快走出大廳。

痛苦逐漸消失，我又恢復了正常的呼吸和視力。我站起來，想要走到外面呼吸新鮮的空氣。

那些留在廳中的人，自動讓出一條路讓我過去。沒有人敢和我交談，或是發問。我爬上城牆，眺望遠處。值勤的衛兵一看到我，就一溜煙跑掉，從他驚嚇的神色看來，消息已經不脛而走。我披上斗篷抵擋陣陣的冷風。

人馬已經離去，得得的馬蹄揚起一陣塵埃，又逐漸遠去。黑暗中，烽火臺矗立於北邊天際，天空一片漆黑，看不到燈火，也沒有示警的烽火，只有我的預言，暗示着另一場戰爭。

黑暗中某處傳來聲響，最初我以爲是馬蹄走過的聲音，接着隱約聽到兵器叮噹作響，和人馬的呻吟聲，我想自己又見到異象，但神智很清楚，眼前見到的景象，也異常逼眞。

聲音愈來愈接近，掠過我頭上漆黑的上空，原來是野雁，遨翔天上的獵犬，隨着冥界的國王魯得，在戰爭和暴風雨中狩取獵物。

牠們先像烏雲般黑壓壓的一片，籠罩着湖上，接着又飛過了我所站的地方，在卡默堡上空盤旋，然後又回到烽火山，拍動翅膀的聲音逐漸消失在牠們飛往貝登的路上。

凌晨，烽火臺的火燄傳徧每個角落。那些夜襲貝登的撒克遜部隊，神不知鬼不覺的行動使得烽火和鳥兒不及示警，却沒想到亞瑟的軍隊已經上了路，等待一擧殲滅他們，替他有生之年和後代子孫根除後患。

我的神又回來了。次日，我離開卡默，四處找尋一個可以安頓下來的地方。

第三部 蘋菓園

卡默堡東方森林遍布，地形起伏，觸目所見，都是嫩綠的山脊，山頂的羊齒樹叢間，還殘留着古代建築的遺跡。

我似乎在那見過這個地方。仔細觀察後，我發現這裏確是個勝地。它位在兩山的凹處，非常安靜，泉水自草地湧出形成小溪，順坡往下流，和山谷裏的河流相會，多年前人們曾在此定居。太陽直射時，古牆柔和的曲線投射在草地上。住地已廢棄了許久，但在戰爭頻仍時又移來一些居民，他們曾在此建屋，屋宇痕跡仍依稀可見。屋子是由卡默運來的羅馬石建造的，蟠成方形的石頭，在樹枝和蕁麻的繞攀下仍然潔淨。雖然蕁麻子不爲人歡迎，却可治療多種疾病，我想在房子建好後闢一個園子，它能帶給人平安和安詳之感。

和平終於來臨。我還未踏出新家，就傳來貝登勝利的消息，亞瑟認爲這是此役的最後一戰，叫我不必參加，現在國王一定在簽訂條約，決定國土的疆界了。我不必猜測是否還有其它的戰爭

或任何抵抗，因爲國王的信差已經到了。我並未看到戰況，但已知道所有該知道的事，和平時代就要開始了，我可以住在心愛的寂靜地區，遠離勢將環繞亞瑟的喧囂和繁忙。

同時，在亞瑟的新都尚未修建前，我得趕快抓住一些建屋需要的工匠，這才是最聰明的。他們來了以後，先對我的計劃大搖其頭，最後又高興的埋首工作了。

這將是一座小農莊，建在山腹的低處，面對西面和南面，遠離卡默。房子的東面和北面都有屏障，加上山的弧度，路上行人很少會注意到它。我讓塔屋依其原有形式重建，新房子則依勢建築，只要一層樓，後面再加一個羅馬式的方形院或花園。在住屋和厨房之間，塔屋成爲另一個區域。屋子的另一邊，有工作房和儲藏室。園的北面有鋪着瓷磚的高牆，我希望能在旁邊種些悅目的植物。計劃早已構想多時，可是現在工匠們却搖頭反對，他們不解牆建兩層，坑道才能發揮作用的想法。我認爲這樣冬天時桃樹和葡萄不會凍死，整個園子也才能得到適度的溫暖。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構想付諸實現，不過稍後在嘉美樂宮和亞瑟卡隆的另一座宮殿中，我的構想又再度實現了。水管則可把泉裏的水導入園中的井裏。

工人們因爲建軍事設施的多年訓練，速度已有明顯的長進。那年的冬天没什麽雪，我同梅汀山監督了書籍和藥草的搬運情形，然後到嘉美樂宮和亞瑟一起過聖誕節。工人們在新年過後不久就將房子完工了，接着就靜待開春時修建嘉美樂宮。

我還没找到僕人，現在必須親自去找一個，這不是一樁容易的工作，很少人能愉快的享受我

所過的孤寂生活，我的態度也和一般主人迥異。生活習慣亦極特殊，我只需要極少量的食物和睡眠，但對安靜的要求却很苛刻。我本可買一個能忍受要求的奴隸，但購買服務素不爲我所好。這一回，我仍和以往一般幸運。一個本地工匠有位叔叔在當園丁，他曾對他提過建導熱牆的原因，他叔叔搖頭拒絕相信這種事，並喃喃自語說這是外國來的幻想，但從那次以後他就對房子的每一建造過程極感興趣。他名叫維洛，很樂意服侍我，工匠說他的女兒會洗衣、煮飯，也將和他一塊過來。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維洛馬上就開始清掃、挖掘的工作，他的女兒摩拉則忙着洗燙衣物。一個清澄可愛的早晨，山楂樹發出嫩芽，小羊依偎在牝羊身邊，我把馬牽到廐裏，解下大豎琴，回到了家。

亞瑟很快就來探望我了。我正在花園裏，坐在廊柱間的椅櫈上，沐浴在陽光下，忙着將去夏收集到的種子分類，再用羊皮紙包起來。牆外傳來國王衞隊的雜沓脚步聲，但却只有他一個人進來。維洛帶着鏟子經過時注視了一下，向他行禮致敬。亞瑟伸出手來致意，我站起身。

他看看周圍，第一句話是：「這裏很小。」

「足够了，就我一個人住。」

「就！」他笑了，身子急轉了一圈。「嗯……如果你喜歡狗屋式的房子。（看起來很像。）

那我必須說這裏是很不錯。這就是那道著名的牆了，對嗎？工匠們已把它的作用告訴我了。你到底要種什麽？」

我告訴他，帶着他參觀了一下小花園。亞瑟對花園的了解比我對戰爭懂得多，他對建築也很感興趣，到處看看摸摸不停地發問，在導熱牆和引井水的水管上花了不少時間。

「馬鞭草、甘菊、紫草、金盞菊……」他臉看着椅櫈上的種子標籤。「我記得杜辛娜也種金盞菊，牙疼時她總給我一些嚼嚼。」他再看看周圍。「你知道，這兒有一種和平感，和格拉瓦很相像。如果光站在個人的立場，你拒絕住在嘉美樂宮是對的。當事情壓迫我時，我會覺得自己有個避難所在這裏。」

「希望如此，就只有這些了。我要把花種在這兒，外面再弄個果園。這兒已經有些大樹，看來長得很不錯。你要不要進屋去看看？」

「當然樂意。」他突然用一種極正式的態度說話，我看了他一眼，這才發現他的態度並非對我，而是對摩拉。她剛從走廊出來，手裏抖着一件衣服。棕色的袍子緊貼身體，漂亮的頭髮在額上閃閃發光。她停下脚步，看到亞瑟，吃吃得笑紅了臉跑進屋裏。稍後我見到門縫後有隻明亮的眼睛在偷看，接觸到我的目光就移開了。門關了起來，顯然女孩並不知道這個大膽看她的年輕男人是誰。

他對着我微笑。「再過一個月我就要結婚了。不要那樣看我，我會作已婚男人的模範。」

「我相信。我看你了嗎？這跟我沒關係，但是我得警告你。」

「看來很固執。好吧，在五月以前我會使熱情冷却。上帝知道從前它給我惹了多大的麻煩，以後也免不了。」

「『已婚男人的模範？』」

「我只說過去，未來是你警告我的。」他低低的說。我想過去已不再騷擾他了，瑪佳絲的事不知是否還令他失眠。他跟着我進屋，我倒了些酒，領他參觀。

只有兩個房間。起居室佔了三分之二，朝山和花園的兩面都有窗。廊柱間的走廊通向花園，今天這扇門首次打開，暖和的空氣和陽光傾入室內，使紅土地板温暖不少。最裏側是火爐，煙囱很大，便於宣洩。在不列顛，火爐和導熱地板一樣重要。爐底鋪着石板，牆壁則鋪上鑿磨過的石頭，上面掛了一些我從東方旅行帶囘的掛毯，色澤艷麗。桌椅全是用同一棵橡木製的，最大的那張椅子，和窗下的櫃子一樣，都用榆木製造，堆放着我的書籍。盡頭一扇門通往臥室，裏面只有床和衣櫃，童年存留的印象使我在窗邊種了株梨樹。

看完房子，我又帶他去參觀塔屋。底樓是工作房兼儲藏室，存放一些晒乾的藥草和調配好的藥。除了一張大桌，和碗櫃、椅櫈、木炭、小磚爐外，沒有其它家具。壁邊的石梯通往二樓，是我的書房。裏面什麼貴重東西都沒有，只有工作台、幾張板櫈，一個放筆記本和放着我從安提阿帶囘的數學儀器的小櫃，角落裏還有個火盆，南面開了扇窗，天氣還不怎麼冷所以沒有掛窗簾。

亞瑟在斗室裏四處走動、張望，看看櫥櫃，手攀着窗戶往外看，無窮的精力洋溢於室內，堅固的羅馬式牆壁似乎僅包容了他。

囘到起居室，他接過我手中的酒，舉杯道：「恭喜新屋落成。你怎麽稱呼它？」

「蘋果園。」

「不錯，很適合。敬蘋果園，並祝你長生不老。」

「謝謝，敬我第一個客人。」

「我？很榮幸。希望會有更多賓客，並願他們帶來和平。」他把酒喝完，放下高脚杯，再看看四周。「這兒早已充滿和平氣氛了。嗯，我開始了解你爲什麽選擇這兒……不過你確定這就是你所要的嗎？你知我知，國土應是屬於你的，只要你開口，我願分你一半。」

「暫時由你保管，嫉妬你會惹太多麻煩。有空久坐？你吃過飯了沒有？摩拉要是聽說你留下吃飯一定會嚇壞了，她一定會問她父親那個陌生的年輕人是誰，我敢說她會發現一些——」

「謝謝，不必，我吃過了。你就只有這兩個僕人嗎？誰替你燒飯？」

「那個女孩。」

「燒得好嗎？」

「嗄？哦，很不錯。」

「這表示你根本沒注意。老天！」亞瑟說：「讓我派個厨師來服侍你。我眞不敢想像你光吃

些農婦胡亂燒出來的東西。」

「不用了。他們倆白天在這服侍我，夜晚同家就已經足够了。眞的，我覺得很好。」

「好吧。但我希望你能讓我做些事，給你點東西。」

「有需要我一定會告訴你。現在談談王宮建得如何。我怕這棟破房子吸引了我太多注意力。婚禮前能建好嗎？」

他搖搖頭。「可能得到夏天才行。若非婚禮，我就要同卡隆了，婚禮在五月舉行，你會來參加嗎？」

「除非你要我出席，否則我寧可留在這。前幾年我已經旅行得太多了。」

「隨你。不要酒了，謝謝。我想問你件事。你記得我上一次討論婚事——第一次婚姻——你似乎不太贊成。我明白你能預知災難，如果是基於那種原因，你是對的。告訴我——這回可有什麽預感？」

人們說如果我注意臉上的表情，沒人知道我腦中想些什麽。我凝視他說：「沒有。有必要問嗎？是否你自己覺得不妥？」

「不是。」他臉上閃過一抹微笑。「至少到目前爲止還沒發現。大家說她是完美的化身，我還能懷疑什麽？他們說她像初春的清晨一般可愛，他們告訴我這，告訴我那，還告訴我一些別的事。不過，他們一向如此。只要她氣息芳香、脾氣和順就更好了……哦，還有甜美的聲音。我覺

得自己對聲音很在意。這些都具備，就沒有更佳的了。梅林，身爲威爾斯人，你應該同意。」

「哦，當然。吉爾說的每件事我都同意，他現在在大廳裏，你何時去威爾斯帶她到卡隆？」

「我自己沒辦法去，這週我得到北方一趟。我再派畢威去一趟，葛倫也一道去。夏日國王麥威代我去接她。」

我領首贊成，話題轉到他北方的旅程。我知道他主要是去看東北的防禦措施。洛特的族人太華現在佔領唐佩廸，表面上對瑪佳絲和洛特的長子高文效忠，可是王后的家人是否能自由離開奧克尼令人懷疑。

「這對我有利，」國王平靜的說：「不過東北會有些騷亂。」

他繼續解釋。問題出在安奎，他佔據了布敏這處最堅固的城郭，位在諾桑比亞山中得爾驛道通到郤威山之處。當洛特佔據北方之時，安奎心甘情願的跟着他，「做他的走狗，」亞瑟輕視的說：「和太華、尤恩同流合污。」但是現在太華坐上了洛特的位子，安奎開始有野心。我聽到一個謠言（目前還未證實）——上回盎格魯人的船駛到阿拉努斯河，安奎到那和他們見面，不是去作戰，只是和他們的首領談話。尤恩毫無異議的跟隨他，就像狼狽一般。他們或許以爲天高皇帝遠，我倒打算巡視一趟，讓他們幻想破滅。藉口是去看黑堤的防禦措施。就傳聞看來，我得找藉口把安奎除掉，但是不能驚擾太華和尤恩，免得他們到時揷上一脚。確定西撒克遜人的動向後，我最怕的事就是北方聯盟國的分裂。如果除去太華，瑪佳絲就非同唐佩廸不可。和其它事相比，

這只是樁小事，可是只要她再回到本土來，就會令我不舒服。」

「那就祈禱這一天永遠不要來。」

「正是。我會盡力避免它發生。」離開前他又環顧四周。「這裏眞舒服。到北方前我恐怕沒空再來看你，梅林，週末前我就要出發了。」

「諸神與你同往，國王，願婚禮時祂們亦在你左右。那天有空再來看我。」

他走了。房子似乎受到震動，又變大了，一切恢復了寧靜。



接下來的幾個月都很平靜。亞瑟赴北方後，我立刻到嘉美樂宮監督宮殿建造的情形，最後滿意的留下德温負責，回到和梅汀山一樣帶給我温馨的新家。整個春天我都忙着處理自己的事：種植花木、寫信給布雷，草木復甦後，收集藥草補充存量。

婚禮前我沒再見到亞瑟。信差帶了消息給我，內容雖短但却令人振奮。亞瑟搜集安奎叛國的證據，在布敏和他大戰。詳情不得而知，但國王已收復布敏，並處死安奎，這些行動並未激起太華或尤恩的反抗，也沒驚擾任何他們族人。事實上，太華在最後那場艱難的戰役中和亞瑟並肩而戰。國王如何獲得他的支援，信上並沒有說。安奎死了之後，國土平靜不少，加以他無遺孤，亞

瑟有權選人接管城堡，控制卻威山區。亞瑟選了卜微，一個可以絕對信賴的人，然後心滿意足的回到南方的卡隆。

歌葳妮小姐在兩位王子麥威、畢威和王室衞隊的護送下準時抵達卡隆。凱伊沒和迎親隊伍一塊去，亞瑟命他在卡隆宮殿總管各事，聖靈降臨節時，隆重的婚禮將在那擧行。後來我聽說新娘的父親本定五朔（譯註：五月一日）行婚禮，但亞瑟尋思片刻後斷然反對。不過這只是唯一的不快，其它事看來都很圓滿。新人將在陽光普照的五月底行婚禮，這是亞瑟二度結婚，婚後二人將會朝夕相處。他們在夏初到嘉美樂宮，我才第一次見到歌葳妮。

來自納思戈利的歌葳妮王后不光是「好脾氣、氣息芳香」，還是個絕色美人。要描寫她，得揚棄老舊的形容詞。她的秀髮如金色的麥穗，雙眼靛藍有如夏日的碧空，花瓣似的皮膚，柔軟的身軀——此外，再加上迷人的氣質、外向的性格，與人暢談的歡愉，你就可領會她的迷人。由於這種魅力，在她被帶到嘉美樂宮的那晚，整個宴會上我都注意着她，發現除了國王的眼睛外，整晚還有不少人注視着她。顯然她並不僅是亞瑟的王后，而且還是所有同僚的，或許畢威除外，他是唯一未不時搜尋她眼光的人，看來似乎比平常更安靜，不知出神的在想什麼。歌葳妮只是偶而看看他。我懷疑是否從納思戈利同來的路上有什麼觸動了他的記憶。而她身旁的麥威，則留心地聽她說的每一個字，和其他年輕人一般，帶着崇拜的眼光注視着她。

那是一個美妙的夏天。陽光雖然強烈，不時仍有些微風細雨，穀物長得很好，牛羊毛色澤光

潤，田裏的收穫也很豐碩。星期假日，教堂鐘聲處處可聞，從前路邊的石碑、石像也爲十字架所取代，人民工作時不僅感謝年輕的國王賜他們耕作的安寧，並感謝上蒼賜他們豐收。他們認爲財富榮耀均來自年輕的領導者，而尤賽病中的那幾年，土地卻一片枯萎。人民有信心的等待——一如嘉美樂宮裏的貴族般——繼承人誕生的宣佈。但是夏天過去了，秋天接着來臨，雖然土地不斷豐收，王后仍然和她的女伴同出同進，窕窈的身材一如往昔，沒有任何令人喜悅的消息。

在宮內，那個曾懷了繼承人而死去的王后已不再煩擾任何人。一切都是新奇光耀，不停地修建、製造。宮殿已經完成了，雕刻師和鍍匠開始工作，婦女忙着編織，每天都有陶匠、金銀匠被徵召到新城來，路上滿是絡繹不絕的人羣。這是青春歡笑的時刻，征服之後即大興土木，恐怖的歲月已逐漸被淡忘。至於預言中提到的「白色陰影」，我開始懷疑它是否眞是那個歌葳妮一般美麗的女孩在燈光中投下的，而仍像鬼魅般潛藏在某個角落裏。可是我始終未見到她，亞瑟即使想到她也不曾吐露。

四個冬天過去了，嘉美樂宮的樓塔閃耀着新鍍的光輝，邊境平安無事，田裏的收穫很好，人們漸漸習慣了平靜安寧。亞瑟已經廿五歲了，較同年紀的人更沉默，他開始常常離家，而且一次比一次久。康特公爵夫人爲康特生了個兒子，亞瑟便到康瓦耳去當教父，歌葳妮王后並未同行。數週後謠傳說她有絕佳的理由拒絕這次旅行，但國王和隨員去而復返，然後又經海路離開去蓋尼得，宮內的王后仍出遊、歡笑、狂舞，接受覲見，苗條似少女，看來似乎無憂無慮。

初春一個雨天的薄暮時分，一個騎士帶着信重擊蘋果園門。國王仍在雲遊，可能再過一個禮拜都不會回來，而王后卻失踪了。

送信人是總管凱伊，亞瑟的義兄，格拉瓦伯爵艾克特之子，一個體型高大的人，比國王約大三歲，面色紅潤，肩膀寬濶。他是個極佳的武士，一個勇敢的人，但不像畢威是天生的領導者。凱伊既不敏感也不愛幻想，這些在作戰時雖能產生勇氣，卻不能造成絕佳的領導力。畢威是夢想型的詩人，他所感受的痛苦比常人甚十倍，因而更爲優秀。

凱伊是可信賴的，既奉王命管理王室，雖然手臂受傷疲憊不堪，腦筋也累得有點遲鈍，卻仍親自來見我，而僅帶了一個侍從。他坐在爐火閃爍的屋裏，告訴我經過情形。他接過一杯酒，很快的開始述說，在我的堅持下，才伸出胳臂讓我檢查。

「畢威派我來告訴你。因爲手傷，他叫我同去。沒有，我沒看醫生。該死！根本沒時間！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待會我再告訴你……破曉她就出去了。你記得今早天氣很好吧？她和女伴一塊出去，只有幾個護衛和馬夫。通常都是如此，你知道的。」

「不錯。」那確是事實。有時會有一些武士陪着王后，但通常他們都有比陪她騎馬更重要的事。她有衛兵和馬夫保護，在靠近嘉美樂宮的地方，應該沒有碰上歹徒的危險。顯然歌葳妮看早晨天氣不錯，便騎上自己灰色的牝馬，和兩個女伴，四個男人（其中有兩名士兵）一塊出去了，

他們穿過了王宮南方茂密森林的乾燥野地，右邊是沼澤，河流在深而且狹的河道中彎彎曲曲的向海流，東邊是起伏的陸地和高高低低的森林。這一隊人玩得很愉快，小灰狗瘋狂的在後追趕。凱伊說馬夫必須緊拉韁繩才能讓牠們掉頭回來。這時，王后的鷹隼去追一隻野兎，王后也跟着追到森林裏去了。

我的手指碰到他痛楚的肌肉，他呻吟了一下。「哦，沒什麽。只是扭傷，對不？肌肉扭傷？要多久才能好？哦，好在這不是右臂……嗯，她騎着灰色的牝馬進去，婦女們留在原地。她的女僕不會騎馬，另一位梅利莎夫人年紀又太大了。馬夫帶着灰狗往回走，離她們不很遠。沒有人擔心，她是一個絕佳的騎士；你知道她甚至能騎亞瑟的白馬，而且騎得很不錯嗎？她以前也玩過這種遊戲，只是想逗逗他們。所以他們不怎麽在意，只讓兩個衞兵去找她。」

剩下的就很容易補充了。這種事從前發生過，並未出任何意外，所以衞兵只在和她有一段距離的地方跟着。他們可以聽到灰馬在前進入濃密的森林，樹叢和脚下的枯枝沙沙作響。樹林愈來愈密，兩個士兵開始慢下來。閃避王后經過後晃動的樹枝，領着馬穿過樹斷枝殘、浸水窪洞的危險地帶。半詛咒、半開玩笑而專心的走着，等到察覺未再聽到灰馬的蹄聲時已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纒結的草叢沒有馬經過的踪跡，他們撥開樹叢傾聽，只聽到樫鳥的鳴叫。他們大聲叫喊，可是沒有回答。他們惱怒而不驚恐的分開找尋，一個去樫鳥叫的地方，另一個繼續深入森林。

「接下來的事，」凱伊說：「你也知道是怎麽回事了。過了一會他們相遇，這時就感到驚恐

了。又大喊了一陣，結果馬夫也聽到了，回來加入尋找的行列。稍後他們聽到灰馬的聲息，好像碰到障礙在嘶鳴着。他們立刻策馬跟了過去。」

「怎麽樣？」我把受傷的手臂放進吊帶裏，他向我稱謝。

「好多了，謝謝。他們發現灰馬在三哩外的地方，脚跛了，拖着斷裂的韁繩，可是王后却不見踪影。他們讓一個馬夫先陪女士們回來，然後繼續搜尋。畢威和我帶着騎兵跟去，在森林裏找了一整天，還是沒有王后的踪跡。」他舉起未受傷的手臂。「你知道那地方有多糟。不是樹枝纒結而使橫衝直撞的惡龍都無法前行，便是足以使馬和男人滅頂的沼澤。森林裏面還有一人高的深溝，寬得無法躍過。我就是因此受的傷。枯死的樅枝蓋在地洞上，大概原先是捕狼的陷阱，這點小傷已算是萬幸了。我的馬腹戳進鐵釘，可憐的傢伙，我懷疑牠是否能復原。」

我說：「王后的馬掉進泥沼了嗎？有沒有被陷住？」

「只淹到眼球，沒什麽。牠從泥沼裏掙出來至少有一個小時了，不過鞍褥弄破了。我想牠一定掉進去過，我不懂王后怎麽會從牠身上摔下來，除非她被樹枝給絆住。相信我，我們找了森林裏每一個陷阱和溝道。她可能失去知覺躺在什麽地方……如果情況好的話。老天，如果她要做這種事，爲何不挑國王在的時候？」

「你們派人去稟告他了嗎？」

「我們離宮以前，畢威就派人去了。現在有更多人出去找。天太黑了，要找到她不可能，但

如果她眞是昏倒在地，醒來以後，他們也許能聽到她的叫聲。我們還能怎麽樣？畢威現在帶着拖網和大批人下去，有些河塘很深，往西的還有急流……」他沒再往下說，呆滯的藍眼注視着我，好像想請我製造奇蹟。「摔了一跤後，他叫我來見你。梅林，現在你能跟我去，告訴我們上那找她嗎？」

我低頭看看雙手，再看看火，黑灰色的木頭只剩下一小圈火餤。貝登勝利後我就未再試自己的法力。沒有火餤，沒有夢境，甚至水滴般的晶球景象都沒有。我不願用這種小事煩擾神。如果祂要來，祂就會來。祂選擇來去的時刻，而我只能跟隨祂。

「或者現在就告訴我？」凱伊用沙啞的聲音懇求着。

時辰是會到的，當我注視着火焰，舉起手……

火焰發出嘶嘶聲，竄起一尺來高，燃燒的光焰包圍着灰木，熱度使皮膚炙灼。火花跳躍、奔騰，好似精靈般向我招手。光耀、火焰，活生生的飛騰，光明、黑暗、火焰、煙霧，形成一種晃動的幻影，緊緊包圍着我。

凱伊的聲音使我回到現實。他站起身，離開了火焰。在紅色的光焰下，他的臉色蒼白，冒着汗珠。他喑啞的聲音叫：「梅林——」

他的身影往後退，隱入黑暗中。我聽到自己的聲音說：「去，把我的馬備好，等着我。」

我並未聽到他離去的聲音，我的靈魂早已離開了火光照耀的屋子，到了冷冽耀眼的水邊，光

亮像風中的葉子漸漸消逝，黑暗中我已到達冥府的入口。

洞穴一直往下延伸，屋頂消失在黑暗中，牆壁閃着粼粼的光彩，襯出凹凹凸凸的岩石。石拱門下的鐘乳石，像老樹的苔蘚，與石地上的石柱上下交錯。那裏有水滴落的聲音，在洞中廻響，光線晃動，映照水面形成圈圈漣漪。

走道的門通向一個燈火輝煌的大廳，那兒似乎要擧行宴會。晃動的影子全都不見了，只剩下一片光燦，國王大廳的彩色走廊鍍金堂柱，火把安放在金質的龍座上。閃閃發光的牆邊有金座、銀桌。其中一張上擺了副銀質的棋盤，上面放了一些銀棋子，閃閃發光，棋局似乎在中途被打斷了。巨大的廳中有一把大象牙椅。面前擱了一個金棋盤，上面有十二、三個金棋子，一個棋子才走了一半，在縱線處停住了。

我立刻意識到這不是眞實的景象，而是傳說中冥王魯得的大廳。傳說中歌頌的英雄都來到這座宮殿，他們放下武器，夢寐以求的聖杯和戈矛有一天會在此被擧起。邁西穆斯在這遇見他的公主，和她結婚，而他最近的後裔領袖是亞瑟……

像黎明的夢境，它一下就無影無踪了。不過巨大的洞穴還在，現在王座上坐着黑暗的國王，旁邊的女王半隱半現。何處傳來畫眉的叫聲，我見她轉過頭，嘆了一口氣。

這段過程使我深知，梅林和以往一般不願看到眞相。一種潛在的感覺使我早已明白這是怎麽

回事，我不由自主的到魯得的宮殿，看到位在廸思的大廳和被困的帕賽芬。在這些景象後有一個眞相，身爲神祇和亞瑟僕人的我必須去發掘它。我再次注視着眼前的景象。

水聲、畫眉的歌聲。一個陰暗低矮的房間，沒有金銀的裝點，掛着窗簾，點着燈，一男一女坐在小桌邊下棋。她好像贏了，我看到他皺眉，當他俯向棋盤考慮下一步時，肩膀緊張的聳起。她笑了起來。他抬起手，遲疑了一會又縮回來，靜靜的坐着沉思。她說了些話，他看看旁邊，轉身把燈移近一點。在他的視線移開棋盤時，她的手偷偷伸出來動了一下棋，手法像市場的竊賊般乾淨俐落。當他轉過身來，她已安靜的坐着，手擱在膝蓋上。他看了一下棋盤，不相信的再看一眼，然後大笑着移動棋子。他的騎士吃掉了她的女王。她看來有點驚奇，伸出美麗的雙手，開始重排棋子。但是他突然不耐的站起身，橫過棋盤，抓住她的手拉向自己，放在中間的棋盤便掉下地，棋子滾到地板上。白色的女王滾到他脚邊，紅色的國王壓在上面。白色的國王躺在一邊，臉朝下。他低下頭又笑了起來，在她耳邊說了些話。他的手緊擁着她，她的外袍落了下來，他的脚踩着白色的國王，象牙立刻破裂、粉碎。

景象也隨着破碎，裂成片片，漸漸消退，而回到燈光下爐火餘燼旁。

我僵硬的站起身，馬蹄聲在門外響着，花園裏傳來畫眉的歌聲。我從鈎上拿下斗篷，披在身上，走出門，凱伊有些慌張的騎在馬上，咬着指甲。見到我連忙迎了上來。

「你知道了?」

「曉得一點。她還活着，沒受傷。」

「哦，謝謝上帝！那麼在那呢?」

「還不知道，不過再過一會就曉得了。凱伊，鷹隼找到沒?」

「什麼?」口氣有點茫然。

「王后的獵鷹。她放走牠，跟着牠進入森林的鷹隼。」

「沒影子。怎麼?有幫助嗎?」

「我不能確定，只是好奇。現在帶我去畢威那裡。」

3

幸好凱伊沒再問任何問題，進入危險地段後，他全心全意在選路、帶引馬匹上。雖然雨下個不停，還有足夠的光可看路，在蘋果園和王后失踪的森林間，想找一條既快又安全的路避開沼澤是相當困難的。

路的後半段是藉遠處的火把和因風聲、水聲扭曲了的人聲走完的。我們看到畢威高捲褲管，在離河岸三、四步遠的水中，靜而深的河邊植滿多節的赤楊和老橡樹的樹樁，有些許久以前就被砍下當材燒了，有些因爲時間的久遠和暴風雨的侵襲而呈枯萎。

這些人聚集在一株橡樹旁，火把被固定在枯枝上，另外兩個人持着火把，站在河中畢威的身邊，照着挖掘的工作。河岸上，離橡樹椿不遠處，有一堆浸了水的雜物，在火把的照耀下閃閃發光。想必每回網子重重的從河底上來時，人們就會帶着火把，緊張的過去看網裏是否有王后的屍體。

當我和凱伊走近時，一網東西正被倒出來，我們的馬在河邊停了下來。畢威没看到我們，我聽到他的聲音，因爲疲倦而極不愉快，他告訴下網人接着在那落網。這時岸上的人叫了起來，他轉過身，由旁人手中接過火把，飛濺着泥水朝我們走來。

「凱伊?」他太過勞累而没看到我。「你見到他了嗎?他怎麽說?等一下，我馬上過來。」他扭頭說：「繼續!」

「不用了。」我說：「停下打撈，畢威。王后很好。」

他正在河岸下，臉在火光中上仰，極爲愉快的鬆了口氣，火把似乎突然變亮了。「梅林?感謝上帝!這麽說你找到她了?」

有人把我們的馬牽走，人全擁了過來，好像有許多問題要發問。有人把手伸給畢威，他跳上河岸，渾身泥水的站在那。

「他見到異象。」凱伊坦白地說。衆人一聽到這句話就靜了下來，呆望着他，問題因畏懼而變成輕聲細語。但畢威直截了當的問：

「她在什麽地方?」

「恐怕我還没法告訴你。」我看看周圍。左邊混濁的河水彎彎曲曲的隱入森林的暗處，右邊潮濕的湖岸邊，燈光依稀可見。「你們爲何在這挖掘?我聽說士兵並不知道她在那裡摔下來。」

「他們的確没聽到也没看到，在他們再找到牝馬時，她一定摔下有一段時間了。不過，看起來意外很像是在此發生的。現在這裏已被踩得一塌糊塗了，所以你没法看出什麽來，不過原先是有人摔下的跡象，可能是馬驚慌退却，衝向樹枝。把火把移近點，那兒，梅林，看到没?樹枝上的刮痕，和一塊布條，可能是她的斗篷……有根樹枝上還有血。但如果你說她没事……」他抬起手把眼睛上的頭髮撥開，這使他的頰上留下一道汚痕，可是他絲毫未察覺。

「血可能是馬的，」我身後一個聲音說：「牠的腿被擦傷了。」

「嗯，有可能，」畢威說：「我們找到牠時，牠已經跛了，韁繩也斷了。當我們在河岸上和樹枝間找到這些踪跡時，我以爲我看到——我怕有不幸的事發生了。我以爲馬驚慌得跌倒，把王后摔進了水裏。河岸下的地方剛好很深。我猜想她可能是拉着韁繩，試着讓牝馬拉她出來，但韁繩斷了，牝馬跑開。或者韁繩拴在斷枝上，過了一會牝馬把它弄斷跑開了。但是現在……到底怎麽回事?」

「這我没法告訴你。重要的是盡快找到她。因此，我們得請麥威國王幫助。他或他的人在這嗎?」

「附近没他的人。不過我們遇到了三、四個沼澤居民，人很不壞，他們指點了幾條穿過森林的路。」他轉身，提高聲音說：「密耳人還在嗎？」

顯然還在。他們走上前來，像被恐嚇了似的，不情願的被他們的同伴推了出來。兩個男人，瘦小、寬肩，留着鬍子，樣子有點邋遢，帶着一個年輕的男孩，我猜是較年輕那個人的兒子。我對較年長的人說：

「你從夏日國的密耳來？」

他點頭，手在衣袍的摺縫處不停絞弄着。

「謝謝你們幫助國王的部下。我確信你們可得到些賞賜。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他又點點頭，更緊張的絞着手。男孩大聲地嚥了一下口水。

「別害怕，但盡量回答我的問題。你曉得麥威國王在那嗎？」

「不太清楚，大人。」這人慢慢的說，就像在說外國的語言似的。這些沼澤居民都不太愛說話，自己人交談時，用另一種特殊的方言。「不過在島上的宮殿裏你們没法找到他，這點我能確定。兩天以前我們看到他離宮去打獵。他常常如此，通常是一個人帶着一個屬下，有時兩個。」

「打獵，在森林裏？」

「不，大人，他去打鳥。單獨一個人，屬下則划船。」

「你看到他走的嗎？走那條路？」

「還是走西南。」他用手指指方向。「就在下面那邊，路通到沼澤去。旁邊是些乾地，處處都有野雁，他在那有個別館，不過現在他不會在那。冬季以後就一直空着，裏面也没有僕人。而且，黎明時有消息來，說大王正帶着一些船在回宮的途中，所以他可能在島上停留，也許再漲潮時就到了。麥威王應該會去那迎接他吧？」

這是個我不知道的消息，而且我看得出畢威也不曉得。這些偏遠地區的居民如何快速的得到消息一直是個謎。

畢威看看我。「烽火臺並没施放煙火通知王后。你看到烽火嗎，梅林？」

「没有。其他人也没見到。船隊可能還看不見。我們得走了，畢威。我們到烽火臺去。」

「你是說在找王后前先和麥威談談？」

「不錯。如果你願意下令，並且看看該給這些人什麽報酬。」

在一片混亂中，我碰碰畢威的手，把他拉到一邊說：「我現在不能說，畢威。這是一件重大的事，而且很危險。只能你我二人單獨去找王后。能否設法安排而不啓人疑竇？」

他皺皺眉，仔細地端詳我，但馬上說：「没問題。可是凱伊呢？他會接受這種要求嗎？」

「他受了傷，而且如果亞瑟要回來，他應該回宮裏守候。」

「這倒是眞的。其他人也可以回島上等船隊回來。天黑得足以讓我們溜開。」他的聲音裏突然充滿了緊張的氣氛。「你準備告訴我到底怎麽回事嗎？」

「邊走邊談，不過我不希望其他人知道，凱伊也不例外。」

過了一會我們就上路了。我騎着馬走在凱伊和畢威中間，大批人在我們身後喋喋不休。他們興緻極高的談論着，顯然因我所說一切無恙的話而非常放心。我雖然仍只知夢境中的事，但心裏却非常輕鬆，和畢威疾馳着馬穿過危險地區，什麼也不在意。這種感覺並不新奇，異象顯現後我總有這種感覺，神來去如風，我只要跟隨祂就够了，恒久的星辰間總一有些流星點綴。我不知道水濛濛的薄暮中在前面等待我們的是什麼，不過夜的命數裏，王后和她的冒險只佔一小部分，幻影早已被海浪的力量給沖開了。

當時的情形我已記不清了。凱伊的人離開了我們，我們很快就找到了船，畢威要半數人坐船過湖。其他人，有些沿着海岸回去；有些走小路直接到碼頭。雨已經停了，夜晚的來臨使霧瀰漫在空氣中，天空繁星密布，像張網綴着點點銀魚。人們燃起更多火把，平底船擠滿了人馬，槳慢慢划動，攪亂了映着火光的水面。當騎兵上岸，重新整好隊後，馬蹄聲立刻在晃動的霧影中響沓起來。遠處的烽火臺升起一支火把，亞瑟的船隊已進入視野了。

畢威和我這時正好輕易的溜走。我們的馬離開硬泥路，慢慢的穿過潮濕的河邊地，然後回復常速朝西南奔去。

島上的人和火光很快就看不到了。霧從水邊嫋嫋而上。微弱的星光指引着我們，像路邊指引鬼魂的燈。馬開始大步邁進，路愈來愈寬，我們可以並轡而行了。

「別館在西南方。」他喘息着說：「我們要上那去嗎？」

「希望是。你知道它在那嗎？」

「我可以找得到。你是因爲這要麥威幫忙嗎？當然啦，他要知道王后出了意外，一定會派騎兵遍巡屬地。如果他現在不在別館——」

「希望他不在。」

「請問這是謎語嗎？」這是我認識他以來，首次聽到他這麽謙恭的說話。「你說要解釋，你說知道她在那。現在你又尋找麥威，唔，這——？」

「畢威，你還不明白嗎？我想歌葳妮在別館裏，麥威擄走了她。」

接下來的沉默比任何話更糟，當他再開口時，我幾乎聽不見。「我不用問你是否確定，你一向很有把握。如果你眞見到異象，我只能相信。但是告訴我怎會如此，爲什麼？」

「原因很明顯，怎會如此我還不知道。我猜他已經計劃了一段時間。她騎馬外出的習慣人人皆知，而且她常到沼澤邊的森林去。如果她在那遇到他，而那時她又獨自一人，她停步和他談話是再自然不過了。這正好可解釋衛兵起先要找她前的那段寧靜時刻。」

「對……而且如果他握住韁繩，試着抓她，她猛踢牝馬前進……那可以解釋斷裂的韁繩和我們在岸邊發現的一些跡象。看在老天份上，梅林！你說的是搶人……你認爲他已計劃了一段時間？」

「我只能這樣猜，」我說：「在機會來臨前，他一定先試過幾次。王后沒注意，船也在附近準備着。」

我沒再讓自己想下去。我記起那座亮燈的小屋，爲她而精心設計的佈置，棋戲、王后端莊的鎮定，和她微笑的神情。我也想到她失踪後的白天和黃昏那段長時間。

畢威的反應強烈。「他一定瘋了！像麥威這樣的一個小國王，竟敢觸怒亞瑟？他瘋了嗎？」

「可以這麽說，」我不很熱衷的說：「牽涉到女人的地方，常會出這種事。」

又一陣靜默，最後一個不明顯的手勢打破了它，他的馬慢了下來。「騎慢點，我們就要離開道路了。」

我照他說的做。馬由急奔變成慢步，我們在霧中環顧四周，看到一條路明顯的向前延伸，最後消失在沼澤裏。

「就是這條嗎？」

「不錯，這路很不好走。我們必須讓馬游過去。」我回頭望望後面。「沒問題吧？」

我突然想起，亞瑟和畢威在孩提時代大膽地在蠻荒森林中奔馳，可是總需要我這個不佳的騎師緊隨在後。

「我可以設法。」

「先下來。」他的馬下到蘆葦叢間的窄泥路上，然後他像坐船一樣騎在馬上渡河，我緊跟在

後，水深到大腿，我們緩緩前進，過了平靜的水面。這是一段奇異的過程，因爲霧使我們看不見水面，甚至連馬頭也看不到。我奇怪畢威怎麽看得清，沒多久我覺得景物一變，我們已上了岸，看見幢幢樹影，小小的燈光顯示屋中有人。我慢慢走近，腦中翻騰着各種可能的情況。亞瑟、畢威、麥威、歌葳妮……這些人就像豎琴奏着音樂，在我腦海交叠出現，它是驅使我前進的另一股力量嗎？究竟是什麽呢？

馬喘着氣，滴着水走到一塊乾地邊，這塊地約有五十步長，再往前二十步就是麥威的別館，中間隔着另一條溪，溪上沒有橋。

「又沒有船。」畢威盡量壓低聲音說：「我們得涉水過去。」

「畢威，我願讓你做最後的裁決。不過你——」

「好的，以神之名。」他的劍微微出鞘。

我伸手抓住他的馬轡。「——不過你得完全照我的吩咐做。」

一陣沉默。然後他頑固但温和的說：「我當然要殺了他。」

「你不可以做這種事。你必須保護國王和王后的名譽。這是亞瑟的事，不是你的，讓他自己去處理。」

這次他沉默得更久。「你說得不錯，我聽你的。」

「很好。」我小心的把馬牽到一叢赤楊樹下，他被迫跟上來，因爲我手中仍握着他的馬銜。

「等一等，看那邊。」

我指向我們來的東北方向。夜空中遠處平坦的沼澤地上升起一束光，像星星一般高高升起。麥威的根據地充滿歡迎的氣氛。除非他打獵回來，不然就只有一種可能——亞瑟回來了。

水聲給人的錯覺，聽來好像有不少人，我們避到一個敞開的門邊，一艘船輕輕的划過水面。聲音由屋後傳來，我們看不見划船的人，他很快的隱入霧中。一個男性的聲音輕柔的響起。

畢威突然扭動了一下，他的馬抬起頭想甩開我的手。他憋低聲音說：「麥威。他看到燈了。該死，梅林，他帶她——」

「別激動，等一等，聽下去。」

屋子裏仍洩出一些燈光。有個女人的聲音在叫什麼。叫聲有點像哀求，但聽不出是害怕、是渴望，還是被單獨留下的悲哀。船聲漸漸聽不見了，別館的門關了起來。

我仍抓着畢威的馬轡。「現在，過去把王后帶來，我們護送她回去。」

我話還沒說完他就騎着馬走了，厚重的斗篷放在鞍袋上，下了水，像水獺般過河往門前的草坡走去。他到了岸邊，從水裏站起來。我看到他低下頭，痛苦的抱怨、呻吟了一聲。

「怎麼回事?」

他沒有回答。一隻脚踏上岸，慢慢的走上來，借柳樹之力站直。他站在那把肩上的水抖掉，然後沉重的舉步走上屋前滑溜的斜坡。他走得非常慢，好像遇到了困難。我想他大概扭到了脚。他邊走邊把刀拔出鞘。

他用刀柄重重地敲門，聲音迴響着，好像從空屋中反震回來。沒人走動，沒人應門。（我滿心希望王后是等着人來救她。）

畢威又敲門。「麥威！我是班諾克的畢威！爲了國王開開門吧！」

久久的靜默。我可以感覺到屋裏有人屏息、心跳的等着，然後門突然開了。

門打開了，沒有反抗，沒有搏鬬，只是夾着軋軋聲慢慢的開了，屋裏有小小的燭光，一個人探出身來。纖細的身影，柔軟而筆直，頭髮鬆散的垂在肩後，穿着質料很好的奶油色罩袍。

畢威緊張的叫：「夫人?王后，您還好吧?」

「畢威王子。」她的聲音有點急，不過很低，顯然經過壓抑。「感謝上帝。我剛聽見聲音時很害怕……不過，曉得是你後……你怎麼會到這來?你怎麼找到我的?」

「梅林帶我來的。」

從我站的地方可以聽到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她突然扭頭，燭火照出她蒼白的輪廓，她看到水邊的我。「梅林?」聲音又回復了柔和平靜。「我要爲他的法力再度感謝上帝。我以爲沒人會

往這來。」

這一點，我想我可以相信。我大聲說：「準備好了嗎，夫人？我們來帶你回國王那。」

她沒有回答，反而轉身往回走，停了一下對畢威說了些話，聲音低得我沒法聽見。他回了些話，她把門大開，做手勢叫他進去。他跟着往裏走，沒再關門。我看到屋裏的火光晃動，但只點了一盞燈，由走廊和窗戶看進去，它比一般偶而行獵的房子佈置得考究，鍍金的椅上有腥紅色的墊子，另一個半開的門廊，使我看到床或沙發的一角，紊亂的套子上有塊像被單的東西。看來麥威爲她佈置了一個美好的巢。異象中所見的火光、餐桌，和愉快的棋戲，一絲不差。我不停思索如何把這些話告訴亞瑟。夜霧像白色的鬼魅包圍着屋子……

畢威從屋裏出來。刀放回了鞘，一手拿着盞燈，另隻手拿了根棒子，像是沼澤居民把平底船從蘆葦叢裏推出去用的。他小心的走到水邊。「梅林？」

「怎麽？你要我牽馬過去嗎？」

「不要！」他尖聲大吼。「水裏有刀子。我忘了那些老陷阱，膝蓋給割到了。」

「我還以爲你扭傷了。傷得重嗎？」

「不重，只傷到表皮。王后已幫我包紮了。」

「這麽說，你不能涉水的理由又多了一個。你如何讓她來這裡？一定有些地方可讓我安全的帶馬過去。問問她。」

「我問過了，她不知道。也沒有船。」

「那，」我說：「麥威可有什麽能浮的東西？」

「我也有同樣的問題。一定有些東西能用，愈貴愈好。」他冷酷的聲音突然加了點頑皮的成份。我們不願在歌葳妮聽得見的地方談那兒的情形。

「她正在穿衣服，」他突然說，好像在回答我未出口的問題，把燈放在水邊。我們等着。

「畢威王子？」

門再度打開了。她穿着騎馬裝，頭髮紮了起來，斗篷搭在臂上。

畢威跛着腿走上岸。他爲她披上斗篷，她繫緊帶子，拉上兜帽。他說了些話，消失在門裏，過了一會拿了張桌子再度出現。

接下來幾分鐘的變化，如果有人有心情領會的話，一定會覺得充滿了喜劇意味，情形是歌葳妮王后在水的這一邊，我在另一邊，我們默默的看着畢威臨時動手做着可笑的木筏，過了一會又突然想到的塞了幾個墊子進去，請王后上坐。

她照做了，他們不太莊重的碰在一塊，王后彎着腰，抓住一隻鐫刻鍍金的桌腿，班諾克王子不規律的撐篙渡河。

這艘「船」到了岸邊，我抓住一隻脚，穩住了它。畢威蹣跚的上了岸，再轉身幫助王后。她姿態優美的上岸，帶着點喘息道了謝，站直身抖抖髒而縐的斗篷。它和騎馬裝一樣，都浸了水染

了色，而且還破了。有個白白的東西從摺縫裏掉出來，落在泥濘的草地上。我彎身把它拾起來，那是一個白象牙做的國王棋子，已經缺了幾塊。

她沒注意到。畢威把桌子推回水裏，從我手中接過馬轡。我把他的斗篷還給他，正正經經的對王后說話，正經得使我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冷漠、呆板：「樂意見你安然無恙，王后。我們爲你擔心了一整天。」

「很抱歉。」她的聲音很低，臉隱在兜帽下，使我看不到她的表情。「牝馬跌倒時我被重重的摔了出去。後——後來的事我不太記得了，直到我在屋裏醒來……」

「麥威國王和妳在一起？」

「對，對。他發現我躺在地上，帶我到這裏來。我想我是昏過去了，我不記得了。他的僕人在照顧我。」

「或許他可以做得更好。他該留在你身邊直到國王的人來，他們一直在森林裏找你。」

她用手把兜帽拉得更嚴密。我覺得她的手在發抖。「不錯，我也這樣想。不過這裏很近，過條河就到了，他說他擔心我，船確實比較安全。我幾乎沒法騎馬。」

畢威已經上了馬。我攙着王后的手臂幫着她坐到他前面。令我驚奇的是（她小而鎮定的聲音使我沒想到）她整個身體都在抖。我沒有問，只是說：「這樣我們可以輕易的騎回去。國王回來了，你知道嗎？」

我覺得她像得了瘧疾般全身顫抖，但一句話也沒說。我扶她坐上馬背時，她的身體修長而輕巧，就像個少女似的。

我們慢慢往回走。靠近島邊時，見到碼頭上閃着火光，佈滿了騎馬的人。

在他們晃動的火把下，我們看見一隊人馬離開人羣，沿着堤道奔過來，由於距離太遠看得不很清楚。一個騎黑馬的人帶頭，指着路。然後他們看到我們，大叫着，很快的趕了上來。現在帶頭的是亞瑟，白色種馬身上濺了黑黑的泥。身邊騎黑馬的人安心的嘆了口氣，那是夏日國的國王麥威。

我一個人騎馬回來。面對亞瑟和麥威，沒有什麼好處，只有一大堆壞處。既然麥威很快的想到離開沼澤別館，在亞瑟船隊泊岸時親自去迎接他，這件事就能免於引起憤慨，不論亞瑟的感覺如何，怎樣猜測事實眞相，他都沒必要和部屬當衆爭吵。這種事最好暫時別思考。麥威會把他們都帶到火爐邊，給他們食物和酒，或許留他們過夜，翌日早上歌葳妮會述說經過的某些部分給她丈夫聽。我不想猜測那段故事說些什麼。有些地方她想解釋清楚都很困難：房子爲她弄得那麼整齊；她穿的寬鬆罩袍；亂七八糟的床；她對我和畢威撒的謊。還有，殘缺的棋子正是異象眞實的證據。不過所有的問題都至少要等到離開麥威的國土，不再被他的人包圍時再談。至於畢威，他什麼都沒說，不管他怎麼想，他對亞瑟的忠誠愛心都會使他絕口不提。

我呢?亞瑟是衆王之王，我是他的總參謀，我必須告訴他眞相，但今晚不但不能面對他的大串問題，還得逃避它們，或者是用謊言搪塞。我騎着困乏的馬沿着湖岸走，疲倦的想，也許待會可以想出該怎麽做。

我繞遠路同去，沒有驚動擺渡的人。雖然他很樂意這麽晚渡我過河，但我可無法忍受他的嘮叨，而且還擔心騎兵會折同來。我只需要寧靜，和夜晚薄紗似的輕霧。

馬聞到家和晚餐的味道，豎起耳朵往前走。很快的我們就把島上的火光和人聲拋在身後，烽火臺在夜空中只是一個黑影，星星在它背後閃爍。樹在霧中隱約浮現，湖水拍打着岸邊的圓石。水、蘆葦混合着稀泥的味道、單調的蹄聲、湖面的漣漪、遠方依稀的景物，就像鹽在舌上使我不適，海浪的拍擊聲漸漸變小。一隻鳥突然叫囂了起來，我聽到牠從樹叢裏飛出來。馬抬起低垂的頭，繼續前進。

寂靜平穩的氣氛和孤獨的氣味，在白日的緊張與夜晚的安詳間，撒下一面網，如霧般難以捉摸。神已經離去了，在黑暗中異象無從顯現。明天如何，我不想仔細推敲。神的預示使我免於中途打擾，但是祂對我的影響使我領悟了「更重要的事」，我不能吐露，也疲倦得不想揣測。我夾夾馬腹，牠立刻加快步伐。月亮從榆樹叢後升起，銀色的光華映照着黑夜。在湖岸走了約半哩之後，我們沿着碎石路朝同家的路前進。

馬突然停了下來，我控制不住地衝到牠頸上。如果沒走這麽多路，牠一定會因受驚而跳開，甚至把我摔下馬。牠碰到阻礙，前脚揚起，在半空中踢來踢去，使我幾乎坐不住。

路沿着湖旁堤岸蜿延，有一陡下有半人高，和水面齊平。霧很濃，但空氣的流動（或許是浪本身）使它微微晃動，像桶裏的奶油般成堆環繞；又像大河裏的水緩緩流動。

我聽到微微的水聲，這才看到使馬受驚的東西：在離岸不遠處有艘船，上面站了一個人，他像搖擺不停的枝頭小鳥般站得很穩。我看了一眼，暗夜裏只覺得他塊頭不大，年紀很輕，穿着一件斗篷式的外套。男孩蹲下身，又站了起來，絞扭着衣服。星光下的霧因爲他的動作被打散了，過了一會又反彈似的聚合起來。我看到他的臉，心像被巨雷擊了一下。

「尼尼安！」

他轉過身，急忙將船停下。蒼白的小臉上，一雙眼睛顯得特別大。

「幹嘛?誰?」

「梅林，梅林王子。你不記得了嗎?」我極力使自己鎭靜。震驚令我呆住了，我忘了在去唐佩廸的路上，曾對金匠和他的助手撒了謊。我急忙改口：「你認識的我叫恩利斯，那是我的姓。黛芬河的梅汀·恩利斯。太多原因使我不能告訴別人眞實姓名。你現在想起來了嗎?」

船搖擺了一下。濃霧遮住了船，我知道他有點吃驚。他又開始移動，我看到他側着頭仍站在那。他想了一會然後開口，像從前一樣不慌不忙。

「梅林？那個魔法師？就是你啊？」

「是的。抱歉使你受驚了。這種情況下看到你實在令人震驚。我以爲你淹死了，在柯橋你不是和另一些男孩到河裏游泳嗎？發生了什麽事？」

我覺得他有點猶豫。「我是個游泳好手，大人。」

這裏面有些問題。沒關係，一點關係都沒有。我找到了他，這就是今晚的收獲。這才是神驅使我離家的「重要的事」，而非王后的失踪。未來由此可見，星星像邁西穆斯寶劍劍柄的寶石般再次發出令人目眩的光芒。

我俯身向前，性急的說：「聽着，尼尼安。如果你不想回答，我不會勉強你。好吧，即使你不想做僕役，我也毫不在意。我可以保護你，不用害怕，我希望你到我那去。第一次看到你，我就知道你該做什麽，你就像我。借神給予我的眼力，我相信你也同樣的能勝任。你自己也這樣猜想過，對吧？你願到我這來，讓我敎你嗎？那不簡單，你還年輕，不過我拜師時比你還小，我知道你可以學會所有的事，相信我。你願意來服侍我，學我能敎你的每一樣法術嗎？」

這回沒有任何猶疑，似乎這個問題早已提出、回答過了。或許它是曾如此，但有些小問題是無法避免的，從大洪水以後它們就存在宇宙間了。

「好的，」他說：「我會來。不過給我一點時間。有些事要——要安排。」

我坐直身子。胸部因爲壓了太久有點疼。「你知道我住在那裡？」

「無人不知。」

「那麽能離開時就來，你將受到歡迎。」我輕輕的補充了一句，像在對他說，又像在對自己說：「神會歡迎你。」

沒有回答。當我再注視時，星光下除了白霧什麽都沒有，霧更白了，霧下只見湖水拍岸。

雖然得到這樣的回答，在回家領悟到這一蹴可及的道理前，這件事佔據了我整個心靈。

在看到尼尼安這男孩，並請求這據我所知唯一可追隨我的人前來之前，我已找了許多年。多少年？九年？十年？他大概有十六歲。在十六歲的年輕男孩到二十多歲的成年男人間，世界會有一些增長改變。我衷心喜悅看到他，這張臉我曾悲哀的回想過無數次——這絕非同一個男孩，雖然多年前他曾免於水難活了下來。

當晚我清醒的躺在床上，透過梨樹的黑枝望着星星，就像幼時一樣，我再度看透這些景象。這霧，這鬼魂般驅之不散的霧；天際的星光，和水底回聲的輕響；十年來印象深刻的面孔，它們突然組合起來，喚起我已忘懷而絕望的希冀，思念欺騙了我。

流着淚，我明白那個叫尼尼安的男孩眞的死了，這個朦朧夜晚的遭遇，只是疲累嘲笑我的一個迷亂而殘酷的夢。

5

當然，他沒有出現。接下來的訪客是亞瑟的信差，他要我到宮裏去。

四天過去了。前幾天我還準備被召去，但沒有任何消息，我想大概亞瑟還沒決定怎麽做，不然就是他一心想把事情遮蓋起來，即使在開會時也不願公開討論。

我們間通常每週有信差來往三四次，任何使者有事經過時都會習慣性的來拜訪蘋果園，看看我是否有信要帶，或只是回答我的問題。所以我的消息一直很靈通。

我不敢相信的聽說歌葳妮仍在伊霍登，她的女伴和她一起在老王后那度假。畢威仍住在麥威的別館裏，水裏的刀銹了，他的傷口發炎，而且由於在水中受了寒，發燒病倒了。他的部下和她一起在麥威的夏日國做客。消息又說，歌葳妮王后每天去看他，並且堅持插手他的護理工作。

我自己另外發掘到一個消息。王后的鷹隼已經死了，牠繫着足帶，掛在畢威打撈的河道附近的樹上。

第五天，詔令來了，一封信命我前去和國王討論新市政廳的事，他在蓋尼得時市政廳就完成了。我上馬立刻前往王宮。

亞瑟在西翼的平台等我。地上舖着大理石，中間有一些花床，王后親手植的薔薇開得很好，

還種了一些三色紫蘿蘭和夏天才開的美麗花朵。在這寒冷的早春下午，只有水仙花的笑靨，和美麗女僕蒼白的面容。

亞瑟站在陽臺圍牆邊，看着遠方，熠熠生光的金線是海的盡處。他沒轉身迎接我，直到我到他身邊時才打招呼。在確定帶我來的僕人走了之後，突然說：

「你一定猜得到我找你來和市政廳毫無關係吧？這只是爲保守秘密。我想私下和你談談。」

「談麥威？」

「不錯。」他轉身半倚着欄杆，蹙眉望着我。「畢威找到王后時你和他在一起，他帶她回伊霍登時你也在場。我看到你在那，可是當我想到找你時，你已經走了。據我所知，是你告訴畢威上那兒找她的。如果對這件事你知道任何我所未知的事，你爲什麽不在一旁等着，然後伺機告訴我？」

「當時告訴你任何事都會鬧得天翻地覆，不管你如何平心靜氣都沒用。我們需要的是時間。讓王后休息的時間；讓你和她談的時間；讓時間來緩和人們的疑慮，而非激怒他們。這些你似乎都做了。聽說畢威和王后仍在伊霍登？」

「是啊。畢威病了。他因爲受了寒馬上就休息了，第二天早晨就開始發高燒。」

「我聽說了，都怪我當時沒留下幫他包紮消毒。你和他談過沒？」

「還沒有。他還不宜於說話。」

「王后呢?」

「很好。」

「可是她還不準備回來?」

「不錯。」他不耐煩地說。再轉過身，看着遠處閃閃發光的海面。

「我想麥威一定對你做了些解釋?」最後還是我提出問題的關鍵。

我以為這個問題會引起一些激烈的反應，但他只露出倦容，像陰霾的下午一般陰沉。

「哦，是的。我跟他談過了。他告訴我怎麼回事。他帶了一個叫貝林的僕人在沼澤區打獵。他們把船放在河上游的森林盡頭，就是你看到的地方。他聽到森林裏有聲音，看到王后的牝馬摔倒跌在泥濘的淺灘上。王后自己掉到水裏，她的人都不在身邊。於是他和僕人就划船過去，把她救了起來。當時她已經昏迷了，似乎掉下來的時候撞到了頭。他們把她救上來時，聽到她的人在附近經過，可是沒到河邊來。」他停了一下。「麥威理所當然的派僕人去追他們，可是他徒步，他們騎馬，而且王后又全身濕透昏迷了，天又冷，除了用船送她回去外別無他法。所以麥威就要僕人划船去行館，生好火。那裏有酒和食物，原先他打算晚上去過夜，所以那裏都做了準備。」

「眞是幸運。」

我盡量使聲音不摻雜任何感情，但他眼光銳利的瞥了我一眼。「的確。過了一會兒她甦醒過來。他派僕人到伊霍登來請求援助，要婦女們去照顧她，派馬車、舁床或平底船把她舒舒服服的

接回來。可是人去了沒多遠就回來說我的船隊已經快到了，漲潮時可能就會登岸。麥威認為他最好親自到碼頭迎接，這是他的責任，順便告訴我她安然無恙的消息。」

「把她一個人留下。」我絲毫不帶感情的說。

「把她一個人留下。他僅有的一隻船是打獵時用的輕便平底船。這對她不大適合——在她當時的情況下。你一定也看到那種情形了。畢威帶她到我那的時候，她除了飲泣、發抖外，什麼都不能說。我只好讓那些婦女趕快送她上床。」

他離開欄杆，側身走了十來步又走回來。他折下一支迷迭香的小枝，用手前後揮動着。從我站的地方，可以聞到它辛辣刺激的味道。我什麼也沒說。過了一會他停下脚步，兩脚分開站在那望着我，手仍轉玩着迷迭香。

「經過就是如此。」

「我知道了。」我若有所思的望着他。「所以你那晚是在麥威那做客，畢威現在也還在，王后也住在那……住到什麼時候?」

「明天我要去接她。」

「今天你把我找來。原因何在?事情已經過去了，你也做了決定。」

「你該很清楚我為什麼找你來?」他突然粗魯起來，和先前的鎮靜大相逕庭。「你深知如果當晚對我說便會『鬧得天翻地覆』的事是什麼?如果你有話想對我說，梅林，說出來。」

「好。不過你先告訴我，你和王后談過了沒？」

他揚揚眉。「你在想什麽？一個離開妻子大半個月的男人？和一個極需要安慰的妻子？」

「可是如果她病了，被婦女們照顧——」

「她沒病。她累了，而且沮喪，她嚇壞了。」

我想到歌葳妮平穩安靜的聲音，謹愼的自持，顫抖的身軀。

「並非因爲我的來臨。」他很快的說，接下了我未說出的話。「她深怕麥威，也怕你。奇怪嗎？大部分人都怕你。但是她不怕我。她爲什麽要怕我？我愛她。可是她怕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會以謊言欺騙我……所以除非我到她身邊，聽她述說經過，她不願靜心休息。」

「她怕麥威？爲什麽？她所說的經過和他不一樣嗎？」

這一次他沒有回答我的言外之意。他把弄得亂七八糟的迷迭香丟出陽臺。「梅林。」叫聲平靜，但有種費力的決絕。「梅林，你不必告訴我麥威對我說謊，或者說這是刼人。如果歌葳妮在摔下時傷得那麽重，昏迷了一整天，那麽她絕對無法和你一起回來，那晚和我同床而眠時也不會那麽清醒健康。她根本沒受傷，除了害怕外一點事都沒有。」

「她告訴你麥威所說的經過不實嗎？」

「不錯。」

如果歌葳妮告訴他另一種說法，我想她一定有些地方沒澄淸。我慢慢的說：「她對畢威和我說的經過，跟麥威說的完全相同。現在你說王后親口對你說這是刼持？」

「不錯。」他雙眉緊蹙。「你那一種說法都不相信，對不？你是否正打算告訴我這事？你認爲——以神之名，梅林，這就是你所想的嗎？」

「我還不曉得王后的說法。告訴我她怎麽說。」

他很憤怒，我以爲他會拋下我走開。可是在陽臺邊走了一兩趟後，他又回到我旁邊，表情像是要面臨一場決鬥。

「很好。你是我的參謀，而這時我也實在需要參謀。」他深吸一口氣。描述的經過簡短而直截了當。「這就是她的說法：她根本沒摔下來。她看到獵鷹飛撲而下，爪子鉤住樹枝。她停住牝馬，下馬，才見到麥威在岸邊的船上，她叫他，請他幫忙。他上岸走向她，可是沒對鷹隼行動。他開始對她傾吐愛意，說是從第一次並轡由威爾斯南下就開始了。她試着阻止他說下去，可是他置之不理，當她想再上馬時，他抓住了她，在抵抗時，牝馬掙斷轡繩跑開了。王后想叫喊請求幫助，但嘴被他摀住了，並且被推進船裏。僕人把船駛離岸邊，迅速的划開。她說，僕人很害怕，向麥威抗議，但最後還是照着吩咐做了。他把她帶到住處，裡面一切都準備齊全，好像他預料到她……或其他女人會來一樣。你看到了，不就是那樣嗎？」

我想到那堆火、床、厚厚的窗簾，歌葳妮身上的罩袍。「我看到一些。不錯，那是早就佈置好的。」

「他想染指她已很久了……只是一直在等待機會。他以前跟踪過她——沒人不知道她有撇下隨從的習慣。」他的臉上有一層薄薄的汗水，他抬起手背將它抹去。

「他和她做了什麽見不得人的事嗎，亞瑟？」

「沒有。他把她留在那一整天，向她傾訴，請求她的愛……剛開始時是甜言蜜語和許多承諾，但是毫無效果，後來他就變得狂亂而兇狠了，並且意識到他所面臨的危險。在他把僕人遣走後，她以爲他會對她施暴，但僕人很快就回來了，告訴他我的船隊已快到達，麥威只好驚慌地留下她，趕來告訴我他的謊言。他威脅她，如果對我說出眞相，他會說他們做了不可告人之事，這樣我不但會殺了他，也會把她殺了。她只好訴說他編好的故事，就像她對你說的一樣。」

「是的。」

「你知道那不是眞的。」

「不錯。」

「我明白了。」他仍用嚴厲而疲憊的表情注視着我。我發現（不過並不驚奇）現在即使是我也不能在他面前說假話了。「你認爲她可能對我說謊。那就是你所預知的麻煩嗎？」

「部分是。」

「你以爲她會對我說謊？對我？」他重複了一遍，似乎那是不可思議的。

「如果她害怕，誰能因爲她說謊而責備她？是的，我知道你說她不怕你。但她畢竟只是個女

人，她會怕你的怒火，任何女人爲保護自己都會說謊。你有權處死他們。」

「我仍有權這樣做，不管他是不是擄人。」

「好，那麽——在讓你自己成爲憤怒的丈夫前，她是否知道，身爲國王和政治家的你是否相信她？雖然現在我很震驚，我原以爲很了解你的。」

氣氛輕鬆多了。「畢威和王后現在在島上當人質，你可以說我的手脚被綁住了……當然，我會殺了他。你知道的，對不？但在時間和某些因素……不，在這件事被人們忘掉之前，王后的名聲並不能因此獲保。」

他轉過身，雙手放在欄杆上，又望着海邊那塊幽暗的陸地。有絲光線衝破雲層，夕陽餘暉傾瀉着，使遠處的水面閃着金黃色的光芒。

他朝着遠方緩緩的說：「我在想該對大家怎麽說，我要取麥威的謊言和王后的話加以折衷。畢竟她是整天和他在一起，從黎明一直到黃昏……我說她從馬上摔下來，就像麥威說的那樣，毫無知覺的被帶到行獵的宿處，顫抖、昏迷的躺了大半天。你和畢威可以證實這種說法。如果人們知道她一點也沒受傷，會有人責備她沒試着逃走。僕人隨時注意着船，雖然她會游泳，河裏的陷穽又有刀……當然，她可用我的報復要脅他們，但這些方法只會使她走上絕路。他可以把她留在那，爲所欲爲後再殺掉她。你知道她的人都相信她已經死了，除了你，她因此而獲救。」

我沒作聲，他轉過身。

看見』的嗎？」

我點點頭。「當凱伊來找我的時候，我向久已不用的法力求助，它幫助了我。我看到她在火燄裏，還有麥威。」

氣氛突然凝固起來。大王慣於向地位較低的人求證，他不常問我眞相。我可以感覺到有些因素使他如此。他非常鎭定。「好。我們現在到了問題的核心了，對吧？告訴我你看到些什麽。」

「我看到一男一女在一間華麗的房間裏，隔壁是臥室，有一張舖好的床。他們在一起談笑、下棋。她穿着一件寬鬆的罩袍，像是睡衣，頭髮鬆散着。當他用手拉她時，棋盤落在地上，男人踩着它。」我把破碎的棋給他看。「我們到那時，它藏在王后斗篷的褶縫裏。」

他拿起它，低下頭看，似乎在研究。然後向處理迷迭香般把它扔了出去。「這麽說，那是一個眞實的夢了。她說有張桌子，還有象牙和黑檀木的棋子。」令我驚奇的是，他在笑。「就只有這些嗎？」

「只有這些？這比我該告訴你的多多了，身爲你的參謀我不該告訴你這些嗎？」

他點點頭，仍然在笑。所有的憤怒似乎一掃而空。他再次注視着暗暗的平原和不停變換的天色。「梅林，先前你說『她只是個女人』，你對我說過無數次，你對女人一無所知。難道你從不覺得她們對生活的依賴那麽深，而却只能培育出一些恐懼和疑慮嗎？她們的生活就像奴隸，或像

那些被強於自己的生物所役使的動物一般，有的時候甚至更糟。即使是王室的婦女也被買賣，長大後必須遠離她們的家鄉、親人，成爲某些未知男性的財產。」

我猜測他的企圖。這種想法我以前也有過，在看到女人忍受男人的反覆無常時，即使那些像瑪佳絲般堅強，智慧勝過大多數男人的女人也一樣。似乎她們是被上帝造來給男人使用，忍受他們的一般。某些幸運的人才可找到可控制，或深愛她們的人，就像王后。

「這種事發生在歌葳妮身上，」他繼續說：「你剛才親口說，就某些方面而言，我對她來說是個陌生人。她不怕我，一點也不，但有時候我覺得她怕生命的本身，也怕生活。我們能確定的是她怕麥威。你不明白嗎？你的夢是眞的。她微笑着，說他很英俊，隱藏了她的畏懼。你要她怎麽辦？請求僕人協助？以我的報復恐嚇他們？她知道這只會置她於死地。當他帶她到臥室，讓她換下濕衣時（顯然他常常避開老王后，帶女人到那座房子去，有些女人的衣物擱在那），她只謝謝他，然後鎖上了門。之後，他請她去用餐，她假裝沒聽見，過了一會他開始起疑心而不停敲門，她怕他破門而入，不得不陪他用餐，虛與委蛇的說他很英俊。這樣過了一整天，直到黃昏。她讓他以爲晚上他就可以爲所欲爲了，而她自己則一直期待救兵到來。」

「它果眞來了。」

「出乎意料的來了，這還得謝謝你。唔，她是這麽說的，我也相信。」他迅速的轉過頭來。

「你呢？」

我沒有馬上回答。他等着，旣不生氣也沒有不耐——更沒有懷疑。

最後我肯定的說：「是的，她說的是實話。由理論、本性、『異象』或盲目的信仰來看，你都可以相信，抱歉我對她起疑心。你提醒我我不了解女人是對的。我應該曉得她害怕，知道這一點，我或許可以猜出她對付麥威的薄弱武器，她竟用……至於後來的謊言——她一直沉默到能直接與你交談，她關心你的聲名和國土的安危——她值得我欽佩。國王，你也是。」

我看出他注意到我說這番話的表情。他如釋重負地笑着說：「怎麽？難道我該衝出王宮和他決鬪嗎？如果驚恐的王后能夠和他虛與委蛇一整天，我當然可以忍耐短短的幾個小時，難道我要冒着破壞我們聲名的危險嗎？不要多久的。我當着冥王發誓，不會再等多久！」復仇之火使他憤怒地以拳擊打欄杆，握拳的手顯示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他的語氣突然轉變，又補上一句：「梅林，你一定曉得人們不——不喜歡王后。」

「我聽過傳言，是的。不過並非由於她的出身或行爲。只是因爲他們期盼王室有個繼承者，她身爲王后已有四年了，一直沒有生育。他們理所當然的會失望，產生流言。」

「不會有繼承者，她不能生育。現在我已經確定了，她也知道。」

「眞不幸，也令人遺憾。」

「如果我沒有處處留情，」他苦笑着說：「我可能會責難她，不過除了瑪佳絲和我的私生子外，第一個王后已懷了一個孩子。所以錯（如果這麽說的話）是在王后身上，可是她身爲王后，

這種悲哀不能只埋在自己心裏。總有一些人會說閒話，希望我冷落她。這點，」他重擊掌心說：「我不會。」

「我絕不勸你這麽做，」我溫和的說：「我曾懷疑這是你們新床陰影的遺害……不過事實已經證明了。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是讓人民再喜歡她。」

「說得容易，如果你知道多——」

「我可以想得到。你當着冥王發誓，已打破我的幻想。你願讓我去伊霍登帶她回來嗎？」

他想問原因，可是沒問出來，只是笑着聳聳肩。「有何不可？對你來說，做得也許跟說得一樣容易……那麽，去吧。我會下令讓他們組織一支王室衞隊。我在這等她，至少我可不用再見麥威。你有什麽聰明的法子，可讓我不動手殺他？」

「就像母鷄叫小天鵝離水一樣無效。你認爲該怎麽做。」我看看水邊的平地，看看烽火臺和旁邊低低的小島，海灣就在那兒。接着我又細心的說：「可惜他對保護他的領袖可以征收不少的港口稅呢！」

他若有所思的抬起頭，費力的擠出一抹微笑。緩緩的說：「的確，對不？而且到山脊去的路上必得繳納路費。如果我的部下拒絕繳納，麥威一定會親自來對我訴苦，誰知道，也許他還是第一個到新市政廳來的人呢？旣然我跟書記這樣捏造請你來的原因，我們何不去看看？明天三點，我會派王室衞隊帶她回來。」

6

由於畢威仍在伊霍登，王室衛隊由奈提領隊，他是尤賽手下的西方將領，現在帶着他的兒子們繼續效忠亞瑟。他是個灰髮的老兵，體型瘦長，一上馬就像年輕人般精神勃勃。他在屋前的路旁匆匆離開龍旗，獨自走上河邊彎曲的小路，身後跟着一個牽栗馬的馬夫，馬身配着銀鞍。鞍和馬都如奈提的盾牌般閃閃發光，鞍褥是深紫色的，上面繡着銀線。

「國王送這些給你，」他微笑着說。「他覺得你自己的馬在其他馬中就像是商人不要的。別那樣看牠，牠比外表看起來安靜多了。」

馬夫伸出手助我上馬。栗馬銜着馬勒晃晃頭，脚步却很輕快平穩。和愚鈍的老黑馬相比，牠就像隻揚帆待發的船。

早晨很冷，三月中開始，冷冽的北風就像要冰凍了大地似的吹個不停。黎明時我曾登上蘋果園邊的山頂，覺得風彷彿有了改變。山頂的荆棘尚未發芽，但遠方河谷的森林却露出一些綠，河岸邊遍佈櫻草和野蒜。烏鴉呱呱的叫着，在常春藤間飛上竄下。春天的脚步近了，可是寒風使它無法逼近，就像枝頭的山楂花般無法開綻。天空還是重濁陰暗，彷彿要下雪了，我暗喜身上有猩紅的毛皮斗篷，且頗具王室榮耀。麥威已經準備好迎接我們了。他一身深藍，而且我還注意到他

是全副武裝。英俊的臉露出笑容，隨和而帶着歡迎的態度，但眼中透着機警，許多帶着武器的人擠在廳中，門外還有一整隊人馬，他似乎將駐守的兵馬都安排到行館的果園來了。旗幟、鮮艷的馬飾就像慶宴的歡迎場面，不過看得出每一個人都佩刀戴劍，情緒緊張。

顯然他以爲亞瑟會來。剛見到我時，他似乎鬆了一口氣，可是不一會就更留心了，嘴唇也緊抿着。他恰到好處地和我打招呼，正式得如同男人下出第一步棋。我代表亞瑟發表了一番冗長而艱深的談話作爲回答，然後轉向麥威的母親致意。老王后不像他的兒子那般小心翼翼。她泰然自若地以王室之禮回禮，做手勢指指廳右的門。人羣往兩旁分開時有些騷動，隨後歌葳妮王后在女伴的簇擁下走了進來。

她也以爲亞瑟會親自來。停下脚步，在壅塞的大廳中搜尋他。眼光掠過我，沒看到人。我奇怪她竟穿着綠色，嫩綠，罩袍的胸部部分繡着花朵。斗篷也是綠的，白色的領子襯得她面孔更嬌弱。面色蒼白，可是却帶着冷漠的鎮靜。

我記得那晚是如何發現她在我手中顫抖的。想到這，像被冷水澆醒般，我看出亞瑟對她的看法是對的。在勇氣和負荷上她確是個王后，但內心却只是個膽怯的女孩，一個不停找尋關愛的少女。年輕的笑靨、歡樂及高昂的情緒，隱藏了她在宮廷陌生人間尋找友誼的渴望。一如二十年以來的習慣般，我除了視她爲傳宗的工具、尋歡的夥伴、美麗的花瓶、身邊的裝飾和榮耀的頂峯以外，不會想到其它。如今我用另一種眼光看她。我看到的是個嬌弱、純眞的女孩，她幸運地能與

當代偉人結婚。做亞瑟的王后是很重的負擔，伴隨着寂寞，和一種身在異國的被排斥感，在她和諂媚者，嫉妬她地位或渴望權勢的美麗陰謀者間，或（也許是她周圍的人中最危險的）崇拜她的年輕人中，經常沒有丈夫從旁協助。然後會有一些人（必定不少）一遍遍的對她說起「另一個歌葳妮」，那美麗而懷孩子難產死的王后的事，並說國王多麽爲她的去世傷痛不已。如果她懷了孩子，這些都不足重視，很快就會在國王的愛中消逝了。亞瑟沒有因麥威的事對她棄之不顧，而帶個嬌柔的女人共眠，這就是他愛的最佳明證，但我懷疑她是否有時間了解。他告訴我她懼怕生活是事實，她怕周圍的人，怕麥威，而且（我現在看得出）她比任何人都怕我。

她看見我了。張大了藍眼，手拉拉頸部的毛皮。脚步有點踉蹌，過了一會又回復鎮靜，她站在老王后身邊，就在麥威旁。他們未曾互望一眼。

屋內異常寂靜，有人動了一動罩袍，聲音聽來就像風中的樹。

我走上前。彷彿歌葳妮是唯一存在的人，屈膝行禮起立。

「早安，夫人。見到您康復眞好。我帶着您的朋友僕人來送您回宮。國王在宮裏等您。」

她的臉色變得更蒼白。她只到我頸部那麽高。我曾看過一隻坐以待斃的小鹿，眼神就和她現在一樣。她說了幾句話就不再作聲了。爲了掩飾不安，給她時間，我轉向麥威和他的母親，開始官式而虛僞的謝辭，感謝他們對歌葳妮王后的照顧，當我說話時，顯然麥威的母親仍不覺得有何異狀。她的兒子則以大膽的注視掩飾他的戒備和虛張的勇氣，老王后報以相同的謝意，對亞瑟的

問候並對王后讚美，最後，很勉強的希望我們能多留幾天。年輕的王后迅速的抬眼，又馬上垂下了眼簾。當我婉拒後，她的手垂了下來。我猜自從在沼澤邊分手後，麥威一直沒法和她說話，也無法得知她對亞瑟說了什麽。事實上，我想他本打算堅持讓我們留下，但我的眼光阻止了他，而後他的母親接受了決定，開始對她感興趣的問題露出明顯的好奇。

「我們以爲那晚你會來，梅林王子。我知道，在我兒子帶着消息回島上之前是異象帶你找到王后的。王子，你不願告訴我們那個異象是怎麽回事嗎？」

麥威豎起耳朶，大膽的注視使我特別留意措辭。我微笑着，眼神使他低下頭去。我並沒暗示慫恿，老王后已提出我想公開的問題。我提高嗓門：

「很樂意，夫人。我是見到了異象，但它是來自過去伴隨我的諸神；還是來自那些被女神祈福的蘋果樹，我不得而知。但是異象使我像箭般穿過了沼地，到達我想到的地方。那是一種交叠的異象，由鮮明的夢境到模糊的夢境，就像如鏡的水面和幽暗水底的混合反映。異象很亂，但寓意明顯，我本可以追隨得更快，不過我想神想如此自會指示。」

歌葳妮聽到這句話抬起了頭，瞪大雙眼。麥威也有同樣的動作，眼中透着懷疑。還是老王后發問：「如何指示？祂不願王后早些被找到嗎？有什麽原因嗎，梅林王子？」

「我會告訴你。不過我先告訴你我看到的夢境。我看到一個舖滿大理石的王室大廳，有金柱銀柱，沒有僕人在侍候，燈光蠟燭燃得很旺，大廳光亮得如同白日……」我用吟遊詩人的腔調娓

娓訴說，聲音在屋內廻响，經過走廊傳到外面靜默無聲的羣衆中。人們紛紛做着避邪的動作，歌葳妮也不例外。老王后專注愉快的聽着，我想起她是奉獻女神聖地的主要贊助人。麥威的表情隨着我的話不停改變，由懷疑、不安轉變成迷惑，最後成爲畏懼。

每一個在場的人都很熟悉這種夢境，這種冥界之旅的夢境。

「……在一張華麗的桌子上有一付金質的棋子，獅頭形的巨椅是王座；帶鴿瓜的銀橈是后座。我恍然大悟這是魯得王的大廳，神聖的寶物保存在那，原掛在那的偉大名劍，如今掛在嘉美樂宮亞瑟的壁上。空山幽谷的天空傳來馬匹奔騰的聲音，騷亂的行獵，冥府的騎士瘋狂的追逐着他們的獵物，把牠們帶同鑲着寶石的大廳。當我開始懷疑神是否在告訴我王后已經死了時，異象突然改變了……」

右邊有扇窗，開得極高。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雲朵在果樹間移動。剛發芽的蘋果樹顯得生氣蓬勃，嫩紅鮮綠的顏色和灰白的天空相映更顯活潑。白楊像矛般挺立着。早晨的空氣中混合着這些植物的氣味，我靜靜享受着，眼睛注視着淡青色的雲，再度開口，速度更爲緩慢。

「……我到了深穴中一個古舊的大廳。回到現世，黝黑的國王坐在那，他比魯得年長，身邊坐着蒼白年輕的王后，她被人從光明的安那田野帶到這個温暖的世界作冥府之后帕賽芬，宇宙蒼生之母狄蜜特之女……」

雲朵移動得愈來愈慢了，我可以看到它在萌芽的枝上曳着輕紗飄過。微風使果園旁的白楊輕

微顫動。

在場的大多數人還不知道這段經過，我把它說了出來，老王后顯然十分滿意，她一定像其他女神的信徒般，感到祂古老的根據地有這種令人心寒的改變。麥威懷疑我的話，一度想打岔，她作勢制止了他，然後伸手把王后拉近身邊。我沒看黝黑的麥威，也沒看歌葳妮。她的臉色蒼白，充滿好奇。我注視着高高的窗戶，看着窗外，口中訴說着帕賽芬被大王綁架的古老傳說，和母神狄蜜特在地球上長久疲憊的尋找，而春天的生機被寒冷和黑暗給扼殺。

窗外的白楊在朝陽的輕拂下，突然變得金光燦爛。

「異象消失後，我得知了想要獲知的事：你們的王后，你們年輕可愛的王后，仍然安全的活着，她已被女神解救等着人去帶她回來。她的來臨帶來了期待已久的春天，冷雨會停止，土地將再獲豐收，在國王寶劍所帶來的和平，和王后愛所給他的歡愉情況之下。這是我所得到的夢境，我，先知梅林王子把它告訴你們。」我不理一旁的麥威，對老王后說：「所以我現在請求你，夫人，讓我們以榮耀歡愉，帶王后回宮。」

瞬間清澄的陽光衝破雲層，金光灑在王后脚前，她站在那，穿着綠衣白領的衣服沐浴在金光裏，在陽光的懷抱中。

我們在燦爛的陽光下櫻草花的氣息中騎馬往回走。雲已經散了，湖在金光閃閃的楊柳映照下

靛藍如寶石。早起的燕子在捕食蒼蠅。帶來春天的王后拒絕坐我們帶去的舁床，騎着馬在我身邊走。

她只和我交談了一次，而且沒講幾句。

「你知道？那晚我對你撒了謊。」

「嗯。」

「那麽你看到了？你眞的看到了？所有的事？」

「我看到不少。如果我想看，而神又允許，我就會看到。」

她的臉色紅潤，神情變得輕鬆起來，好像負擔消失了。我原就已相信她的清白，現在更確定了。「這麽說，你一定對我王說了眞相。看到他沒親自來，我很擔心。」

「你不必如此。我想你絕不用懷疑他的愛。我還可以告訴你，歌葳妮堂弟媳，即使你永不能爲不列顚生下繼承者，他也不會冷落你。只要他活着，你的名字就會永隨着他。」

「我會盡力。」她小聲地說，我差點聽不見。這時已可望見王宮的尖塔了，她沈默着，想像面臨的事。

傳說的種子就這樣播了下去。後來那些陽光普照的星期，我不時聽到人們低聲談論王后「被刼」的事：她如何驚險的被帶到魯得的大廳，而僥倖的被亞瑟的首席騎士給救了回來。眞相被揭露了，亞瑟沒蒙上任何屈辱；王后也沒有。畢威的輝煌事蹟首次被顯揚，故事越傳越奇，英雄的

威名更甚了，傷口也漸漸復原痊癒。

至於麥威，事情的發展是，即使人們想起冥府的「黑國王」和守烽火臺的黑膺國王有任何關聯，他們也不會責備歌葳妮。麥威的想法沒人知道。他必定以爲歌葳妮向亞瑟吐了實。他可能會愈來愈不耐這個故事，煩於等待（一如衆人）國王對他的制裁。或許他還妄想，有一天他將擁有王后。

不管到底是那種情形，先採取行動的是他，這給予亞瑟一個絕佳的藉口。有天早晨他騎馬到嘉美樂宮，將帶着武器的護衞隊留在市政廳外，坐在控告席上。

市政廳是一個較小的大廳形式建築的，那是亞瑟到威爾斯拜訪岳父時見到的，是塞爾特夾泥牆圓屋的放大，在嘉美樂宮這是一個中心的大建築，彩石拱門予人永難忘懷的印象，拱門間的牆則來自附近廢棄的爐窯，用窄小的羅馬磚砌成。巨型的橡木雙門雕刻成龍形並加鍍金。裏面的場地很空，瓷磚地板從中央向周圍鋪，花紋類似蛛網。一如蛛網的外圍，牆壁並沒有弧度，只是被木鑲板弄成凹凹凸凸的。這些鑲板上覆着金色麥桿做的草席以防風，不久以後它們就會因上面的女紅而光彩悅目起來，歌葳妮早已叫女僕們在上面刺繡了。在每一塊凸起的地方擺着一把帶脚臺的高背椅，國王的座椅並不比旁人高。他說，這將做爲國王和同僚自由討論的地方，國王的任何屬下都可把問題帶到這來。亞瑟座椅的唯一標誌是上面掛的白色盾牌，或許沒多久龍形花紋會閃

爍着腥紅的金光。其他鑲板上有些刻着盟國的標誌。國王對面的椅子是空的，這張椅子是給那些有怨言需國王平息的人坐的，亞瑟叫它控告席。可是後來我聽到它被改爲危險座，我想或許是麥威事件後被人們改的。

麥威陳訴他的抱怨時，我並不在場。雖然那時我在圓廳（後來這樣命名）有個位子，却不常用它。如果他的同儕和亞瑟不相上下，那麽國王必得在知識上勝過他們，他絕不能依賴參謀下斷語。我和亞瑟的任何討論都是秘密進行的。

在麥威來之前，我們就已花了幾個小時討論這件事。起先，亞瑟以爲我會阻止他和麥威起衝突，但事實上是冷靜激烈兩種觀點都一致。亞瑟認爲這樣才稱心如意，而我則以爲他的行爲應公開譴責才恰當。時間的流逝，亞瑟的沈默，和我敍述的故事，使歌葳妮的清白不容懷疑，人們再度的敬愛她，不管她去那，路上總是佈滿了花瓣。她是他們的王后——他們最爲親愛的人——她曾經把他們從死亡中解救出來，而梅林的法術又曾使她安然無恙。故事在民間流傳着，大部分人期待國王對麥威採取行動，有些人藐視他，希望他失敗。身爲國王和男子漢，他必須親自承擔。他對王后被刼的自責極深。現在，發現我的看法和他相同後，興奮的開始計劃。

當然他可以揑造理由，叫麥威到會議廳來，但他絕不願那樣做。「如果我們使他煩擾，讓他自己來抱怨，也許更符合旨意，」他冷靜地說：「但我的良心（或者你不介意的話，說是我的驕

傲）絕不允許我在圓廳做不實的控訴。這裏應是衆人無畏於我的地方，除非他自己心裏有鬼。」

所以我們就設法煩擾他。在國王的根據地和海之間的島上，要找理由是輕而易擧的。總有一些人不停的抱怨港工稅、免費路權、貨物稅，並且激烈地討論取消。任何一個小國國王都會被這些爭論不休的小問題煩擾不已，而麥威的反應比其他人更甚。據畢威說（我並未向他說明開會原因），剛開始麥威就猜想他會被召到國王那裏解釋這些事。他也很想這樣做，可是却沒人暗示他那麽做，這無異表示他將因謀叛罪被處死。因此當煩瑣的稅務問題，和國王賦與的免稅權引起爭論，冗長、瑣碎的事便使這兩個男人像劍客般怒目相向，談到問題的癥結。

麥威建議單打獨鬪。在何種情況下提出的則不得而知，我猜他大概沒有拐太多彎。年輕聰明的好劍客，在察覺自己身處險境時，必會馬上要求獲得半數勝算的機會。也許他以爲自己的勝算超過五成。挑釁激昂的開始了：「現在我們得了斷這事，如果還想和平相處，一對一！你代表法律，國王，用你的劍來證明吧！」

嘩聲四起，大廳中亂鬨鬨的。長一輩的人認爲國王親身涉險是不可思議的，但他們心裏都明白這絕非單純的稅務問題，年輕的武士們則迫不及待的想看一場龍爭虎鬪。許多人自願先出來比武（畢威是最堅持的），讓國王研究麥威的弱點，穩操勝劵再出亞瑟。他走向大廳中央的圓桌，四周馬上靜了下來，他擧起麥威陳情的石板，砸得粉碎。

「把我的劍拿來！」他說。

他們在卡默東北角的廣場面對面相峙時正是中午。此時天上沒有一絲雲，微風緩和了燠熱的空氣。太陽高懸，直射大地。場邊圍滿了人，就像壁壘般擠得水洩不通。我看到鍍金的塔頂也擠滿穿紅着綠的婦女，王后也雜在其中，身着亞瑟酷愛的白色。我很想知道她的感覺，並且猜想鎮定的態度必能隱藏她的憂慮。喇叭聲響，四周一片寂靜。

兩個武士帶着矛和盾，腰上佩着刀劍。亞瑟沒用代表王室的凱力奔。他的甲冑——輕便的鋼盔、皮質胸甲——沒有寶石也沒有任何配件。麥威的衣着反較講究，身材也較高。他的表情十分兇狠、熱切，並瞥了王后站的塔頂一眼。亞瑟沒朝那看，一副冷靜、富經驗的樣子，嚴肅的靜待傳令官宣佈比鬪正式開始。

場兩邊各有一棵無花果樹，畢威和我立在蔭下，他凝視着我，鬆了一口氣。

「看來你不擔心，感謝上帝！」

「總要有這種結果的，這樣最好。但是如果有危險，我一定會阻止他們。」

「這實在太愚蠢了。哦，我知道他想這樣做，但他不該自己冒險。他應該讓我來。」

「你想過你會怎麽樣嗎?你的脚還有點跛。即使不是最慘的，至少也會被擊倒，這麽一來謠言又要開始了。有些頭腦簡單的人仍認爲權勢在強者手中。」

「今天這種情形，你絕不致呆站一旁的。我知道這一點，可是我希望……」他住口不言。

「我明白你希望什麽。我認爲它會實現，在你一生中，它們會常常實現。」

他敏銳的瞥了我一眼，想開口再說什麽，但紅旗落了下來，比鬪要開始了。

起先男人都聚成小圈圈議論紛紛，旗一落，兩個武士持矛拿盾，擺好陣勢。光線對雙方都無利，麥威先發動攻勢。他虛晃一招，然後迅速用全力將矛擲了過去。亞瑟的盾牌立刻擋了上去，矛頭擦過盾上的飾徽，毫無作用的刺進草地，麥威抓向劍柄，準備再度攻擊。但亞瑟在擋開矛的同時，也把他的矛擲了出去。這麽一擊使麥威搶先機的有利點消失了，不過他並沒拔劍，只是拔出刺進草裏的矛，擲了過去，麥威鬆開劍柄，用盾牌將國王的矛也擋開，像狐狸般迅速轉身，拾起矛，再度同復持矛相向的局面。

亞瑟的武器不便擲出，只好勇敢的躲避。他跑到一旁，不停跳躍，躲開了麥威的攻擊。在亞瑟攻擊前，他不可能再拿起自己的矛。麥威拿着盾，做出假動作，想引亞瑟擲矛，再獲先機。他蹲下身伸出手想拾起武器，薊草割了他一下，矛柄立刻鬆脫。亞瑟出手，矛頭在陽光照射下閃爍着，刺向麥威的眼睛。麥威急忙俯身，盾牌迎向矛來的方向，同時抓起落地的武器。但是國王先前的攻擊却只是虛招，在麥威移到旁邊拾矛時，國王的劍低直的擲向他伸出的手臂。亞瑟的劍跟着矛刺了過去。

麥威搖晃着，大叫着往牆上撞去，叫聲在場中廻響，痛楚平息後，他抓起矛向國王拋去。如果他的速度稍微慢點，亞瑟可能會在他拿到矛前撲過去。結果亞瑟才走了一半，麥威的矛

就擲過來了，亞瑟用盾去擋，可是距離太近，力量大得擋不開。長柄呈弧形投出，阻止了亞瑟的急衝。他右手仍拿着劍，試圖把矛頭擋離皮胸甲，可是它距胸甲實在太近了，最後還是揷在鐵片上，倒鉤勾着甲衣。他把盾牌丢在一邊，扔下矛和所有的武器，朝麥威直衝去，除了左手的短劍外，左脇毫無遮蔽。

這一猛擊使麥威没有時間再振起精神用矛攻擊。他以滴血的手臂，拖着劍迎向國王的襲擊，身體相撞，發出金鐵交鳴聲。在這種轉變下，他們仍然勢均力敵，麥威的傷和失去力量的右臂，與國王無遮蔽的左脇都是弱點。麥威是個好劍客，動作敏捷強壯，在白刄戰的前段他每一拳都攻擊國王的左邊，但是每一擊都碰上了鐵片。國王慢慢的一步步逼近，麥威在他的攻擊下一步步後退。血直滴，削減了他篤定的心情。亞瑟看來没受傷，他向前逼近，每一擊都又快又重，不時還用短劍迎擊。矛在麥威身後，他也知道，可是没時間讓他看確切的位置。他不停的流汗，呼吸開始沈重得像負擔過重的馬。

這一刻終於來了，他們面對面拿着武器靜靜的站着。圍觀的人屏聲靜氣的等待。

國王開口了，聲音柔和而冷漠。没人能聽到他在說什麽，麥威没有回答。場中有一陣靜默，然後麥威迅速的移了一下，咕嚕了一聲，有點像咆哮的回答。亞瑟的表情緩和下來，低低的又說了幾句。

麥威的右手都是污亮的血，劍微微的晃動，像是不勝負荷。他的呼吸重濁，有如發春情的雄

鹿。他費力地拿起盾牌，像用斧頭似的，朝亞瑟劈下。亞瑟退避着，却滑了一跤。盾的邊緣敲到他的右肩，看情形手臂一定給震麻了。他的劍向旁邊滑去，圍觀者緊張的大叫。麥威吼了一聲，提起劍準備下手。

但僅有匕首的亞瑟却並未跳開，他迅速的衝向前，避開盾牌，長匕首劃向麥威的喉嚨。

但匕首却未再向前刺，只有血滴流着。他又開口了，聲音低而嚴厲。麥威呆立着，劍由他高舉的手上落下，盾牌也掉在草地上。

匕首抽了回去。國王向後退，當着所有的人，當着國王的手下和他自己的手下，以及塔頂王后的面前，夏日國的麥威王緩緩跪在亞瑟面前沾滿了鮮血的草地上，表示服輸。

場內鴉雀無聲。

國王以緩慢而帶點正式禮節意味的動作，舉起匕首，把它頭向下的扔進草地裏。然後開口說話，聲音比先前更平靜。這回麥威低着頭回答了。他們談了一會，最後國王以莊嚴的動作，伸手扶起麥威，然後把敗者的衛士召進場內，他的手下簇擁着進來，轉身朝王宮走去。

後來我聽到關於這場比鬪的多種傳聞。有些人說決鬪的是畢威而非亞瑟，這簡直可笑。有些人肯定的說根本没有比鬪，否則麥威一定會被殺掉，還說亞瑟和麥威因爲某人的調停，在會談時定下一些條件和解了。

那都不是事實。事情的發生就像我說的一樣。稍後，我從國王那得知比鬪場上的交談情形：麥威想求死，他承認了王后的指控，和自己的罪過。亞瑟殺掉他並沒好處，但是亞瑟以智慧和壓抑處理了它（這絕非我的忠告）。那天以後麥威對他是完全忠心了，伊霍登也成了他統治時期的一個珍貴代表。

國王的船隊再也不用付入港稅倒是一樁公開的事實。



日子就這樣過去，迷人的九月來臨，這是我出生的月份，起風的時刻，掠奪的日子，也是宇宙和地球間的過客——梅汀——的月份。蘋果樹結了纍纍的果實，藥草也被收集晒乾了，掛在蘋果園裏庫房的屋椽上，儲藏室裏擺着備用的瓶瓶罐罐。整棟房子、花園，塔屋和住處，充滿了芳甜的藥草、水果味，和甜甜的蜂蜜味（在果園的最裏面，空心橡樹裏住了一些野蜜蜂）。蘋果園小小的範圍裏，充滿了夏日王國的燦爛輝煌。人們稱它爲王后的夏天，正如乾草季後的豐收，土地仍閃爍着女神豐富的賜與。他們說，這是一個黃金時代，對我來說，未嘗不然。可是現在和以往大不相同的是，我有時間感到寂寞了。夜晚吹着西南風（這點我可以確定），生個火取暖是最愉快的。那些寒冷饑餓和享受卡利多尼山頂天氣的日子，使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常常令我同

想過去。

時間留給我的另一項遺產，不知是瑪佳絲毒藥的餘波，還是其它因素，我常常會發癲癇，幸好後來就痊癒了。而且症狀也和我所治癒或見過的不同。總共發作了三次，且總是在我獨處的時候，因此除了我自己，沒人知道。發作的情形是：我迷迷糊糊的靜靜躺下，似乎要入夢鄉了，可是還是清醒的，身體冰冷、僵硬，幾個小時後開始饑餓不已，但並無胃口。第一次大約持續了十二個小時，我以爲是頭暈、疲勞或睡眠不足引起的。第二次發作時間由前一天晚上到第二天的黃昏，幸好那時我正在床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我沒告訴任何人。第三次發作時，我立刻察覺了那些跡象：輕微半饑餓感，有點頭昏眼花，想一個人靜靜的休息。所以我要摩拉同家，鎖上門回到臥室。接着的感覺就像傳達神意後一般，身體輕飄飄的，神智清明無比，對顏色和聲音的感覺就像孩子般強烈。很自然的我拿起書想忘掉它，可是完全沒辦法，我只好把書放在一邊，敞開心胸接受它，正如接受預言，和它消失後必會出現的痛苦般，它是神向我招手後的餘波。或許神現在抓得更緊。沒什麼可擔憂的，我已做了祂要求我做的事，時辰到了，我也會欣然離去。

但我想祂還不需要我的獻身。祂要人們記得那個王室的先知兼魔法師，在自己的意志下離開工作崗位和人們的視線，而非一個等着死神來臨的老病之人。

因此我孤獨的留下，忙着整理花園、調配藥草，寄長信給諾桑比亞的布雷，被摩拉照顧得妥

妥貼，她烹飪的食物常因亞瑟的贈品而豐盛不少。我也常回贈一些禮物，一籃特別鮮豔可口的蘋果、甘露酒和補藥，依王后喜好特別調製的香水和御膳房用的香料。在神妙的預言和勝利後，這些平常的東西，却常能顯示和平的黃金歲月。我們有時間付出混合着愛和滿足的禮物。這確是一段黃金時期，沒有預言來襲，但敏銳的感覺使我確知將有一些改變，一些不太可怕但無法避免的事，將隨着葉落和冬天的逼近來臨。

到底是什麽，我阻止自己去猜測。我就像一個家徒四壁的人，已經够滿足了，可是還注意傾聽緊閉門外的聲音，雖然明知不可能有人來，可是還是不死心的等待着。

但他竟然來了。

月中一個落日餘暉的傍晚，他來了。天空有一輪明月，早在日落之前就昇起了。懸在蘋果枝後，如同一個大霧燈，當天空變暗時，柔和的光慢慢擴大，成爲杏橙色。我在貯藏室裏忙着弄一堆晒乾了的牛膝草。罐子早已洗好備用了，屋裏滿是牛膝草、蘋果樹和架上未成熟的李子味。幾隻黃蜂嗡嗡的叫着，蝴蝶被屋裏的温暖吸引，鮮艷的翅膀撞擊着窗框上的石頭。我聽到身後傳來輕微的脚步聲而轉過頭去。

神奇降臨了，這不是眞的。但是在看到他站在薄暮之前，我旣沒想到他會來，也沒聽到他進來的聲音，他站在那裏，身後浴着一圈金黃的月光。他也許是鬼魂，我呆呆的站在那凝視着。我時時想起島岸邊霧中的會面，可是從不認爲那是眞實的，後來回想起來那愈像夢境，只是一個想

像，一個希望。

現在那個活生生的男孩來了，紅着臉，喘着氣，面露微笑，但不怎麽自在，似乎並不確定自己是否受歡迎。他拿着一個包裹，我想裏面裝的一定是他的衣物。他穿着灰衣，披着山毛櫸芽色的斗篷。沒戴飾物，也沒帶武器。

他開口道：「我不認爲你記得我，不過——」

「爲什麽我不記得？你是那個不是尼尼安的男孩。」

「哦，可是我是。我是說，那是我許多名字中的一個。眞的。」

「原來如此，所以當我叫你——」

「是的，你剛開口時，我以爲你一定認識我，可是後來——當你說你是誰時，我知道你弄錯了，然後，嗯，我開始害怕。很抱歉，我應該馬上告訴你，而不該那樣溜掉的。眞抱歉。」

「但是當我告訴你願敎你法術，問你是否願學時，你很樂意。爲什麽呢？」

提着包裹的手，翻攪着布的摺層。他直直的站在門口，好似準備隨時拔脚飛奔。「那是……當你說他，另一個男孩，是——能向你學習的那種人……你說，你心裏想了很久，而他也很清楚。嗯——」他嚥了一下口水，繼續說道：「——我相信我也是那種人。到目前爲止，我一直覺得，人的腦後有一扇門，如果能找到鑰匙，它就可以開啓，迎向光明。」他躊躇着，可是眼睛並未避開我的月光。

「怎麼樣？」我的口氣並不帶絲毫鼓勵。

「當你那樣對我說過之後，突然像霧散了般，這個夢想看來像要實現了。梅林親口告訴我，給了我這把鑰匙……雖然在我知道你誤認我是另一個已死去的人時，我仍奢望自己能代替他……後來我自然而然的覺得，自以爲能欺騙你是太愚蠢了。所以我不太敢來。」

「但現在你還是來了。」

「我必須如此。」他直截了當的說出眞相。「那晚以後我再也無法想別的事。我很害怕，因爲……我很害怕，但有些事你非做不可，它們不會讓你安靜，你就像被驅使一般。哦，比驅使還甚，像是激勵。你能了解嗎？」

「非常了解。」要使我的聲音平穩嚴肅非常困難。我心中的感受一定有些摻雜了進去，因爲閣樓上傳來豎琴輕柔悅耳的回聲。

他什麼也沒聽見，他仍站在那，勇敢的面對着我，強迫自己扮演懇求者的角色。「現在你明白眞相了，我不是那個你認識的男孩，你對我一無所知。不論我的感覺如何，」他的手移動着像要指向胸口，但又回到包裹上。「也許你認爲我不值得傳授。我不奢望你會接納我，或在我身上浪費時間。但是如果你——如果你允許我留在這，睡在馬廐或任何其它地方，幫助你——嗯，做那類工作，」他看了那堆牛膝草一眼，「直到你覺得時機到了……」他的話又開始吞吞吐吐，這次沒再接下去。他舔舔乾枯的嘴唇，默默無言的站在那看着我。

閃避開的反而是我的目光。我撇開頭，隱藏頰上因歡愉而發出的紅暈。我把手深深插入香料堆裏，用手指搓散晒乾了的碎片。牛膝草的氣味清純而刺激，使我平靜下來。

我對着盛藥的罐子緩緩的說：「當我在湖邊叫你時，我以爲你是多年前和我一起到北方旅行的男孩，他跟你極相像。他死了，那以後我一直爲他的死悲傷。看到你時，我以爲自己弄錯了，他還活着，但是細想以後，我知道現在他不再是男孩，而是個成人了。你可以說，那是一個愚笨的錯誤。通常我不大會犯這種錯，那時我告訴自己這是疲倦、悲傷所引發的錯覺，是出於他仍活着的心中願望，誤以爲他或類似的人，有一天會再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停了下來。他沒發表任何意見。月亮已經離開了窗框，男孩身畔的門幾乎暗不可見。我扭頭注視着他。

「我早該知道這並非錯覺。是神的手引你到那去的，雖然你很害怕，現在祂又驅使你到我這來。你不是我認識的那個男孩，但是如果你不是那麼像他，你一定知道我不會看到你，或對你說話。那天晚上是充滿神奇意味的。我應該想到，並且相信它。」

他熱切的說：「我也這麼覺得。你可以感覺到星星如膚上的霜般發亮。我出去抓魚……但又放生了。那不是一個死亡的夜，對魚亦然。」隱約間，我看到他在笑，但在他深吸一口氣後，就不那麼有自信了。「你是說我可以留下？我可以學？」

「可以。」我把手從牛膝草裏拿出來，往衣服上擦着，拂去指間的灰塵。「這樁事以後，我

們兩人還敢忽視神意嗎？不必怕我，我竭誠歡迎你。在有空謹愼時，我當然要警告你未來工作的艱鉅，和路上可能遭遇的險阻，但現在我敢說沒有任何事會把你從我身邊嚇走。進來，讓我看看你。」

在他服從的挪步時，我把架上未點燃的燈罩拿起，燭心碰到火焰後，火舌立刻高燃起來。燈點亮後，我知道我不可能誤以爲他是那個金匠的男僕，但他很像。他比他高一個指頭，臉的輪廓也沒那麼瘦。他的皮膚較細，手指纖細，骨架很好，看來也像另一個男孩那樣聰明，沒做過奴隸的苦活。他的頭髮一樣黑厚，隨便的剪短到肩上。嘴形很相像，像得使我幾乎又被騙了，唇形美而柔和，我想那是掩飾對目標的擇善固執。那個叫尼尼安的男孩對他不想注意的事漠不關心，當他跌入沉思時，主人的話就像耳邊風。這個男孩也有同樣溫柔的固執，眼睛一樣也不很專心，夢似的目光可以拒絕世間的誘惑，就像閉上眼般輕而易舉。眼睛是灰色的，瞳仁則是黑色，就像湖水般清澈。我發現它們就像湖水般能反射光澤，若有所思時，看起來是暗綠色或藍色。現在它們帶着迷惑和驚恐注視着我。

「燈嗎？」我說。「從前沒看過火中的召喚嗎？哦，這將是你要學的第一件事，我的老師頭一次就教我這個。或是罐子有毛病？我的表情就像我在裝毒藥似的。我在把園中的藥草裝罐以備冬天用。」

「牛膝草，」他說。我認爲那是一種狡飾，若是女孩我會稱之爲故作姿態。「『用硫磺燒可

治喉嚨發炎，和蜂蜜一起煮可助肺炎痊癒。』」

我笑了。「伽林（譯註：古希臘名醫及醫書作者）說的？很好，看來我們有個極佳的開始。這麼說你識字？你知道——？不行，這得等到早晨再說。現在，你吃過晚餐沒？」

「吃過了，謝謝。」

「你說尼尼安是『你許多名字中的一個』，你喜歡怎麼被人稱呼？」

「尼尼安就行了……除非你不想用它。那個你認識的男孩出了什麼事？我記得你說他淹死了？」

「不錯。我們在柯斯屯，他和幾個男孩到橋邊的柯河和泰恩河交會的地方游泳。他們跑回來說他被沖走了。」

「眞可惜。」

我對他笑。「你必須努力工作使他的死不再那麼可惜。來，我們去找個地方給你睡。」

這就是我如何獲得助手，神得到祂僕人的情形。祂的手一直關照着我們。我現在覺得第一個尼尼安只是個預兆——一個從前的陰影，眞的稍後從湖邊到我身旁。顯然開始時的本能並未欺騙我們，湖中的尼尼安雖然對我法術不怎麼清楚，却相當能適應。他學得很快，像布吸清水般吸收所有的知識和法術。他讀寫都很流利，雖然沒有我年輕時的語言天賦，拉丁話和土語都講得夠道

地，他認識的希臘字也足夠讀標籤、識藥方。他告訴我，有一次曾經看過伽林的譯本，但除了道聽途說外，對希波克拉底（譯註：希臘醫生，有醫藥之父之稱）一無所知。我要他讀我翻譯的拉丁文譯本，發現自己或多或少因他的問題獲得教學相長的效果，有些已得出的結論我已視爲理所當然，忘了它們是如何理出的。對音樂他一竅不通，也不肯學，這是我首次面對他溫柔、不動搖的頑固。他會聽，當我彈奏或歌唱時，他的臉上帶着做夢似的光彩，但要他唱，或只要試着叫他開口，他都不肯，在幾次試着敎他大豎琴上的音調後，我完全放棄了。如果他開口我會很高興，別人彈我的豎琴時我絕不會呆呆的坐在旁邊。隨着年齡的增長，我的聲音已不如往昔圓潤，我渴望聽年輕人唱我作的曲子，但却無此希望。他笑着搖搖頭，把豎琴遞還我，靜靜傾聽（他只願做到這種地步）。

對其它知識他都熱心盡快的學。我盡量同想老師加勒帕斯引導我學習魔法技巧的方法，一步步帶着他走進神奇的法術殿堂。他已能見到某些異象，這一點我在開始時就超過了我的老師，如果尼尼安能及時趕上我，他將做得更好，對稍縱即逝的預言他仍懵懵懂懂。只要他達到我一半的功力，我就滿足了。一如所有的老年人，我不相信這麽年輕而精力充沛的人能抗拒我遭遇多次的壓力。我像加勒帕斯幫助我般幫助他，調一些奇妙温和的藥給他喝，很快的他就能在火或燈中看到東西，由異象中清醒後再也不那麽疲倦，有時他會因見到的景象而煩擾不安。當時他還無法將異象和現實合而爲一，我也未幫助他那麽做，事實上，在他學習的那幾個月中並沒有重要的事需

要「看」。有一兩次，他困惑的對我說王后、麥威、畢威和國王間的事，但我故意避重就輕的把異象中的情形扯開，不仔細探求眞相。

他堅決拒絕告訴我他自己的事，也不願說他從那裏來。只說他大半生都住在島上或附近，樂意我把他的雙親想成偏僻湖區的貧苦居民。他自稱爲「湖邊的尼尼安」，並且說那就夠了，我對他的全部了解僅止於此。他的過去一片空白，他的未來則由我來創造。我不願強迫他，自身的遭遇就很夠了（兒童時期做一個不知父親姓名的私生子，在別人問起時又羞愧不已），因此我尊敬男孩的沉默，除了他願意講的也不再多問。

實際的療傷經驗、解剖方法、藥的用法他都很感興趣，也極擅長。他還能由實際技術中引出結論，這點我永遠辦不到。那年冬天，爲了純粹的興趣，他自己開始動手編當地藥誌，雖然大部份植物的尋找查證比醫生工作還要困難，而且需等開春才能做，但他一點也不急，他說，他有一生的時間。

那年冬天快快樂樂的過去了，每天都有許多工作要做。有了尼尼安的相伴似乎就有了一切，我年輕時的景象再現：渴望而迅速的學習、生活中充滿希望，同時又擁有獨處靜思的歡愉。他似乎知道我希望獨處，於是就悄悄的回自己房裏，或靜靜的在一旁想心事，這些都使我能自由的思想。他不肯住在我屋裏，他說他喜歡有一間自己的房間，而又不會打擾我，因此我讓摩拉把閣樓上原給僕人住的房間打掃乾淨。這間房在工作房和儲藏室上面，朝西，雖然在屋椽下空間很小很

低，却非常可愛、通風。我起初好奇摩拉和他是否會有某種特別的感情。他們常在厨房裏長談，或在這女孩洗衣時到河邊去，我可以聽到他們的談笑聲，也能看出他們處得很好，但沒有任何親密的跡象，後來我由尼尼安的話中，發現他對愛情的了解和我一樣少得可憐。一週週過去，隨着他法力的增加，我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神不願同時給人兩項天賦，祂們也會嫉妬。

第二年的春天來得很早，三月時天氣晴朗温和，每天都有成羣的野雁掠過天空，朝北方的窩巢飛去。我得了不知名的冷病，經常待在屋裏，有天天氣很好，我坐在屋外的小花園裏，鴿子早已忙着交配。導熱牆使處處都如火爐旁一般温暖，右牆邊還有榅桲花。在馬廐旁的花園裏，我聽到維洛劈柴的聲音，腦中呆呆的想着種下的植物。腦海裏除了一些不成形的東西外什麽都沒有，種些美麗的本國植物，鴿子胸部羽毛粉紅的光澤，牠們喁喁訴情時令人昏昏欲睡的聲音……

稍後，我回想是否患病使我脫離了現實，我寧可這樣想。但是看來我得的是老年人常有的毛病，和發冷後的虛弱。

石級上匆促的脚步聲驚醒了我。我抬起頭，尼尼安從房裏奔下來，脚步踉蹌，似乎生病吃藥的是他而不是我。他用手扶着石牆，好像失去它的依靠就會摔倒似的。脚步仍然不安穩地穿過走廊，到了陽光下。他在那停住，手攀着柱子穩住自己，臉色蒼白，眼睛睜得老大，目光狂亂，嘴唇很乾，額頭冒汗，雙眉緊蹙。

「怎麽同事?」我震驚得站起來，但他阻止了我，走上前來，坐在我脚邊的石板上。

「我做了個夢，」他說，聲音都變了。「不，我沒睡着，我在窗邊看書。那兒有張蛛網，上面還殘留着昨夜的雨滴。我看着它在陽光下微微晃動……」

我立刻明白了。我把手擱在他肩膀上穩住他。「靜靜的坐一會，你不會忘掉那場夢的。在這兒等一等，你可以待會再告訴我。」

但是當我移動脚步時，他伸出手抓住我的罩袍。「你不明白！那是個警告！我確定！有危險要——」

「我很清楚。但在頭痛過去前，你什麽都記不清。等一等，我馬上就同來。」

我走進貯藏室，忙着調酒時心裏只想着一件事。他坐在那讀書思考，異象就在露珠的光輝中顯現；我呆呆的在陽光下等待，想看却没看到。倒酒給他時我發現自己的手在抖，我想這裏面包含着愛，靜靜的站在一旁看神把祂的羽翼由我身上移開。這種力量帶給人痛苦、恐懼，有時甚至怨恨，沒有一個知道這種力量的人會把它推給另一個人。沒有人會把它給任何人。

我帶着酒杯同到陽光中。尼尼安仍蜷縮在石板上，低着頭，手按着眉看來年輕而瘦弱。聽到脚步聲，他抬起頭，灰眼中充滿痛苦的淚水，茫然的看着我。我坐下，拿起他的手，握着酒杯送向唇邊。「喝下去。馬上會舒服得多。不，先別說話。」

他喝完。頭又低下，靠着我的膝。我把手放在他頭上，靜坐了一會。他來時驚走的鴿子又飛

囘牆頂，開始温柔的求愛過程。馬廐邊維洛單調的劈柴聲繼續着。

尼尼安動了一下。

我把手移開。「好些了沒?」

他點點頭坐正。痛苦的表情已經消失了。「是的，過去了。那比頭痛還難受，痛苦直接襲擊你的頭部。以前我從沒那種感覺，我是不是病了?」

「不，你只是個證人，是暴虐神祇的眼睛和聲音。你做了一場清醒的夢，而別人稱它為『異象』。現在告訴我，我們看看它會不會發生。」

他提起膝蓋，用兩手環抱着，看着牆邊榲桲的紅花綠葉開始說。深黑的眼睛因看見異象而變大了，聲音低平，好像在背一些強記的事。

「我看到一片灰藍的海，強風翻攪着海水，岩石上的浪花如狼牙般高猛。岸邊是一片灰色的圓石，雨水由隙縫間流回海裏。浪襲捲着海岸，挾帶着斷檣、破桶和破碎的帆——船骸的遺物。溺斃的男女屍體，有一具漂到我附近，他不是淹死的，頸上有一道深深的傷口，血跡早已被海水冲淨了，看起來像個死去的動物。還有三個死了的小孩，一個全身赤裸，遍體鱗傷。然後我看到除了殘破的這艘外，還有一隻完好的船，在風中捲着帆，槳橫在外面使它穩住。它在那等着，吃水很深，好像載着很重的貨。船頭高而彎曲，上面有一對鹿角，我看不出它是眞的。還是用木頭雕的。但我能看到船的名字，叫『鹿王號』。船上的人看着岸邊的屍體翻滾，哈哈大笑。他們離

岸很遠，可是我能聽到他們在說什麼，非常清楚……你相信嗎?」

「相信。繼續說。」

「他們說：『你是神派來的嚮導!誰相信這艘舊平底船裏頭這麼富有?你的福氣和公平的分配，使我們每個人都得到一筆財富!』他們在對首領說話。」

「你聽到他的名字嗎?」

「好像有，他們叫他休爾。」

「只有這些嗎?」

「不。天突然暗了下來，像起了陣霧。然後『鹿王號』走了，但岸邊來了些騎士，有些人下馬看着那些屍體。一個人拾起一塊破木板，上面有些字，可能是失事船的名字，他帶着他到另一個騎着馬的人那。他是一個膚色黝黑的人，沒戴任何我認識的紋章，但顯然他是我們的領袖。他面有慍色，說了些話，其他人也騎上馬，沿着沙丘、草地一起離開了岸邊。我留在那，直到死屍都被冲走，風吹進我的眼睛，使我的眼裏充滿淚水……就這些了。我看着蜘蛛網，露珠已被陽光蒸發了。一隻蒼蠅黏附在網上，微微顫動着。我想那就是我醒來的原因。梅林——」

他突然住口，歪着頭聽什麼。現在我也聽到了，路的盡頭傳來一隊騎兵的聲音，一聲口令下全都停住了。單騎離隊，快跑着過來。

「嘉美樂宮的使者?」我說：「誰知道，也許這是你異象來臨的徵兆。」

馬停了下來，韁繩丟給維洛的玎璫聲傳來，亞瑟穿過拱門走了進來。

「梅林，很高興看到你康復。他們告訴我你病了，所以我親自來看看。」他停了下來，看着尼尼安。他當然知道這男孩跟我在一起，但他們從沒碰過面。尼尼安拒絕和我一起到宮裏去，每次國王來，他都找些藉口溜回房間。我不願強迫他，我知道湖邊居民對國王的畏懼。

我站起身，剛開口道：「這是尼尼安。」時，男孩正想阻止我。他迅速起身，像蛇般敏捷，大叫：

「就是這個人！就是他！那麼那個夢是眞的，是眞的！」

亞瑟的眉挑了起來，我知道並非因爲他的無禮，而是因爲那些話語。他的目光由尼尼安移到我身上。「一個眞實的夢？」他輕輕的說。他早懂得這句話的意思。

我聽到尼尼安喘着氣，經過殘留的異象回到現實。他眨着眼睛站在那，好像一個被突然推進強光裏的人。「他是國王，原來他就是國王。」

亞瑟開口，口氣嚴厲：「誰是國王？」

尼尼安嚇了一跳，開始結結巴巴：「沒什麼。我剛跟梅林說了。起先我不認識你，我——」

「不要緊，現在你認識我了。那個眞實的夢是怎麼回事？」

尼尼安求救的望着我。把他的夢告訴我是一回事，在國王面前說出第一個預言又是另回事。

我對國王說：「似乎你的一個老友已淪爲海盜，或類似的大惡徒，在他家鄉的水域附近做案。

謀殺、搶刼、坐地分贓，搗毀船隻，未留一個活口。」

他皺皺眉。「我的老友？到底是誰？」

「休爾。」

「休爾？」他的臉色很難看，站着想了一會，然後說：「嗯，跟事實很相符。艾克特剛有消息給我，他說寇爾戰敗了，手下那羣野蠻人像野狗般等着東西瓜分。三天前我聽妹夫——雷其國王厄金說，海邊有個村莊被洗刼，百姓不是死了就是逃得不知去向。他認爲是愛爾蘭人幹的，不過我不相信，這種天氣風浪太大，除了本地人，沒有人能安穩地渡海。是休爾，對不？你並沒使我驚奇。我該去嗎？」

「你最好去一趟。我猜寇爾不是死了，就是快要死了。我不相信休爾會做任何事觸怒雷其的人。」

「你的猜想？」

「就是這些。」

他點點頭。「很有可能。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好答案。我幾乎要杜撰一個藉口去北方突檢了。寇爾的掌握一鬆，休爾這條黑狗召集部屬之後，就可以和他兄弟爭斯翠塞的領導權了，我很想親自去看一看。海盜，嗄？你沒看到在那嗎？」

我望望尼尼安。他搖搖頭。「沒有，」我說：「但你會找到他的。你到海邊後，將會發現船

骸和死屍仍在那，侵略者的船叫『鹿王號』，我們只知道那麼多。你應該找得到。」

「我會的，別擔心。」他微笑着。「今晚我會送信給北方的厄金和艾克特，要他們等我。明早我就騎馬動身。我一直在找藉口把休爾給除去，現在你正好給了我理由。這也許是我加強斯翠塞和雷其聯繫，把權力交付新國王的機會。不知道我要離開多久。梅林，你眞沒事嗎？」

「一切無恙。」

他面露微笑，並未忽略我和尼尼安交換了目光。「看來，終於有人能分擔你的工作了。尼尼安，很高興見到你。」他對男孩微笑，說了些親切的話。尼尼安注視着他，回了些話。我對他的看法顯然錯了，他並非因國王的出現而畏懼，他看亞瑟的神情很怪，我說不上來，並非男人一貫的崇拜，而是一種品評。亞瑟發現後露出滑稽的表情，停止交談轉問我瑪姬絲和艾克特的消息。然後道別離開了。

尼尼安若有所思的目光尾隨着他。「唔，這是一個眞實的夢。黝黑的首領騎在白馬上，拿着閃閃發光的白盾牌，除了天光沒有任何紋飾，毫無疑問那是亞瑟。休爾到底是誰？國王爲什麼要找藉口殺了他？」

「他是斯翠塞國王寇爾的兒子，在我很小的時候，寇爾就是達巴頓山區的王。他的年紀很大了，有不少妻妾，生了十九個兒子，可能還有些女兒，但野蠻的北方人從不顧及女孩。最年輕的一個叫吉達思，最近被送到我的老友布雷那裏，你知道他正在積極學習讀書寫字，至少，他是個

愛好和平的人。休爾的性情却是兄弟中最殘暴的，他和亞瑟彼此看不順眼。當亞瑟還是男孩，住在北方時，他們曾爲女孩大打出手。後來，寇爾的身體愈來愈差，國王認爲休爾是北方和平的障礙。他會不顧一切打擊亞瑟，甚至有可能和撒克遜人聯手，亞瑟也相信會有這一天。現在休爾既然搶刼、濫殺無辜，自然可以消滅，大障礙就可以除去了。」

「國王就因爲你的話，而決定帶軍北上嗎？」現在他面露懼色，但並非畏懼國王或是他的參謀。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身上的神力。

我笑了。「不，是你的話。如果我搶了異象的榮譽，我道歉。但事情太緊急，他可能還無法相信你。」

「當然不會。但你也看見了，對不？」

「我什麼也沒看見。」

他非常震驚。「但你立刻就相信了。」

「當然，我沒看到並不表示那不是眞的。」

他面帶憂慮，繼而驚恐。「可是，梅林，你是說在我告訴你以前，你一點都不知道嗎？我是說，關於休爾變成海盜……我該說，他企圖變成海盜？就因我的話你就讓國王到北方去？」

「那正是我的意思，不錯。」

他沉默了，憂慮、恍然大悟、興奮，最後是快樂的表情在他臉上轉換着，就像湖面上的水光

雲影一般清晰，他仍然在想這種力量的含意。但是他再開口却嚇了我一跳。和亞瑟一樣，他能看到事物對別人的影響，他想到的是我的感覺，而非他的。他的話就像出自亞瑟之口。「梅林，你會難受嗎？」

我直截了當的回答：「也許現在有一點，但不久就不會了。這是一種殘酷的天賦，或許神認爲現在交給你正是時候，我該平平靜靜的坐在陽光裏看牆上的鴿子。」

我笑着說，但他並無茅塞頓開的喜悅，反而做了個奇怪的動作。他抓住我的手貼着面頰，然後放下它上樓回房，沒說任何話也沒再看我。我獨自站在陽光下，想起另一個更年輕的男孩，從加勒帕斯的洞穴裏下山，異象在腦中打轉，臉上掛着淚珠，孤獨的痛苦和險阻如引領他的雲彩。

我回到自己房裏，在火邊看書，直到摩拉把午餐送進來。



亞瑟第二天就騎馬到北方去了，那以後我們就再沒任何消息。尼尼安神情恍惚地踱來踱去，表情複雜，我想一方面是奇怪他所見的「眞實異象」，另一方面是奇怪我並不因此事而沮喪。我自認已被擊敗了，回憶那天的情景，我知道一直想着被毒害的情形是我的弱點，但甚至在亞瑟來訪，接受尼尼安的預言後，仍沒有任何異象衝破黑暗對我顯現，旣無證實，也無否定。在那些平

靜的日子裏，我漸漸覺得寧靜是我理應擁有的，就像看着遠方雲彩緩緩移動，陰影慢慢由田野或森林移過來，遮蔽下一個目標。神溫柔的爲我指示幸福所在，因此我接受了它，讓尼尼安成爲昔日的我；讓自己朝已見的和曾猜測過的未來邁進，但現在它們更清楚，而不再可怕了，我只需往前走，一如野獸步向冬眠。

尼尼安的行動比以往更隱密了。有幾回我在夜晚醒來時，聽到他躡手躡脚的穿過花園，然後像被釋放的小動物般，快步跑下河谷到大路上。有兩次我甚至在景象中看着他離開，但他必是不讓我發現他的行踪，因爲我的視線也只能跟蹤到大路，接着他就開始奔跑，跑進蘋果園和島間的濃霧中。他有秘密並不使我困擾，我擔心的是他和摩拉在貯藏室或厨房裏的談話，有時候聊得很久。我從未有異性陪伴，隨着年齡的增長更對此事畏縮。年輕人尋找共同的興趣，使彼此在工作上心滿意足只令我快慰。

由於這是一種奉獻服務，我使男孩工作得較任何奴僕更辛苦。我認爲這是一種愛的方式，一個人熱切希望他所愛能完成他所未達到的目標。我喜愛尼尼安是無庸置疑的，這男孩就是我的化身，由於他，「我」得以延續下去。只要國王需要借助異象和先知的法力，他就可以找得到，這就像他握在手中的王者之劍那般自然。

一天傍晚，我們生起熊熊的爐火抵擋四月的寒冷，坐在爐邊注視着火焰。尼尼安支着頤坐在他常坐的位子——火爐前的地毯上，瞇着灰眼凝視着火焰。慢慢的，他白晳平滑的臉上出現了汗

漬，弄濕了鬢邊的頭髮。最近，我發現自己愈來愈注意他，而不再想喚回法力了，這是一種深深的滿足，和瘋狂喜愛的混合感覺，我不想探究也不想了解。過去我已經學了很多，和時間同行，相信自己可做自己的主宰；相信我和我的思潮都不會傷害他。

他臉上的表情有了改變，不停的變換，像悲傷、沮喪，一會又像是痛苦，就像玻璃杯裏的物體般看不眞切。汗滴進他的眼裏，可是他旣未眨眼，也沒移動。

是我和他一塊去的時候了。我停止對他的注視而看着火。

我看到亞瑟疾馳而過。他在海邊騎着高大的白馬，那是一個滿是圓石的淺灘，我立刻認出上面地勢險峻的城堡，那是雷其的海防小塔，控制着特奈河口。是薄暮時分，灰藍海面上的天空陰霾密佈，堆積着靛藍的雲。泡沫般的浪花衝擊着石頭，拍打着海岸發出嘶嘶聲，乳白色的泡沫衝過圓石後就慢慢消失了。白色的種馬穩穩的站着，泡沫在牠的蹄邊打轉，牠潮濕發亮的側面和亞瑟的灰色斗篷，隨着馬鬃的飄動，看來就像這片景色的一部分，國王彷彿是剛由海中走出來。一個人，看來像個農人，站在亞瑟的身邊，與高采烈的指着海面比手劃脚。國王注視着他的手勢，坐直身子揉揉眼。我知道他在看什麽：遠遠的海平面上有一盞燈，隨着海浪搖擺。國王問了個問題，這人又用手指了指，這回指着陸地。國王點點頭，這人把一樣東西交給國王，他轉動種馬的頭，一隻手舉起。白馬疾奔上海邊的小路，在濃濃的霧中，我看到騎兵隊緊隨在後。在異

象消失前，我看到懸崖頂端的塔上亮起點點燈火。

我回到點着火爐的房裏時發現尼尼安已經在那了。他跪着，蜷縮在地毯上，頭埋在雙掌裏。

「尼尼安?」

他沒反應，只是微微動了一下頭。我等了一會，才把手中的甘露酒遞給他。

「來，喝下去。」

他喝着酒，露出感謝的目光，但仍未開口。

我靜靜的看了他一會，然後才說：「顯然國王已到了易特奈海岸，找到了海盜的行蹤。他會在雷其的海防城堡裏休息，我想明早追蹤休爾的工作一定很艱難。怎麽囘事?亞瑟很好，你的異象也是眞的，他正在做他原本要做的事。」

還是沒任何表示，只是表情更蒼白憂愁了。我急急的說：「尼尼安，別把它放在心上。對亞瑟來說這只是樁小事。唯一困難的是他必須懲罰休爾而不觸怒他的兄弟們，這一點也不怎麽難。休爾與父親不睦，離家胡作非爲已經很久了，所以即使老寇爾還活着，我懷疑他是否會抗議。對他的兄弟來說，休爾的死定會使他們如釋重負。」我更乾脆的說：「如果你看到了悲劇或災難，講出來是最重要的。我們已經知道寇爾的妻子死了，那麽還有誰呢?國王的妹妹瑪姬絲?還是艾克特伯爵?」

「都不是。」他的聲音聽來有些怪，像是一件要演奏的樂器被挾着沙的風給吹走了。「我根

本沒看到國王。」

「你是說你什麽都沒看到?聽我說，尼尼安，這種事是有的。你記得前些天它甚至發生在我身上吧。你不能因此而沮喪。常常你會什麽都看不到，我以前說過，你必須等待神的來臨，由祂選擇時間，不是你。」

他搖搖頭。「不是那樣。我看到了，但不是看到國王，而是別的事。」

「那麽告訴我。」

他大膽的注視了我一眼。「我不能。」

「孩子，正如你不能選擇異象，你也不能選擇說些什麽。在國王的宮殿裏，你可以運用自己的判斷力，但對我你必須說出一切你見到的事。」

「不行!」

我躊躇了一會。「你在火焰裏見到了異象?」

「是的。」

「你看到的是否和以前的事相矛盾，或者和我剛剛見到的異象不符?」

「沒有。」

「那麽如果你是因爲怕我而保持緘默，或是怕我因某些原因生氣——」

「我從沒怕過你。」

「那麽，」我耐心的說：「顯然你毫無理由保持緘默，許多原因要你告訴我你所見到的事。或許它不是你想像的那種悲劇，也許你的解釋不正確。以前沒發生過嗎?」

一抹希望，然後很快的就消失了。他深吸了一口氣，我以爲他要開口了，可是他咬着唇仍悶聲不響。我猜想他是否見到我死亡的情景。

我彎身向前，雙手捧起他的頭，迫他看着我。他的眼睛不情願的接觸我的目光。「尼尼安，你以爲我不能看到你剛才見到的異象嗎?你是要我再經歷那種痛苦，還是現在就告訴我?你在火焰裏看到了什麽?」

他伸出舌頭舔舔乾澀的唇，然後低低的，像怕聽到自己聲音似的說：「你知道畢威沒和國王在一起?他留在嘉美樂宮?」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猜得到。國王一定得留下一個主將監督防禦措施，保護王后。」

「是的。」他又舔舔唇。「那就是我看到的。畢威在嘉美樂宮——和王后在一塊。他們——我想他們——」

他停了下來。我把手移開，他的眼睛往下看，感激的避開我的注視。

只有一種說法能解釋他的憂愁。「彼此相愛?」

「我這樣想。是的，我想他們是。」他慌亂的說：「梅林，她怎麽能做這種事?在他用心良苦的把她救出來之後!麥威的事，無人不知那兒出了什麽事!畢威，他怎能如此背叛國王?而王

后——竟有一個女人能忽視這樣的男人，這樣一個國王……我眞希望能使自己相信這不是眞的！可是我知道它是眞的！」他注視着我，眼睛仍因夢境而大張着。「梅林，我們該做些什麼？」

我緩緩的說：「現在我還沒法告訴你，但是盡可能把它拋在一邊吧。這是一種你無法與我共同承當的重擔。」

「你會告訴他嗎？」

「我是他的僕人。你認爲呢？」

他再咬咬唇，注視着火，但我知道這一同他什麼也沒看見。他的臉蒼白而扭曲着。我微微感到驚奇，顯然他對歌葳妮軟弱的譴責要甚於畢威的不忠。最後他說：「你怎麼告訴他這種事？」

「現在還不知道，時間會幫助我。」

他抬起頭。「你並不感到驚訝！」聽起來像是叱責。

「不。我想我知道，那晚他游水到麥威湖邊的行館時我就知道了。後來，她照料他……我記得她第一次到卡隆來結婚時，畢威是唯一不曾盯着她看的武士，她也沒看他。我想在他們從諾桑比亞到卡隆的旅途中，就已經有感情了，那甚至在她見到國王之前。」我又說：「你可以說在許多年前我就知道了，當他們還是男孩時，整天在一起，那時還沒有女人出現，可是女人一定會擾亂他們的生活。」

他突然站起身。「我要去睡了。」話說完就走了。

我獨自同到火焰中，立刻就看到他們了。他們站在我和亞瑟談過話的西翼平臺上。現在王宮已被黑夜包圍，但在繁星點點和一盞燈光的照耀下，我看到他們斜倚着玫瑰花壇的瓷磚。

他們像岩石般靜靜的站着，雙手緊緊交握，狂亂的凝視着對方。她的表情有點畏懼，頰上掛着淚珠；他有點煩擾不安，好像白色的陰影把他的精氣都給消磨殆盡了。不管什麼樣的愛攫住他們，那都是很殘酷的，而且我知道他們現在都還不願讓它勝過他們對某個人的忠誠。

我看着他們，憐憫他們，然後同到冒着烟的柴火上，讓他們擁有自己的隱私。



兩個月後國王同來了。他追上休爾，漂漂亮亮的打了一仗，燒了他的船，徵了稅，讓他有一陣子不好過。

在向北的旅程中，他接到斯翠塞的寇爾去世的消息，他是在床上靜靜死的。對寇爾來說，這眞是够安詳了，白天他還打了獵，晚上宴會吃得很晏，然後，當這不可避免的障礙在黎明襲擊他九十歲的軀體時，他就去了，周圍環繞着那些及時到他床邊的妻兒。他早已決定了繼承人，是次子渥兹衣德（長子早幾年打仗時就重傷成殘）。帶消息給亞瑟的信差也帶來了渥兹衣德友誼的保證。因此亞瑟在見到渥兹衣德，並和他商討他對休爾所持立場之前，不會有破壞友誼的行動。

他用不着如此小心。據說渥茲衣德在聽到休爾戰敗的消息後，在他父親不由自主怒吼時却高興的捧腹大笑，爲亞瑟的健康喝下一大杯麥酒。所以國王和厄金、艾克特一起到達巴頓，和渥茲衣德共處了九天，看到他加冕後才滿意的離開回南方來。他走東邊的路到艾梅，發現維爾人和撒克遜人的土地平靜無事，然後穿過平寧山峽回到卡隆。他在那停留了一個月，六月初回到嘉美樂宮的家。

現在我常常在火裏看到這一對戀人，在慾念和忠實間掙扎着。畢威不着痕跡的沉默着，王后眼睜得大大的，手很緊張。他們未再單獨出現，總有一些女侍坐在旁邊縫縫補補，再不就有衞士們騎着馬隨行。但他們常常和其他人保持一些距離，不時大膽的接觸對方，以尋求少許安慰。

他們日夜盼望亞瑟的歸來。畢威待國王回來他就能免於這種痛苦職務的煎熬；歌葳妮則懷着年輕寂寞婦女的預感，她畏懼她的丈夫，但又需仰賴他的保護與安慰，和他所給與的陪伴。

在他來看我以前，已經回宮裏十多天了。那是一個晴朗溫暖的六月早晨。天亮後我和往常一樣立刻起身，穿過屋後起伏的山頂。我獨自走着，在摩拉叫尼尼安吃早飯前，他通常不見踪影。我大概走了一個小時，腦海裏尋思着，不時停下來把計劃連在一塊，下斜坡的時候，我聽到馬蹄聲泰然自若的朝着我的方向來。不要問我怎麼知道那是亞瑟，每個人的蹄聲都很相像，那天也沒有任何預示，但忠愛的感覺要比異象更烈，我只是轉過身來等着他，在荆棘叢的遮蔽下，常常有些灰白的高地。荆棘遍佈在河谷邊緣，形成像土地般古老的荆棘區。站在上面，我看到他過來，

舒適地坐在漂亮的紅棕牝馬上，小獵狗——凱伯的繼任者，跟在脚邊。

他對我招手，把牝馬趕上斜坡，從鞍上滑下，帶着微笑和我打招呼。

「唔，你說對了。似乎我必須告訴你這一點！我想我根本不用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吧？你可曾想過，梅林，有個先知在事情發生前就知道所有經過是多乏味的事？我不但不能對你撒謊，甚至不能在事後對你吹牛。」

「很遺憾，不過我保證這回你的先知和其他人一樣等着你的消息。謝謝你送信來……你怎麼找到我的？到蘋果園去了嗎？」

「我本來要上那去，但是一個推牛車的傢伙——一個鋸木匠說，他看到你朝這來。你還要繼續走嗎？如果可以我倒想和你一塊走走。」

「好啊。我正打算往回路走……你的信很受歡迎，但我仍想聽第一手資料。想到老寇爾最後還是去了實在很怪，從我有記憶起，他就在達巴頓的懸崖峭壁間了。你想渥茲衣德能掌管自己的領地嗎？」

「對抗愛爾蘭人和撒克遜人，我想是足够了。他如何擊敗另外十七個人贏得王國就是另一回事。」他微笑着又說：「十六個，我想在我爲他剷除了休爾的羽翼後應是十六個。」

「算十五個吧。你不能把年幼的吉達思也算上，因爲他已到布雷那兒當書記了。」

「那倒是眞的。一個聰明的男孩，又老是跟着休爾。我猜布雷死後，他可能會被送到修道院

去。這也不錯，他和他哥哥一樣，從未對我有好感。」

「希望他的老師肯把文件交付給他。你該找個書記把那些事記下來。」

他揚揚眉。「這算什麼？先知的警示？」

「毫無關聯，只不過是突發的靈感。渥茲衣德和你站在一條線上了？他會背棄寇爾，向愛爾蘭王求援。」

「他還年輕，寇爾的勢力又大，那檔事已經結束了。我想他以後會很忠心。此刻的關鍵是他同意與厄金……」

他繼續告訴我過去幾個禮拜裏的重要事情，我們穿過低地慢慢往回走，牝馬緊跟身後，獵犬東嗅西嗅，在我們身邊奔跑打轉。

我聽他訴說時心裏在想，一切都很平靜。他愈來愈不需要和我諮商了，但少年時留下的習慣使他需要討論的機會（不只爲我，也是爲他自己）。事情的經過情形，和新建大廳的問題在在都需要人出主意。通常，在談了一兩個鐘頭後，我會提供一些意見，不過有時也什麼都不說，考慮衡量一下，這些問題就解決了。然後他會突然站起來，伸伸腰，向我道別離開，這種情形其他人或許覺得奇怪，但我們却覺得再自然不過。從前我是棵強壯的樹，老鷹可以在上面棲息沉思，但現在橡樹開始衰老了，要多久小樹苗才能像他一般高壯呢？

他的話嘎然而止。我的思想似乎傳送給了他，他深深的注視我，眼裏帶着困惑。「現在，談

談你吧。這幾週在做些什麼？你看來有點疲倦，病了嗎？」

「沒有。我的健康不勞你煩心。」

「我不時想起上次見到你的情形。你說是——」他猶豫了一下，「——是你的助手『看到』休爾和他的黨羽刼掠的情形。」

「你是指尼尼安。不錯，是他看到的。」

「而你自己什麼都沒看到？」

「是的，」我說：「什麼都沒看到。」

「你是這樣告訴我，但我仍覺得奇怪，你不覺得嗎？」

「我也有。但如果你還記得，那天我身體不太好，可能是受了寒尚未復原。」

「他和你在一起——有多久了？」

「九月來的。很快就學會了，嗄？已經有九個月了？」

「你把所有的知識都教給他了？」

我笑了。「差不多。我教了他不少東西。你絕不會缺少先知的，亞瑟。」

他並沒有因我的話而微笑，看來反而有點困擾。他走過堅硬的草地，牝馬的鼻端觸着他的肩膀，獵狗在前面奔跑。香氣四溢的黃色金雀花觸目可見，小小的藍蝴蝶被它們吸引得滿天飛舞，帶着腥紅光澤的瓢蟲也被薰得暈陶陶。牠們雀躍地鼓動着翅膀停在金雀花叢上，有如荊棘開出了

草莓。

亞瑟沉默地停下脚步，皺眉思索着什麽。然後走過來，顯然已做了決定。「你信任他嗎？」

「尼尼安？當然。爲什麽不？」

「你對他知道多少？」

「該曉得的都曉得了，」我有點不高興地說。「我對你說過他怎麽到我這來的。那時我相信他，現在依然如此，神把我們連在一塊。我不可能找到一個更聰慧的學生，我教的每一樣技巧，他都熱心的學習。不用催促他，反而要時時告誡他別太性急。」我看看他。「怎麽？我以爲你已看到他天份的證據。他所見到的與事實完全吻合。」

「哦，我並不懷疑他的天份。」他冷淡地說。我注意到他微微強調了最後一個詞。

「那麽是什麽？你想說什麽？」連我自已都被話中的冷肅嚇了一跳。

他急忙說：「抱歉，梅林。但我一定得說。我懷疑他對你的企圖。」

雖然他已暗示在先，我仍然震驚不已。我覺得體內的血往下流，我停下脚步面對他。身邊充滿濃烈芳甜的金雀花香。暗紅的牝馬低下頭吃了一口草，我毫無感覺的看着百里香、酢醬草，和一堆堆的牛毛草。

我非常生氣，但不該對亞瑟。過了好一會，我才平靜的開口：「不管你要說什麽，最好現在就說。尼尼安並不只是我的助手，他可以說是第二個我。如果我是你的部屬，亞瑟，我死後他將是另一個。不管你是否喜歡他。爲什麽你不喜歡他？你甚至根本不認識他！你也一定要接納他。我不可能長生不死，他又有法力。他早已有法力了，而且還會增長。」

「我知道，那就是困擾我的原因。」他再次避開我的注視。我不清楚是否是因爲他無法面對我。「你不明白嗎，梅林？他有法力，他也能見到異象，而你却没看到。你說你累了，病了。但你的神什麽時候顧慮過這一點？這並非普通的『看』，也不是正常狀況下你該失去的。因爲它，在寇爾死前我就到了雷其國的邊界，設法支持渥茲衣德，不讓神看到那些敵對的王子間有多少紛爭。爲什麽你没見到異象呢？」

「我還得重複嗎？我——」

「對，你病了。爲什麽？」

我没回答。微風從低地吹來，帶着蜂蜜味；原本寂靜的草開始抖動。牝馬急切地吃着草，獵狗回到主人的脚邊坐下，舌頭伸了出來。亞瑟移動一下身軀又開口，但我搶先了一步。

「你在說些什麽？……不，先別回答，我很清楚你要說什麽。你認爲我被這個不知底細的男孩騙了，變得糊里糊塗，把所有藥物的秘密都洩漏給他，還教他法術，而現在他打算代替我的位置，謀取我的權力。他脫不了用我的藥害我的嫌疑。你是暗示這個，對不對？」

他的唇邊綻出了一抹微笑，但並未使他嚴肅的面容緩和下來。「你從没被牽扯進野心的謀略中，對不？」

「我從未隱藏眞相，尤其是對你。」

「但是，親愛的，你不可能見到所有的眞相。」

由於某些因素，我不由自主的覺得這極爲溫柔的同答含着不祥的徵兆。我皺起眉望着他。「我樂意接受這句話。不能因爲一點疑心我就這樣想，除非你知道一些尼尼安的事而我並不知道。如果那樣，你爲何不告訴我，讓我來評斷它的重要性呢？」

「很好。但——」他的神情突然轉變，使我轉身順着他的目光往下看，他的目光越過我，看着我身後的低地，小河邊的河谷上種滿樺樹和楊柳，玫瑰後的綠色小山遮蔽着蘋果園。在低垂的楊柳間，我瞥到一抹藍，那是尼尼安，他一定早就上來了，蹲在河邊撿拾什麽。他站起身，我看到他手中都是植物。那裏種着水菫，金鳳花裏還雜着野薄荷。他在那站了一會，好像在把手裏的植物分類，然後躍過小河，跑上稍遠的斜坡，藍色的斗篷在身後飄動着彷彿船帆。

「怎麽？」我問。

「我正要說，我們下去吧。我們必須談談，在那談要比面對面站在山頂上舒服多了。梅林，你知道，你仍讓我失去鎭定，即使我知道自己是對的。」

「那可不是我的本意，我們下去吧。」

他用力把牝馬的頭拉離草地，往山下河邊的小樹林走去。裏面大多是樺樹，偶而可看到一些赤楊蔓延到荆棘和忍冬上。一棵新砍的樺樹橫在地上，銀白的樹皮極爲潔淨。亞瑟鬆開了馬銜的

扣環，把韁繩繫在一棵小樹上，讓拖任意的吃草，同來和我一塊坐在樺樹墩上。

他單刀直入的說：「尼尼安可曾告訴你他的家世，他的家庭？」

「沒有，我從沒勉強他說。我猜他出身微賤，再不就是私生子，他的擧止相貌都不像農夫。但是我們都很明白這種問題極不受歡迎。」

「我沒有你的顧忌。自從那天和你一起在蘋果園遇見他後，我就對他好奇。因此同家後我向人打聽他。」

「發現了什麽？」

「足够知道他從一開始就欺騙了你。」他用拳擊膝，突然瘋狂的大聲說：「梅林，梅林，你竟如此盲目嗎？我發誓沒有一個人甘心如此受騙，要不是我了解你……即使現在，幾分鐘以前，看着他從河邊下去，你也瞧不出什麽嗎？」

「我應該看出什麽？我想他是在採集赤楊樹皮。他知道我們需要很多，你可以看到他從樹上剝下的痕跡。他還採了水菫。」

「你看？你的眼睛對那些是明察秋毫，但却看不出世上其他人看得出的地方——如果不是待會，就在白天時看着他！我想在花園裏的頭幾分鐘，你告訴我那個『眞實的夢境』，我問了幾個問題後，就知道那是事實。剛才我們看到同一個人跑上山，你看到的是拿着水菫的男孩，但我看到的却是女孩。」

在他說的時候我還不明白他要告訴我什麽，等他說到一半時，這却像件已知的事實。閃電前的悶熱，閃電後的沉寂，充塞在空氣中。擁有神力的魔法師竟未發覺，這個年輕人是由女人化粧的，竟然沒有立刻看出來！那是眞的，只有在震驚、遲鈍的情況下，我才這麽容易被欺騙。尼尼安，霧中模糊的身影，是這樣像那個死去的男孩，使我和她打招呼，把「男孩」和「尼尼安」這些名詞加在她身上，她甚至沒有時間反駁。告訴她我是梅林，贈與她神力和法術，這些贈與是另一個女孩——瑪佳絲那個女巫試着向我索取却失敗的，而我却急急忙忙地把它們給了這陌生人。

毫無疑問她有時間去思考，把瑣事安排好，剪掉長髮、改變衣着，在來蘋果園前鼓足勇氣。她婉謝住在正屋裏，喜歡用走廊外的另一個樓梯進出房間，對摩拉毫無興趣，但兩人却處得非常融洽。這麽說，摩拉早就知道了。其它事在我腦中囘轉，我把這些想法趕到一邊。她向我學習的速度，忍受神力離去後的痛苦，帶着驚懼的心理很快接受、了解它，最後則是滿心歡喜。嚴肅、溫柔的表情，祈禱時小心翼翼的動作，顯然都是經過控制的。當我微帶譴責的說女人騷擾了男人的生活時，她離開的方式。對一段毫無好處的畸戀，她迅速責備歌葳妮，而不叱責畢威。我很快想起觸摸她黑髮的感覺，她臉部柔和的骨架，注視爐火的灰眼，這種困擾的愛曾煩擾我，現在我再不用煩心了。這種心理一如陽光穿過樺樹叢，照在灌木林中被人遺忘的風信子上，多年以前，一個女孩曾給過我愛情，但却因我的退縮而嘲笑我，這囘嫉妒之神不會再挿入我們中間了。我終於能將自己殘餘的力量、努力的成果與光耀給他人了。我曾害怕這種讓位，吝於給予，現在它不

再是一種損失，而是一種嶄新的喜悅。

我重新囘到陽光普照的樺樹林和枯萎的風信子中，發現亞瑟凝視着我。

「你看來一點也不驚奇。你已經看出來了嗎？」

「沒有。但我應該看得出，並不是因爲你所見的女性特徵，而是出於我的感覺……現在我已經感覺到了。」我因他的表情而微笑。「哦，不錯，你喜歡的話可以叫我老笨蛋。可是現在我確定我的神是很慈悲的。」

「因爲你自認愛這女孩子。」

「是的。」

「我想你是個聰明人。」他說。

「因爲我是個聰明人，我太了解愛是不可否認的。現在想補救是太晚了，亞瑟。事情發生以後再想補救都太晚了。現在事情已經發生，別挿嘴，聽我說。一切都很清楚了，所有我曾說出的預言，痛苦看見的未來……現在我看到它們向我逼近，痛苦已經消失了。我常說預言是一把雙鋒的利劍，神的態度是模稜兩可的，祂們的威迫，一如祂們對財富的承諾，都可以交付給人們。」

我抬起頭，透過微微晃動的樹叢往上看。「我以前對你說過我曾看見自己生命的盡頭。我曾有一個夢境，火焰中的異象。我看到威爾斯山坡的洞穴，一個酷似我母親叫妮妮安的女孩，和一個像我父親的年輕王子並肩躺着。經由異象我又看到灰髮的自己，和一個有烏黑秀髮閉着眼的年輕女

孩，我想她也叫妮妮安。她應該是。就是她，你懂嗎？如果她在我的死亡中扮演任何角色，那眞是太仁慈了。」

他猛地站起身，嚇得在一旁打轉的獵狗跳了開去，聳起脊背看看周圍是否有危險。亞瑟走開幾步，又踱回來站在我面前。他用右拳重擊左掌，動作如此猛烈，使遠處的牝馬豎起耳朵戰慄不已的停止了吃草。「你怎能讓我坐在這聽你說死後的情形？有一回你說你會活着在一座墳墓裏，你猜那是在梅汀山。我想現在你大概打算請求我讓你回那去，好讓這個——這個女巫把你埋在那兒！」

「不完全正確。你不明白——」

「我跟你一樣清楚，而且我想我知道的更多！你忘了瑪佳絲的詛咒嗎？你的下場是敗在女人的法術上？母后伊格蓮是怎麼對你說的？你曾告訴我她所說的話。如果康瓦耳的葛樂斯死了，她會日夜祈求衆神使你因女人的背叛而死。」

「怎麼？」我說：「我不是已被引誘，被背叛了嗎？不過如此而已。」

「你如此確定嗎？原諒我再次提醒你，你不了解女人。想想瑪佳絲。她千方百計說服你敎她法術，你拒絕後，她用其它方法奪權……這個方法我們都很清楚。現在這女孩在瑪佳絲失敗之處成功了。告訴我，如果她以本來面目，一個女人的身份出現，你是否會接納她，把法術敎她？」

「我不知道，也許不會。但關鍵在於她並沒那樣做。首先，欺騙並非她的錯，我的錯誤強迫

她如此做，而這樁錯誤又是出於我意外遇到並喜愛那已溺斃名叫尼尼安的男孩。如果你還看不出是神在操縱這件事，我很遺憾。」

「好，好——」口氣很不耐煩，「——但你剛才說神是模稜兩可的，現在你覺得是種喜悅，也許它就是你曾畏懼的死亡。」

「不，」我說：「你必須用另一種態度來看它。一種長期畏懼的命運，最後會證明像這樣的『背叛』是仁慈的。我一直夢到自己會活活的被埋在黑暗的墓中，或許就是這種情形。但不管它是什麼，我都無法避免。該來的總會來。神選擇時間和方式。這麼多年了，如果我還不信任祂，那才眞是個笨蛋呢。」

「這麼說，回去以後你仍讓她留在你身邊，繼續敎她法術？」

「完全正確。現在我根本無法停止。我已經在她身上播下了法力的種子，就像樹必會成長、小孩一定會生出來一樣，我無力阻止。其它的種子也已經播下去了，不管是好是壞。我眞心喜愛她，即使她比女巫壞上十倍，我也只能因此感謝神，而比以往更加接納她。」

「看到你被傷害我會受不了。」

「她不會傷害我。」

「如果她傷害了，」他平靜的說：「不管她是不是女巫，是不是你的愛人，我都要讓她得到應有的懲罰。唔，看來不必再說什麼了。我們最好回去。籃子看來很重，我幫你提。」

「不，等一等，還有一件事。」

「什麼?」

我仍坐在樺樹墩上，他挺直地站在我面前。在線條優美的樺樹枝和微風中晃動的葉片下，他看來又高又壯，肩膀、腰帶和劍柄的寶石閃爍着無與倫比的光芒。他看來並不年輕，但却充滿生命的華采：一個正值盛年的男人；一個衆王的領袖。他的表情從容不迫，看不出我講完後，他會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

我緩緩地說：「既然我們已經談了最後的結果，還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那是另一個異象，告訴你是我的職責。我看到一些事，不只一次，而是許多次。你的至友畢威，和王后歌葳妮彼此相愛。」

說這些話時，我故意避開目光不注視他，不想看這令人痛心的打擊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我想我曾預期憤怒、猛烈的爆發、毫無保留的驚奇和瘋狂的不信任。然而襲向我的却是一片靜默，靜得最後使我不得不抬起頭來，他的臉上既無憤怒也無驚奇，而是一種力持的鎮靜，只有憐憫、遺憾的表情。

我不太相信的問：「你知道了?」

「是的，」他相當簡潔的回答，「我知道。」當我窮於尋找話語時，有一陣停頓。他微微笑着，笑容裏失去了年輕與活力，反而蘊含着無比的智慧。人類要比我想像的更純潔高貴。「我並

沒見到異象，梅林，但我看得到眼前的事。難道你還以爲那些猜測、說閒話的人，不會苦口婆心的勸告我嗎?我覺得唯一未以言語表情暗示我的是畢威和王后自己。」

「你知道多久了?」

「麥威的事發生以後就曉得了。」

我從未料想到。他對王后的仁慈態度，她的如釋重負和快樂，什麼都沒使我想到。「那麼你到北方去時，爲何留下畢威保護她?」

「讓他們擁有一些回憶，不管多少都好。」太陽直射他的雙眼，使他皺了皺眉。他緩緩開口說：「你剛說過愛是無法駕馭或阻止的。如果他明知愛將使他步向死亡，而他仍準備接受它；那麼知道它不會損害友誼或忠誠時，我應該更能接受它吧?」

「你相信它不會損害?」

「爲什麼不信?你告訴我的其它事都是眞的。回想一下你對我的婚姻所做的預言，當畢威和我還是小孩時，你就在綠寺看到了『白色的陰影』，葛葳芙會吸引我們倆。那時你曾說它不會損傷我們彼此之間的忠誠。」

「我記得。」

「很好。當我第一次打算和葛葳芙結婚時，你警告我這樁婚事可能對我不利。那小女孩會『不利』?」他笑了，並沒有高興的成份。「唔，現在我們都曉得這個預言的眞相了。我們現在已

看到了陰影，看到它落在畢威和我的生活中。但如果它不會破壞我們彼此之間的忠誠，你要讓我做什麽？我必須給畢威他應得的信任和自由。我像雞舍裏的公雞，是個除了妻子和床外毫無東西可令人嫉妬的佃農嗎？不，我是國王，生活也得像個國王；她是王后，又沒有子女，因此她的婚姻生活必定不同於一般婦女。要她一年年的獨守空閨嗎？要她散步、騎馬、吃飯都無人陪伴嗎？她還年輕，有女人的需要，需要陪伴和愛。梅林，日日夜夜國事要我離開宮廷時，她需要一個男人來陪伴，我難道不該感謝那是畢威嗎？你又能要我做什麽，說什麽呢？不管我對畢威說什麽，都會剷除我們之間的信任，對已經發生的事也無任何助益。你告訴我，愛是不能被否決的。因此我保持緘默，你也必須如此，如此忠誠和友誼才不致殘缺。同時我們該相信她的不育反倒是一件好事。」他又露出微笑。「顯然神以錯綜的手法爲我們安排，對不？」

我站起身。樺樹移動着，太陽傾洩而下。河水的光芒刺痛了我的眼，它不停地奔流着。

我平靜地說：「你知道嗎？這是最大的樂事。你再也不需我的支持或參謀了。以後若需要任何預言或警告，你仍可在蘋果園找到。至於我，讓你的僕人安安靜靜的去吧，回到我的家，我的小山，和在那等待我的一切。」我把籃子交給他。「但同時，你是否願和我一塊回蘋果園去看看她？」

10

回到蘋果園，園裏像被廢棄般寂靜。時間仍然很早。維洛還沒來工作，我曾遠遠的看到摩拉挽着菜籃朝村裏的市場走去。

牝馬知道往馬廐的路，在牠身側一拍，牠就自己跑了過去。我們進了屋裏，女孩在那，坐在窗邊常坐的凳子上看書。身邊不遠的石臺上，有一隻駒鳥，正吃着她洒在那的麵包屑。

她必定聽到了馬蹄聲，而以爲不是我今早用騎馬代替了散步，就是宮裏派來了一個早到的信差。顯然她並未料到國王會親自來。當我進入房間時，她抬起頭，帶着笑向我說早安，然後才看到我身後亞瑟的身影，連忙站起身，用手捲起書。「我該離開讓你們談話，是不？」她說着慢慢轉身打算走開。

我想警告她。「尼尼安——」我開口，但這時亞瑟迅速的經過我身邊進了屋子，在往內室的門邊停下，盯着她的臉。

我當然也注視着她。

現在我知道了，奇怪以前竟沒看出來。就十八歲的年紀看，那不可能是個男人的臉，一個未成年的十八歲男孩或許會有那樣平滑的雙頰和可愛的唇；在寬鬆的衣衫下，她的身軀如男孩般頎

長，但手却不可能是個年輕男孩的；細長的腿也不像。我只能想是尼尼安那男孩留給我的印象使我盲目的將他十六歲的影像烙在心裏，我渴望擁有他的強烈慾望使我再造了他，先是在湖邊模糊的鬼魅，然後是在這女孩身上，這樣靠近我；看得這樣清楚，經過如此漫長的時光都沒發現。或許（我想），她曾用了一些我教她的法術來對抗我，使我看不出來——如此方能留在我身邊，直到目的達成。

她像根竿子般直直地站着，面對我們。我想她不須借助法術即可知曉我們已明白了。灰眼注視了一下我，然後又面對國王。

接下發生的事很難描述。安靜平凡的房間裏，充塞着夏日清晨的氣息和聲音：芳香的荼靡、早開的玫瑰，和她種在窗外的紫蘿蘭香；昨晚木頭的餘燼（夜晚仍然很冷，她堅持在我坐的地方生個火）；駒鳥飛上外頭的蘋果枝時，唱着甜美的歌聲。對任何一個感覺平常的人來說，這只是一個夏日的房間，沒有任何人獸經過，只有三個人，在一陣沉默的停頓中。

但我却覺得觸碰皮膚的空氣似乎混雜着什麽，就像閃電時的雨水。我覺得毛骨悚然，汗毛根根豎立，我的頸子像聽到雷聲的狗頸毛般激動起來。我没意識到自己的移動，國王和尼尼安似乎也未注意到。她嚴肅的看着他，並不害怕，如果我不是像岸邊的岩石被海潮沖洗般的被可怕的感覺襲遍全身的話，我可能認爲她毫不好奇也毫無所動。她的灰眼迎向他，黑色的眼睛反瞪回去，我能感覺到他們目光相觸時爆出的火花，幾使空氣爲之振動。

他點點頭，伸手解下斗篷。我看到她的嘴角隱約露出微笑。一切都過去了。爲了我，他接納了她；爲了我，她願忍受考驗。屋裏的氣氛緩和下來，我說：「給我。」從他手上接過斗篷放在椅上。

女孩說：「要我拿早餐來嗎？摩拉早就準備好了，可是你回來得太晚，所以她到市場去了。她說如果不早些去，好東西都會被搶走了。」

她走開了。大托盤早已放在桌上，我們坐了下來。她拿着麵包、一罐蜂蜜、一壺牛奶和蜂蜜酒回來，把蜂蜜酒放在國王手邊，然後一言不發地在我對面平常的位子上坐下。她一直没再注視我。當我爲她倒牛奶時，她向我道謝，但眼簾抬都没抬。然後就把蜂蜜塗在麵包上，開始用餐。

「你的名字，」國王說：「是叫妮妮安嗎？」

「是的，」她回答：「不過人們通常叫我妮蜜。」

「你父母呢？」

「我父親叫戴納斯。」

「哦，河島的國王？」

「從前是。他已經過世了。」

「我知道維洛康尼之役他和我並肩作戰。你爲什麽離開家？」

「我被送到鏡湖島服侍女祭司。那是我父親的願望。」她又笑了一下。「家母是基督徒，臨

終時要求父親承諾送我到那去，我知道她希望我能在那的教堂爲主服務。那時我只有六歲，但他答應了她。他從未信服過所謂的『新上帝』，他是米勒斯的入室信徒——我的祖父在安布勞希時代就帶他去那兒。因此當他實踐諾言的時刻來臨時，他確實帶我去了鏡湖島，只是服務的對象變成了女神，就在烽火臺下的聖廟。」

「原來如此。」

我也恍然大悟。身爲聖廟的使女，亞瑟在卡奎、卡隆大捷後舉行的謝神儀式她必在場。或許她曾經看到國王身邊的我。她一定也很清楚自己想要靠近王子魔法師，學習任何法術，都是渺茫的。後來，在那個濃霧瀰漫的夜晚，我把希望帶給她。想抓住它得有勇氣，神知道她的勇氣有多大。

國王仍在質問。「你想學習法術，爲什麽？」

「陛下，我無法說出原因。歌唱家剛開始爲什麽要學音樂？鳥爲什麽想在空中飛翔？一到島上，我就發現了法術的跡象，把她們教我的都學會了，但仍嫌不足。然後有一天我看到……」她第一次猶豫起來。「我在聖廟中見到梅林。你會想起那一天的。稍後，我聽說他住在蘋果園。我想，如果我是個男孩，我可以到他那去。以他的睿智必能感覺出我血液中的法力，並教導我。」

「哦，不錯。那天我們感謝神賜予我們勝利。但如果當時你在場，第一次在這看到我你爲什麽沒認出來？」

她的臉紅了起來，初次避開他的注視。「我沒看你，陛下。我說了，我在看梅林。」

周遭突然靜了下來。一隻手劃過豎琴絃，發出刺耳的聲音。亞瑟的嘴張了又閉，臉上湧出開朗的笑容，笑了起來。她盯着桌面，事實上却什麽也沒看。他有趣的注視了我一眼，喝光杯裏的酒，坐回椅子上。聲音並無改變，但其中挑釁的意味已消失了。他收回了武器。

「但你曉得梅林不可能收你當徒弟，即使女祭司答應讓你離開也不可能。」

「是的，我知道，我是沒有希望。但儀式以後，我和那些婦女們更無法融洽相處了。她們似乎，唔，如此滿足於一些小小的法術和祈禱，而心甘情願地留在那，總是回溯充滿傳奇色彩的過去……很難說得透徹。如果一個人身體裏燃燒着對自由的渴望，他就會明白。」說完眼光直視着他，彼此互不相讓。「你一定了解的。我就像未出生的小鷄般，急撞蛋殼，希望能到外面去。我能獲准離開島上的唯一方法是有人願娶我，可是我不願那樣離開，家父也不會讓我那樣離開。」

他迅速的點頭，帶着同意，或許還有幾分了解的意味。「後來呢？」

「想找時間獨處都很不容易。我時時留意，等待機會，有幾次偷偷溜出去，只爲了想自己的事，和綠水長空爲伴……然後，在歌葳妮王后失踪的那晚，整個島喧騰不已，我——我只想到這是我出去的大好時機，根本沒想到王后失踪那回事……在湖邊有艘我常借用的船，我就用它離開了。我很清楚大霧裏沒人會看到我。後來梅林沿着湖邊的路過來，對我說話。」她停了一下。「我想剩下的你都知道了。」

「嗯，所以當機運——如果你是梅林的弟子，你會說神——使梅林把你誤認成那個叫尼尼安的男孩，叫你來跟他學習，你就爲自己再創了一個機運。」

她低下頭。「他剛開始說話時，我被弄糊塗了。那就像個夢。後來我才明白怎麼囘事，他誤把我當成他認識的某個男孩。」

「最後你是怎麼離開聖廟的？你對女祭司怎麼說？」

「我說我奉命做更崇高的服務。我並沒解釋，我讓她認爲我是囘家。我想她是以爲我囘河島去了，或許以爲我會和表哥結婚，他現在是那兒的國王。她沒問，根本也沒阻止我。」

當然不會，我在心裏想，那個專制的女人會很高興把一個可能勝過她的人給擺脫了。在那些披白袍的女孩中，這個年輕的女法師必定如白亞麻堆中的鑽石一般光彩奪目。

身後的駒鳥飛回窗台的棲息處，開始唱起歌來。我懷疑妮蜜和亞瑟是否聽得到。他的問題改變了方向：「你需要借助火光來看異象嗎？或者你能和梅林一樣，在小小的露珠中就看得到？」

「關於休爾的異象就是在露珠中看到的。」

「那是一個眞實的異象。這麼說，顯然你早已有法力了。唔，這兒沒有火，但你是否願爲我再找找，告訴我未來是否有任何警告？」

「在命令下我什麼也看不到。」

我咬咬唇。那就像我年輕時的聲音，信心十足而帶點自大。他也聽出來了，嚴肅地說：「抱

歉，我早該想到的。」

他站起身，伸手拿我擱在椅上的斗篷。當她匆忙地幫他拿時，鎭靜中微帶點不自在。他向我道別，但我幾乎聽不見，我的泰然自若已瀕於崩潰了。我，一個從不迷惑的人，竟沒有時間想我該說些什麼。

國王已到了走廊。太陽把他的影子投射在我們中間。凱力奔劍柄的翡翠在陽光下熠熠生光。

「亞瑟王！」妮蜜突然叫。

他轉過身。即使他發覺了她聲調中的強橫，也沒顯示出來。

她說：「如果你妹妹瑪姬絲到嘉美樂宮來，把你的劍藏好，小心叛變。」

他極爲震驚，過了一會才嚴厲的說：「這是什麼意思？」

她遲疑了，對自己突然冒出的話也很訝異。掌心向上，雙手一攤，做了個類似聳肩的動作。

「我不知道。就是這些，很抱歉。」

「嗯……」亞瑟說着看看我，揚揚眉，然後聳聳肩出去了。

剩下的是一片寂靜，曳地罩袍窸窸窣窣地進了房間，到了放着早餐的桌邊。

「妮蜜。」我叫。

她看着我，我看得出她雖毫無懼色的面對亞瑟，卻怕接觸我的目光。我對她微笑，令我驚異的是她灰色的眼中滿是淚水。

她握住我伸出的雙手，一切盡在不言中。我們沒有聽到國王的馬下山，也沒聽到稍後摩拉由市場同來，發現早餐絲毫未動的叫聲。

第四部 梅汀山

就這樣，在走向生命的盡頭時，我找到了一個新的起點。對我們倆充滿了愛的新起點。我沒有任何技巧；她在孩提時即宣誓做湖中女神的使女，也從未想過愛情的來臨。但我們擁有的是那麽豐沛。她雖比我年輕很多，看來却快樂而滿足；而我，自稱年老昏憒的老笨蛋，智慧得被嘲諷所制，却也深知自己什麽都不是。我和妮蜜間的相屬要比任何青年時期成婚的佳偶更強烈。我們是一體的，彼此是對方的一部分，正如黑夜和白天、黑暗和黎明、太陽和陰影般密不可分。當我們一起躺下時，我們就躺在生命的邊緣，不同的融合產生新的實體，不是肉體而是精神上的，思想不斷的交流，一如肉體的歡愉。

我們並沒結婚。現在同想起來，我懷疑我們倆是否曾想過以此方法鞏固我們的關係，該用什麽儀式，能期待多迅速的相屬都並不明顯。隨着那個甜美夏季的流逝，我們發現彼此愈來愈接近了，好像進入一種通常的模式：我們會在清晨醒來時，知道共享了一個夢境；夜晚相聚時互悉對

方在白天做了什麽。我也確信我們都隱藏了心裏逐日增加的歡愉，我看她像雛鳥般展着法力的羽翼，初次感受在空中稱雄的滋味，她也能以愛代替憐憫，同時意識到我的法力已漸漸消退，離我而去。

六月飛快的過去，酷熱的炎夏來臨。布穀鳥隱入叢林，繡線菊散發着濃郁的香氣，蜜蜂整天在藍色的琉璃苣和薰衣草間忙着採蜜。妮蜜要維洛把馬鞍放在栗馬上——這是亞瑟送她的禮物，然後向我吻別騎着馬朝湖邊走去。當然現在人人皆知女祭司從前的使女和梅林一塊住在蘋果園。揣測和閒言閒語是免不了的，有些還充滿惡意的中傷，我確信所有的人都驚異那種將年輕、可愛的女孩帶到年老魔法師床畔的力量。但國王公開的宣佈，和更豐富的禮物與拜訪，顯示我們的關係已獲認可，因此即使是聖廟的女祭司也不敢給妮蜜吃閉門羹，反而相當歡迎她，希望聖廟可以獲得梅林一些秘密法術，這是妮蜜覺得有趣地告訴我的。妮蜜自己不常離開蘋果園到島上或嘉美樂宮去，但她即使在頭幾個月中因法力而快慰不已，或像新娘般向她的使女同事炫耀也並無可責怪，因此我想妮蜜一定很渴望探訪她的使女朋友。她尚未單獨去過嘉美樂宮，我猜她未說出的原因是，縱然有國王的支持，她仍懷疑自己在那會面臨的待遇。但她曾回鏡湖島三次，這回她說要去看看聖井旁邊移植花木生長的情形，在薄暮時會回來。看她離開後，我檢查了一下藥箱，戴上防晒的草帽，上山去拜訪一位剛發過病的婦人。我高高興興地騎着馬，天氣晴朗但很涼爽，雲雀的歌聲像清澈的溪流般從空中傳來。到了山頂，我沿着兩旁開滿金雀花的山徑往前走，一羣金翅

雀展翼飛向一片高大的薊樹林，發出甜美哀怨的叫聲，撒克遜人稱之爲「魔咒」。微風中充滿百里香的氣息。

我只記得這些。後來——似乎是在突然之間，周圍一片漆黑，星星也出來了，閃着晶瑩的亮光，你可以感覺到它刺激你的眼睛和腦海。我平躺在草地上，注視着它們。金雀花叢包圍着我，扭曲而無光澤，慢慢的知覺像從遠處回來，我感到它們刺痛了我的手。露珠閃爍着星光，周遭一片寧靜，宇宙像停止了生息。在黑高的天空上，一個光點愈變愈大，照亮了黑暗。和這團亮光相比，小星星就如同天然磁石上的金屬粒子，又彷彿一窩飛進蜂巢裏的蜜蜂，它們四散奔竄，最後一點亮光都沒有了。我的眼花了，沒法動彈，只能躺在那兒，似乎孤獨的在地球的盡頭看星星。然後，一陣無法忍受的光亮像塊燃燒的木頭慢慢飛越天空，從最高點落到地球的邊緣，拖着一長串光，形狀彷彿巨龍。

我聽到有人叫：「龍！龍！看龍落在那兒！」稍後我才意識到那是自己的聲音。

隨後是燈光、無數的手，和妮蜜蒼白的臉，維洛跟着她，還有一個年輕人，我依稀認出他是在山下照看羊羣的孩子。嘈雜的聲音：「他死了嗎？」「沒有，快過來，給他蓋上毯子。他渾身冰冷。」「他死了，夫人。」「不！他不會死！我絕不相信！照我說的做！」瘋狂的叫喚：「梅林，梅林！」一個男人恐怖的聲音：「誰去報告國王？」

跳過一段時間。我的床，浸了藥的熱酒，另一長段空白，這回是無終止的睡眠。

現在我們到了敍述中最難說的都分。不論帶着龍尾降落的彗星是否象徵著梅林無窮法力的消失，我自己在日後同想起來却深知的確如此，我不敢確定記憶是眞實的，或只是夢境。事情發生在有妮蜜相伴的那年。同首過去，景物就像乘船般飛掠而逝，模糊而交叠，當槳划擊平鏡般的水面時又碎裂了。又彷彿臨睡前，腦海中翻騰着幕幕情景，眞實的記憶有如夢境，虛幻的夢境又如記憶般眞實。

只須閉上眼即可看到蘋果園，陽光下它是那麽聖潔，老樹覆着銀白的厚蘚，綠色的水果慢慢成熟，鮮亮如燈火，園中的薰衣草、鼠尾草和芳香的茶蘼，氣味濃烈。塔後的小山全是荆棘樹，有些稀奇古怪的荆棘在冬天還會開出帶指甲形雄蕊的小花。叫妮蜜的女孩第一次含羞的出現在門口，身後映着燈，飄忽的身影就像那個可能成爲大法師的溺斃男孩。那個「叫尼尼安的男孩」，仍常在我記憶之中出現，身邊伴着在陽光下坐在我脚邊的纖瘦女孩。

我在山頂發病約一星期後，大半時間都坐在園中的曲木椅上。並非因爲虛弱，而是妮蜜的堅持，並且我也需要時間來思考。

一天傍晚，在温暖的薄暮時分，我喚她到身邊。她舒服地坐在我脚邊的老位子靠墊上，頭枕着我的膝，我用手撫摸着她濃密的秀髮，現在她的頭髮已長長了。每天我都在奇怪自己竟老眼昏花得看不出她身體的曲線和喉嚨、腰、額的柔和線條。

「這一個禮拜你很忙。」

「是的，」她說：「忙家庭主婦的工作。剪割藥草、分類晒乾。」

「都做完了嗎？」

「差不多了。怎麽？」

「你忙得不可開交時我都很閒，不過我一直在想。」

「想什麽？」

「其他的事，比方說，梅汀山。你從沒去過那兒。所以在夏天結束前，我想我們必須離開蘋果園，你和我——」

「離開蘋果園？」她坐直身子，困惑地抬頭看我。「你是說再同梅汀山住……我們倆住在那？」

我笑了。「不，我還沒看到那種情形，你呢？」

她又靠同我膝上，低着頭。沉默了一會，低沉地說：「我不知道。我連一眼都沒看見。但你會說過你會死在那兒。你是這個意思嗎？」

我再伸手撫摸她的頭髮。「我知道我說過事情會在那發生，但目前尚無徵兆。我覺得很好，比前幾個月更健康。但你這樣想：當我的生命終結時，你的生命必須開始。爲那將會發生的事，有一天你必須像我所做的一樣，進入創造奇景的水晶洞窟，你知道它，我們以前談過。」

「是的，我知道。」聽起來並不專心。

「好，」我愉快的說：「我們要去梅汀山，不過是在我們旅程的終點。在到那之前我們要到處旅行，看許多地方、許多事物。我要你去看我生命中經過的地方，和我曾看過的事物。我已經告訴你許多事了，現在你必須去看我所能給你看的一切。明白了嗎？」

「或許吧。你要把你生命中的全都給我，用它來創造我的生命。」

「完全正確。對你，這些石頭能建立你所須的生活；對我，它們是冠冕和收穫。」

「我什麼時候能擁有它們？」她輕聲問。

「我們再看看就知道了。」我喜悅地再度撫弄她的頭髮。「別那麼悲觀，孩子，放輕鬆點。這是一段蜜月旅行，不是送殯。我們的旅行或許會有結果，但我們應該歡欣的享受，這是可以確定的。計劃在我腦海裏已經很久了，並非這次發病使我突然想到的。在蘋果園我們很快樂，毫無疑問，歸來時仍會很快樂，但年復一年的蟄伏在這兒，你嫌太年輕了。所以我們要去遊歷一番。我覺得眞正的目的只是讓你看那些我知道而深愛的地方，其他嚴肅的理由都不足掩飾它們。」

她坐起身，神色平靜多了。眼睛閃閃發光，她是年輕的。「一種朝聖似的旅行？」

「可以這麼說。」

「你是指廷泰閣、雷其國、發現劍的地方，和你躺在那等國王的湖？」

「不只這些。神幫助我們倆，我們必須坐船去不列顚。在王者之劍的盛名下，我的經歷和國

王連在一起，你的也會。我必須指給你看神第一次照示我的地方。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得趕快去的原因，現在海水很平靜，但下個月強風就要開始了。」

她打了個冷顫。「那我們現在就去。」突然之間，她的腦海裏裝滿年輕婦女將開始刺激行程的喜悅：「你必須帶我去嘉美樂宮，我實在沒有合適的衣服可穿……」

因此第二天我就對亞瑟的信差說了，不久亞瑟就親自來告訴我衛隊和船都已準備妥當，我們可以啓程了。

我們在七月底由島上出發，亞瑟和王后騎着馬到碼頭邊送我們啓程。畢威和我們一起去，他的臉上混合着安心、悲哀的表情，他奉命護送我們渡海。他就像從致命藥物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却又矛盾的日夜渴望着再回去。亞瑟派他去堂叔不列塔尼國王赫爾那兒，他只能護送我們到赫爾坎列的宮廷。

我們到碼頭時船仍在裝載行李，不過一下就裝完了，亞瑟向我們道別，忠告妮蜜「好好照顧他」，這使我不由得想起帶着哭鬧的小亞瑟和他奶媽的那次航行，赫爾的衛士聽到他的哭聲皺著眉，但仍盡一切可能的歡迎我。他熱情的向畢威喃喃地說了些話，緊擁了他一下，然後才向王后告別。她微笑着立在國王身邊，顯然控制着自己，只輕輕地碰了一下畢威的手，衷心地說「一路平安」，她對畢威的態度要比對妮蜜親切，對我更熱情。（麥威事件後，她對我的態度和喜愛有如對待慈父。）我向他們說再見，小心的看看夏日平靜的海面上了船。早已面色蒼白的妮蜜跟着

我一起上船。不需預先看異象即知在進小海船塢前我們不會看到任何人。

我們到了不列顛，赫爾國王親自前來歡迎，我們在坎列城度過秋、冬兩季，我帶妮蜜穿過佩勒斯森林，來到一個簡陋的小客棧，僮僕拉夫曾在那兒保護亞瑟隱藏了好些年。到了這，那些記憶都已紊亂了，我能看見那些情景像鬼魅般一擁而進老屋。每一件事物都是那樣清楚。小亞瑟在馬棚裏睡着了。父親在燈光下看着我問：「不列顛會發生什麽事?」都以德敎徒在奈蜜特山谷的殺人祭禮。我受驚的躲在牛棚裏。拉夫帶着赫爾給我的口信急馳進林中。四月草木萌芽時，妮蜜和我躺在林間綠地上。同一地點，潔白的雌鹿像施了魔咒般迅速逃脫，使亞瑟避開了危險。摻雜着一些其它的回憶和夢境：有紅寶石般雙目的白色雄鹿，在薄暮時竄入諾頓神廟旁的橡樹林裏，神跡一再出現，但這些都只是另一番探索的火把，一如星象、微笑的神和邁西穆斯的劍。

我們到第二年的夏天才回國，這點我十分確定，我甚至還記得回不列顛的那一天。康瓦耳公爵康特在那一年死了。我們在鄉間登岸，深深哀悼一個偉大戰士和好公爵的去世。我只是想不起來，返回時刻一旦來到，該在那登岸的人是我還是妮蜜。我們在都那利亞北岸，離廷泰閣還有一段距離的小海灣登岸。康特已死了兩天，亞瑟也早已帶着衛隊到那了。看到我們的船，他到碼頭邊迎接我們，在登岸前我們就已看到覆蓋着的盾牌、下降的旗子，及富哀悼意味的白幡，立刻就意識到使我們回來的原因是什麽。

這類情景不斷湧現，生動而鮮明。接着浮現的却是憑弔康特滿室燭光的小敎堂，修士們吟唱

着讚美詩，景象突然變了，我站在他父親的靈柩邊，等待被我背棄的鬼魂出現。當我述說這段往事時，連妮蜜都無法寬慰我。雖然許久以來我們能共享思慮和相同的夢境，但她却坦白承認無法把夏日的廷泰閣，和我可怕的故事中和風拍岸的情景分開。此時廷泰閣上下對康特公爵之死的哀悼，對我們似乎遠不如尤賽和伊格蓮爲不列顛孕育亞瑟那晚來得眞實。

以後的感覺更是如此。離開廷泰閣後我們往北行去。幽暗長遠的記憶指引着我雷其低平的山脈、森林上空的雲彩、充滿游魚的湖，湖面如鏡的卡班湖，我藏着寶劍讓亞瑟自己發現的地方。還有綠寺，在那傳奇的夜晚，亞瑟終於舉起了它。

因此我和許多年前一樣地服從了，我們循着劍跡而行，但某些我不敢確知是預示或智慧的本能，使我對另一番探索保持緘默，這是我常在陰影下看到的。那不是給我的，但它會跟着我，不過時辰還未到。所以我絕口不提塞貢庭，和那地下石室，讓它仍和那些隨寶劍回到西方的秘密隱藏著。

我們終於到了格拉瓦，那是愉快旅程的快樂終點。艾克特伯爵熱烈歡迎我們，太平歲月、平靜的生活使他魁梧的身體未因年齡而稍減，他向杜辛娜介紹妮蜜爲「梅林王子夫人」，說話時還對我眨眨眼。身旁是我忠實興奮得紅着臉的拉夫，和他如孔雀般自傲美麗的妻子和四個強健的孩子。他渴望獲悉亞瑟和南方的消息。

妮蜜和我躺在城堡的房間裏，上回吃了瑪佳絲的毒藥後，我曾被送到這養病。看窗外山頂的

月應是午夜過後了，她移動身體，把臉貼着我的身軀，輕柔的說：

「然後要去那？梅汀山和水晶洞窟嗎？」

「我是這樣打算。」

「如果你的山和這兒的一樣美，或許我不會介意離開蘋果園……」聲音裏帶着笑……「至少夏天可以。」

「我保證你會喜歡那。告訴我，在蜜月旅行的最後一程，你是要由西邊走陸路，還是從格蘭那文塔坐船走海路到馬利都南？聽說海上很平靜。」

她沒作聲，過了一會才說：「可是爲什麼要我選？我以爲——」

「你以爲？」

一陣沉默。「我以爲你還有些地方要給我看。」

顯然她的直覺和我一樣眞實。我說：「那是什麼呢，親愛的？」

「你告訴過我劍的所有故事，你也帶我看了所有它出現過的地方。神奇的凱力奔是國王權力的象徵，他也因此擁有了王國。你指給我看顯示異象使你找到它的地方，你把劍藏在那讓亞瑟去舉起它，最後他也舉起了它。但你從沒告訴我你是在那找到它的。我一直以爲這將是你帶我回家前要看的最後一個地方。」

我沒有回答。她坐起身，單手托腮俯視着我。月光灑在她身上，使她像個銀色的幻影，照亮

了她可愛的眉、臉、頸、胸的線條。

我笑了，温柔地用手撫弄她的肩。「這樣叫我怎麽回答你？」

「很簡單。」她微笑着回答，仍未改變姿勢。「爲什麽你從來沒對我說？是因爲那兒還有些事，對不，屬於將來的？」

不論是直覺還是異象，她的確知道。我緩緩地說：「你說『最後一個地方』，不錯，是還有一個謎，唯一的一個；對它是屬於未來的。我也還不清楚，但在亞瑟還未成爲國王前，我曾爲他做了一個預言。那是在劍被發現舉起來之前，未來仍在火焰的異象中。我記得我說……」

「什麽？」

我引述當時的話：「『我看見一塊肥沃且閃閃發光的土地，山谷中滿是金黃色的玉米，農夫們像羅馬時期一樣平靜的在田中工作。我看到一把劍不知足的在空中亂轉，平靜的日子碎成了片片，也許神才把它收到地下讓人找不着，終有一天，你會出發去挖取邁西穆斯的其它寶藏。不，不是你，是畢威……是他饑渴的在錯誤的基礎上翻找。』」

長長的寂靜。我沒法看到她的眼睛，因爲那裏面盛滿了月光。過了一會她低語：「聖杯和矛頭？邁西穆斯的寶物？又被藏在地下，和寶劍一般是衆人找尋的目標？在那？告訴我在那？」

她的表情興奮，不是敬畏，而是興奮，就像賽跑的人見到了目標。我想，當她看到聖杯和矛頭時一定會因它們的崇高而低下頭來。但她還只是個孩子，仍然視法力爲手中的武器。我沒對她

說：「這是同樣的找尋，因爲其他人靈魂未臻至善，徒有劍的權力又有何用？所有的國王現在成了一個，諸神變成一個上帝也是時候了，聖杯代表『獨一』，人類尋找、死亡、垂死、復活。」

我並沒說，只是靜靜的躺了一會，她仍一動不動的望着我。我可以感覺到她身上的法力，原屬於我的法力，現在她手上的要比我強得多。我只覺得疲倦、悲哀。

「告訴我，親愛的。」她熱切的低聲說。

於是我對她說了。我微笑着溫柔的說：「我會做得比說得更好。我會帶你到那去，告訴你該看什麼。藹西穆斯留下的寶物在塞貢庭米勒斯毀壞的神廟地下。親愛的，那就是除了對你的愛以外，我唯一能給你的。」

我記得她俯身吻我時說：「即使沒有這些也够多了。」

她睡着後我躺着看月，月亮圓滿而明亮，安靜的掛在天空，幾個小時後，它就塡滿了窗框。我想起多年以前，孩提時的我深信看到這種景象會使我夢想成眞。前塵往事——權力、預言、服務、愛我幾乎全記不得了。它們都已成爲過去，我心中的夢想就躺在我的手臂裏。這一個充滿月光的夜晚，却缺乏未來、缺乏異象，但突然間過去像會呼吸的鬼魂，傳來了聲音。

瑪佳絲的聲音，女巫發出了她的詛咒：「你就確信自己能抵抗女人的法術嗎，梅林王子？最後你還是會敗在她們手上的。」

夾着亞瑟狂怒但充滿愛的聲音：「我不能看着你被傷害。」又說：「不管她是不是女巫，是

不是你的愛人，我都要讓她得到應有的懲罰。」

我緊擁她年輕的身體，輕吻她沉睡的眼瞼。我對鬼魂、對糾纏的聲音、對空虛的月光說：「是時候了。讓我平靜的去吧。」然後我將自己和靈魂交給多年來照顧我的神，安詳地睡了。

這是我知道的最後一件眞實的事，不是黑暗中的夢境。

2

當我還是馬利都南的小孩時，我和奶媽睡在外祖父宮殿中僕人房旁的廂房裏。那是一樓的房間，窗外種了一棵梨樹，黃昏時畫眉會在那歌唱，夜晚星星掛在樹枝後的天空上，看來就像樹上綴滿了小燈。我常在靜夜中躺着看它們閃爍，豎起耳朵聽傳說中星星移動時會發出的音樂。

現在我似乎終於聽見了。我被包得暖暖的躺在舁床上（我想），從它的搖擺，和我可以感受到的夜空來看它應該是的。無盡的黑暗包圍着我，高高的穹蒼滿佈繁星，它們移動時就像小鈴鐺般玎瑲作響。我與土地溶爲一體，也是上面無窮黑暗的一部分。我甚至不能確定自己的眼睛是否是張開的。我模模糊糊的想最後一個異象，和我心中的夢想。我心中的夢想一直是：能在臨死前聽星星發出的樂聲……

然後我知道自己在那了。旁邊一定有些人，我能聽到他們輕聲交談，但聽來像隔得很遠，就

像人在發燒時聽到的一樣。奴僕們抬着舁床，温暖的手臂觸碰着我，輕輕的涼鞋聲敲擊着地面。這不是音樂所顯現的景象，我只是個生病的老人，被人慢慢地送回家。星星的樂聲原來是騾子身上的鈴鐺。

我不知道過了多久，最後舁床被平放在一個長長的斜坡上，我感到一圈温暖的火光逼近，更多的人，嘈雜的聲音，有人在哭，由另一陣樂聲中，我知道自己被帶回了梅汀山。

後來的事更奇怪了。有時我覺得我和妮蜜仍在旅途中，我帶她看拜占庭的街道，或和她在貝特高地上漫步。她拿着親手調製的藥送入我嘴裡。她的唇緊貼着我的，帶着草莓味，喃喃對我低語甜美的符咒，洞窟中瀰漫着珍貴的乳香味。到處都是蠟燭：在搖曳、柔美的光線中，我的鷹隼停歇在洞穴的入口，等待着神的召喚。加勒帕斯坐在火盆邊，在地上爲我畫第一幅地圖，旁邊跪着那叫尼尼安的男孩，專心的注視着它們。過了一會他抬起頭來，我才發現那是十歲的亞瑟，生龍活虎而毫無耐心……年輕沉着的拉夫……最後出現的是叫梅林的男孩，遵從老師的囑咐進入水晶洞窟。然後是那些異象，我又看到了它們，孩提時在洞窟中使我震驚的那些夢境。這一回妮蜜握着我的手，和我一起看到了它們，餵我喝下藥酒，而加勒帕斯、男孩梅林、拉夫、亞瑟和叫尼尼安的男孩，都像鬼魂般隱退、消失。只有記憶留存着，它們現在都深印在她的腦海中，將永遠屬於她。

一幕一幕，雖然我已没有感覺，時間不停的溜逝，一天天的過去，我仍然躺在陌生的地獄邊

緣，身體不能移動，腦筋也無法思想，像蜜蜂從花中吸蜜般，妮蜜一點一點地吸收了我身上的魔法，那全是我生命的精髓。

一天清晨，洞外的鳥鳴和夏日微風帶來的花香和光線使我從綿長的睡眠中醒來，發現疾病已離我而去。夢境已成過去，我是活生生的，完全清醒的。

我還是獨自在黑暗中，他們用成堆的石頭堵住洞口，只剩下小小的縫隙讓陽光進來，然後就離開了，把我留在自己的墳墓裏。

我没法知道自己沉睡了多久。七月的時候我們曾到過雷其，現在天氣顯然還很燥熱。三週，或者最多一個月……？如果更久的話，我一定會更衰弱。顯然在我沉睡不醒被當成死亡前，人們曾照顧我，餵我吃了藥酒、藥草，因此雖然麻木衰弱，我仍有活命的機會。我不可能移開任何封住洞口的石頭，但我有很好的機會吸引經過的人注意這。這裏曾是聖地，時間不會有任何影響，百姓常帶祭品到洞穴旁的聖泉邊獻神。現在，在知道一力輔弼國王，而又身爲魔法師，不惜以寶貴的時間和技術爲他們療傷醫病的梅林葬在這兒之後，他們可能把這裏看得更爲神聖。當他活着時，人們每天帶食物和酒來；他們是不是也應帶祭品來安慰死者呢？

因此，我抑制着恐懼和暈眩坐起身，想看看自己該做些什麽。

他們没把我放在主洞壁後的水晶洞窟裏，而是放在主洞中我自己的床上。床上覆蓋了一些東

西，使它感覺起來厚實得多，在滲入的光線下，刺繡和昂貴的寶石閃閃發光。我撫摸着裹屍布，質料很厚，柔軟而温暖，織得很美。我撫摸着龍形的圖案紋路。床的四邊有高重的燭臺，閃着金光，顯然我是隨着隆重的葬禮和王室的榮耀離開的。那麽國王來過嗎？我希望自己想得起來。妮蜜呢？我該感謝自己的預言使我這樣被埋葬，而非埋入土中或被火葬。這念頭使我毛骨悚然，但却促使我行動。我看着蠟燭，有三支已經溶成蠟堆熄了，另一支大概是被風吹動的關係，還有一尺多高。我用手摸摸最近的一支，蠟堆倒了下來，還是軟軟的。大概燒了十二個小時，最多十五個小時，我也只被留在這兒那麽久。洞裏仍然很温暖，如果我仍活着，這裏就會一直如此。我靠回堅硬的枕頭上，眼睛看着熄滅的蠟燭，腦裏想：等等看。我在這學的第一個最簡單的魔法，讓我們看看它是否也會離我而去。這個想法使我筋疲力盡地又睡着了。

醒來後太陽已變成暗暗的玫瑰紅，照着洞穴遠處的角落，但洞穴中却非常亮。蠟燭靜靜的燃着，金色的光焰非常温暖。裹屍布上有兩枚金幣在閃閃發光，我依稀想起當我醒來移動時曾感覺到它們從我的眼上滾下來。這使我想到更重要的一點：葬禮時用的蛋糕和酒一定還留在棺材邊，我大聲向神道謝，然後穿着壽衣，坐在床上吃留下的食物。

蛋糕很乾，是蜂蜜做的，酒很烈，一喝下去我的力量就都回來了。蠟燭散發出微微的温暖，驅散了最後一點畏懼。「恩利斯，」我發現自己竟喃喃自語起來：「恩利斯，光明之子，寵愛之王……神說你會很快的被埋在黑暗中，法力也會消失，看看，它已經來了，没什麽好怕的，你很

快就被埋了，但是你有光和空氣而且除非有人來搶奪，你還有食物、飲料、温暖和藥……」

我從厚重的燭臺上拿起蠟燭，帶着它走進內洞的貯藏室。一切都維持原狀，史德利眞是個忠心負責的管家。我想到「棺材」旁的酒和蜂蜜蛋糕，奇怪洞窟是否曾爲死者特別佈置過。不管他們留下東西的原因何在，一行行、一箱箱的東西都是珍貴的貯藏，原先的位置上仍放着我未帶到蘋果園的菜和酒。眞像松鼠貯藏的食物，乾了的水果、胡桃、幾罐蜂蜜、一桶橄欖油。當然，没有麵包，但我找到一罐僵硬的麥糕，是很久以前牧羊人的妻子做了送我的，仍然可口，像木板般堅硬，我只好撕開蘸酒吃。食物還算豐富，用橄欖油我可以做些蛋糕。水也不缺，一住進洞穴我就叫僕人用管子把外頭的泉水引進桶裏，桶是密封的，雪和暴風雨都不會把它弄髒。蠟燭很多，火絨和打火石都在原來的架子上。還有一堆木炭，爲了避免煤煙，我没有點上火盆，而且，以後我可能會需要它的温暖。如果對時間的估計正確，不到一個月夏天就要過去了，秋天會挾帶寒風和令人受不了的潮氣而來。

所以在洞中還温暖時，我只在準備食物和夜晚需要時點燈。我没有書，它們都被帶到蘋果園去了，但寫字的工具還在手邊，日子一天天過去，我的體力漸漸恢復了，開始不耐這種沉悶，因此想到何不把我兒童時期和過去的經歷寫成書。音樂也可在黑暗中彈奏，但大豎琴已和書一起送到蘋果園了，小豎琴没和其他東西一起送來裝點墳墓。

我當然想過從墓裏逃走，但是那些安葬我的人，不僅把我葬在這神聖的山上，並且還用山把

我封在裏面。他們似乎推平了一半的山地封住洞口，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還是推不出一條路。有合適的工具或許還辦得到，但我什麽都沒有。鋸子和斧頭都在懸崖下的馬棚裏。

我反覆的想，還有一種可能。和我以往住的洞穴一樣，或許還有其它的小洞和別的洞相連，深入山裏。這些內洞有些比煙囱還小，如圓形的柱子般通往山頂。這裏原是個低下的懸崖，許多年來由於樹根和暴風雨的壓力便裂開了，光線透了進來，有時還會落下小石塊和雨滴。洞裏的蝙蝠就由這個裂縫出去作例行的飛行。落下的石頭在洞中堆成拱壁式的東西，減少了到上洞三分之一的距離。我滿懷希望的期待這個粗糙的階梯會繼續往上延伸，但却失望了。上面仍有三人的高度，再上去又是陡坡，經過一段和緩的路程後才與外界接觸。雖然岩石濕滑，有些還不太安全，但一個身體健壯、行動矯捷的人或許能不用幫助爬出去，但對一個上了年紀，而又剛康復的人來說，却是不可能的。這發現唯一令我安慰的是，這事實上是個「燈籠」，在即將來臨的冷天，有了它我可以點上火盆取暖，吃熱的食物和飲料。

我也很自然的想過生火，希望煙能吸引好奇的注意力，可是有兩件事又使它不可能實現。第一，能看到梅汀山的人一定每天看到蝙蝠從山頂飛出去，這和煙柱並沒什麽兩樣；第二，我的燃料不多，應該小心的保存這些珍貴的儲藏，等人上河谷來拜訪聖泉。

可是一直沒有人來。二十天、三十天、四十天，計日柱上已過了四十天。我不得不相信，純樸的居民雖然在爲他們療傷的人在世時貢獻祭品，向聖泉之神祈禱，但他們懼怕剛死的魔法師，

和空山中新添的鬼魂。由於河谷只能通往洞穴和泉水，不會有旅客經過。除了鳥和鹿外，沒有任何聲響傳到這高山上的河谷來，有一次我還聽到狼或狐狸在堵住洞口外的嚎叫聲。

冗長的日子這樣一天天拖過去，我還活着，糟的是各方面都令我憂心不已。我寫書，想各種逃走的計畫，做每天少不了的工作，我也不慚愧得說自己曾在夜晚（有時在白天）用酒和鎮靜劑來緩和靈魂和沉悶的時刻。我並不覺得失望，在有如死亡的生活中我仍擁有一個信念，就好像上面的亮光放下一個梯子：一生中我服膺神祇，從祂那得到法力，又把它傳遞出去，現在我看到它在年輕的愛侶身上流着，雖然我的生命已經終結，但不知何故我的軀體却被保存下來，未被土埋或火焚。我還活着，精力和意志又回來了，不論這是否監牢，這都是神所在的空山。我不相信沒有重要工作要做。

基於這種理由，最後我鼓起勇氣爬進了水晶洞窟。

長久以來，因爲力量不够，法力又離我而去，我無法面對這產生異象的地方。但一天黃昏，發現蠟燭儲量日減，我又必須靜思時，我還是爬上了主洞的後壁，彎身進入舖滿水晶的圓洞裏。

我只期望在那重溫已逝的法力和愛戀。沒帶蠟燭，也不打算看異象。我只是像第一次進來時般俯臥着，腹部貼着高高低低的水晶石，讓無邊的靜寂包圍我，滲入我的思想。

現在我已想不起自己在做什麽，可能是在祈禱吧。我說得並不大聲，但我突然有一種感覺（如同在黑漆漆的夜裏，一個人突然感覺到黎明的降臨，那種感覺比親眼目睹更眞切）我的話說完

後有回聲。不是一聲，而是隱約的回聲，好像我的靈魂出竅了般。

我心跳加快，呼吸也急促起來。在黑暗中，另一種節奏也變快了。洞窟裏發出嗡嗡的聲響，在水晶石壁間廻響，那是一種我熟悉的低語。

淚水輕易的湧入眼眶。我大聲說：「這麽說他們把你送回老地方了？」黑暗中傳來豎琴的應合。

我朝發出聲音的地方摸去。手指觸到了光滑的木頭，彎曲的前緣滑入了掌心，彷彿寶劍柄滑入國王的手裏。我爬出洞窟，讓豎琴緊貼胸部停止震動，小心翼翼地回到我的監牢中。

這是我作的歌，我叫它「墓中的梅林之歌」。

燦爛的日子到那去了？
我記得陽光
狂風吹拂。
神回應我，
倚着高高的穹蒼，
一顆星星為我閃耀，
有聲音對我說，
老鷹會指引我，

有人會庇護我，
通往出口的光明路上，
他們會等待我，
他們究竟在那等待我？

陽光衰微了，
風也消失了，
燦爛的日子已不再，
只有我還存留着。

拜訪我有何用？
我既無庇護又無星耀；
膜拜我有何用？
我只是個幽靈。
這個幽靈，
只有一顆星星曾照耀，

久遠以前。

第一遍唱完後，我沒再想到其他曲子，因此我現在已想不起自己是在何種情況下唱它的，突然我聽到一種不尋常的聲音，使我思緒爲之一振。我停止唱歌，用手壓着弦靜聽。

在死寂的洞穴中，心跳聲聽起來很響。此外還有另一種聲音，聽來像從遙遠的山中傳來的走動聲。和現實世界隔絕了那麽久，如果我把這聲音當成地獄裏魯得和臣子狩獵的馬蹄聲，或住在空山裏的幽靈聲，也沒什麽好奇怪……在這夏末的傍晚，死神終於來了？過了一會我才意識到事實，可是已嫌太遲了。

那是我一直等待而最後失望了的行客，他騎馬到洞窟上，聽到樂聲，在燈籠洞邊的懸崖停了下來。有一陣靜寂，突然馬像受驚似的踢着石頭，遲疑了一會又開始慢慢移動。一個男聲喊着：

「有人嗎？」

我早已把豎琴放在一旁，在昏暗中盡快爬向他身下的洞穴。我試着叫喊，急跳的心臟和乾枯的喉嚨却阻止了我，過了一下才叫出聲來：

「是我，梅林！別怕，我不是鬼。我還活着，被困在這。看國王的面上，爲我開條路吧！」

我的聲音被上面突然發出的吵雜聲給掩蓋了。我猜得到怎麽回事。那匹馬和通常的動物一樣被一個在地底的人，懸崖裂縫裏傳來的怪聲嚇住了。上面傳來震耳的馬嘶聲，砂石四散，還有陣

陣嘈雜的回聲。我又叫喊，但這騎馬的人不是沒聽到，就是把馬的恐懼視爲更可信任的本能，嚮沓的馬蹄聲和石頭落下的聲音，疾馳消逝了，去得比來時還快。我不能責備他，不管他是誰，即使他不知道下面的墓是誰的，他也必定明白這座山的神聖。夜幕低垂時，在這樣的山頂聽到地底傳出的音樂……

我回洞拿起豎琴，它並沒壞。我把它放在一邊，懷着被救的希望，逼自己去準備那貧乏的晚餐。

3

過了兩三晚，夜裏突然有聲響把我驚醒。在一片黑暗中我睜開眼，奇怪是什麽吵醒了我。然後我聽到了聲音，鬼祟的挖掘聲、窸窸窣窣的落石和泥土噼啪地落下聲，從內洞高處的燈籠口傳來。大概是、狐或狼之類的動物，聞到食物的味道想進來。我拉拉「被子」，翻個身又睡了。

但鬼祟的聲音繼續着，堅持不肯離開，現在更透着點不耐，在石堆裏不停的翻掘着，顯示更大的目的。我再坐起身，突然充滿了希望。或許那天騎馬的人又回來了？或者他把碰到的事說出去，一些膽大的人來探探究竟？我壓抑着不叫喊，不想像頭一回般把人給驚走。我要等他對我說話。

但他沒有，只是專心的在懸崖口挖出通路。更多的塵土落了下來，我聽到鐵橇的聲音，一聲清晰的詛咒。是個男人，言語粗魯。他停了一下，似乎在聽，然後聲音再度響起，這囘他用了較笨重的工具，像是鶴嘴鋤或鏟子之類。

我現在更不叫喊了，沒有人會因好奇而偷偷摸摸的不停挖墓，否則他會像那個騎馬的人一樣先叫喊，或者是靜靜的等一會聽一聽，然後再開始行動。此外，一個居心良善的人絕不會單獨在夜裏前來。

再細想一下我就恍然大悟了。這是個盜墓者。可能是個歹徒聽說了梅汀山有王室的墓，看了緊閉的洞口覺得沒希望，所以決定了這麽一個較不費力又不引人注意的辦法。也可能是當地人看到壯觀的行列經過，知道懸崖上有通路進來。或者是個參與封閉洞口的衛士，時時掛念着墓中的財富，按捺不下貪心又囘來了。

不管他是誰，他一定是個大膽的人。滿心以爲會看到一具屍體躺在這兒；勇於面對一個死了數週的惡臭屍體；甚至還敢用手摸索尋找寶石。如果他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會怎麽樣？待在地下過久的孱弱老人，一個他以爲早已作古的人？答案是很肯定的，他會殺了我，完成盜墓的目的。我在法力盡失後，將毫無抵抗之力。

我輕輕的從床上爬起身，向「燈籠」走去。挖掘聲繼續着，現在有規律得多，「燈籠」的開口處篩下光線。他帶了燈之類的照明器，這樣的光就足够了，剛好使他看不見下面的燭光。我囘

到大房間，小心的劃亮火柴，開始佈置唯一能做的準備。

如果我只是拿着刀躺着等他（我沒短劍，但有準備食物的刀）或拿一些重器，一定能快而有效的嚇住他，這樣的攻擊必能達到我的目的。可是我必須找其它的方法，我靜靜思考着。過去我擁有唯一強於短劍和棍棒的武器——人與生俱來的恐懼感。

我把毛毯摺得小小的。把鑲寶石的墓布打開撫平，天鵝絨的枕頭擺好。金製燭臺仍在床的四角，我把盛酒的金杯擱在床邊，銀色的托盤上擺滿石榴石。拿起付擺渡人的金幣，把自己用國王的斗篷裹起來，吹熄蠟燭，躺在墓布上。

燈籠口傳來崩裂聲，一些碎石落進石洞的地上，透進一股清新的空氣，告訴我他已經大功告成了。我閉上眼，把金幣放在眼瞼上，撫平斗篷上的摺痕，雙手在胸前交握，盡可能地使呼吸緩和下來，等待着。

這大概是我有生以來做得最艱難的事。以前我常常面對危險，但從來沒法知道這些危險是什麽。從前在危急、震驚時——和布里賽爾的打鬪、蠻荒森林裏的伏擊，我知道將面對痛苦，但最後都化險爲夷了，現在我却一無所知。爲了幾顆寶石，而在黑夜裏暗中進行的謀殺，可能就是面露微笑的神在異象中顯示我的「迅速埋入墓中」的屈辱下場。事情一如祂們所料。但我想（並不够冷靜），如果我曾爲祢服務，神啊，請讓我在死前再嗅嗅外界芳甜的空氣。

進「燈籠」時他弄出一聲輕響。他一定帶了根繩子，繫在懸崖的樹上。我猜得不錯，他是獨

自一個人，在金幣的重量下，我隱約覺得黑暗中透進了亮光，那表示他把燈籠也帶了進來。他摸索着路，小心翼翼的走過崎嶇的路面，朝我躺着的石洞走來。我聞到他身上的汗味，和廉價提燈發出的惡臭，我安心的想，顯然他絕不會聞出食物和酒的氣味；也不會聞出剛剛熄滅的蠟燭燈心味。由他的呼吸聲猜測，我更放心了，那只是虛張聲勢，他心裏很害怕。

看到我，他停下脚步。呼吸聲像垂死的人一樣不均勻。他必定以爲自己會面對一具腐爛的屍體，可是這兒躺的却是一個像活人或剛死的人的軀體。他站了幾秒鐘，呼吸重濁地遲疑着，然後像是突然記起了傳說中的保存屍體法，低低的詛咒了一聲，躡手躡脚地走向前，燈光在他手中搖晃着。

他的恐懼使我信心大增。我輕輕的呼吸着，相信搖曳微弱的光線絕不會讓他看出屍體在動。他站在那兒，像過了一世紀之久，然後像馬突被人踢了一脚般急動了一下，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走到我身邊來。一隻顫抖帶冷汗的濕手，把我眼上的金幣迅速拿走。

我睜開雙眼。

在這一眨眼的短暫時間，他無法採取任何應變措施，所以我把一切看在眼裏：牛角燈照亮了一張黝黑的塞爾特臉，粗糙的土著衣，不很平滑的臉上掛着汗珠，微張的嘴、呆滯的眼，腰上佩着像剃刀般的利刄。

我平靜的說：「歡迎來到冥府，兵士。」

黑暗的角落裏，傳來豎琴微微的應和聲。

金幣掉下地，玎玎璫璫的滾到黑暗中。燈也掉了，油洒在地上，燈滅了。他發出我不常聽到的恐怖叫聲，暗處隨之傳來豎琴的嘲笑。他又叫了一聲，拔腿飛奔，跌跌撞撞朝「燈籠」奔去。剛爬上繩索時他滑了下來，重重摔在遍佈岩石的地面，慘叫了一聲。恐懼帶給他力量，我聽到他喘息着努力往洞口爬去。急促的脚步聲，往山腹奔去，不久聲音就聽不見了，我又是一個人了。

我毫髮未傷的在自己的墓中。他帶走了繩索，可能是怕魔法師的鬼魂會附着它上去。他挖的小洞像是個克難天窗，一顆星星閃爍着，純淨、遙遠而漠不關心。冷空氣滲了進來，黎明前的空氣也透了進來，畫眉從懸崖頂飛起。

神已經給了我回答。我又呼吸到甜美的空氣，聽到親切的鳥鳴。生命還是像先前一般遙不可及。

我回到內室，像什麼都沒發生般，開始另一天的準備工作。

又一天過去，第三天來臨。吃了飯休息過後，我寫了點東西，盡可能安下心來，我再次查看燈籠形的洞。膽小的盜墓人留給我一些新的希望：落下的石頭使原來的高度增加了三尺，雖然他已把繩索帶走，但無意間還留下了另一根，零亂的躺在地下。但剛燃起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繩索的質料很差，只有四、五呎長。我只能假定他是打算用這條繩子綁盜來的東西，把它們綁在粗

繩的尾部，再把它們拋上地面。即使他只拿四個燭臺，上上下下也得四次之多。即使把繩子全拋上去，長度雖可攀住石頭，也沒法支持我的重量。仔細檢查了潮濕、凹凸不平的燈籠洞壁後，我發現自己也無法找到任何安全的立足點。年輕人或身手矯捷的男孩也許能爬上去，但我雖一直是個強壯有耐力的人，卻絕非運動健將，加以年齡、疾病和營養不良，想爬上去是絕不可能的。

賊還幫了我另一個忙：先前我本打算在此掘出條路，但缺乏工具和梯子卻辦不到，現在路倒是通了。我要做的工作只是爬上去。我還有一條很不錯的繩子，如果不找一些架子讓自己搆到燈籠的斜壁，在那再找些代用梯的話，還是不可能出去。洞窟裏大部分的家具都被拿走了，不過還有張床，一兩張櫈子、一張桌子、桶子和在角落被遺忘了的長櫈。如果我能設法拆開它們，用繩索或碎毛毯條把它們固定在一起……

那一天剩下來的時間和第二天，我都在瀉下的天光下忙着做代用梯，那是間接來自我父親工程師崔莫南的想法，他是最早教我建築知識的人。他一定會嘲笑偉大的梅林超越了他的老師，曾舉起巨石柱巨石的工程發明家，竟忙着做這麼一個可笑的東西。他一定會說，我只需像歐方斯（譯註：阿波羅之子，爲音樂之鼻祖）一樣拿起豎琴，對着那些殘破的家具彈奏，看着它像特洛依城一樣搭起來就成了。這是他公然持有的理論，就像我在移動巨石時所用的方法一樣。

第二天黃昏時，我已經用長櫈的厚板做了一個簡陋的支架，它可以當梯階的底層。大約有九呎高，再用堆石頭把它穩穩的固定起來，我算了一下，大約還得疊二十五呎。

一直工作到薄暮時分，我才點上燈做貧瘠的晚餐。然後像人向愛侶尋求安慰般，把豎琴擁入懷裏，不想歐方斯，也不想特洛依，彈到眼皮下垂，樂聲零亂時，才想到該睡了。明天是另一個充滿希望的日子。

誰能猜到第二天會發生什麼事？工作過度使我睡得很熟，醒得也比平常晚，太陽早已升起，我聽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我靜靜的躺了一會，以爲自己又在做夢，但我突然又因洞穴地面的不舒適而完全清醒了（床已被拆來應用）叫聲又響了起來。「燈籠」頂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因爲緊張而有點怪腔怪調，但特殊的拉丁腔卻透着熟悉。

「大人？梅林大人？您在那嗎？大人？」

「在這！來了！」

儘管關節疼痛，我仍像個男孩般迅速起身，朝「燈籠」底跑去。

陽光由上傾瀉而下。我蹣跚的走着，到了粗陋的支架邊，引頸上望。

洞口有個男人的上半身，在強光下起初我只能看清一點點。我，他一定看得很清楚，衣衫零亂骯髒、鬍子很長，跟他想像中的鬼一樣蒼白。我聽到他急吸一口氣，頭移開了。

我大叫：「看神的面子，別走！我不是鬼！別走！幫我離開這！史德利，別走！」

幾乎没細想，我就認出他的口音和他。我的老僕西西里人史德利，他和磨坊主人的女兒梅伊結婚，當了泰威河谷下磨坊的主人。我知道他是那種人：老實、迷信，對不了解的事特別害怕。我靠着直立的支架，用顫抖的手抓着它，想給他一點安定的力量。他的頭又小心的探了回來。黑眼注視着我，臉色蒼白，嘴巴微張。我又虛弱的抖了一下，用他的語言慢慢清晰的說：

「別害怕，史德利。他們驚懼的留下我時，我並没死，這幾個禮拜我都被陷在山裏。我不是鬼，我是梅林，活生生的，急需你的幫助。」

他靠得更近了一點。「那國王——其他在這兒的人呢？」他停下來，痛苦得嚥了一下口水。

「你以爲鬼能做這麽一個支架嗎？」我問他。「我一直没放棄逃脫的希望。這幾週我充滿希望的住在這，看諸神面上，史德利，如果你不幫我離開這，我敢說日落之前我一定會死。」我慚愧得住了口。

他清清喉嚨，聲音還有點抖，難能可貴的是已不再害怕了。「這麽說眞是您了，大人？他們說您已經死了，被埋了，我們還爲您哀悼……但我們該知道您的魔法一定能使您不死。」

我搖頭否認。強迫自己繼續說下去，好使他更相信我的復活是眞實的，能使他安心的到墓中來幫助我。「不是魔法，」我說：「是生病蒙蔽了所有的人。我不再是魔法師了，史德利，但我必須感謝神，我還很強壯，否則在地下的這幾個禮拜我一定死了。你願來救我出去嗎？待會我們還可以談，決定該怎麽做，但是現在，神有好生之德，幫我離開這回到世間吧……」

這眞是一樁痛苦的工作，耗時又久，不僅僅是因爲我請求他來幫助我，我還用自己回想起來都臉紅的詞句哀求他別丟下我不管。他没有拒絕，只是忙着在「燈籠」頂發現的繩子上打結，這條長而堅韌的繩索是賊留在白楊樹上的。他做了一個巴掌大的環，小心的放下來，到了平臺那還多了一截。然後他下到「燈籠」裏，過了一會就走到支架旁站在我身邊。我以爲他還會和從前一樣，跪下來吻我的手，但我抓得太緊，他只好用極大的力量擁住我，扶着我回到大洞中。

他爲我找了一張僅餘的椅子，點上燈，拿酒給我，過了一會我才能微笑的開口說話：「現在你相信我是活人不是鬼了吧？你敢來眞勇敢，留下來更了不起。你怎麽會到這來？你是我最不可能想到來探墓的人。」

「我本來不想來，」他坦白的說：「但我聽到一些傳言，使我認爲您根本没死，只是靜靜的一個人住在這。我知道您是個大魔法師，我也想過或許您的法力不會讓您和其他人一樣死去。」

「你聽到傳言？說些什麽？」

「你知道那個在磨坊裏幫我的人，叫布蘭的？唔，他昨天到城裏去，在酒店裏聽到一個醉漢說了些故事，他說他到梅汀山來，魔法師從墓裏出來，對他說了些話。別人圍在旁邊問了不少問題，當然他的故事全是胡謅的，但也足以使我起疑心了……」他停了一下。「出了什麽事，大人？由樹上的繩索，我知道有人來過。」

「有兩次，」我對他說：「頭一次是一個騎馬到山上的人……你可以知道是多久以前，我在

那邊的柱子上做了記號。他大概是聽到我在彈豎琴，樂聲會由這個洞口傳到懸崖上。第二次是在四、五天前，有個歹徒想盜墓，在懸崖上挖了個洞，用繩索下來。」我把經過告訴他。「他一定是太害怕了，所以沒有停留把繩子解下就逃走了。你能聽到他的訴說，在他鼓起勇氣回來盜墓前先上來眞是上天保佑。」

他羞赧地看了我一聲。「我不願假裝，大人。您稱讚我的勇氣眞是慚愧。昨天黃昏我就上來了。我不想一個人來，所以還帶了布蘭和梅伊來，梅伊根本不敢靠近……唔，我看洞窟口和以前一樣，然後我聽到豎琴聲。我——我轉身就跑回家了，眞抱歉。」

我温柔的說：「但你又回來了。」

「是的，我整晚都睡不着。您還記得有一回我獨自一人留在洞窟，你把豎琴給我看，告訴我它有時會因空氣的震動而發出聲音嗎？您怎麽鼓勵我，讓我進入水晶洞窟，告訴我在那我會很安全？唔，我想起那些往事，想起過去你對您那麽好，怎麽帶我離開奴隸的世界，給我自由和現在的生活。我還想到，即使那眞是大人的陰魂，或是豎琴在空山中因魔法而發出聲響，它也絕不會傷害我……所以我又來了，但這一回選了白天。我想如果眞是鬼，那麽它在白天應該休息。」

「的確如此。」這種想法像冰冷的刀刃刺了我一下，如果昨晚我和前一陣子那樣酗酒，我必定什麽也聽不見。

他繼續着：「這回我在空山附近走，看到山腹那有白白的新翻掘出的石頭，露出一個小通氣

管。我過來看，看到綁在白楊樹上的繩索，和懸崖上的缺口，我朝洞裏看，看到——」他猶豫了一下。「——您放在那兒的東西。」

我一點也不覺得有趣。「那是建築用的支架，史德利。」

「哦，對。唔，我想，鬼不會做這個。所以我就喊了，就是這樣。」

「史德利，」我說：「如果我曾爲你做過什麽，你也早已回報過了。事實上，你已經救了我兩次。不光是今天，如果你沒有把這裏維持成原樣，我一定早在幾個禮拜前就因饑餓、寒冷而死了。我絕不會忘記的。」

「現在我救您出去，可是怎麽出去呢？」他看看斑駁的洞窟和殘破的家具。「談過話，您也好多了，大人，我是不是該去找些人和工具來，爲您開條路？這是最好的方法，眞的。」

「我知道，不過我覺得不妥當。現在我有時間來考慮了。在了解全國的情況前，我不想突然『復活』——如果梅林王子由墓中回到人間，普通人一定會這麽想。在國王曉得以前，這件事不能張揚出去。所以，在我們送信息給他之前——」

「聽說他到不列塔尼去了。」

「哦？」我想了一會。「誰在處理國事？」

「王后，和畢威。」

我低頭看着雙手，沒說話。史德利盤腿坐在地上。在提燈的光下，他看來仍像我所熟知的那

定地說：「他一定是個國王。」

聽到這些我就很滿意了。其它的消息不多。大部分到上游磨坊來的都是樸實的工人或船主，他們的消息多只限於當地，他們只關心貨物能賣個好價錢。我只知道年頭依舊豐泰，國家太平，撒克遜人仍然遵守條約。國王因而能自由自在的出國遠行。

原因何在，史德利不知道。此事暫時和我無關，除非它和以前的秘密有關。身體復原後，我又重新想了這件事，得到的結論還是一樣。我公然插手國事並沒有好處，即使奇蹟似的從墓中回去，對國家和國王的利益都不會比我的「死」和已完成的法力移轉來得有用。我再也無法給他法力和異象，我不能在人們懷疑妮蜜是我的繼承者，不能給亞瑟任何有用、新奇消息的情況下「復活」。我已經道別了，關於我的傳說也早已傳了出去。據史德利說，這些傳說中還加上盜墓人見到魔法師鬼魂的故事。

至於妮蜜，傳說還是和以前一樣。分析事情的智慧使我看出我們之間的愛情早已成爲過去。我不能回去，再索回自己曾與她共處的地方，把鷹帶繫在早已飛走的老鷹脚上。某些事使我克制住自己，有些事在白天時我不願想，但一到夜裏，它們就像惱人的蚊蠅般在夢中和古老的預言混雜，縈繞不去。即使到目前爲止，我對女人知道多少？當我想起法力漸漸失去的情形；在被棄於黑暗中前的昏睡狀態時，我問自己這份愛除了讓我走向她，把擁有的一切給她外還有什麼。即使在憶起她的善解人意、由衷的崇拜和愛語時，我知道（這無需異象的幫助）即使我再回去，她也

不會放棄運用自己的法力。

要史德利了解我堅持不再出現的原因是很困難的，但他還是接受了我在亞瑟回來前不做任何計劃的希望。由他對妮蜜的敍述，顯然他還不知道她不光是我的學生，還曾佔據了我的心靈。

在身體復原後，我不想再給史德利的小家庭任何負擔，準備出發去諾桑比亞，而請他代爲安排。我決定坐船到北方去。一向我就不願乘船旅行，但陸路實在是一段太長、太艱難的旅程，天氣又不見得一直如願，而且，這樣我更沒法單獨北上，史德利一定會堅持陪我一塊去，即使這時磨坊沒人管也不顧了。事實上，他也堅持和我一起坐船去，但最後他投降了，不僅是因爲利害關係，而是因爲我認爲他相信我仍是那個過去他曾懷着敬畏、驕傲心情所服侍的「大魔法師」。最後我如願以償，一天清早我坐着舢板靜靜的到了下游，在馬利都南登上北上的海船。

我沒有帶消息給諾桑比亞的布雷，因爲沒有信差能託付「梅林從陰間回來」的消息。快抵達時，我會想辦法讓他有個準備。可能他還沒聽到我的死訊，他住得實在太與世隔絕了——只有我前去時才能使他想起時間，或許我從蘋果園寄出的最後一封信還未拆封呢。

這或許是事實，但暫時我還沒法知道。我沒到諾桑比亞，只到塞貢庭就未再北上了。

船在一個清朗、寧靜的早晨進了港。明亮海灣旁的小城沐浴在微曦中，長串的房子和羅馬人建的城堡（曾是邁西穆斯大帝的指揮都）巨牆相比眞像侏儒，海灣那頭的摩納島浴着金光。城後方距堡牆稍遠處，矗立着邁西穆斯之塔。附近是幾近全毀的米勒斯神廟，多年前我曾在那兒發現

不列顛的王者之劍，毀壞了的祭臺碎石地下深埋着我留在那的邁西穆斯寶物——矛頭和聖杯。這是從格拉瓦同程的路上，我答應帶妮蜜看的地方。塔後是大雪山，頂上覆着初雪，面臨日照的一面，在這金光燦爛的日子，碎石和枯死的冬青呈現着暗紫色。

我朝着碼頭進發。船有貨物要卸，這需要花費一些時間，我暗自竊喜的上了岸，向碼頭邊的客棧走去。我可以在那用餐，看看船上裝卸貨物的情形。

我已經餓了，而且似乎愈來愈餓。除非趕快用餐喝點水，我的航行興致一定會愈漸低落。船長說晚上漲潮以前船絕不會出發，因此我有充裕的時間休息，準備迎接另一段可怕的旅程。我曾想過再去米勒斯廟一趟，但過了一會又把這念頭打消了。即使再去那，我也不會動那些寶物，那些東西並不屬於我。而且，坐船令我筋疲力盡，我得吃點東西。因此我朝客棧走去。

客棧有三面環着天井修建，另一面則朝向碼頭，我想是取便於直接由船上運貨入客棧的貯藏室，它被視爲全城的糧食供應站。開濶的天井裏放了些椅子和堅固的木桌。雖然天氣不錯，在外面用餐對我來說却嫌冷。我走進燃着爐火的主廳，叫了酒和食物。(我已經付了船資，用了給冥府「擺渡人」的一枚金幣，還找了些錢，使船長對我另眼看待。)跑堂很快的爲我擺上餐點，有羊肉、新鮮麵包，和一瓶船員愛喝的粗劣紅酒，然後就離開讓我獨享爐火的溫暖，看碼頭邊的景色。

一天就這樣過了。我愈來愈疲倦，打瞌睡，醒來，又打瞌睡。碼頭上的工作繼續着，絞盤轟

隆作響，起重機懸起貨物時，鐵鏈發出玎玎璫璫的聲音，繩索絞扭着。頭頂上海鷗聒噪的盤旋，不時傳來牛車輾軋而過的聲音。

客棧進出的人不多。一個女人端着一盆待洗的衣物走過天井，一個男孩拿着一爐麵包匆忙經過。還有另一羣人在客棧裏，似乎是住在天井右邊的房間裏。一個穿奴隸衣服的人匆匆由城裏走來，帶着個蓋了亞麻布的平底籃，走進一道門內。過了一會有些孩子從裏頭衝出來，全是男孩，穿着很考究，但吵得不得了，口音很怪，我聽不是是何方口音。其中兩個(看來像雙胞胎)坐在陽光下的石板地上，玩着羊蹠骨遊戲，另外兩個雖然身材懸殊，却模仿大人，用木棍代劍，舊盒蓋做盾牌的在比劍。一個看來極有教養的女人——我想是他們的保姆——由同一道門出來，坐在陽光裏的櫈子上看着他們。男孩們不時地跑出天井朝碼頭上看，我猜想他們的父母可能是等着搭我要坐的那艘船，要不就是準備乘碼頭邊的另一艘船繼續航行。

從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我搭的那艘船的船主，旁邊站了個像是計數員的人，後者筆已久久未動，船上裝貨似乎停了。不久我就得回船艙中簡陋的床上，等着北風把我們送向另一段旅程。

我站起身，這時船長剛好抬起頭來，像狗般警覺的嗅着空氣。然後扭頭朝客棧的屋頂上看，我聽到風信鷄開始迅速轉動，聲音極爲刺耳。它前前後後的轉動着，過了一會，就規律的旋轉起來。風吹到碼頭上，如同水面覆上灰色的陰影，泊在碼頭上的船搖擺着，纜繩像鼓槌似的敲着桅柱。我身邊的爐火旺了起來，火舌朝烟囪口捲升。船長惱火地做了個手勢，口中發號着施令往舷

門走去。我的煩惱轉眼烟消雲散，這陣風很快就會使海面波濤洶湧，但我已不打算與它搏鬪了。秋天多變的氣候，已使風向改變。船無法航行，風是從北面來的。

我上前和船長說話，他看着水手們爲應變天氣把貨物用繩索重新捆好，微慍的證實風向再轉變前將無法出航。我僱了個男孩去取我的行李，自己則走回客棧訂房間。我知道至少會有一間空房，因爲對我不利的風向却給客棧裏其他旅客不少便利。水手們在另一艘船上忙碌着，客棧裏也有不少人忙亂的打點行李準備出發。天井裏的孩子們都失去了踪影，過了一會再度出現，披上斗篷穿好鞋襪，最小的男孩牽着保姆的手，其他的圍着她嬉鬧，活潑、聒噪，顯然對將來的旅程非常興奮。他們等待着，不耐的跳來蹦去，我先前看到的那個奴隸，和另一個僕人背負着行李走出來，身後跟着一個穿着侍從服，聲音嚴厲，長相威嚴的人。雖然他們的口音特殊，但身份一定不低。那個最高的男孩，似乎有點面熟。我站在客棧大門的陰影裏看着他們。客棧主人在侍從付帳後，急匆匆的奔出來，一個女人，大概是他妻子，提着一袋東西也跑了出來。我聽到一句話「換洗衣物」，然後有兩個人滿懷感激的從門口折回去謝謝他們，最重要的人物終於從屋裏出來了。

那是個女人，從頭到脚都被綠給遮蓋了起來。身材還不錯，但舉止極驕傲。我看到她腕上金光一閃，頸上也帶着寶石項鍊。斗篷滾邊是紅色的狐毛，又多又厚，兜帽也滾了一圈。兜帽雖沒戴上，但卻看不到她的臉，因爲她正轉過身和身後還在房裏的人說話。

另一個女人小心的帶着個盒子出來了。盒子用亞麻布包着，看起來很重。她穿得很普通，像

是個女僕。如果盒子裏裝的是她女主人的首飾，這些人一定是極有身份的。

女士轉過身來，我立刻認出了她。那是瑪佳絲，洛郡和奧克尼的王后。絕對不會錯。金紅的秀髮已失去美麗的光澤，變成了紅棕色，身材也因生育小孩而豐潤了不少，但聲音一如往昔，狹長的眼睛、甜美豐厚的唇也絲毫未改。那麼四個健壯、聒噪帶着北方奇特口音的男孩，就是亞瑟的敵人，洛郡國王洛特和她的孩子了。

現在我已經看不見他們了。我注視着門口，想看看最後是不是能看到她的長子——她和亞瑟生下的孩子。

他匆匆走出門來，比他母親還高，是個瘦長的青年，即使從未謀面，在任何地方我都認得出來。黑髮、黑眼、體型頎瘦。有人曾對我提過，他跟我也很像，那是亞瑟的兒子莫瑞。他在瑪佳絲身邊停步，和她說話。聲音輕而愉快，和他母親如出一轍。我聽到幾個字「船」、「帳單」，看到她點着頭。她把漂亮的手擱在他手上，一行人舉步前行。莫瑞看看天空，表情焦灼地又開始說話。他們從離我不到一呎的地方經過。

我轉個身，動作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抬起頭，接觸到我的目光，眼中沒有一點熟悉的樣子，但當她轉身朝船走去時，我看得出她在發抖，拉緊毛皮斗篷，好像突然覺得寒風刺骨。

幾個僕人跟在身後，然後是洛特的孩子：高文、安格文、戈漢利、戈思。他們走過甲板上了揚帆待發的船。

他們全都要到南方去。瑪佳絲居心何在我不知道，不過絕沒好事倒是可斷定的。我沒力量阻止他們，甚至沒法在他們之前送信去，誰會相信一個死人送的消息呢？

客棧主人和妻子走到我身邊，問有何事需要效勞。

我沒要求住奧克尼王后和她隨從們剛空出來的房間。

第二天仍然颳着北風，寒冷、強勁而不斷的吹着。我要坐的船仍無法啓錨。我又想起該送些口信到嘉美樂宮去，但瑪佳絲的船一定比送信的人早到，在這種情況下，我又能送信給誰呢？妮蜜？還是畢威和王后？在國王回不列顛以前我是無法可想的。同樣的理由，只要亞瑟還在國外，瑪佳絲就傷害不了他。在出城沿著堡牆往邁西穆斯之塔走去時，我這樣想着。如果不能有轉機的話，那這就真是陣邪風了。昨天的休息使我精神振作不少，還有一天可利用，所以我要好好的利用它。

上次到塞貢庭時，這座邁西穆斯修建的軍事城已是一片廢墟。之後，康瓦耳的康特曾重新修建它以抵禦愛爾蘭人的入侵。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不過最近亞瑟注意到這裏，要西方的將領梅貢再重修它。我對它現在的面目很好奇，這與另一個因素使我沿着河谷前行。很快的我就到了塔上。天氣很好，但寒風陣陣，整座城沐在金光裏，蜷臥在暗藍的海水中。路邊的堡牆完好地聳立着，置身其中我可以察覺出良好的警報系統和苦心維持的駐地。我把看到的情況都記下來，彷彿

自己仍是亞瑟的工程師，準備向他報告。然後我到城堡的南面，那兒已經殘破不堪，四面都可以進出，我停下脚步，由河谷的斜坡往上看邁西穆斯之塔。

這條路，一度是軍隊的必經之處，但現在大概只有羊羣出沒了。沿着陡峻的山路上行，一塊突起的草地下就隱藏着古老的米勒斯神廟。此地已荒廢了一百多年，但是以前我到這時，通往入口的石級依然可通，廟本身雖搖搖欲墜，却還可辨認。我慢慢地沿着路往上爬，心裏暗自奇怪何以自己又來看它。

我不必再奇怪了，它已經不復存在。沒有任何掩藏屋頂的土墩，或通往地下的石級踪影。不必深思我就找到了答案。在斜坡頂的神廟原址，塞貢庭的修復者利用堡牆的巨石做修建材料，東挖西掘的找小塊金屬，使得半壁山坡成了瓦礫堆。又在上面種了些小樹苗，荊樹、杉木和黑莓，因此連碎石堆都不易看出了。到處都像織布機的緯線似的，羊徑上覆着白白的塵土，在山腹間縱橫交錯。

我依稀又聽到神漸漸遠去的聲音。

「推倒祭臺，是推倒它的時候了。」

祭臺、神廟和所有的一切都已消失，被鎖入深山中。

沒人能相信這樣的改變。我在那站了一會，尋找方向。記憶是絕對正確的，從山上的邁西穆

斯之塔向古堡的西南方拉一條線，另一條連接司令官辦公室和遠方的維得山，兩條線的交點就是神廟的遺址。現在，它們在瓦礫堆的正中央交會，那裏的樹木比較稀少，圓石間有道縫隙，好像下面有什麽東西。

「丟了東西？」一個聲音響起。

我轉過頭去。一個男孩坐在石堆上，低頭看着我。很小，大概只有十歲，渾身髒兮兮的，蓬頭垢面、衣衫不整，口裏嚼着大片黑麥麵包。身邊放了一根榛木枝，他的羊羣靜靜的在遠處的山坡上吃草。

「似乎是個寶貝。」我說。

「什麽樣的寶貝？金子嗎？」

「也許。怎麽？」

他嚥下最後一口麵包。「它對您的價值有多大？」

「哦，我國土的一半。願幫我找它嗎？」

「以前我在這發現過金子。」

「眞的？」

「是啊。還有一次撿到銀幣。另一次拾到個皮帶環。是銅的。」

「你的牧場看來比外表豐富，」我微笑着說。這條古堡和神廟間的路原先往來頻繁，有這類

東西並不稀奇。我看看男孩，骯髒的臉上眸子清澈而靈活。「嗯，」我又說：「我不想挖金子，但是如果你能給我一些資料，我會給你一個銅板。告訴我，你是不是一直都住在這？」

「是啊。」

「在河谷裏放羊？」

「是啊。以前和我哥哥。後來他被賣給商人，就上船了。現在我一個人放。牠們不是我的，羊主是個住在山上的大人物。」

「你記得——」我不帶絲毫希望的提出問題，有些小樹看來已有十年樹齡了。「你記得這些山石是何時有的嗎？或者他們何時重建這的？」

他搖搖頭。「好像以前就是這個樣子。」

「不，以前不是這樣。許多年前我到這來時，山坡旁的路修得很好，山麓底下，就是那兒，下面有個建築物，原先是座廟。很久以前，士兵們常到那膜拜米勒斯。你從沒聽說過它嗎？」

他又搖搖頭。

「也許你父親提過。」

他笑了。「告訴我您是誰，我就把他說的話告訴你。」

「你主人說過。」

「不是。但是如果它在那下面，」他的頭往碎石堆點點。「我知道在那。那下面有水。有水

的地方一定是空的，對不？」

「我去的時候那兒沒有水——」我猛地住口，靈光一現。「水在那？」

「在石堆下，那兒。路的下面。好像離地有兩人高，我由水聲感覺到。」

我注視着這瘦小骯髒的身軀，明亮的灰眼，脚邊的榛樹枝。「你能找到地下的水源？用這根榛樹枝？」

「用它更容易。不過有時候我會感覺到，不用它也可以。」

「金屬物呢？以前你在這找到金子也是同樣的原因嗎？」

「有一次是。那是一個很好的，雕像之類的東西。像是狗類的雕像。主人把它拿走了。如果現在我再找到什麼東西，我才不會告訴他。不過大部分都是銅質的，銅錢。在那座古老的建築物上。」

「原來如此。」我想起自己發現神廟時，它早已荒廢了一世紀之久，但它初建時，毫無疑問是建在水泉邊。「如果你告訴我水在地下什麼地方，就可以得個銀幣。」

他坐着不動，露出小心戒備的樣子。「您要找的寶貝就在那兒嗎？」

「希望如此。」我對他微笑。「不過那兒沒有你想要的東西，孩子。或許有人會帶鐵橇來把石頭移開，即使你帶他們到那，他們也不會把找到的東西分給你。如果你現在告訴我，我會給你報酬。」

他還是沒動，赤脚撥弄着泥土。然後，他在皮短裙裏摸索着，過了一會伸出手來，髒兮兮的手心裏平放着一個銀幣。「已經有人給過我了，大人。還有人知道這個寶貝。我怎麼知道那是您的呢？我告訴他們在那挖，他們移開石頭，把盒子拿走了。」

四下寂靜無聲。在山的背風面，風沒法吹進來。光明的世界似乎已離我而去，過了一會，我平靜下來，在一塊圓石上坐下。

「大人？」男孩從棲身的地方滑下來，慢慢朝下走，在我身邊停住，注視着我，但神態仍然小心，好像準備要逃開。「大人？如果我做錯——」

「你沒做錯什麼。你怎麼知道呢？不，別走，把經過情形告訴我。我不會傷害你。我怎能傷害你呢？他們長得什麼樣子，多久以前的事？他們把盒子拿走了嗎？」

他又疑惑的看了我一眼，然後似乎相信了我，急切的說：「就是兩天前。兩個男人，我從來沒見過，是奴隸，和一位女士一起來的。」

「女士？」

我臉上的表情使他退了半步，然後又停住了。「是啊，就是兩天以前。我想，她一定是會法術。她往那直走過去，像狗走到麥片鍋旁似的。她指着差不多的地方說：『試試這兒。』那兩個人就把岩石移開。我就坐在那上面。他們挖了一會，弄錯了位置，所以我就下來，把剛剛對您說的話告訴了他們，說我可以找到東西。『好，』她說：『這附近藏了個金屬物，我把地圖給弄丟

了，』她說：『但我知道它在這兒。物主請我來，如果你能告訴我在那裏挖，我就送給你一個銀幣。』所以我就幫她找了。金屬物！我手上的榛樹枝飛出去，像狗嗅到骨頭似的。裏面一定有像金子那樣貴重的物品吧？」

「的確，」我說：「你看到他們找到它了？」

「是呀。我等着領酬勞，您知道？」

「當然。它像什麽樣子？」

「一個盒子，這麽大。」他用手比劃着。「看起來很重。他們沒打開。她叫他們放在地上，然後她把手放在上面，像這樣。我跟您說，她會法術。她頭向上仰，正對維德山，好像在和神說話。你知道，就是住在那兒的那個神。人家說，祂曾經造過一把劍。現在屬於國王。梅林從國王之山爲他取來的。」

「嗯，然後呢？」

「他們把它拿走了。」

「你看到他們往那去嗎？」

「嗯，看到了。下山到城裏去了。」脚趾在地下畫來畫去，憂鬱的眸子注視着我。「她說是物主派她來的。那是騙人的嗎？她說話的樣子好親切，奴隸臂上烙着王冠，我想她是個王后。」

「她確實是，」我說。我挺挺身對他說：「別那樣，孩子，你沒做錯什麽。事實上，你做得

比許多大人還好，你把眞相告訴了我。如果你不把這事說出去，你還可以得到一個銀幣，把那地方指給我看，去做你的事，這樣我就付你一個銀幣，來。」

「可是這是銀子，大人。而且我沒做什麽事。」

「並不盡然。你給我的消息已經值國土的一半了，甚至更多。國王的贖金，他們不是這樣說嗎？」我站起身。「不要想了解我。靜靜的留在這兒，看着羊羣，搜尋財富，神會與你同在。」

「也與您同在，大人。」他凝視着我說。

「也許，」我說：「祂們一向如此。現在祂們該在第一隻船後另派一艘送我到南方去。」

我離開身後好奇注視的他，汚黑的手裏緊抓着銀幣。

第二天正午一艘往南的船進了港，在傍晚時又隨潮水南下。我站在甲板上，筋疲力盡的苦捱着，直到船在五天後安全的駛進瑟富河。



風仍然很強，但並不穩定。到達河域以後，天氣已經轉好了。所以我們沒在馬利都南停留，而直接往河口進發。

由查訪中我知道「歐克號」——瑪佳絲坐的船——已駛往伊霍登，在中途至少停了兩次。好

運道可能使我的船程快了一些，瑪佳絲一行不會在我前面多遠。我想或許我該賄賂船長讓我們的船也在島上停一下，但在那一定會被認出來，這正是我想極力避免的。當我見到瑪佳絲時，如果我早知道她從米勒斯教得到法力，並且仍然有一些法術的話，不管有怎樣的危險，我可能都會和她一起搭上「歐克號」，雖然或許我會在這次航行中送命。

我没辦法知道亞瑟什麽時候回來，而且如果我得隱匿到他回來，瑪佳絲可能在我走以前到他那。在緊追她往南的船上，我希望能設法見到妮蜜。我可以預期到可能的結果，死人復活是不會受人歡迎的。或許她會阻止我再回到亞瑟身邊，恢復自己對他的影響力和服務。但她有了我的法力，而聖杯是關係未來的，未來又由她指引。我必須警告她另一個女巫來了。刼取邁西穆斯的寶物是件危險的事，我不能忽視。

船駛過通往島上碼頭的河口使我鬆了一口氣，而後繼續前駛進入狹窄的瑟富河道。最後我們停泊在福朗河口的小碼頭，那裏有一條很好的路通往夏日國的安薩。這回我用墓布上的寶石付船費，剩下的錢買了匹健馬，鞍袋裏裝滿食物，還有一套換洗的衣服，立刻上路朝城裏走去。

除了在那些我很出名的地方外，我想自己被認出的機會不大。被關在墓中後我瘦了不少，頭髮都灰白了，鬍子也没刮。不過，我還是決定盡可能避開城鎮，住在鄉下的客棧裏。我不能够露宿，天氣一天比一天冷，而且正如我所料，我發現這段路程令人疲累。第一天傍晚，我已打算休息，就在離安薩還有四、五哩的地方一間小而整潔的客棧歇下脚。

還没叫食物前，我就先打聽消息，知道亞瑟已回到嘉美樂宮。問到妮蜜時，他們答得很快，但不怎麽肯定。「梅林的妻子」他們稱呼她「國王的女魔法師」，還附上一兩個傳說，但却無法肯定她的行踪。有人說她和國王一起在嘉美樂宮，又有人確定她在一個月前就已離開了那，他說雷其出了事，有些關於瑪姬絲王后和國王寶劍的傳言。

這樣看來，妮蜜是没法聯絡上了，亞瑟已經到家了。即使瑪佳絲已到了島上，她也不會立刻面謁國王。如果我加快行程，有希望在她之前見到他。我匆匆用膳，付完帳，讓他們再將鞍袋裝滿又上路了。雖然我很疲倦，還是走了十哩路，馬仍然神采奕奕，如果不逼牠快跑，我想牠走一夜絕没問題。

天上掛着一輪明月，路也重新翻修過了，所以我們在午夜就到了安薩。城門已經關閉，我不得不越牆而過。中途停了兩次，一次是被守衞發現，另一次是被一隊掛着麥威徽章的騎兵盤問。每回我都亮出龍形的寶石胸針，含糊的說：「國王有急事。」胸針和我的話，使他們毫不起疑的放過了我。走了約一哩後，面前出現了叉路，我選了往南的一條。

冰冷的天際升起一輪小小的紅日。前面的路和險峻的山徑相錯，石灰石呈骨白色，肆虐的狂風使樹木全朝東北歪斜。馬開始慢步，過了一會更蹣跚起來。我已進入半睡眠狀態，筋疲力盡得失去了感覺。爲了我倆着想，經過水槽時我翻身下馬，從鞍袋裏取出草料，自己則坐在水槽邊用蜂蜜酒和葡萄乾麵包當早餐。

天色逐漸變亮，在結霜的草上閃爍着。天很冷，我弄碎槽面的薄冰，用水洗洗手臉，精神一振，不過也使我顫抖起來。如果我和馬想活命就得繼續走，我立刻給牠套上馬勒，牽着牠到水槽邊便於上馬的地方。馬抬起頭，豎起耳，然後我也聽見了聲音，馬蹄聲由城中逼近，疾馳而來。顯然有人在城門一開即出城，並且飛快的騎了匹健馬。

我看到他了，一個年輕人，騎着一匹大青馬，距我還有百步遠時，我就認出了王室信差的徽章，他由水槽邊的路上行，進了小路，舉起手示意。

他不是因爲我而停下的，但這段路的一邊是低低的岩脊，另一邊則是陡峻的斜坡，水槽擋住了狹窄的路面，而且我把馬拉過來時，正好擋在路中。

騎士放下韁繩，安撫着精神奕奕的青馬，不耐的說：「幹什麽？如果你等待同伴，朋友，我可沒辦法。你看得出我是什麽人嗎？」

「某位國王的使者。你要去那？」

「嘉美樂宮。」他很年輕，紅褐色的頭髮，尖銳的嗓音，態度傲慢，不過語氣已算謙恭了。「國王住的地方，明天以前我必須到那兒。什麽事，老先生，你的馬跛了嗎？你最好——」

「不，我會設法的，謝謝你。我不會爲點小事躭擱你，但這事關係重大。我請你爲我帶個口信，是給國王的。」

他注視着我大笑起來，吐出的氣立刻凝聚成白霧。「他居然說是給國王的！先生，原諒我，

國王的信差除了替旅人帶口信外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如果是請願，那我建議你同卡隆等候，國王會到那過耶誕節，要是快一點，你應該可先到那。」他抬起脚，好像要踢馬快跑。「所以請站到一邊讓我過去。」

我没移動，只是心平氣和的說：「我想你最好聽我把話說完。」

他猛地掉頭，惱火的揚起馬鞭，我想他是打算抽我。接觸到我的目光，他把準備出口的話吞了回去。青馬本是等着馬鞭一抽就前進的，這時却無法動彈。牠焦躁不安的後退，吐出的白氣像龍在噴火。年輕人清清喉嚨，疑惑的上下打量我，目光回到我的臉上。我看出他的疑懼在增加，最後終於讓步，臉色也平霽下來。

「唔，先生，我可以聽聽。當然我要帶合於身份的口信，我們可不是一般的信差，我必須遵守行程的安排。」

「我知道，我不會隨便麻煩你，要不是太緊急，我也不會去見國王。而你點醒了我，你會比我早到那兒。口信是：你在路上遇到一個老人，他給你一件信物，告訴你他在進宮面見國王的路上。可是他只能慢慢前去，所以如果國王想見他，他必須到路上見他。告訴他我走的是那條路，並且告訴他我付給你的是付擺渡人的酬金。請重複一遍。」

這些人被訓練得把每一個字背起來，因爲他們帶的訊息常是由不會寫字的人發出的。他未經思索的照做：「我在路上遇到一個老人，他給我一件信物，告訴我他在進宮面見國王的路上。但

他的行程很慢，所以如果國王想見他，必須——嘿，這是什麽口信？你瘋啦？你說話的口氣，聽來像叫國王來接你。」

我笑笑。「聽起來是像。如果想使這個口信愉快的傳送，也許我的措辭應該更好些？無論如何，我要你秘密的傳遞。」

「我看最好秘密點！嘿，我不知道你是誰，先生，我猜你是個有來頭的人，雖然，唔，你看起來實在不像，如果我得秘密的叫亞瑟王來，我希望那最好是個強而有力的信物，酬金也要高一些。」

「哦，它是的。」我已把龍形別針用亞麻布包了起來，別在一個小包裹。我把它交給他，連同墓中我眼瞼上的第二個金幣。他看看金幣，再看看我，然後翻來覆去的看着包裹。疑惑的問：「裏面是什麽？」

「只是我說的信物。我重複一次，這事很重要，你必須秘密的立刻把它交給國王。如果畢威和他在一起，沒關係，但有其他人在場就不行。明白了嗎？」

「是——是的，不過……」他腿一夾，手一拍，策馬離開我幾步，迅速的打開包裹，使我來不及阻止。我的胸針，還有龍形的王徽在金質底板上熠熠生光，滑進了他的手裏。「這個？這是王室的暗號。」

「不錯。」

他突然問：「你是誰？」

「我是國王的堂兄。所以你送口信時不必擔心。」

「國王除了不列塔尼的赫爾外沒有其他的堂兄，他並沒龍形別針，只有……」他的聲音愈來愈小。臉上血色盡退。

「國王會知道我是誰，」我說：「不要以爲我會因爲你懷疑我，或打開包裹而譴責你。國王脾氣很好，我會幫你說情。」

「你是梅林。」聲音很低，他舐舐唇，試了兩次才出聲。

「不錯。現在你知道我爲什麽叫你單獨去見國王了。這也會令他很震驚。不必害怕。」

「可是……梅林已經去世，而且埋葬了。」他已是滿面蒼白。韁繩由指間滑落，青馬乘機低下頭來吃草。

我急忙說：「別把別針弄丟了。你瞧，小夥子，我不是鬼。不見得每一個墳墓都只有死人能住。」

我想盡力安撫他，可是他却跑開了，臉色較早先更蒼白。「大人，我們以爲……每個人都知道……」

「人人都以爲我死了，不錯。」我情緒高昂的說着，使它像是事實。「其實我只是得了昏死病，後來又好了。就是這樣，現在我很健康，將再回去爲國王效勞……不過是暗中的。在國王見

到我和我談話之前，不能有人知道這樁事。所以除了國王的信差，我不願告訴任何人，懂嗎？」

這番話如我所願的奏效了，也恢復他的自信。他的面頰恢復了血色，挺直背脊說：「是的，大人。國王會——非常高興，大人。當你死——當你——唔，當事情發生後，他把自己整整關了三天，不願和任何人交談，連畢威王子也不例外。人家是這麽說。」

談話中聲音漸漸恢復了正常，聽得出在想到能把這好消息帶給國王時，他是相當興奮的。金幣倒是其次。最後當他說到梅林是如何地被懷念、哀悼時，他說：「全國上下都一樣，大人，眞的。」他把馬頭由沾霜的草上拉起，讓牠跳躍熱身。臉上的表情已回復明朗，看來興奮而急切。

「我這就上路了。」

「你何時抵達嘉美樂宮？」

「明天中午，如果運氣好，有好馬換的話。多半是在明天掌燈時分。現在你沒法替我的馬添雙翅膀吧？」

我笑笑。「做那種事以前，我得休養得更好一些。再等一下……還有一個消息要給國王。也許你早已聽說了？在安薩你可曾得到任何有關奧克尼王后的消息？我聽說她坐船南下到伊霍登來了，顯然她是到宮裏去的。」

「是的，那消息很正確。她已經到了，我是說上岸了。現在她已在赴宮中的路上。人們說她不會服從召喚——」

「召喚？你是說是國王叫她來的？」

「是的，先生，無人不知，所以我並非隨口說的。事實上，我還因此贏了一小筆賭金。他們說即使男孩們有安全通行證，她也不會來，我說她會。太華固守洛特其它的城堡，亞瑟又那麽頑固，如果國王把她逐出去，她上那去找庇護？」

「是沒處可去。」我心不在焉的說着，腦裏一片空白。這件事我沒預先見到，也沒法了解。「原諒我躭擱你，但我實在是久無消息了。你能告訴我國王爲什麽要召她去——而她又非去不可嗎？」

他張嘴又閉上，然後顯然決定告訴國王的堂兄兼昔日參謀並不違背他的誓言，點點頭說：「我知道是和男孩子有關，先生。特別是五個兒子中的長子。王后把他們全帶到嘉美樂宮來了。」

五個中最大的。這麽說妮蜜已爲他找到莫瑞了……這件事我沒辦成。妮蜜，爲「國王的事」到北方去。

我向他稱謝，回身拉開馬。「現在上路吧，貝力羅夫（譯註：希臘神話中騎天馬的勇士），盡快趕去，小心龍針！」

「我已經有需要的龍了，謝謝。」他拿起韁繩，舉手敬禮。「不過那不是我的名字。」

「那麽你叫什麽？」

「柏沙。」他說，我微笑時他極爲困惑。過了一會和我一塊大笑，揚起馬鞭，騎着青馬疾馳

而過。

6

趕時間的時刻已經過去了。也許瑪佳絲會在信差之前見到亞瑟，這一點我是無法可想。雖然知道她有法力仍令我不安，但最大的憂慮已經過去了：亞瑟已有了準備，她是應召而去的，人質和她一道。也有可能我會在瑪佳絲和莫瑞之前先和他談。我對亞瑟很有信心，他看到信物聽到口信，一定會在路上迎接我。遇到信差是一樁最幸運的事，即使在年輕時，我也沒法像他們騎得那樣快。

和妮蜜聯絡也不那麽緊急了。我心裏暗自喜悅，人有時會畏縮做某些事，不願聽某些眞相。如果我能不讓她知道我的存在，我想我會樂意如此做。我想回憶她的愛語和我逝去時的悲傷，不想看大白天她見到我活着時臉上沮喪的表情。

那天我走得很慢，在安靜寒冷的日落時分，到了路邊的客棧，在那歇脚。沒有其他旅客住在那，這一點我很高興，我看到馬進棚吃過草料後，才用女主人燒得豐盛的晚餐，然後早早上床。一夜無夢。

第二天我留在屋裏，欣喜能獲得休息。三兩行人由路上經過：一個家畜商趕着他的牲口，農

夫和妻子由市場回家，一個信差向東北去。但到黃昏時，我又是唯一的客人了，須替自己生火。晚餐後，店主和妻子回到房裏，我又孤單的被留在狹小的房間中。我把草鋪拉近火邊，添上一大塊木材使房裏温暖些。

那晚我不打算睡。客棧再度陷入寂靜中，我把椅子拉近火爐，在火裏添上新材。女主人好心放了一壺水在鍋上燒，我把熱水倒進殘酒裏喝了下去，夜晚無數的小聲音包圍着我：火中木材的噼啪聲、火舌撲捲聲、天花板裏老鼠的奔竄聲和遠處猫頭鷹振翼的獵食聲。我把酒放在一邊閉上眼，不知在那坐了多久，也不曉得什麽樣的祈禱使我膚上生汗，夜裏的噪音沉入無邊的寂靜。火光刺痛了我的眼珠，我穿過光明、黑暗，黑暗、光明……

距我上一次看到嘉美樂宮的大廳已有很長一段時間，現在它在秋日的黃昏裏明亮如同白晝。光線在婦女的灰衣上隱約閃爍着，男人的寶石和武器熠熠生光。晚餐剛剛用過，歌葳妮坐在高脚桌中央的位置上，靠着金背椅，極爲迷人。畢威則坐在她左邊。他們很快樂，情緒高昂的露出微笑。王后右邊的國王巨椅是空的。

正當我因未見到最想見的人，而感到一陣寒意時，我看到他了。他正走下大廳，不時停下來和身邊的人交談。他微笑着，極爲平靜，有一兩次還使旁邊的人也笑了起來。有人給他一張紙，像是封信，被拿上高脚桌，國王親自回話。他走到大門邊，對衞士說了句話，離開他走了出去。

兩個士兵——看守大門的衛士在那等他——中間還站了一個熟面孔：瑪佳絲的侍從。

後者在國王出現後立刻走上前，然後驚慌地停了下來。顯然末料到會見到國王本人。他壓抑着驚奇，單膝跪下，用古怪的北方腔調開腔，亞瑟倒聽得懂。

「他們在那兒？」

「哦，宮門口，陛下。我后邀請陛下今晚至大廳一晤。」

「我下令叫她明天到圓廳來。她没接到信嗎？」

「接到了，陛下。但她遠道而來疲累不堪，又憂慮您召喚所爲何事，在獲悉陛下意願前，她和孩子們不能安心休息。今晚她會把孩子們一起帶來，請陛下和王后接見他們——」

「我會接見他們，但不在大廳裏，而在宮門口。同去叫她在那兒等候。」

「但是，陛下——」國王沉默不語，他只好不再作聲。帶着尊崇的態度起身，向亞瑟行禮，和兩名衞士消失在暗處。亞瑟慢慢的尾隨着。

是晚乾爽而寧靜，平台邊的樹上凝着白霜，亞瑟經過時罩袍拂下了一些。他走得很慢，低着頭，眉頭緊蹙。除了兩名衞士外没有其他人護衞，一個兵士向他敬禮，問了個問題，他搖搖頭，隨行的人遂止步。他獨自穿過王宮花園，走過教堂圍牆，下了噴泉邊的石級，然後再穿過另一扇門，守衞向他敬禮，然後走上經過堡壘通往西南門的小路。

坐在遙遠客棧的火焰旁，異象中的情景刺痛我雙目，我盡可能清楚大聲的警告他：

「亞瑟，亞瑟，這是那晚你在路格瓦所留下的禍害。她使你的孩子變成你的敵人，殺了他們吧！現在就殺了他們！他們是你的禍害！她手中的權力象徵令我害怕。現在殺了他們！他們在你的掌握下！」

他在半途停下脚步。抬起頭，好像在聽夜空中的低語。柱上的燈在他臉上投下光影，我幾乎認不出來。那是一張陰沉、嚴厲、冷峻的面孔，像是法官或執法人。他默默的站了一會，然後突然像是被踢了一脚般，朝堡壘的大門走去。

他們在那，一大夥人。已經更衣加上罩袍，馬精神抖擻，盛裝披掛。火光下金色流蘇和紅絲的馬具閃爍着光輝。瑪佳絲穿了一身白，罩袍繡滿銀線綴的小珍珠，腥紅的長斗篷鑲滾白色的毛皮。四個較小的男孩和一些僕人站在她身後，莫瑞則騎着英姿煥發的黑馬，手執銀光閃閃的轡繩立在母親身畔，好奇的看着四周。我想他不知道，她並没對他說。黑眉像一雙翅膀，長得極爲整齊，緊閉的唇一如瑪佳絲般緊鎖着秘密。眼睛是亞瑟的，也是我的。

瑪佳絲背脊挺直，靜靜的坐在牝馬上等待着。兜帽披在身後，光線映出她的臉，蒼白而面無表情。長睫下的雙目閃着淡綠色的光芒，細小的貝齒輕咬着下唇。我知道在冷靜的外表下，她是小心謹慎的，甚至可說是有點害怕。她不重視亞瑟的信差，自作聰明的在深夜帶着小隊人馬來到宮裏，故意選衆人羣集大廳的時刻。她定以爲能把這些孩子帶到王座前，當衆介紹亞瑟的兒子，在王后和貴門巨冑前強迫國王承認他。然後她將只是帶着另一羣孩子的小國王后。可惜現在她被

擋在門口，國王又一反常例的單獨來見她，旣無旁觀者也沒侍衛。

火光照耀下他走了過來，在離幾步遠處停下步，站在火光裏，吩咐守衛：「叫他們過來。」

莫瑞跳下馬，挽着母親上前。僕人牽馬退到閘門邊。瑪佳絲一邊一個男孩，三個小的跟在身後，走上前去。

這是在路格瓦她叫侍女把他帶到床邊後他們頭一回見面。那時他還是個青年，經過首次戰爭後正式成爲王子，年輕、愉快而充滿活力；這個女人則年已二十，狡猾而富經驗，運用性的需求和法術蠱惑了男孩。現在雖然已生育了子女，她仍有無限的魅力。但她面對的不再是個熱情無經驗的男孩，而是一個正當盛年的男人，擁有國王的判斷力與權力，和一種可怕、危險的引燃火焰能力的男人。

瑪佳絲走到他面前的霜地，屈膝跪下，右手扯着年輕的莫瑞，讓他也照做。高文則站在另一邊，和其他孩子一樣好奇的注視着他們的母親和國王。她要他們跟着行禮，洛特的孩子，高傲、大骨架、臉色紅潤，細嫩皮膚和漂亮的頭髮來自母親。不管洛特過去做了什麼，亞瑟都不會加在孩子們身上。但另一個，有黑眼，瘦削臉頰的孩子，具有邁西穆斯傳下的王室血統……她強迫他跪下，他跪在那，昂着頭，另一雙黝黑的眸子注視打量着他，不用任何解釋，一切都顯而易見。

瑪佳絲開口說話，悅耳的聲音絲毫未變。我聽不到她在說什麼。亞瑟像石像般呆立着，我懷疑他聽進去一個字。他幾乎未望她一眼，眼睛只看着他的兒子。她的聲音開始急切起來，我聽到

幾個字眼「弟弟」、「兒子」。亞瑟面無表情的聽着，我可以察覺到話語像箭般在他們之間穿梭來往。他上前一步，伸出手，她把手放在上面，他拉起她。男孩和閘門邊等候的人，微微的鬆了一口氣。她的隨從們手未曾離刀——被故意安排得遠離他們，但結果還是一樣的。兩個較年長的男孩——高文和莫瑞，在他們的母親起身時互換目光，莫瑞微笑着。現在他們等待國王給她和平、友誼的親吻。

他並未這麼做。他扶起她，說了些話，然後轉身把她帶開一些。莫瑞的頭立刻像獵狗般跟着轉了過去。國王對男孩們說：

「歡迎來到此地。現在回閘門邊靜候。」

他們走了，莫瑞回頭瞥了母親一眼，有一陣她露出驚恐的樣子，然後又換上鎮靜的表情。一定有人下達了什麼命令，因爲那名侍從由閘門邊匆忙上前，手中捧着從塞貢庭帶來的盒子。權力的象徵物……不可思議，她竟然把它們帶來給國王。眞令人不敢相信，她竟希望邁西穆斯的寶物能使他喜歡她……

他跪在國王脚邊。亞瑟打開盒蓋，火光照亮了裏面的寶物，我看到裏面所有的東西，就像它們放在我脚邊一般。銀色，全是銀色，杯子、手鐲和銀花項鍊，上面的花紋完全表現了北方工匠的手藝，但並沒有邁西穆斯權力的象徵，沒有鑴刻花紋的聖杯，沒有矛頭，也沒有嵌着藍寶石和紫水晶的巨盤。亞瑟只望了一眼。當侍從倉皇地退回宮門下時，國王又轉向瑪佳絲，不理放在霜

地上的禮物。他不管禮物，也不管到目前爲止她所說的每一句話。我明晰的聽到他的聲音。

「瑪佳絲，我找你來這裏的理由你可能不清楚。你很聰明的服從了我。原因之一是關於你的孩子，你一定早就猜到了，不過你用不着爲他們擔心。我曾應允他們絕不會受到傷害，我會遵守諾言。但你我可沒做過承諾，你最好跪下請求寬恕。你希望怎樣的寬恕？你殺了梅林，你使他吃下毒藥，最後他因此送命。」

她沒料到這一逆轉。我看到她喘着氣。白皙的手微抖着，好像要去摸喉部，但她阻止了它。

「誰告訴你這番謊言？」

「這不是謊言，他垂死時親口說的。」

「他始終是我的敵人！」她大叫。

「誰敢說他欺騙？你知道自己做了什麽，你否認嗎？」

「我當然否認！他一直恨我！你也知道爲什麽。除了自己外，他不希望任何人影響你。我們犯了錯，不錯，你和我，但我們是無意中犯下的——」

「如果你够聰明，你就不該提那件事。」他的聲音冰冷而毫無感情。「你和我一樣明白我們犯了什麽錯，原因何在。如果你希望得到寬恕，你就不該再提它。」

她低下頭，絞弄着手指，擺出一副謙卑的姿態。再開口時，聲音平靜多了。「你是對的，陛下，我是不該那麽說。我不會用過去惹你煩心。我服從你，把你的兒子帶來，讓你以良心公平的

對待他。你不能否認他是無辜的。」

他悶聲不響。她再重複了一遍，用充滿誘惑的雙眼注視他暗示着。

「至於我，我承認自己愚蠢。亞瑟，我到這來只是以姊妹的身份——」

「我有兩個姊妹，」他冷酷的說：「另一個剛試着背叛我，別提我的姊妹。」

她抬起頭，哀求者的僞裝姿態已抹去。她用一個小國王后面對國王的態度面對他。「除了以你兒子母親的身份來這外，我還能說什麽？」

「你是以謀殺比我父親對我更具意義的人的身份來這，除此之外什麽都不是。你對我毫無用處，這是我叫你來的原因，也是我批評你的態度。」

「他會殺了我。他要你殺掉你自己的兒子。」

「那不是事實，」國王說：「他阻止我殺你們倆。不錯，你會感到震驚。當我聽到孩子出世時，第一個念頭是馬上派人把他除去。但，你該記得，洛特搶了先機……在所有人中，梅林是唯一要保護孩子的，因爲他是我的。」他的平靜中第一次露出了感情。「可是現在他已不在了，瑪佳絲，他沒法再保護你。你以爲我爲何拒絕今晚當着王后和武士們的面在大廳裏接見你？那原是你所期望的，對不對？你，帶着你美麗的面孔，悅耳的聲音，四個和洛特生下的男孩，和有王室面孔、黑眼的年輕人……」

「他對你毫無傷害！」她叫着。

「不錯，他對我毫無傷害。現在聽我說，你和洛特生的四個兒子我要留下，讓他們在嘉美樂宮受訓。我不願他們受你照顧，被你訓練成痛恨國王的背叛者。至於莫瑞，他對我毫無傷害，雖然我曾和你一樣寃枉他。我不會寃寃相報。我曾因他被警告，但男子漢必須正直行事，對他自己的痛楚也不例外。誰能正確的了解神意？你也要把他留下來。」

「我一離開你就會殺他嗎？」

「如果我要這麽做，你除了讓我這樣做還有什麽選擇？」

「你變了，弟弟。」她惡狠狠的說。

第一次，亞瑟像是要笑。「可以這麽說。現在爲了安慰你，我不會殺他。至於你，瑪佳絲，因爲你殺了梅林，全國最好的男人——」

他的話被打斷了。閘門處傳來馬蹄聲，守衞急忙喝止查問，一聲上氣不接下氣的回答，然後大門軋軋地開了。一匹馬，口吐白沫，蹣跚前進，在國王身邊停步立正。頭隨着膝蓋下垂，四肢顫抖。信差由馬上滑下，抓住腰帶使自己平靜，然後上前單膝跪地向國王致敬。

這種打岔實在無法令人高興。亞瑟抬起臉，挑着眉，一臉憤怒。「什麽事？」聲音平板的發問。他知道在這個時候，這種情況之下不該有信差來，除非事關重大。「等一等，我記得你，對吧？柏沙，是不是？格勒溫會有什麽消息讓你毀了一匹好馬，又打斷我的私人會談？」

「陛下——」他清清喉嚨，看看瑪佳絲。「陛下，我有緊急消息，最緊急的，我必須私下傳

達。請原諒。」這句話有一半是對瑪佳絲說的，她像雕像般立着，手撫喉部。一些殘餘的法術應該會警告她這消息可能是什麽。

國王一言不發的注視着他，點點頭。他下了命令，兩名衞士上前，站在瑪佳絲的左右兩邊。然後他轉身，向信差做個手勢，帶着他走上大路。

在王宮石級底他停步望着他。

「口信？」

柏沙呈上我交付的包裏。「我在路上遇到一位老人，他交給我這件信物，告訴我他在進宮面謁國王的路上。可是他没法很快到達，所以如果國王想見他，必須親自去接他。他在安薩到嘉美樂宮的山路間走着。他告訴我——」

「他交給你這個？」別針躺在國王的手裏。龍形花紋熠熠生光。亞瑟抬起頭來，臉色蒼白。

「是的，陛下。」他迅速的繼續背誦。「他要我告訴你，他付給我的是擺渡人的酬勞。」他伸出手，掌心中是那枚金幣。

國王像做夢的人般拿起它，看了看又放回去。用手翻弄着別針，龍形花紋在火光下閃爍着。

「你知道這是什麽嗎？」

「是的，陛下。那是代表王室的龍形別針。我剛見到它時，曾問他的身份，但後來我就知道他是誰了。陛下，没錯……」國王的臉現在完全失去了血色，有點目瞪口呆。年輕人舔舔唇，把

剩下的口信說完。「昨天他叫住我時，是在靠近第十三號路碑的地方。他——他看來身體不怎麽好，陛下。如果你眞要騎馬去接他，我想他離那附近的客棧不會太遠。就在南方的馬路後，門口有一叢冬青樹。」

「一叢冬青樹。」亞瑟面無表情的重複着，像在夢中說着囈語。然後，突然夢碎了，臉色也恢復了紅潤。他把別針抛向空中，別針亮閃閃的翻滾着，又迅速的接住它。而後他大笑：「我該知道！我早該知道……無論如何，這是事實！」

「他告訴我，」柏沙說：「他說他不是鬼。還說不見得每一個墳墓都只有死人能住。」

「即使他是鬼，」亞瑟說：「即使他是鬼……」他旋轉身子大叫。衆人擁了上來。他立刻下令：「我的灰種馬、斗篷和劍。給你們四分鐘時間。」他向信差致謝。「在我回來之前，你要留在宮裏。做得眞不錯，柏沙。我會記得這件事。現在去休息……哦，亞帆，叫畢威帶二十個武士跟我去。他會指引他們方向。給他食物，照顧他的馬，在我回來前別讓他離開。」

「那位王后呢？」有人問。

「誰？」顯然國王已經把瑪佳絲抛到九霄雲外了。他隨口說：「在我有時間顧到她之前看着她，不准她和任何人說話。一個都不許，明白了嗎？」

馬被帶來了，兩個馬夫爬上馬背，套上馬銜。另一個人則提着斗篷和劍跑過來。閘門大開，亞瑟騎上馬。灰馬咆哮着，馬刺一踢牠就跳躍前進，像劍般衝出宮門。在陡峻、彎曲的宮路上飛

奔，彷彿那是白天時的平地。這就像那名叫亞瑟的男孩騎着馬衝出蠻荒森林，奔向同一約會的情形……

瑪佳絲的白衣被綠色的草地給弄渾了，當士兵們經過時，她僵直的站在守衛之間。男孩們在裏面，莫瑞也雜在其中，他們朝着王宮方向行去，沒有人留戀地望她一眼。

認識她多年，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她只是個受驚的婦人，臉上的表情極力抗拒着無法抵抗的魔法。

7

第二天早晨，客棧主人和他的妻子驚恐的發現我躺在冰冷的爐火邊，顯然是暈厥了。他們把我弄到床上，用毛毯包着我，把火爐重新生起火。沒多久我就甦醒了，好心的鄉人像照顧自己父親般照顧着我。我的情況並不太糟，見到異象總是要付出報酬的，先是異象來襲的痛苦，繼之是抛開一切的長眠。

估量完距離，我讓自己安心的休息，第二天清晨，我不顧店主的抗議，請他們把馬上鞍。等我告訴他們我不會騎很遠，頂多一哩多路就會有朋友來接時，他們才安下心。我又請他們「爲我和我的朋友」準備晚餐，進一步安慰他們。

「因爲，」我說：「他喜歡美味的食物，女主人燒出的食物實在太可口了，我敢說跟御用膳房裏的廚師一樣好。」

這番讚美使店主的妻子眉開眼笑，放下焦慮開始談閹鷄的事，於是我就留下食宿費出發。

一場大霜降完後，天氣稍稍轉霽，太陽露出了笑臉，散發着温暖的熱力。天雖不很冷，但處處可見冬已來臨的跡象，高處的枝葉光禿禿的，鶇鳥在結了漿果的冬青樹上飛上飛下，紅翼鶇鳥羣聚樹叢，榛樹的果實已成熟。羊齒變成淡金色，金雀花叢還殘留着一些零星的花朵。

馬經過長久的休息後，又已精神抖擻，我們慢跑着走完第一段路，一個人也沒遇到。路由石灰石山頂沿着河谷蜿蜒下行，河谷斜坡旁的樹呈現秋天的色彩，山毛櫸、橡樹、栗樹和金黃的樺樹，松樹頂的綠葉和嫩綠的冬青遍布四野。我還看到樹叢間隱約的水流，店主告訴我，河流再過去一段會出現叉路。路和河流交錯，近的一條有淺灘，遠的一條則往右通過叢林。這是一條行人稀少的路，非常崎嶇，和幾哩外向東的碎石路相接。

這就是我準備去的地方。走了整整一哩沒見到一座建築物，作爲相會處的淺灘和深夜裏的暗室一樣隱密。我不敢走得太遠，只要亞瑟一上馬，他必是全速前進，不走小路的。林間的路我不熟，也不肯定他會從那來，所以我選任何一條路都有可能和他失之交臂。

這是等人的好地點。太陽映照着山谷十分温暖，空氣暖和而新鮮，聞起來有松樹的味道。兩隻樫鳥在冬青叢上追逐嬉戲，天藍的翅膀一閃低飛過小路。南面稍遠的林子裏，傳來啄木鳥工作

的答答聲。小河低吟着穿過山路，潺潺往前流，鋪滿羅馬石的淺灘不到一尺深。

我把鞍拿下，弄鬆馬銜，解開轡繩把牠綁在榛樹上，讓牠自在地吃草。河邊幾步遠的地方有棵松樹倒了下來，整個沐浴在陽光下。我把馬鞍放在樹墩旁，坐下等候。

我的時間控制得不錯，等了一個小時，就聽到碎石路上的馬蹄聲。顯然他是選了大路，而未抄林裏的捷徑。他騎得並不匆忙，輕鬆自在的蹄聲，顯然是在讓馬休息。他並不是一個人，畢威或許和他並轡而行。

我走到路當中等他。

三個騎士由林中疾馳而出，到了通往淺灘的緩坡停下。我一個也不認識，而且他們是現在少見的人。過去在山路上，尤其是在往北或往西的蠻荒地帶，單身旅客常遇到危險，但安布勞希和繼位的亞瑟已把驛路上的惡匪歹徒消滅得差不多了，不過顯然還未完全根除。這三個人曾經是士兵，仍穿着表示軍屬的皮甲冑，其中兩個還戴着歷經滄桑的盔帽。最年輕的一個穿着最整齊，耳後斜插着一支鮮紅的漿果枝。三個人都一臉絡腮鬍，帶着刀和短劍。最高的一個，大把棕褐鬍子已呈灰白，鞍袋裏露出一根醜惡的棍子。三匹馬有着常行山路的結實肌肉，分別是奶油色、棕色和黑色，厚實的皮膚上沾着濕土，但看起來却保養得很好，亦極強健。無需先知的本能，我也深知這三個人不好對付。

他們在河邊停住俯視着我。我站在原地回看他們。腰中雖有刀，但劍却在鞍袋裏，在馬已卸

下馬銜，拴在樹上的情況下，想逃走是不可能的。如果傳說和事實一樣，我一點也不用害怕，不管他是多勇敢、大膽，沒人敢惹梅林，現在我相信這種力量仍然存在。

他們彼此互望了一眼，行動也決定了，目光中包藏着兇機。領頭的是騎黑馬有灰鬍子的，他驅馬前進，水濡濕了牠的蹄。然後他轉身微笑着對同伴說：

「喲，你們瞧瞧，這兒有個勇敢的傢伙，居然來和我們爭淺灘了。難道你是赫密司，來祝我們一路平安的？我看你絕不是人們在路上希望遇到的。」說完捧腹大笑，他的夥伴們也跟着相應合。

我從路當中移到一旁。「我怕自己沒有他的才能，先生們。我也沒打算與你們爭路。聽到你們走近的聲音，我誤以爲是騎兵的先驅部隊，按理說他們應該快到達了。你們在路上可曾見到騎兵的踪跡？」

他們又交換一下目光。最年輕的——騎着奶油色馬，拿着忍冬枝條——策馬下河，水花四濺到我身邊。「路上連個鬼影子都沒有，」他說：「騎兵？你在等什麽騎兵？大概是國王親自帶隊的吧？」說罷捉狹地向同伴們眨眨眼。

「國王很快就會騎馬來，」我平靜地說：「他喜歡百姓遵守道路法。所以安靜的過你們的陽關道吧，先生，我要走我的獨木橋。」

現在他們都渡過淺灘圍着我，看起來更輕鬆，蠻不在乎，甚至有點好說話了。蓄着棕鬍子的

說：「哦，我們會讓你走的，是不，蘭德？你會像空氣一樣自由來去，好好先生，和空氣、日光一樣自由自在。」

「像羽毛一樣輕。」騎着棕馬的蘭德笑着說。他把裹着粗壯大腿的腰帶上移，這樣刀柄離手更近一些。三人中年紀最輕的早已朝着松樹旁的鞍袋走去。

我開口說話，領頭的驅馬再靠近一些，把韁繩拋到枯枝上，突然下馬，扯住罩袍扼住我的頸子，痛得使我窒息，又把我提起來。力氣可眞不小。

「你在等什麽人，嗄？一隊騎兵，是不是？那是眞話，還是只是想把我們嚇開？」

第二個人——蘭德——騎馬趕到另一邊。我沒有一絲逃走的機會。第三個人下馬，用長刀劃開皮鞍袋，根本沒看他同伴在做什麽。

蘭德手中抓着刀。「當然他是在說謊，」他粗暴的說：「路上根本沒騎兵，也沒任何跡象。他們絕不會走林裏的路，伊瑞克，這一點你可以不用懷疑。」

伊瑞克用空着的手從袋子裏取出棒子。「嗯，顯然是番謊言，」他說：「你可以說得更像一點，老頭。告訴我們你是誰，要上那去？你說的騎兵從那來？」

「如果你們放開我，」我困難的說，因爲他幾乎要使我窒息了。「我會告訴你們。奉勸你們別打我東西的主意。」

「哇，聽聽這裝腔做勢的老花槍在說些什麽！」但他還是鬆了手，讓我再站好。「那麽告訴

我們實話，對你或許有點幫助。你從那來，你說的騎兵在那？你是誰？要上那去？」

我開始整理衣服，手雖然在抖，却盡量使聲音平靜下來。我說：「想救你們，最好放開我。我是梅林・安布勞希，人們都稱我梅林，我是國王的堂兄，要去嘉美樂宮。我已傳出消息，一隊騎士已上路迎接我。他們應該就在你們後面。如果你們現在趕快西行——」

一陣大笑使我的話被截斷了。伊瑞克搖晃着鞍袋。「聽到了嗎，蘭德？巴林，你聽懂沒？他是梅林，梅林本人，他要去嘉美樂宮！」

「嗯，也許他是，」蘭德笑得發抖。「眞像僵屍，對不？看來他是剛從墳墓裏出來。」

「而且馬上要回去。」伊瑞克突然用力抓住我，猛烈的搖晃。

巴林的驚叫使他停了下來。「嘿！瞧瞧這！」

另外兩人轉過頭去。「你發現什麽？」

「够我們好好吃喝一個月的金子，還有一些寶貝雜在裏面，這個！」巴林快樂的叫着。他把鞍袋扔在地上，舉起手來，兩顆寶石閃閃發光。

伊瑞克深吸一口氣。「哦，不管你是誰，看來我們是時來運轉！看看另一個，巴林。走，蘭德，讓我們看看他還有什麽。」

「如果你們動了我一根汗毛，」我說：「國王一定會——」

我住口不言，好像有人用手掩住了我的嘴。我被強迫站在兩匹馬中間，仰視那俯看我的鬍子

臉，高高的藍天在他身後。突然，蔚藍的天空飛過一隻烏鴉，牠飛得很低，靜靜的斜飛過天空，赫密司的信鳥，象徵死亡之鳥。

牠告訴我該怎麽做。到目前爲止，我一直本能的在拖時間，像普通人一般逃避死亡。但是如果我成功了，如果我使這些殺人兇手住手，那麽單騎而來的亞瑟騎着倦馬，除了想見到我外什麽都沒想到的來到他們面前，在這無人煙的地方一對三。打鬪時我沒法幫他，但現在我還可爲他效勞。我欠神一命，可以借此給亞瑟另一條命。我必須讓這三個畜牲趕快走開。如果他看到我的屍體，他一定會去追他們，這是毫無問題的；但他會想到他在做什麽，他一定會去尋求援助。

所以我一言不發。巴林開始搜另一個鞍袋。伊瑞克又抓住我，拉得更緊一些。蘭德繞到我身後，扯開腰帶拿走我的皮夾，也拿走我縫在裏層的金子。頭上的結棍高舉着。

如果我伸手取武器，他們可能會更快下手。我反手拿腰帶裏的刀，身後蘭德的巨手扣住我的手腕，刀落在地上。我的手骨折到了。他把汗臉湊到我肩處，微笑着說：「梅林，嗄？一個像你這樣的大魔法師應該給我們看一兩樣魔術。來啊，救救你自己，爲什麽不顯顯法力呢？施個魔咒打死我們吧！」

馬匹被驚開了，天空閃過一道光，棒子移開了一點，落在地上。伊瑞克的手鬆開了，突然的動作使我站不住脚，朝他的馬倒去。仍彎身面對我的棕鬍子臉上有一種驚訝的表情。眼睛定定的瞪着。頭因大力一擊，血柱滴落到馬頸上，最後落地，身體緩緩跌下，姿態優美的倒在枯枝上。

鮮血直冒，鮮紅汩汩地流着，流到馬身上，濺到我踉蹌站立處。馬驚恐地嘶叫着退後，扯鬆韁繩逃開了。無頭的屍首搖擺了一陣，才從鞍袋滑到地上，血仍湧流着。

我重跌在草地上。冷而濕黏的液體從我手上流下，使我震驚。我的心臟急跳，威脅我的邪惡暗影已退去。地上傳來得得的蹄聲。我抬起頭來。

他和兩個人對打，騎着灰馬單獨前來。他撇下畢威和其他騎士，但種馬和他都沒有疲倦的跡象。我很奇怪這三個亡命之徒見到他竟未落荒而逃，他只帶了些輕便的武器，沒有盾牌，只穿着一件胸前有金質勳章的皮戰袍，厚重的斗篷斜披在左臂上。頭上沒有戴鋼盔。他把韁繩放在馬頸上，用膝蓋和口令指揮牠。龐大的馬身退後、旋轉，像另一隻戰臂般衝鋒陷陣。國王和馬身的四周，形成一圈不能進入的光影，屬於我們倆的寶劍光芒環繞着，那是不列顛的王者之劍——凱力奔。

巴林騎着馬，口發嘯聲，疾馳而來助同伴一臂之力。亞瑟的戰袍被劃下一條，顯然有人從他身後攻擊，可能就在他殺棕鬍子時，但是現在，無論他們怎樣賣力，也無法通過致命的光環，或種馬的攻擊。

「避開！」國王簡潔的對我說。馬匹纏鬥轉着圈。我極爲艱難的立起身，手中黏着汚血，身子在抖。我發現自己沒法站穩，只好爬到松樹墩旁坐下。空氣中充滿濃烈的戰火氣息，我無助的坐在那兒，蒼老、顫抖，我的兄弟爲我倆的生命在奮鬪，而我却無法拿出男人的力量幫助他。

有樣物件在我腳旁閃爍着。我的刀，躺在蘭德弄脫它的地方。我拾起它，仍無法站立，但還是用力朝蘭德的背部擲去。那是虛弱的一擊，也沒擊中。但是寒芒一閃，却使棕馬畏縮、亂了方寸，馬背上的人也攻偏了。一陣金鐵交鳴後，凱力奔佔了上風，亞瑟策馬上前，一擊之下刺中蘭德的心臟，解決了他。

劍刺進去不可能馬上抽出來，屍首落地時也壓到國王的右手，但灰馬熟知這種情形，巴林試着策馬到國王身後，却碰到了阻礙和有武裝的蹄。馬蹄一揚，奶油色馬的肩背隨即裂開一道，牠嘶叫着向後退，想掙脫韁繩逃開。但巴林（他不愧是個勇敢的惡徒）却用力把馬給拉了回來，國王正好把劍從蘭德身上拔出，順時針一轉，又和他正面相接。

我相信最後巴林認出了國王，但他沒有時間說話，也沒有時間請求寬恕。沒多久，凱力奔就刺着巴林的喉部，他摔落在淩亂不堪、血跡斑斑的草地上。痛苦的扭曲、呻吟着，血猛烈的噴湧而出，他也斷氣了。奶油色的壯馬在失去控制後並沒跑開，反倒垂頭喪氣的立在原地，血由肩部汩汩流下。其他馬都不見了。

亞瑟下馬，在巴林身上擦拭着劍，整整斗篷，牽着灰馬朝我走來。他摸摸我沾了血的肩部。

「血，你受傷了嗎？」

「沒有，你呢？」

「一點都沒有，」他愉快地說。呼吸比平常快速了一些。「雖然這不完全算是屠殺，但他們

受過訓練，至少我這麼覺得……靜坐一會兒，我替你拿些水來。」

他把種馬的韁繩交給我，拿起鑲銀邊的牛角杯，輕快地朝河邊走去。我聽到他踢到東西的聲音，輕快的步伐停止，驚叫聲傳來。我扭頭望去，他注視着那隻割破了的鞍袋，在四散的食物和破碎的皮革間，有一塊破天鵝絨，上面是成堆的金子。旁邊的草地上還有一顆巴林拿出來的寶石在閃爍着。

亞瑟轉身跑回來，臉色蒼白。

「老天！眞是你！」

「還會有誰？我以爲你知道。」

「梅林！」現在他鬆了口氣，回來站在我面前。「我以爲——我根本沒時間看——只是一些歹徒要殺一位老人，手無寸鐵而且貧困，由馬和馬飾來看……」他彎曲雙膝跪在我身邊。「哦，梅林，梅林……」

然後不列顛的國王把頭擱在我膝上，默不作聲。

過了一會他移動身軀抬起頭。

「我收到你的信物，和信差的口信，可是我不敢盡信。他剛拿龍徽給我看，告訴我經過時似乎很合理……我想我從不認爲你眞的死了，像凡人一樣……」但在單獨騎馬赴此的途中，我一直在想——哦，是眞的。在我們把你埋了的封閉洞口前，我不知自己在想什麼，或許是我自己的結

果。我們把你給活埋了。」他全身抖了一下。「梅林，出了什麼事？我們把停止呼吸的你留在那裏，封上洞口，當然是發病使你像死了一樣，現在我知道了。可是後來呢？你覆着墓布單獨醒來以後？老天，那會使你再度送命！你怎麼弄的？一個人被封在山裏怎麼活下來？怎麼逃出來？什麼時候？你該知道我是多傷心。這一向你都在那？」

「沒多久，我出來的時候你不在國內，他們告訴我你去了不列塔尼。所以我什麼都沒說，和我的老僕人史德利在一起，他在馬利都南附近經營一家磨坊，我在那等你回來。待會我會告訴你所有的事，如果你願拿些水給我喝。」

「我眞笨，居然忘了。」他躍起身，跑到河邊。裝了滿杯水拿回來，單膝跪地餵我喝下。

我搖搖頭接了過來。「謝謝，不過我現在好多了。不要緊的，我又沒受傷。眞慚愧沒能幫上忙。」

「你給了我一切。」

「還不夠，」我笑着說：「我對這種事一直很遺憾，想想他們就這麼死了，還讓亞瑟像閃電般趕來。我警告過他們！他們不相信有什麼可說？」

「你是說他們知道你是誰？還那樣對你？」

「我說過，他們不相信。他們爲什麼要相信？梅林已經死了。現在我僅有的法寶是借用你的名字，他們也不相信。『一個老人，手無寸鐵又貧窮。』我笑着引用他們的話。「怎麼，連你都不

認識我，我改變這麼大嗎？」

他仔細研究。「是鬍子，嗯，現在都灰白了。但是如果我看你的眼睛……」他從我手中接過牛角杯，站起身。「哦，不錯，是你，就整體來看，你沒變。老了？不錯，我們都會老的。年齡只是生活的總和。你還活着，又同到我身邊。上帝，你又同到我身邊了。現在我還有什麽可畏懼的呢？」

他把杯裏的水喝光，放好杯子，看看四周說：「我想我最好把這團混亂收拾一下。你眞沒事嗎？能否替我照顧一下馬？我想現在牠要喝水了。」

我把種馬牽到水邊，靜靜吃草的奶油色馬也一塊帶去。我走向牠時，牠毫無逃開的意思。喝完水我把牠們拴好，從行李裏拿出一些藥膏，醫壯馬肩部的傷。牠眼睛骨碌碌地望着我，肩部的皮膚抽搐着，但並無痛苦的神情。傷口還在流血，不過已經緩和了，牠的腿完全正常。我把兩匹馬的腹帶拿下，讓牠們自在的吃草，然後把散亂的東西裝同鞍袋裏。

亞瑟忙着清理混亂的局面——三個慘死的人——抓着他們的脚拖到森林盡頭放好，揪起鬍鬚把那顆分了屍的頭也扔過去。做這些事時他吹着口哨，調子輕快，我聽出是士兵們行軍時常吹的小曲，內容很淺顯，大意是在敍述他們領袖的精力旺盛。弄完後他看看四周。

「下一場雨會把這些血都沖掉。即使我有鋸子或鶴嘴鋤，要花時間挖洞埋他們那才眞是見鬼了。讓他們做烏鴉的糧食吧。還有最好把他們的馬帶走，剛才我看到牠們在路邊吃草。我得先把

手上的血洗掉，否則牠們一定會跑開。你最好把斗篷捨棄，它永不會恢復舊觀的。來，你可以穿我的。不行，我堅持要你穿。這是命令，拿去。」

他把它留在松枝上，走到河邊去洗手。當他到路的另一頭去趕馬時，我脫下自己的斗篷，上面沾滿鮮血，把手洗乾淨，再抖開亞瑟的王室紫色斗篷披上。把自己的捲成一堆扔到森林裏，和死人同腐。

亞瑟帶着那些強盜的馬急馳而來。

「好啦，有冬青樹叢的客棧到底在那？」



店主的兒子在路上等我。我想他是奉命等在那兒告訴女主人何時要「適合國王宮廷裏吃的食物」。看到我們——兩個人、五匹馬——到時，他呆立了一會，然後急忙奔同客棧。離客棧還有七十步遠處，店主親自出來張望。

他幾乎立刻認出了亞瑟。最先吸引他的目光的是國王的馬，然後他掃視馬背上的人，隨即跪在路邊。

「免禮，」國王愉快的說：「我已聽說你客棧的舒適，期待享受你們的熱誠款待。淺灘邊有

一點小衝突，沒什麽可怕的，剛好讓我們開胃。不過還是等一會，先照顧我的朋友好嗎？如果女主人能爲他淸洗衣服，再找個人照料馬，我們會很高興的等着用餐。」當店主囁嚅的說房子十分簡陋，缺乏宿處時，亞瑟又說：「至於這一點，我是個戰士，颳風下雨時的隱蔽處常常就够舒適了。由我聽到的描述，你的客棧稱得上是一個旅舍。我們可以進去了吧？我們迫不及待的想喝酒取暖……」

很快的我們兩樣都有了。店主已不再緊張，除了必要的，他把雜物都收走。男孩子來把馬牽走，店主親自在火爐裏添上柴，拿來酒，然後幫我脫下沾了血和泥的罩袍，把熱水和我行李捲裏的衣服帶來。之後，在亞瑟的吩咐下，鎖上棧門杜絕閒雜旅客，再到厨房裏，安撫他手藝絕佳的妻子別太驚慌。

等我換好衣服，亞瑟也淸洗乾淨，把斗篷晾在爐火邊後，他爲我倒了杯酒，在火盆的另一邊坐下。雖然他走了一段快而遠的長路，後來還決鬥了一場，精神抖擻得却像剛從床上起身。眸子像男孩般明亮，雙頰紅潤。在再見到我和危險刺激的雙重喜悅下，他看來又像個年輕人了。最後女主人和他丈夫捧着食物出現了，菜式很用了番心機，閹鷄也切排成圖案，他喜悅的接受，那樣隨和，所以在我們用完餐，撤下菜之後，女主人不禁忘了他的身份，因他的玩笑話而開心大笑起來。做丈夫的扯扯她的袍子，她衝出房間，可是仍笑個不停。

最後只剩下我們倆。短短的黃昏已經過去，不久就到了上燈時刻。我們回到了火盆兩旁的原

位，兩個人都累得想睡了，但在交換一些秘密的事前，沒有人想休息。國王告訴我，他騎了一大段路，只休息了幾個小時，讓馬歇歇脚。

「因爲，」他說：「如果信差的口信和帶來的信物都是事實的話，那你就安然無恙，會等候著我。畢威和其他人跟我一起來，但是他們停下來休息了，我要他們久留一下，給我幾小時展緩期。」

「這幾乎使你付出昂貴的代價。」

「那些腐屍。」他輕視的說：「如果不是碰上你手無寸鐵、毫無防備的時候，你可以應付得了。」

在過去，即使沒短劍我也能對付他們，我這麽想。亞瑟並沒表示出同樣的想法。我說：「他們實在不值得你親自用劍。說到這，有人想盜凱力奔劍是怎麽同事？謠傳說是你妹妹瑪姬絲？」

他搖搖頭。「事情已經過去了，這事待會再說。現在最重要的一點是我該知道你發生了什麽事。告訴我每一件事，不要遺漏任何一樁。」

我述說着經過。白天已經過去了，小窗外的天空漸漸變暗成靛藍色，再轉成灰白。房裏很安靜，只有火焰的噼啪聲。一隻貓由角落裏竄出來，蜷縮在壁爐上咪嗚咪嗚的叫着。在這種環境下述說我的故事很怪異，提到死亡、厚葬、孤獨的恐懼、突然甦醒、意外的謀害和成功的解救。他和從前一樣全神貫注的靜聽着，沈醉在故事中，聽到某些情節會皺皺眉，但一會就被夜晚的安詳

温暖給打消了。當我想到他時，這是另一段鮮明的記憶，寂靜的房間，國王凝神靜聽，火光染紅了他的面頰；照亮了他濃密的黑髮，深黑的眸子，全神貫注的聽着我敍述的故事。但現在有點不同：這是一個懷着目的傾訴的大男人，把他聽到的綜合起來，判斷，準備行動。

聽到最後，他移動一下身軀說：「那個盜墓的傢伙，我們得找到。不會太困難的，如果他繼續在馬利都南說故事騙酒喝的話……我想知道第一次聽到你叫的人是誰？還有那磨坊主史德利，我想你會要我讓你自己去辦吧？」

「對。但是如果什麽時候你能去那看一下，或者下回到卡隆時？梅伊會驚嚇、高興死，不過史德利會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他服侍了偉大的魔法師……以後會不停的炫耀這份榮耀。」

「那當然，」他說：「在路上的時候我一直在想，現在我們該立刻從這到卡隆去。我想你還未準備回宮——」

「現在不行，以後也不要。蘋果園也一樣。我已經把它永遠的留下了。」我沒有加上「給妮蜜」三個字，我們倆都還未提到她的名字。我們說的每一句話都盡可能避免提到她。我繼續說：「我知道你會爲我爭取它，但我只想回梅汀山。在它被整理好以前，我會很高興和你一塊待在卡隆。」

當然他拒絕了，我們爭論了一會，但最後他還是退讓了，在我不能單獨住在那，需有僕人照顧的條件下（這很合理）。「如果你想獲得難能可貴的獨處機會，還是辦得到。我會爲僕人們另

蓋一間房，在懸崖邊遠離你視線的地方，但是他們一定得待在那。」

「『這又是一個命令嗎？』」我戲謔地引述他的話。

「當然……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安排，我要在卡隆過聖誕，你要跟我一塊去。我想你不會堅持在冬天過完以前回那去吧？」

「不會。」

「很好。你的故事中有一些和事實不符……你描述的塞貢庭見聞。」他微笑着抬起頭。「那就是你找到凱力奔的地方？在祐護士兵們的神廟？記得多年以前我們離開蠻荒森林時，你說那兒還有一些寶物。你提過聖杯，我還記得當時你所說的話。但瑪佳絲送我的禮物並非邁西穆斯的寶物，而是些銀質的首飾——銀杯、銀鍊和銀質別針，是北方流行的式樣。很漂亮，但對我而言却遠不及你說的那些寶物。」

「的確不是，我在異象中看到它們，那不是邁西穆斯的寶物。但牧羊的男孩確信它已被拿走了，我也相信。」

「你原先不知道嗎？」

「不知道，沒有法力我怎麽會知道？」

「但你見到異象。你看到瑪佳絲和她的兒子進宮來見我。你也看到她給我的銀飾。你知道信差已到了宮裏，我會在路上接你。」

我搖搖頭。「那不是法力，並非我們所知道的那種。那只是一種『異象』，我想這種力量在我死以前都不會消失。鄉下的女算命師或多或少都有這種本事。法力比這強多了：言行都帶着智慧，無法力可求而得，知道這一點後，人必信服它。它已經離開了，我也不怨天尤人。」我停了一下。「我希望你也不會，你會嗎？我聽到一些妮蜜的事，她如何成爲湖邊神廟的新女祭司。據說人們稱她爲國王的女魔法師，她會爲你效勞嗎？」

「的確如此。」他避開我的注視，傾身添材入火盆。「警告我有人要偷凱力奔的就是她。」

我等他說下去，可是他却沒再往下說。我終於耐不住問：「我知道她仍在北方，她好嗎？」

「很好。」新材開始燒了起來，他用手支頤，盯着爐火說：「這樣看來如果瑪佳絲上船時帶着寶物，它應該在這座島上。我的部下說塞貢庭到這之間她未下船。她住在麥威處，所以要尋找它，應無大困難。在我回宮以前，瑪佳絲會被看得牢牢的。如果她拒絕吐實，還可以問孩子們。年輕人的純眞不會懂得說實話有什麼壞處。孩子們看得到她的一舉一動，他們會知道她把寶物藏在那兒。」

「據我所知你要留下他們？」

「你看到了？唔，那你一定也看到信差的適時出現剛好救了瑪佳絲。」

當我想到她可能用偷來的聖杯抵抗他時，我曾想到運用夢境中的力量去影響他。「你打算把她殺了？」

「是啊，因爲她害了你。」

「沒有任何證據？」

「處死一個女巫不需要證據。」

我挑起眉瞪着他，引述他在圓廳啓用時所說的話：「『沒有有力的罪證，男女老少都不會受到不公平的虐待，或未經審判的定罪。』」

他尷尬的笑了。「哦，好吧。我是有證據，你親口說她想除掉你。」

「你是這麼說，我以爲你只是說說嚇嚇她。我什麼都沒告訴過你。」

「我知道。爲什麼不能這麼說？你爲何不告訴我在蠻荒森林是她的毒藥使你差點送命，留下病根使你後來又幾乎丟失生命？」

「你已找到答案了。在蠻荒森林事件後，你就想殺她。但她是你兒子的母親，對其他幼子更重要，我知道有一天他們會投效你，成爲你忠實的奴僕。因此我沒把這事告訴你，是誰說的？」

「妮蜜。」

「原來如此。她竟然知道——她怎麼知道的，占卜嗎？」

「不是，由你口中得知，你在神智昏迷時會提到。」

每一件事，她都從我身上接收過去，連最後的秘密也不例外。我只說：「哦，原來如此……替你找到莫瑞的也是她，對不對？還是瑪佳絲在洛特和我都死後，把他公開出來？」

「都不是，他還是被藏匿着。我知道他住在奧克尼島的某處。妮蜜對這事一無所知。我是在很偶然的情況下發現的。我接到一封信，約克的一個金匠以前曾爲瑪佳絲做過首飾，他帶了一些珠寶到北方去，希望能做筆大買賣。你知道，這些人在國境內向來通行無阻，而且一點小事都瞞不過他們。」

「對貝爾坦可不適用。」

他驚訝的抬起頭。「你認得他？」

「不錯，他和瞎眼沒兩樣。到遠地他必須有個僕人——」

「卡梭，」國王說。在我的注視下他接着說：「我剛剛說我收到了一封信。」

「卡梭寫的？」

「嗯。那時他似乎在唐佩廸——哦，我明白了，你就是那時碰到他們的？那你該知道大屠殺那晚他們也在那。卡梭親眼目睹了一些事，人們在一個奴隸面前談論總是肆無忌憚的，他知道的比他們想像得到的要多。他的主人不願相信瑪佳絲會做這麼卑鄙的事，所以他又去奧克尼碰運氣了。卡梭不輕易相信他人，他四處打探，最後設法把那晚失踪的小孩找了出來。他寫了一封信給我。當時我正好由妮蜜處得知瑪佳絲害死了你。我派人送信給她，要她把莫瑞帶來。你爲什麼一副茫然不解的樣子？」

「兩個原因。一個奴隸怎能有權『直接』寫信給國王？我初遇卡梭時他只是碎石場僱用的苦

役。」

「我忘了告訴你，他以前對我有功。你記得當初我深入洛郡攻打安奎嗎？要避免他的狐黨尤恩及太華向我報仇又是多艱困？這些事一定被傳了出去，因爲我從這個奴隸那得到一個消息，是他在安奎麾下時目睹的證據，事實證明那是眞的。安奎誤用了太華的私生子做僮僕，後來又把他給殺了。卡梭告訴我到那去找屍體，我們找到了，還有一些其他的，卡梭把消息告訴我們時，這孩子就已死了。」

「後來，」我平靜的說：「安奎把那些參與其事的奴隸們的舌頭給割掉。」

「你是說他是啞巴？哦，怪不得人們在他面前高談濶論。安奎未確定他不會讀寫可眞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他也沒辦法確定。我在唐佩廸碰到他時，他是又啞又不識字。爲了感謝他的服務，我設法敎他認了些字，原因已記不清了，也許這根本是神的意旨。」

亞瑟笑着向我舉杯道：「我剛剛稱它是『偶然的機會』吧？我該記得自己在跟誰說話。解決了安奎後，我賞賜卡梭，當然也順帶告訴他以後把其他消息送往何處。我相信他還能派上用場。結果，在最近這件事時，他就直接寫信給我了。」

我們又談了一會，然後我就把話題引到目前的情況了。「現在你打算怎麼處理瑪佳絲？」

「回宮以後，我會借你之力處理這事。此時我要下令把她拘禁在安希堡的修道院裏。孩子們

則跟我在一塊，我要帶他們到卡隆過聖誕節。洛特的兒子不會有問題，年輕人將發現宮廷生活的有趣，也大得可以離開瑪佳絲了。至於莫瑞，他該擁有機會，我會給他公平的待遇。」

我一句話也沒說，在這段停頓中，猫妙嗚妙嗚的叫着，突然大聲起來，過了一會，伸個懶腰又安靜了。

「唔，」亞瑟說：「你要我做什麽？他現在在我的護衞下，所以，即使我能够傷害他，我也不能殺他。我還沒空徹徹底底的想這件事，以後還會有時間和你仔細討論。但我一直在想，萬一他眞逃離了洛特的魔掌，我會盡快把他接來，天天看着他，這總比把他藏在某處，憂慮將來的威脅要好。你會同意吧。」

「嗯，我會的。」

「所以，如果我把他留在身邊，承認他的繼承權，他一定會以爲不會看到——」

「我懷疑他是否想到過，」我說：「我不認爲她告訴過他他是什麽人。」

「是這樣嗎？那我得自己告訴他了。這樣也好。那他便會知道我本可不承認他的。梅林，這樣反而好。你我都記得年輕時無父的私生子生活是什麽滋味，後來獲悉自己是安布勞希的後代時又是何種心情。生兒子的希望落空後，我又能依賴誰呢？一次已經足够了。上帝知道我已付出了代價。」他又把眼光移到火焰上，癟了癟嘴。過了一會聳聳肩說：「你問到凱力奔，似乎是我妹妹瑪姬絲擄獲了一個愛人，他是我的騎士，叫亞克隆，是個好戰士，也是個好男人，但他絕無法

對女人說不。當厄金和瑪姬絲到這來時，她不時對亞克隆拋媚眼，沒多久就把他給勾引到手，乖得跟哈巴狗似的。她到南方之前，曾命北方工匠仿造了一把凱力奔劍，到嘉美樂宮後她要亞克隆爲她掉包。她原先一定是想在劍的遺失未被發現前趕快離開王宮同北方去。我不知道她許了亞克隆什麽好處，但當她和厄金要同北方時，亞克隆一定會離開和他們一道同去。」

「可是她爲什麽這麽做？」

他臉部驚奇的迅速反應使我意識到自己問了一個多愚昧的問題。「哦，最常見的理由——野心。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坐上不列顚的王位，自己能當上王后。至於亞克隆，我不確定她應承了他什麽，不管是什麽，他都賠上了一命。她也應該賠上一命的，可是沒有證據，她又是厄金的妻子。公主的身份並不能救她，厄金對這項陰謀一無所知，我也不想使他成爲我的敵人。」

「她怎能奢望會逃避懲罰？」

「你已經死了，」他乾脆的說：「她必定從瑪佳絲那得知你有病的消息，她有許多時間準備這個大計畫。她以爲任何擁有這把劍的人都能號令天下，如果雷其國王舉起了它……當然，在那之前，得先把我除去。亞克隆試了，他故意激怒我和我決鬪。當然，我用的是膺品，劍身像玻璃一樣脆弱。我剛拔出劍，就發現有問題，但已經太遲了。一招過後，它就由劍柄處折斷。」

「後來呢？」

「畢威和其他人大叫『陰謀』，其實根本沒必要。由亞克隆的表情，我就已經知道是誰在搞

鬼了。因爲他的劍絲毫未損，而我的却斷了，我想那時他很恐懼。我把劍柄朝他臉上擲去，用匕首殺了他。他根本沒抵抗，或許他是一個眞正的男子漢，我寧願這麽想。」

「眞的劍呢？你怎麽找到它的？」

「妮蜜，」他說：「是她告訴我經過情形的。你記得那天在蘋果園，她曾要我留心劍和瑪姬絲嗎？」

「記得，我以爲她指的是瑪佳絲。」

「我也是，可是她說對了。那段日子瑪姬絲一直待在宮裏，妮蜜幾乎整天盯着她。我當時還奇怪，因爲她們之間並沒任何瓜葛。」他苦笑了一下。「我曾擔心那是女人的小爭執……她也不喜歡歌蕨妮……不過她對瑪姬絲的做法是對的。那女巫一定在她還是小女孩時就調敎了她。妮蜜怎麽找到劍我不清楚。她派武裝衞隊把它從雷其送回來。自她去北方後，我就未再見她。」

我還想問一些問題，可是他突然抬頭傾聽。

「如果我沒猜錯，畢威來了。我們沒多少時間在一起了，梅林，不過以後還會有時間。上帝的善心，會讓我們有很多時間。」他站起身，伸手把我拉起來。「我們已經談得够盡興了，你看來有點疲倦。現在去休息吧，讓我來應付畢威和其他人，告訴他們這個消息吧？我警告你，他們會鬧得天翻地覆。他們一定會要店主把酒窖裏所有的酒都拿來，暢飲一整夜……」

但我和他一塊留下迎接那些騎士，然後和他們大醉了一場。在長久喧鬧的慶宴中，沒有人對

我提起妮蜜，我也沒再問。



我們在冬青樹叢旁的客棧又停留了一天。一隊騎兵被派到淺灘掩埋屍體，另一隊奉令到卡隆傳達國王將來臨的消息。當我休息後，年輕人出外狩獵，他們一天的活動使得晚餐極爲豐盛，小廝們也一起幫着店家炊爨、清理善後。那天夜晚他們睡在何處，我不得而知，不過我想馬匹大概都被趕出了廐，棚裏或許比客棧還擁擠。第二天，店主失望的發現，王室衞隊要出發回卡隆了。

在嘉美樂宮修建完工後，卡隆仍是亞瑟心目中的西方根據地。在一個明麗颷風的日子，我們帶着從屋頂上拔下的閃閃發光的龍旗往回走，通往城堡的路擠滿了人羣。在我的堅持下，奉准騎馬時穿斗篷戴兜帽，走在隊伍的最後面，而不和國王並轡前行。亞瑟到最後才放棄說服我打消此念，人不能在把權位給別人後又要索回去，我尤其如此。他仍未提到妮蜜（其他人亦盡量避免對我提起她），雖然他一定渴望知道她學習到的法力有多高。在所有的人中，她應該早已「看到」我已由墓中重返世間，並且和國王在一起了，事實上，她也應知我被送入墓中時還是活着的……

但沒有人提出這項問題，我也未準備接受早已想到的事實。

到了卡隆，他們讓我住在王宮中亞瑟的鄰房。兩個年輕的小廝帶着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領

我通過擠滿僕人的廻廊到房間裏。僕人中有不少人認識我，每個人也似乎都聽過那段被歪曲了的神奇經歷，有些做着避邪的手勢匆匆跑開；有些則熱誠的簇擁而上，向我打招呼。最後我終於到了自己的房間，室內陳設豪華，侍從早已在守候，他拿了一些國王賞賜的衣物讓我挑選，還帶來一些王庫的珠寶。他沮喪的發現我不愛金銀色的衣服，也不選孔雀藍或鮮紅、淡藍的顏色，只選了一件暗紅的毛質罩袍，和一條鍍金腰帶，鞋子也配上同色。衣服選好後，他說：「大人，我去把燈和給您漱洗的水帶來。」便轉身告退。讓我訝異的是，他竟叫兩個領我來的小廝和他一塊離開，而單獨的把我留在房間裏。

上燈時分早已過了。我走向窗口，天空慢慢由深紅轉爲暗紫，我坐下等小廝返回。

當門被打開時，我並沒回頭看。搖曳的油燈亮光進入房間，夜幕低垂時的天色在剛出的星星映照下更暗了。小廝輕輕地移動，點上一盞盞燈，室內大放光明。

在騎馬走了長路後，我覺得很疲倦，反應也有些遲鈍。我是該打起精神，準備赴今晚的盛宴了。男孩走出房間把油燈放回廻廊的鐵座上。

房門仍未關上。我站起身，開口道：「謝謝。現在可否請——」

我未再往下說，那不是小廝。匆匆進來的人是妮蜜，她站在門邊望着我。身上穿着一件繡銀線的灰長袍，髮上也繫着一條銀絲帶，帶子鬆鬆的垂到肩際。臉色蒼白，眼睛大而黑亮，當我站在那凝視它們時，突然眸子中湧上了淚水。

她走進房間，迅速的環抱着我，又哭又笑的吻我，毫無組織的訴說着，一迭聲重複我沒死，而她卻一直爲我哀傷的話。

「奇蹟，」她反覆的說，聲音充滿了懷疑和敬畏。「是奇蹟，比我深知的任何法力都神奇。你說已經把它給了我。我早該曉得。哦，梅林，梅林……」

不論發生何事，不論她爲何遠離我，不使她吐實，都沒有妨礙了。我發現自己緊擁着她，讓她的頭緊靠我胸前，臉頰貼着她的髮，她像個孩子般不停重複着：「是你，眞是你。你回來了，這是奇蹟。你還是世上最偉大的魔法師。」

「我只是病了，妮蜜，它欺騙了所有的人。那不是法術，我已經把它全都給了你。」

她抬起頭，表情悲哀：「是的，你是怎麼費心教我的！我眞希望你已經忘了！你要我學習所有你教我的事。你說我該學習你生命中的每一部分，在你死後，我必須成爲梅林……而你眞的在睡夢中離開了我……我必須去實現，是不？搾出你僅餘的法力，剝奪你最後的健康？我運用知道的每一種方法——哄騙、吵鬧、威脅，要你喝下藥酒讓你一遍遍的回答問題，當我該爲你做些事時，你卻已成爲另一個人，在睡夢中平靜的離去。因爲你是梅林，你忍受痛苦的煎熬回答我的問題，把你擁有的全部給我。我分分秒秒損耗你的精力，現在是到了我該報答你的時候了。」她鬆開手，抬起淚眼迷濛的雙眸。「你願坦白告訴我一件事嗎？向神發誓？」

「什麼事？」

「你記不記得，是我成天折磨你，像蜘蛛捕食蜜蜂的生命般，使你走向死亡的?」

我握住她的手，直視她美麗的雙目欺騙道：「親愛的女孩，那段日子除了愛語外，我什麼也不記得，神靜靜的環抱了我。如果你堅持，我願發誓。」

她的表情如釋重負。但仍然搖頭，拒絕接受安慰。「可是後來，雖然我有了你所有的法力和知識，却不能讓我知道你被活埋，使我回去救你。梅林，我應該知道，我是應該知道！我惡夢連連，可是夢中一片混亂。我回過梅汀山一趟，你知道嗎?我到了洞口，可是門還是緊閉着，我喊了又喊，可是沒有回音──」

「別激動，別激動。」她一直在抖。我把她攬緊一點，低下頭親吻她的髮。「事情過去了，我已回到這。當你回山洞時，我一定還在沉睡。妮蜜，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如果祂想要我被人救出，祂一定會告訴你。現在，祂選擇適當的時機送我回來，還有，祂未讓我被土葬或火焚。你必須接受這一切，像我一般感謝祂。」

她又抖了起來。「王上原打算如此。他說他要給你一堆只有國王才有權享用的高疊柴火火葬你，這樣國人才會永遠記得你。他悲哀得瘋狂了，梅林，我幾乎沒法讓他聽我的勸告。但我告訴他我做了個夢，你親口對我說想葬在空山中，安詳的成為你深愛土地的一部分。」她用手抹去臉上的淚水。「是眞的，在無數夢中我是做了這麼一個。可是即使如此，我還是失去了你。誰做了我該做的事，把你救出來的?怎麼回事?」

「過來，到火邊來，我慢慢告訴你。你的手冰冷，過來，過來，我想在到大廳之前，我們還有些時間。」

「國王會等我們，」她說：「他知道我在這。是他讓我來的。」

「眞的?」我暫時把它拋到一邊。屋角旺旺的火盆前有一張矮床，床上有毛毯和皮被。我們並肩坐在溫暖的火光中，在她急切的詢問下，我又把故事述說了一遍。

故事講述完畢，她的苦惱也已消失，面頰恢復了血色。她緊倚着我，我用一隻手攬着她。不論是凡人或魔法師，這時的我都不懷疑她所表現出的愉悅一如溫暖我們的火盆光焰般眞實。時光已經倒流了。但並非毫無改變，不論我是凡人還是魔法師，都能感覺到事有蹊蹺。

當我述說時，她傾聽、驚嘆，把我擁得更緊，故事結束後，她立刻接了下去。

「我說過我做了些夢。它們使我侷促不安，我甚至開始想，我們把你留在洞穴時你是否的確死了。可是看來那是事實，你躺在那久久未動，呼吸似乎已停止，後來所有的醫生都宣佈你已去世。因此我們把你留在那兒。之後，當我被夢牽引回山洞邊時，一切如故。接着其它夢境，其它異象出現了，它們和原先的不同，使我莫名其妙不知何所適從……」

她敍述時坐直了身子，但仍握着我的手。靠着床頭的墊子，瞪着燃燒的木炭，沒有望我。

「瑪姬絲，」我另起話題：「和劍被盜是怎麼回事?」

她迅速地瞥了我一眼。「我猜王上已把那件事告訴你了?好，你聽說劍是怎麼被偷的。我必

須離開嘉美樂宮，跟着瑪姬絲把劍拿回來。甚至在那，神都與我同在。當我——在雷其時，一名騎士從南方來，他是到那探望王后的，當晚，在厄金的大廳裏，他說了一件奇怪的事。他叫畢廸蒙——瑪姬絲和亞瑟的族人。你記得他嗎？」

「記得。他的兒子病了很久，我醫好了他，可是又有了眼睛發炎的後遺症。」

她點點頭。「你給了他一些藥膏，告訴他如果眼疾復發就再用同樣的藥。你說那是用梅汀山的藥草調製的。」

「對，那是野生的鼠尾草，是我從義大利帶回來的。我在梅汀山存了一些。但他怎麼會認爲拿得到它呢？」

「他誤以爲你是指產在梅汀山。他一定以爲你闢了一個園子，像蘋果園一樣。他當然曉得你被埋在山裏。他不想招認自己害怕，但我認爲他一定如此。唔，他把遇到的事告訴我們，他怎麼爬上山頂，聽到樂聲由地底傳來。可是後來他的馬嚇得跑開，他也沒勇氣再回去。他說他從未向任何人提起，因爲他以自己逃開爲恥，也怕別人嘲笑他，可是他說，在他正欲北上前，聽到馬利都南傳說有人見到你的鬼魂還會與你交談……唔，你知道他是誰，那個盜墓人。把這些傳言和我的夢境連接起來，這些事明顯的告訴我：你還活着，而且就在洞窟中。當晚我就該離開路格瓦，可是臨時發生了一些事又使我不得不留下。」

她斜覷我，好像要等我頷首，表示知道發生的事。但我只說：「是嗎？」

她表現出與亞瑟相同的驚訝表情，咬咬唇，然後才解釋。

「瑪佳絲帶着兒子來，五個全帶來了。你一定能料想到我留在宮裏不會受歡迎，但厄金十分殷勤，瑪姬絲又擔心她鑄成的大錯而向我求助。我想她是認爲只要我在那，厄金的憤怒就不會發出來。當然，我想她也希望我能向亞瑟求情。但瑪佳絲……」她好像覺得冷而聳起了肩。

「你見到她了嗎？」

「只看了一眼。我不能忍受和她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我自動離開，讓他們以爲我是回南方去了，但事實上我並沒離開路格瓦。我暗中派小廝去通知畢廸蒙，他到我的宿處來看我。他是個老好人，又欠你救命之恩。我沒對他說我相信你還活着。我只告訴他瑪佳絲和我對立，給你吃了毒藥，瑪姬絲顯然亦非善類，會背叛國王。我請他在她們商談時監視，把聽到的消息告訴我。我早已嘗試接近瑪佳絲，但失敗了。我只期望由她們姊妹的交談中，能獲知她對你下了什麼毒藥。假使我的夢境眞實，你也依然活着，這個消息或許能助我救你。再不然，我也可多得一些證據交給國王，使瑪佳絲被處死。」她撫摸我的面頰，眸子潤濕。「我在宿處等他回來，心裏一直在想單獨在墓中的你可能快死了。我試圖與你溝通、聯絡，或只是去看看洞裏的情形，但每回嘗試看看你或空山、墓穴時，光耀總擾亂異象，使它裂成片片，而浮升出耀眼的聖杯，像雨霧中的明月般覆着薄雲。然後一切都消失了，我困擾的醒來，只覺得痛苦、疲倦、想哭，經過思念、悲傷後，我又夢到了它。」

「這麽說神是警告你這樁事了?可憐的孩子，奉命看管這樣重要的寶物……畢廸蒙可曾警告你瑪佳絲聽說了這件事，想去盜取它?」

「什麽?」她不解的望着我。「你在說什麽?瑪佳絲對聖杯動了什麽手脚?她即使只是看看它，也會褻瀆了神明。她怎麽會知道上那去找它?」

「我不清楚。可是她是把它拿走了，我聽說，有人目睹她取去。」

「那人一定在說謊，」妮蜜率直地說：「我親自去拿的。」

「是你拿走了邁西穆斯的寶物?」

「的確如此。」她興奮的坐起身。眸子中有兩朶小小的火焰閃爍着光芒。清澈的灰眼中有兩點小紅光，像猫的眼睛，也像女巫。「你親口對我說過它埋在那兒，記得嗎?還是你的記憶已經模糊不清了，親愛的?」

「我記得。」

她憂鬱的說：「你曾說法力是一個難侍候的主宰。到塞貢庭而未南回梅汀山，是我有生以來做得最困難的一樁事。但最後我知道自己是奉令前往的，所以我還是去了。我帶了兩個僕人，兩個可信賴的男人，找到了那地方。景物已經改變，神廟已被埋在土山下找不到了，但我帶了你給我的圖記，我們就在那挖。本來可能要花不少時間，但我們得到意外的幫助。」

「一個骯髒的小牧羊男孩，他拿着榛樹枝在地下一劃，就有辦法告訴你寶物埋在那兒。」

她的瞳孔快樂的跳躍着。「所以囉，我為什麽還找麻煩告訴你這段經過呢?不錯，他過來指點我們，我們往下挖找到了它。後來我進了城堡，把原委告訴指揮官，當晚就帶着守衛睡在那。夜裏當我睡在床上，枕着盒子時，異象又出現了。我知道你沒死，而且已經離開山洞，不久就將和國王聯絡上。因此第二天一早，我就讓守衛帶着寶物南下，送往卡隆。」

「我遲了兩天，沒趕上。」我說。

「沒趕上，在那?」

「你以為我在火中『看到』牧羊的男孩?不，我到了那。」我簡潔的告訴她經過，我在塞貢庭的停留，和重回夷為平地的神廟遭遇。「所以當那個男孩告訴我你和你的兩個僕人時，我愚蠢得以為那是瑪佳絲。他並沒描述那個女人，除了說——」我住口，皺着眉注視她。「他說她是個王后，僕人們戴着王室的紋章。所以我才想成——」

我沒再往下說。原先握着我的手，突然握得更緊了。眼中笑意盡失，定定的看着我，帶着一種混合懇求、畏懼的複雜目光。我不需『看』就能猜出她未吐露的那段經過；和亞瑟及其他人避免對我提到她的原因。她並未奪取我的法力，也沒企圖傷害我，在老魔法師去了以後，她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只是換了一個伴侶。

我等待這個時刻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我微笑着，和藹的問她：「他是誰，屬於你的那個國王?」

她雙頰泛紅，眼淚又湧了上來。「我應該一見面就馬上告訴你的。他們說大家都沒對你說。梅林，我沒有勇氣。」

「別這樣，親愛的。我們曾有過的就是擁有了，一個人不能期待同樣的幸運再度降臨在他身上。假使我還是半個魔法師，我就早應該知道了。他是誰？」

「培理斯。」

我知道他，一個年輕王子，英俊而仁慈，樂觀的個性將能緩和常困擾她的憂鬱。我談起他，讚不絕口，過了一會她鎮靜得多，更爲平靜的告訴我她的婚姻。我靜聽着，現在才有時間觀察她的改變。這些改變是出於她對法力的完全肯定。溫柔的妮蜜已經不存在，和我一塊隱入迷濛的白霧中。妮蜜已面臨一種從未遭遇的艱困考驗，在一個渴望光明的邊緣，就像刀口般危險。她的聲音，不時夾雜着聽來像神對子民所用的低沉回聲，帶着權威與崇高的力量。這些特質，過去曾屬於我。但我接受了它們，而未接納伴侶。我發現自己暗暗祈求培理斯是個意志堅定的年輕人。

「不錯，」妮蜜說，「他是的。」

我從自己的思慮中驚醒。她正在注視我，歪着頭，眼中再度充滿歡笑。

我被她感染也笑了起來，展開雙手。她奔向我，噘起唇，我親吻了她，第一回帶着激情，第二回帶着愛，然後鬆開了手。

10

聖誕節翩然降臨卡隆。經過這麼久，只要想起當時，腦中還充滿鮮明的影像；陽光、火把、雪地，年輕人的笑聲……只要閉上眼睛，或是看着火堆，他們的音容、笑聲就會同來。

妮蜜和培理斯來看我，他對我很恭敬，經常用充滿愛意的眼光看着她。

「她最先追隨大王，」他說：「現在是我，而我——呃——還不是一樣，我是因爲追隨大王而認識她。」

一天晚上，畢威沿着河岸，一路追尋我的行踪。當時河床正值冬季漲水期，在夜色中呈鋼灰色，天鵝躲在河岸沼澤蘆葦叢中；雪花自天而降，就像滿天飛舞的棉絮。

「他們告訴我，你走這條路，」畢威說：「國王正在等你，跟我同去好嗎？天氣漸漸變冷，看情形短時間內難以好轉。」

當我們一齊往回路上走時，他說：「我有瑪佳絲的消息，她被遣返洛郡，住進愛丁堡的修道院。太華前去探望她時，發現她很快就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據說瑪姬絲王后也將被遣送到同一修道院。厄金國王不肯原諒她叛國的陰謀，怕自己和兒子被她連累，加上她和亞克隆之間曖昧的關係，所以大家都傳說厄金將放逐他的王后。現在他已經上書亞瑟，我相信很快就會批准下來。亞

瑟只要將這兩個寶貝姊妹關起來，此後他就省事多了，這也是妮蜜的建議。」他大笑一陣，而後說：「梅林，請原諒我的失態。亞瑟的敵人是女人，也只有女人才能制伏她們。」

一個晴朗的早晨，太陽映着雪地，沉默已久的籠中鳥，又開始歌唱。歌崴妮坐在織布機前，雙手擱在線軸上，偏着頭，出神地望着在壕溝旁嬉戲的孩子。「他們如果是我的孩子就好了，」她說。我順着她的眼光望去，發現她注視的不是洛特的孩子，而是皮膚黝黑的莫瑞。他獨自站在一旁，看着別人玩耍，但他却不像一般不受歡迎被排斥參加遊戲的孩子，而像一個王子，站在一旁冷眼旁觀。

我從未和莫瑞談過話。這些孩子住在宮裏爲他們準備的地方，平常有家庭教師督導他們。一個下午，天色灰暗，我看他獨自站在花園拱門下，似在等人的樣子，於是便向他走去。我走了沒幾步，看到他頭一轉，向前走動，於是便停下脚步，在心中盤算該如何和他交談，一面猜想他會以何種態度對待母親的死敵。這時亞瑟和歌崴妮雙雙從玫瑰花叢走出來，往花園的拱門走去。隔了老遠，我聽不見他們談話的內容；我看見王后滿臉笑容，伸出雙手迎接他，亞瑟則和顏悅色和他交談。莫瑞順從亞瑟手勢的召喚，走在他們兩個中間。

另一個晚上，亞瑟坐在寢宮裏，妮蜜帶着塞貢庭進貢的寶盒走進來，將盒子放在一度曾是我父親辦公桌的大理石桌上。盒子是金屬製品，看起來沉甸甸的，蓋上滿是被重物壓磨過的斲痕。亞瑟用力想要掀起蓋子，最先打不開，過了一會兒却輕而易擧地打開來。

盒子裏的東西和我記憶中的完全一樣。底下墊着一堆破爛的帆布，而上面閃閃發亮的正是矛頭。亞瑟將它取出來，用指頭試試刀口。

「我想大概是裝飾用的，」他摸摸鑲在上面的鑽石，放在一旁。接着拿出的是一個邊緣鑲滿寶石的金盤子，他抽出一捲襯裏的灰蔴布，裏面赫然有隻金碗。

碗又寬又深，就像希臘的聖杯，兩個把手作成鳥翅膀的樣子，沿着碗的外圍和底部雕上精美形狀規則的圖案，杯緣鑲有翡翠和青玉。亞瑟用兩手將碗遞給我。

「你拿去看看，這是我見過最珍貴的東西。」

我搖搖頭。「這不是我能碰的。」

「我也不行。」妮蜜說。

他再三觀賞，而後和金盤、矛頭一齊放回盒裏。「你還沒告訴我，將這麽珍貴的寶物藏在那裏比較妥當，或是我該如何善用它?」

妮蜜默不作聲，看着我。

我開口了，但我的聲音只是傳達很久以前所聽到的一個訊息。「亞瑟，你也用不着這杯子，你自己本人就是一個聖杯，人民飲着你帶給他們的福澤，就會心滿意足。這杯子是要留傳給下一代的。」

「這杯子既然不屬於你、我，」亞瑟說：「那麽就交給妮蜜，用她的法術藏起來，直到有資

格的人來得它。」

「沒有人有資格得到。」妮蜜說，蓋上盒蓋。

這件事後，時序流轉，又是一元復始，天氣由寒冬逐漸轉入春天。四月下旬，我動身回家，和風拂過山谷，羊羣咩咩的叫聲和野花香喚醒了沉睡中的大地。

山洞裏裏外外清掃得很乾淨，新鮮的麵包和乳酪，散發着食物的香氣；桌上還有一瓶蜂蜜。我知道是住在附近的居民送來的，而我的書籍、樂器、醫藥，也已經從蘋果園搬過來。

我死後復活的消息，很容易就爲這些淳樸的居民所接受，但他們所接受的不是事實而是以神話、傳奇視之。他們熟知、敬畏的梅林已死了；現在住在「聖洞」研究他們心目中雕蟲小技——音樂的梅林，只是一個陰影、鬼魂，說不定他們把我和過去許許多多的冒充者，當作同一路人。現在朝廷和百姓，已將妮蜜當作他們的救星，國王的智多星，只在當地有人受傷或生病時，才會想到找我醫療。

日子一天天消逝，我過得悠閑而愉快。我不需爲國家大事操心，同時也不用再忍受見到異象時那種椎心瀝血的苦痛。我不再關心外界發生的事，偶而有消息傳到，也是國王親自帶給我的。亞瑟恢復孩童時經常騎馬到蠻荒森林的綠寺看我的習慣。一見面，總是迫不急待地將所有發生的事，一股腦兒告訴我。我不知道能幫他什麽忙，但他離去以後，我總是靜坐着，心中充滿平靜和

滿足的喜悅。

上帝終於讓他的僕人退隱，過着平靜的生活。

一天，我拿出豎琴，坐下來，爲一首多年前的老歌塡上新詞。

火光寂滅，魔法師安息吧！
呼吸眨眼之間，
舊夢一一湧現；
年輕國王拔出寶劍，
白馬涉過溪澗，
燈光下，男孩綻開笑靨。

人生如夢，夢如人生，
魔法師，不如歸去！
琴絃岑寂，
尚有餘音繚繞，
火光寂滅，

尚有輕烟縷縷，
安息，並且傾聽——
曠渺黑夜中，
逐漸成形的疾風
和
水上激起的狂濤。
聽，魔法師，聽着，
黑夜和騷亂的空氣中，
有音樂……

一根絃突然斷裂，我的歌詞只好在此中斷。亞瑟曾答應我，下次來時要帶來新的琴絃讓我換上。

昨天，他再度來訪。他告訴我，卡隆有些事，等着他前去處理，所以只逗留一個小時。當我問他卡隆所發生的事時，他却顧左右而言他。

他每次前來，從沒空手過，總是帶了些禮物，這次，他帶了一些酒，一籃煮熟的肉，一條王后貼身宮女所織的羊毛毯，和上次答應我的琴絃。他紆尊降貴，親自提着這些東西，並幫我把每

樣東西放好。

他興致勃勃地，對我提起一個最近入宮的年輕人，他是康瓦耳馬區的表兄弟，驍勇善戰，同時還很有腦筋。接着他又談到計劃和艾歐沙的繼承人薩廸舉行一次會談。我們一直談到傍晚。最後他的衛士上山來找他。

他離開前，依照慣例，彎下腰向我吻別。通常他總是讓我站在火旁，目送他離去。但這次，我一直走到洞口才止步。我身後的火光，映着我拉長的影子，投射在洞前的地上。

時近晚上，但西邊的馬利都南，還籠罩在夕陽最後的餘暉裏，故居護城河閃耀如帶，遠處的海岸線，在天光下清晰可見。近處，樹葉入冬以來，就掉得光秃秃的，地面也因第一場霜雪而龜裂。亞瑟穿過草地，走到下山的棧道前，忽然回過身來。

「等我，」他說：「等我，我會再回來。」這是他每次離開時的一貫說辭。

我也依照慣例回答他。「除了等你，我還能做什麼?你下次來時，我一定在家。」

馬蹄聲漸去漸遠，寒冬的岑寂籠罩整個山谷。夜幕低垂下來。

一轉眼，黑夜又如同一個嘆息般，無聲無息地自樹木的枯枝間溜走。當大地再度復甦時，開始就像太初，一切混混沌沌，漸漸，風在樹梢發出銀鈴般清脆的聲響，我側耳傾聽，兒時令我悠然神往的天籟之音，再度充滿我的四周，而山谷就像一座豎琴，以虛懷若谷的心胸等待着。

黑夜降臨，我身後的火光漸熄，最後拉長的身影也隨著黑夜消失。我仍站着傾聽，讓寧靜、

喜悅，充滿我的胸臆。天空在黑暗中逐漸靠近地面。遠處海上的濤光漸斂，就像虹光萬丈的寶劍慢慢收同劍鞘，又如一帆孤舟逐漸消失在一望無際的海上。

漆黑岑寂中，刺骨的寒意鑽進我的肌膚。

我離開曠渺的夜空，在星星和諧的歌聲中，投身到火光當中，椅子上的豎琴，琴絃岑寂。

名家名著　32

梅林終曲

■原　著　瑪麗・史都華
■譯　者　張　琰
■封　面　朱　離
■發行入　蔡浪涯
■印　行　好時年出版社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五號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三巷二四號七樓
電話　三九三六五一一
郵政劃撥　一八六六七
■印　刷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　三〇六四九三七
■初　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每册定價八十五元